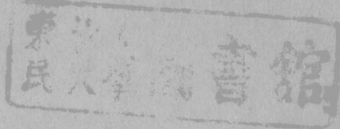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集全公忠文張

(上)

撰正居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全公忠文張

(上)

撰正居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別集類

太岳集四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居正撰。居正有書經直解，已著錄。神宗初年，居正獨持國柄，後毀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爲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至文章本非所長，集中奏疏啓劄最多，皆在廟堂時論事之作，往往縱筆而成，未嘗有所鍛鍊也。

重刻述例

一謹案四庫全書提要太岳集四十六卷今所據明刻本四十六卷當是提要所採本吾邑鄧氏翻明本增行實一卷爲四十七卷安化陶文毅刻於吳門復增原序一卷爲四十八卷茲刻雖經重編卷數仍依明本惟併行實原序爲一卷別輯附錄爲一卷都四十八卷

一原編首詩次文次書牘奏疏茲刻以奏疏爲一集書牘次之文集詩集又次之女誠直解又次之以公之勳業著在奏疏書牘詩文乃其餘事而女誠直解本自爲書不必歸入文集也至帝鑑圖說四書直解書經直解各部俟此刻工竣仍當次第付梓以成全書

一明刻陶刻均署張太岳文集鄉國先賢易名之典著在史策似應稱諡署集爲宜謹僭署明張文忠公全集想亦論古者所許也

一原刻每類之中編次殊未畫一茲刻前後略有移撥各從其類取便檢尋極知僭妄閱者諒之

一茲刻初據鄧刻爲底本開雕過半迺得明刻同邑陳蘭坡孝廉克愷家藏本陶刻同邑鄭季舒茂才經歲家藏本據爲校勘三本均有訛誤其有他書可證灼然易知者徑行改定至若名稱互異如北川白川百川南明南溟懷川懷洲鳳渚鳳翥萊山來山之類字句脫誤如朕方取取具彌文河則外祖兩之類無從參驗者一仍其初襲謬沿訛誠所不免海內方雅幸糾正之

一公立朝本末略具斯編身後公論散見於各家文集者尤班班可攷茲併蒐入附錄用闡幽光嗣有

所知當補綴焉。

一茲刻倡於爽。召南觀察良。捐廉籌款。發凡起例。授楨使董校刻。復得俞君實觀察鍾穎之存款。陳復心觀察兆葵。舒暢亭太守惠之撥款。近又蒙濮紫泉觀察子澹。慨分清俸。始克竣工。至商榷審訂。則復州張紀廷振綱。山陰劉海門瀚。兩君始終其事焉。楨以衰病。躬任讎校。未能精審。舛譌滋多。良深內疚耳。

光緒二十有七年辛丑八月。邑人田楨尊父謹述。

明史本傳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穎敏絕倫。十五爲諸生。巡撫顧璘奇其文。曰：國器也。未幾。居正舉於鄉。璘解犀帶以贈。且曰：君異日當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進士。改庶吉士。日討求國家典故。徐階輩皆器重之。授編修。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爲人。頤面秀眉。目鬚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沈深有城府。莫能測也。嚴嵩爲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遷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遷侍裕邸講讀。王甚賢之。邸中。中官亦無不善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遷右諭德。兼侍讀。進侍講學士。領院事。階代嵩首輔。傾心委居正。世宗崩。階草遺詔。引與共謀。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官陳以勤俱入關。而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世宗實錄總裁。進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學士五品。僅歲餘。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其嚴憚之。重於他相。高拱以很躁被論去。徐階亦去。春芳爲首輔。亡何。趙貞吉入。易視。居正。居正與故所善掌司禮者李芳謀。召用拱。俾領吏部。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春芳尋引去。以勤亦自引。而貞吉殷士儋。皆爲所構罷。獨居正與拱在。兩人益相密。拱主封俺答。居正亦贊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加柱國太子太傅。六年。滿加太傅。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以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初。徐階旣去。令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甚。嗾言路追論不已。階諸子多坐罪。

居正從容爲拱言。拱稍心動。而拱客構居正。納階子三萬金。拱以詣居正。居正色變。指天誓辭甚苦。拱謝不審。兩人交遂離。拱又與居正所善中人馮保。郝穆宗不豫。居正與保密處分後事。引保爲內助。而拱欲去保。神宗卽位。保以兩宮詔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爲首輔。帝御平臺。召居正。獎諭之。賜金幣及繡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虛日。帝虛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相望。丰采。居正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帝稱善。大計廷臣。斥諸不職。及附麗拱者。復具詔召羣臣。廷飭之。百僚皆惕息。帝當尊崇兩宮。故事。皇后與天子生母並稱。皇太后而徽號有別。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居正以並尊。居正不敢違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兩宮遂無別。慈聖徙乾清宮。撫親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居正爲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當逮。朝議難之。居正擢用其子。馳使縛之。不敢動。旣至。請貸其死。錮之南京。漕河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僕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爲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爲肅。南京小奄。醉辱給事中。言者請究治。居正譴其尤激者。趙參魯於外。以悅保。而徐說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其奉使者。時令緹騎陰伺之。其黨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撫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又勅其長加考察。給事中余懋學。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已削其職。御史傅應楨。繼言之尤切。下詔獄杖戍。給事中徐貞明等。羣擁入獄。視具。

臺饘亦遠謫外御史劉臺按遼東。誤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臺抗章論居正專恣不法。居正怒甚。帝爲下臺詔獄。命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之。僅奪其職。已卒。戍臺由是諸給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當是時。太后以帝沖年。尊禮居正。甚至同列呂調陽。莫敢異同。及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入。恟恟若屬吏。不敢以僚自處。居正喜建豎。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爲之。盡俺答款。塞久不爲害。獨小王子部衆十餘萬。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卻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兩廣督撫殷正茂。凌雲翼等。亦數破賊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亂。用張佳允往撫。卽定。故世稱居正知人。然持法嚴。覈驛遞。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羣吏不得乘傳。與商旅無別。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輒不得補。大邑士子。額隘艱於進取。亦多怨之者。時承平久。羣盜蠲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恆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卽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邊海錢米盈數。例皆斬。然往往長繫。或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盜賊爲衰止。而奉行不便者。相率爲怨言。居正不恤也。慈聖太后將還慈寧宮。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因賜坐。蟒白金綵幣未幾。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甚厚。戶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奪情議。居正惑之。馮保亦固留居正。諸翰林王錫爵。張位。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弗聽。吏部尙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等。遂交章請留。中行用賢。及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相繼爭之。皆坐廷杖。謫斥有差。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亙天。

人情洵洵。指目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帝許之。及帝舉大婚禮。居正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涑言其非禮。居正怒。出爲僉事。時帝顧居正益重。常賜居正札。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居正乞歸葬父。帝使尙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歸。期三月葬畢。卽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敦諭。範帝賚忠良銀印以賜之。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居正請廣內閣員。詔卽令居正推居正。因推禮部尙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入閣。自強素迂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而時行與四維。皆自昵於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禮太監張宏。供張餞郊外。百僚班送。所過地有司。飭廚傳治道路。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調陽益內慚。堅臥累疏乞休不出。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涼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趣居正。兩還朝。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彩幣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及秋。魏朝奉居正母行儀。從煊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時帝漸備六宮。太倉銀錢。

多所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之。謂每歲入額不敵所出。請帝置坐隅。時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帝復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爲面請。得損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官恩數。帝多曲從之。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請振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撻節。於宮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貸。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姦猾吏民。善逋賦。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居正服將除。帝召吏部問期。日勅賜白玉帶大紅坐蟒盤蟒。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使中官張宏引見慈慶慈寧兩宮。皆有恩賚。而慈聖皇太后加賜御膳九品。使宏侍宴。帝初卽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格卽以聞。慈聖慈聖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乾清小璫孫海客用等。導上遊戲。皆愛幸。慈聖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復條其黨罪惡。請斥逐。而令司禮及諸內侍。自陳上裁去留。因勸帝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帝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心頗嫌保。居正矣。帝初政。居正嘗纂古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

賈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戎狄。其辭多警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帝言動。與朝內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皆優詔報許。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貲爲官。助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世以此益惡之。亡何。居正病。帝頻頒勅諭問疾。大出金帛。爲醫藥資。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爲祈禱。南都奏晉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卽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及病革。乞歸。上復優詔慰留。稱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薦前禮部尙書潘晟。及尙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已復薦尙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爲黏御屏。晟馮保所受書者也。強居正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及卒。帝爲輟朝。諭祭九壇。祝國公兼師傅者。居正先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以九載滿。加賜坐蟒衣。進左柱國。蔭一子尙寶丞。以大婚。加歲祿百石。錄子錦衣千戶。爲指揮僉事。以十二載滿。加太傅。以遼東大捷。進太師。益歲祿二百石。子由指揮僉事。進同知。至是。贈上柱國。諡文忠。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於是四維始爲政。而與居正所薦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惡。初。帝所幸中官張誠。見惡馮保。斥於外。帝使密詞保。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寶藏踰天府。帝心動。左右亦浸言保過惡。而四維門人御史李植。極論徐爵與保挾詐通姦諸罪。帝執保禁中。逮爵詔獄。請保奉御。居南京。盡籍其家。金銀珠寶鉅萬計。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豔之。言官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進者益務

政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中行用賢等。邊官有差。劉臺贈官。還其產。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罪。指居正構遼庶人憲熾。獄庶人妃因上疏辯冤。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帝命司禮張誠及侍郎邱橐。偕錦衣指揮給事中籍居正家。誠等將至荊州。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逃。避空室中。比門啓。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尋自縊死。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尙書潘季訓疏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啓愚以舜禹命題。爲居正策禪受。尙書楊巍等與相駁。此呂出外啓愚削籍。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烟瘴地。終萬歷世。無敢自居正者。熹宗時。廷臣稍稍追述之。而鄒元標爲都御史。亦稱居正。詔復故官。予葬祭。崇禎三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訟居正冤。帝令部議。復二廕。及誥命。十三年。敬修孫同敞。請復武廕。併復敬修官。帝授同敞中書舍人。而下部議。敬修事。尙書李日宣等言。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歷初年之治。其時中外又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復敬修官。同敞負志節。感帝恩。益自奮。十五年。奉勅慰問湖廣諸王。因令調兵雲南。未復命。兩京相繼失。走詣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復其錦衣世廕。授同敞指揮僉事。尋奉使湖南。聞汀州破。依何騰蛟於武崗。永明王用廷臣薦。改授同敞侍讀學士。爲總兵官。劉承陰所惡。言翰林吏部督學。必用甲科。乃改同敞尙寶卿。以大學士瞿式耜薦。擢兵部右侍郎。兼

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諸路軍務。同敵有文武材。意氣慷慨。每出師。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同敵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同敵。大將王永祚等久圍永州。大兵赴救。胡一青率衆迎敵。戰敗。同敵馳至全州。檄楊國棟兵策應。乃解去。順治七年。大兵破嚴關。諸將盡棄桂林。走城中。虛無人。獨式耜端坐府中。適同敵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爲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敵。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敵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明燭達旦。侵晨被執。諭之降。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雖異室。聲息相聞。兩人日賦詩倡和。閱四十餘日。整衣冠。就刃。顏色不變。旣死。同敵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而居正第五子允修。字建初。廕尙寶丞。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掠荊州。允修題詩於壁。不食而死。

明張文忠公全集目錄

奏疏一

陳六事疏

請册立東宮疏

請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請停取銀兩疏

請宥言官疏

再乞酌議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請皇太子出閣講學疏

奏疏二

謝召見疏

兩宮尊號議

謝賜玉帶疏

看詳禮部議兩宮尊號疏

請諭戒邊臣疏

目錄

遵諭自陳不職疏

請戒諭羣臣疏

乞崇聖學以隆聖治疏

請酌定朝講日期疏

擬日講儀注疏

辭免恩命疏

再辭恩命疏

三辭恩命疏

四辭恩命疏

謝賜勅獎賞疏

山陵禮成奉慰疏

纂修事宜疏

謝賜貂鼠疏

辭免筵宴疏

一

議處黔國公沐朝弼疏

謝御筆大書疏

再謝御書疏

奏疏三

進帝鑑圖說疏

帝鑑圖說述語附

謝銀幣疏

明制體以重王言疏

請開經筵疏

廣東奏捷辭免加恩疏

謝堂樓額名并賜金疏

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考滿謝賚銀幣疏

考滿辭加恩疏

進講章疏

請定面獎廉能儀注疏

謝御筆大書疏

謝恩賚父母疏

謝宸翰疏

進實錄辭免加恩疏

再辭恩命疏

遼東大捷辭恩疏

謝御劄獎勵疏

進職官書屏疏

奏疏四

議處史職疏

請裁抑外戚疏

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論邊事疏

進郊禮圖考疏

郊禮新舊考附

被言乞休疏

謝恩疏

乞宥言官疏

奉諭看詳民本疏

奏疏五

請重修大明會典疏

進世宗御筆疏

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考滿辭免恩命疏

考滿謝手勅加恩疏

再辭恩命疏

三辭恩命疏

請敍錄日講諸臣疏

辭加恩疏

議處就教舉人疏

請停止內工疏

嶺西大捷辭免加恩疏

奏請聖母裁定大婚吉期疏

纂修書成辭恩命疏

請決重囚疏

奏疏六

聞憂謝降諭宣慰疏

謝遣官賜賻疏

謝兩宮太后賜賻疏

謝卹典疏

乞恩守制疏

再乞守制疏

謝賜甜食疏

三乞守制疏

謝降諭慰留疏

乞暫遵諭旨辭俸守制預允歸葬疏

謝賜點心甜食疏二首

乞恢聖度宥愚蒙以全國體疏

謝召見疏

謝內府供給疏

謝免自陳疏

請別遣大臣以重大禮疏

謝皇太后慈諭疏

乞遵守慈諭疏

奏疏七

遼東大捷辭免加恩疏

辭上巾恩賞疏

再辭遼東大捷加恩疏

乞歸葬疏

大婚禮成辭免加恩疏

再乞歸葬疏

謝准假歸葬疏

請簡用閣臣疏

奉旨薦舉閣臣疏

請給勘合疏

謝賜勅諭并銀記疏

謝兩宮賜路費疏

召辭紀事

謝召見面辭疏

謝遣官郊餞疏

歸葬事畢謝恩疏

請寬限疏

奉諭擬遼東賞功疏

奉諭還朝疏

謝遣官郊迎疏

謝兩宮遣使郊勞疏

謝召見疏

奏疏八

乞鑒別忠邪以定國是疏

奉旨迎母就養謝遣官郊勞疏

謝兩宮聖母疏

謝賜母首飾等物疏

謝兩宮聖母疏

爲故大學士高拱乞恩疏

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番夷求貢疏

召見紀事

請更定時享祝文疏

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

論外戚封爵疏

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奏疏九

請罷織造內臣對

請酌減增造段疋疏

服闋謝降勅召見賜衣帶金器疏

召見平臺記事

辭免恩命疏

再辭恩命疏

辭考滿加恩疏

歸政乞休疏

再乞休致疏

謝聖諭疏

請專官纂修疏

請處治邪佞內臣疏

請清汰近習疏

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

請停止工程疏

奏疏十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議外戚子弟恩蔭疏

文華殿論奏

患病謝遣醫并乞假調理疏

謝賜粥米食品疏

謝聖諭存問并賜銀兩等物疏

謝遣中使趣召并賜銀八寶等物疏

奏疏十一

考滿謝手勅賜賚疏

考滿謝恩命疏

再辭恩命疏

奉諭整肅朝儀疏

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

進大閱圖頌卷疏

給假治疾疏

請乞優禮耆碩以光聖治疏

給假謝恩疏

恭謝賜問疏

乞骸歸里疏

恭謝手勅疏

再懇生還疏

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

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

奏疏十二

論時政疏

代謝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

遵詔自陳不職疏

辭免恩命疏

賀瑞雪表

代徐相公賀瑞雪表

紫極殿成賀表

紫宸宮賀表

賀瑞穀表二首

賀瑞鹿表

賀瑞兔表

聖壽節賀表六首

奏疏十三

賀靈雨應祈表六首

賀瑞雪表七首

賀冬至表五首

賀元旦表七首

書牘一

答列卿毛介川

答南中提學御史耿楚侗

答中丞洪芳洲

答總督魏確菴

答宗伯董溱陽

答雲南巡撫陳巨吾

答兩廣督撫張元洲

答少司馬楊二山

與中丞孫淮海

與參議高廉泉

答張中翰仰峰

答司馬楊二山

答廣西熊巡撫

答中丞梁鳴泉

答御史顧公曰唯

答馬繼兵

答薊撫劉北川

答河道巡撫翁見海

答廣西熊巡撫

答南祭酒姜鳳阿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二首

答某巡撫

答閩中巡撫

答湖廣李布政

答奉常羅月巖

答憲長宋陽山

與薊遼總督

與兩廣總督

與廣西巡撫

寄太宰吳望湖

與薊遼督撫

與兩廣熊督撫

答奉常劉小魯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與薊遼督撫

與薊遼督撫

與應天龐巡撫

與湖廣雷巡按

答湖廣雷巡按

與薊鎮督撫

與司成胡劍西

答歐少卿

答涂巡撫

答王巡按

答凌參政

答施兵憲

與薊鎮巡撫

與魏巡撫

與兩廣督撫

答薊撫朱龍岡

與荊州趙知府汝泉

答朱巡撫

與薊遼督撫王鑑川

答兩廣總督劉帶川

答浙撫谷近滄

答督學曾確菴

答陝撫王鑑川

與楚學憲胡廬山

與憲使羅月巖
答福建涂巡撫
答南太宰吳望湖
答魏巡撫
答吳操江
答薊遼劉督撫
答司知縣
答荊州趙知府
與分宜尹
與劉進士禹謨
答凌參政洋山
答閩撫涂任齋
答中丞孫淮海
答中丞李沾渠
答漕河督撫
答中丞谷近滄

目錄

答總督譚二華論任事籌邊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論廣寇
答楊兵憲
答薊鎮戚總兵
與漕河督撫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
答司空林退齋
答閩中涂巡撫
答廣中督撫
答方巡撫金湖
答施兵憲
答南司徒馬鍾陽
答張廬山
答督撫魏確菴
答督撫王鑑川
答南司徒張華峰

答憲長楊晴川

答薊遼總督魏確菴

答中翰張後湖

答遼東巡撫方金湖

答山西按院饒成山

答湖廣按院雷信菴

答遼撫方金湖二首

答湖廣撫院劉唐巖

答荆守徐太室

答閩撫熊北潭

答楚按院雷信菴

書牘二

答應天巡撫海剛峰

答薊鎮巡撫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

答藩伯施恒齋

答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答薊鎮督撫計邊鎮臺工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論薊邊五患

答北邊撫院孟豐麓

答薊鎮總督譚二華言邊事

答薊鎮撫院劉北川言分將當虜

與薊鎮巡撫

與薊遼總督謀俺答板升之始

答宣大巡撫劉白川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論邊虜爭功

答兩廣督撫

答兩廣李蟠峰

與撫院王鑑川訪俺谷爲後來入貢之始

答鑑川策俺答之始

再答王鑑川策俺答

與王鑑川言制俺會款貢事二首

與方金湖言制俺酋款貢事

寄太史吳後菴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答徐太室憲長

答王鑑川

與王鑑川議堅封貢之事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答南御史張懷川

寄陳松谷相公

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答荆關水部金省吾

書牘三

與薊鎮楊巡撫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答督撫鑑川

答廣西撫院李蟠峰

答兩廣殷石汀論平古田事

答楚按院陳燕野

答松谷陳相公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與楚撫院汪南明

答兩廣殷石汀

答河道按院胡玉吾二首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閩中憲使李義河

答南宗伯秦華峰

答薊遼總督王鑑川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答憲長施恒齋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郝巡撫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宗伯高南宇

答河道潘印川

答關中憲使李義河述時政

答邊鎮巡撫

答總督方金湖

答薊鎮巡撫劉百川

答南學院周乾明

答奉常陸五台

答石麓李相公

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閩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策黃會

答薊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答吳環洲策黃會

答雲南撫院阮沙城

答總憲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答棠川殷相公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答臺長蕭兌嶠

答翰學張鳳盤

書牘四

答總憲孫華山

答兩廣殷石汀計剿廣寇

答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答奉常陸五臺論禪

答南司寇謝泰東論刑獄

答宣大巡撫計處黃把二虜

答邊道吳道南

答兩廣殷石汀

答松谷陳相公

答宮端吳澤峯

答憲長徐太室

答應天撫院

答河漕王敬所

答楚按院陳燕野

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黃會

答王鑑川論東運之衰

答奉常周少泉

與王鑑川計虜情

答臺長蕭兌岫

答宗伯潘水簾

答兩廣郭華溪計剿廣寇

答藩伯陳壘山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答楚撫院汪南溟

答邊鎮督撫

答應天撫院張嵒崧

答王鑑川

答棠川殷相公

答宣大巡撫劉平川

答薊遼總督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鄖陽巡撫凌洋山

答兩廣殷總督

答司馬劉清渠

答司馬戴育菴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答孫巡按

答孫兵備

答薊鎮巡撫吳環洲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答劉總督

答王鑑川

答總憲李石塘

答荆守王古林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杜晴江

與南刑部謝泰東

答湖廣巡撫趙汝泉

答參議吳道南

與南宗伯秦華峰

答兩廣殷石汀

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與郭總憲

答巡漕張懷洲

與戚總兵

答巡撫吳環洲

答孫巡按

答劉總督

答王督漕

與河道萬巡撫論河漕兼及時政

答王鑑川

答總憲朱龍岡

答督撫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書牘五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答潘總憲笠翁

答趙汝泉

答汪司馬南溟

答司馬吳堯山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之始

與廣東按院唐公

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答文宗謝道長

答宣大孫巡按

答巡撫吳環洲

答閱視司馬吳堯山

與操江巡撫院言棍徒假借

答閱視汪司馬南溟

答司馬萬兩溪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答河漕劉總督

答巡撫郭華溪

答荆守王古林

答吳堯山言宏願濟世

答吳參議道南

答總憲張嵒畧言公用舍

答督撫王鑑川

答劉總督

答薊鎮巡撫言優假將官

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答吳環洲

答宗伯董幼海

答兩廣殷石汀

答崇王

答問卿李漸菴論用人才

答藩參高廉泉親家

答河漕王敬所

答劉總督

答兩廣殷石汀

答總憲張嵒畧

答王鑑川

答汪南溟

答王敬所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

答荆南道施華江

與王敬所論大政

答南學院謝虬峯

答殷石汀計剿海寇

與河漕萬兩溪論協和克讓

答郭華溪

答張總憲

與王鑑川言就業邊事

答司馬王繼津

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與殷石汀論吏治

答蜀撫曾確菴

與廣東督撫

與閩中巡撫劉凝齋

答督撫吳環洲

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

答大司馬萬兩溪

答王鑑川

答周卿陸五臺

與李太僕漸菴論治體

答吳環洲

答吳道南

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答王敬所

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

與曾確菴計平都蠻善後事

與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任事

答殷石汀

答趙汝泉

答總憲吳太恠

答太常殷秋溟

答王敬所

答吳環洲二首

答廣西撫院郭華溪

答翰學余同麓

答宗伯董潯陽

與王敬所言關防棍徒假借

書牘六

答河漕王敬所

答蜀撫曾確菴

答藩伯吳小江

答銓部李石塘

答總憲廖春泉

答廣西巡撫郭華溪

答督撫劉百川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與荆南道府二公

答兩廣殷石汀

答巡撫張公守約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答總憲李漸菴

答殷石汀

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與操江宋陽山

答方金湖

答宣府吳撫院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誑賞

答兩廣殷石汀

答總憲劉紫山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與南臺長言中貴不干外政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薊遼方金湖

答滇撫羅野亭

與河道傅后川

答兩廣殷石汀計招海寇二首

答蜀撫曾確菴計都蠻善後事

答方金湖

答殷石汀

答傅后川議河道

答薊鎮王巡撫

答薊鎮吳環洲

答兩廣殷石汀

答吳環洲

答少參吳道南

書牘七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答河道總督王敬所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答少參吳道南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寄石麓李相公

答河漕舒按院

答應天撫院王古林

答吳環洲

答山西撫院鄭範溪

答浙撫謝松屏言防倭

答應天撫院宋陽山言防倭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答陝西督撫石毅菴
答三邊總督論番情
答按院陳公文衡嚴事實
答少參吳道南
答督撫張岨崧
答石麓李相公
答閩撫劉凝齋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答督撫吳堯山
答省中羅涇坡論士風
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
答河道徐鳳竹
答山東撫院李漸菴言吏治河漕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目錄

答列卿楊本菴
答山東巡撫李漸菴
答總督方金湖
答河道徐鳳竹
答司馬王西石
答閩撫劉凝齋
答兩廣督撫凌洋山
寄趙大洲相公
答劉虹川總憲
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答兩廣凌洋山
答薊鎮巡撫
答隴右大參李冀軒
答傅諫議
答河道徐鳳竹
書牘八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答總兵戚南塘

答閩撫劉凝齋

答松谷陳相公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答河道吳自湖

答兩廣凌洋山計剿羅盤寇

答河漕王敬所

答兩廣督撫計剿海賊

與雲南巡撫王凝菴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答河道吳自湖

答楚撫陳文峯

答王敬所

答河道潘印川

答操江王少方

答河道吳公桂芳

答總憲吳公

答廉憲胡公邦奇

答操江王少方

答巡撫鄭範溪

答應天按院舒念庭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答鄭範溪

答遼東巡按沈鶴石

答薊遼總督楊晴川

答南總憲吳堯山言法律章奏

答閱邊邵文川言戰守功闕

答總督楊晴川計處屬夷

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與總督方金湖以奕論處置邊事

答雲南撫院王毅菴

答南臺諫

答南列卿張崕峽

答督府吳環洲

答山西崔巡撫

答楚按院向明臺

答南臺長陳萊峯

答總督方金湖

答潘巡撫

答河道吳自湖言蠲積逋疏海口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答總督楊晴川

答方金湖

答閩撫劉凝齋

答遼東巡撫張心齋

答吳環洲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答吳道南

書牘九

答兩廣凌洋山

答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答河道吳自湖計河漕

答河道潘巡撫

答總憲李漸菴言人臣節儉之義

答閩撫龐惺菴

答織造許樞使

答總憲張崕峽言用人

答總憲葛與川論友道

答直大主事

答徐太室言釋怨爲公

答薊遼總督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答滇撫何萊山

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答河道吳自湖二首

答石麓李相公

答總督張心齋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答總憲董嵩河

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與藩伯曾陽柏

答樞使張容齋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答福建巡按商燕陽

答河漕傅后川

答總憲陳我度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嚴治爲善愛

答向臺長

答河道巡撫

答宋陽山

答吳總憲

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

答閩撫龐惺菴

答戶部王疏菴

答守備太監王函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俺酋西行不利

答河道吳自湖

答巡撫高鳳翥

答四川總兵劉草塘

答兩廣凌洋山計羅旁善後

答滇撫王凝齋

答司寇王西石

答藩伯張周田

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爲學

答邊鎮巡撫

答總憲高鳳翥

答太宰王疏菴

答藩伯楊魏村

答河道吳白湖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吳環洲

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俸守制

答陝西巡撫宋禮齋

答李石麓相公

書牘十

答河道司空吳白湖言任人任事

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爲事任怨

答薊遼總督張心齋言東師報捷

答凌洋山辭餽助

答宜都知縣許印峯

答翰學張陽和

答織造太監孫東瀛

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

答司空李義河

答周王

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數

居廬答豫所鳳盤乾菴瑤泉四相公

答樞輔張容齋

答松谷陳相公

答憲長周友山

答甘肅巡撫董石坡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內府清汰鋪墊

答河道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

答憲長林碧潭

答憲使張周田

答潘印川

答憲長張敬齋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答薊遼總督梁鳴泉計處市馬

答棘卿劉小魯言止剏山勝事

答總兵戚南塘

答吳道南

答應天巡撫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答兩廣劉凝齋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司空雷古和鈇知己

答南司成許海嶽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答王鑑川

答邊鎮督撫

答少宰楊二山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遼東周巡撫

答滇中王巡撫

答兩廣劉凝齋

答遼東安巡按

答兩廣劉凝齋條經略海寇四事

答鄭藩伯

書牘十一

答南列卿陳我度

答操江胡玉吾

答貴州巡撫何萊山二首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二首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答豫所呂相公

答南司成許海嶽

答河道潘印川

答楚按院郭龍渠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治術

答楚學道金省吾

答棘卿劉小魯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浙江巡撫言馭將

答宣大王巡撫

答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答吳環洲

答總憲吳近溪

答邊鎮張巡撫

答遼東安巡按

答雲南巡撫劉九澤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答甘肅侯巡撫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兩廣劉凝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答進鮮鮮樞使言進奉騷擾

答邊鎮賈巡撫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答南守備許樞使

答河漕姜按院

答錢按院

答應天巡撫伸遺論收遺才

答雲南巡撫

答吳總憲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言虜構釁之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答河道潘印川

答宣大張巡撫

答南兵部凌洋山言水災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答宣大巡撫

答張巡撫

答陝西提學李翼軒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答藩伯徐公學古

答河道巡撫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遼薊協爲聲援

答兩廣劉凝齋

答保定巡撫張濟東

答南司馬凌洋山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答藩伯周友山論學

答三邊總督卞文川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答兩廣劉凝齋計處海賊

答河道江心源言棍徒假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答薊鎮巡撫張崑崙

答南守備樞使喬誠齋言治差役騷擾

答殷石汀

答兩廣巡鹽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書牘十二

答雲南饒巡撫

答邊鎮巡撫高鳳渚

答山西巡按趙用吾

答兩廣劉凝齋

答司成張宏陽

答劉凝齋

答宣大鄭範溪言省扈蹕惠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翰學黃葵陽

答浙江撫院

答按院王公蔚

答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答賈春宇

答憲長徐中台

答宗伯董潯陽

壽陳松谷相公

答藩伯
澹菴言得國士

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答兩廣劉凝齋料擒海賊

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辯疑

答河道潘印川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答楚布政馮修吾

與楚撫院王見峰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兩廣劉凝齋

答保定巡撫張潯東

答河道潘印川

答臺長邵梅墩

答承天守備樞使王涵齋

答宣府總督鄭範溪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答石麓李相公

答楚撫院王見峰

答順天張巡撫

答宣府張巡撫

答憲副吳道南

答司寇王西石

答河道潘印川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山西徐巡撫

答太僕羅聞野

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答兩廣劉凝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答保定巡撫張諤東

答司空陸五台二首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三邊總督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答藩伯徐中臺

答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

答藩伯賀澹菴

答浙江吳巡撫

答宗伯董潯陽

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答臺長陳楚石

答審決江南帥御史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二首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張巡撫濂濱言士稱知己

答兩廣劉凝齋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答薊遼總督張崐峽

答陳松谷相公

答翰學陳玉壘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與宣大薊遼邊鎮傳備邊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傳備邊

答薊遼總督張崐峽

答宣大巡撫

答薊遼總督張崐峽

答南科吳公瑄

答薊遼總督張崐峽

書牘十三

答藩伯金省吾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司成姜鳳阿

答翰長公東塘

答宣大巡撫

答兩廣總督劉凝齋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答薊鎮巡撫周樂軒

答應天張按院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巡撫劉公國光

答周府宗侯西亭

答翰長張公程

答廬鳳按院陳公用賓

答按院張公簡

答鄭範溪

答宣府張巡撫

答撫院辛公應乾

答薊遼總督鄭範溪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答南臺長郭熙宇

答翰長公東塘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答河漕淩洋山

答河道巡撫褚愛所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答鄖陽巡撫楊本菴

答總督張崐崧計虜酋鈴束其支屬

答河漕淩洋山言賑濟捕盜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答薊遼吳環洲

答兩廣劉凝齋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言邊事

答四川巡撫張濂濱

答巡撫辛慎軒

答王西石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答宣府巡撫張崐崧言虜情

答巡按龔公懋賢

答薊遼總督張崐崧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言均田糧穀吏治

答宣府張崐崧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答宣府張崐崧

答司馬王鑑川言抱恙勉留

答薊鎮鄭範溪

答宣府張崐崧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答耿楚侗

答翰長公東塘

答山東巡撫楊本菴

答廣西憲副吳道南

答四川巡撫張濬濱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答巡撫吳公定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死言邊事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壽司寇王西石

答諫議蕭公廩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答守伯何震川

答巡撫蕭雲峰

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寄山東巡撫楊本菴

書牘十四

答上師相徐存齋三十一首

與符卿徐仰齋

答奉常徐雲巖

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答冏卿徐敬吾

答奉常徐仰齋

答符卿徐繼齋二首

答松江兵憲蔡春臺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應天撫院

答符卿徐繼齋

答陳節推

答司空曹傅川

答司馬王鑑川

答少司馬曹傅川

答張操江

答中元高相公四首

答參軍高梅菴

與參軍高梅菴

答司寇曹傅川

答參軍高梅菴四首

答司馬曹傅川二首

與河南周巡撫

書牘十五

與南學院吳初泉

與文選李石塘

與南學院周少魯

答姜巡撫言李公卹典事

答應天巡撫

與南列卿王公

與南掌院趙麟陽

與操江王少方

答廉憲王鳳洲十五首

附答楚按舒念庭

答藩伯王麟洲

答陝西學道王麟洲

示季子懋修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啓聶司馬雙江

答中丞孫槐溪

答劉白川

與司成馬孟河

與邊鎮巡撫王西石

與吳川樓給諫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

答胡劍西太史

答羅近溪宛陵尹

寄徐太學國式

寄高孝廉元谷三首

答貴陽開府霽巖吳老師

答周鶴川鄉丈論禪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二首

答蜀中開府譚二華

文集一

承天大志紀贊

碁命紀贊

龍飛紀贊

聖孝紀贊

大狩紀贊

寶謨紀贊

御製紀贊

目錄

陵寢紀贊

宮殿紀贊

禮樂紀贊

苑田紀贊

文集二

軒皇問道治世長生頌

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

萬壽無疆頌

聖壽無疆頌

得道長生頌

離肅殿箴

聖母圖贊

接引佛讚

鐘鼎硯銘

工科左給事中邱岳并妻勅命一道

工科左給事中邱岳父母勅命一道

文集三

辛未會試程策三道

文集四

勅建涿州二橋碑文

勅建承恩寺碑文

重修海會寺碑文

勅修東嶽廟碑文

勅建慈壽寺碑文

勅建萬壽寺碑文

勅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

公追封定襄王諡恭靖朱公神道碑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兼太子太傅掌錦

衣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贈太傅諡忠

僖朱公神道碑

文集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
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簡豫所呂公

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

贈太保諡襄毅楊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吳公墓

誌銘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鏡川吳公暨配贈淑人合葬墓誌銘

素菴戴公墓誌銘

處士立齋高翁墓誌銘

遼府承奉正王公墓誌銘

勅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雲谷曹公墓

表

文集六

人主保身以保民論

葬地論

翰林院讀書說

來鴈說

義命說

擬韓信諭燕書

擬唐回鶻盟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

撰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會昌二年

文集七

辛未會試錄序

少師存齋徐相公七十壽序

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壽封翁觀吾王年丈六十序

翰林爲師相高公六十壽序

門生爲師相中元高公六十壽序

重刊西漢書序

刻灤州志序

送李漢涯之永清序

重刊大明集禮序

贈畢石菴先生宰朝邑敍

贈荆門守黃君陞開封貳守序

賀雲溪翁汪老先生八十壽序

玉林清賞詩序

文集八

贈水部周漢浦樵竣還朝序

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二首

壽漢涯李翁七十序

賀少宰鎮山朱公重膺殊恩序

送大曹長暘谷南先生赴留都考功序

贈羅惟德擢守寧國敍

賀少司寇少崖傅公三品奏最序

壽襄王殿下序

封君堯溪劉先生七十壽序

壽李母杜夫人七十序

雲海子序

西陵何氏族譜序

錦冰集敘

種蓮子戊午稿序

贈霽翁尊師吳老先生督學山東序

文集九

辛未進士題名記

京師重建貢院記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遊衡嶽記

後記

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學農園記

荊州府題名記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荊門州題名記

重築松滋縣城記

王承奉傳

文集十

題竹林舊隱卷

跋葉母還金傳

跋會稽徐珊四寶編

方氏建水射銘

元海子著書評

書胡氏先訓卷

祭張龍湖閣老文

祭朱公文

祭兵部侍郎傅公文

祭勅封翰林檢討陳公文

祭少司成晁春陵文

祭李封君文

祭封一品李太夫人文

祭封一品嚴太夫人文

祭秦白崖先生文

先考觀瀾公行略

處士方田李公行狀

文集十一

雜著

詩一五言古

恭述祖德詩

恭勵聖學詩

恭頌母德詩

擬西北有織婦

東李鶉野

述懷

送高廉泉之任

送黎忠池二首

適志吟

蒲生野塘中

羽林郎

余有內人之喪一年矣偶讀韋蘇州傷內詩

愴然有感

朱鳳吟

喜雨獨酌

同汪雲溪太守李龍洲侍御劉百洲太守錢

羅湖州守岳東溇別駕登懷庾樓

修竹篇

雨霽遊蕭氏園亭

七賢咏

夜燕曲

怨歌行

再寄胡劍西二首

瀟湘道中

暮宿田家

謁岳廟作

祝融峰

謁晦翁南軒祠示諸同志

同貞菴殿下李羅村飲述齋園亭

人日對雪贈朱鎮山

宿荆門寄懷郢中知舊

獨漉篇

詩二十七言古

遼左奏捷

恭題文皇四駿圖四首

恭詠畫鹿四首

太平歌

送勅使閱武

白燕曲四首

應制題畫馬二首

元夕行

送徐浴泉考績還任

三瑞詩爲嚴相公賦

曹紀山督學題老子出關圖見寄謝之

贈國子馬生行

桃溪書屋

寶劍篇

皇貴妃發引鼓吹詞附

漢江

割股行

雪中柬劉生

雙燕詞

送黃將軍

詩三五言律

應制荷花詩

應制題百子圖

應制題畫四首

孝恪皇太后遷祔鼓吹詞一首輓歌十首

賦得玉河冰泮

閣試秋霽

秋夜感懷寄欽之二首

山月曉仍在

返照

送范比部恤刑廣右四首

元夕

秋夕省直

雙河寺小憩

送黎封部參藩廣右二首

郊寺送客三首

雨中過周比部

題隱菴遠寄亭

登仲宣樓二首

送汪遠峰太史省親二首

咏虎邱圖

孝烈皇后挽歌二首

莊敬太子挽歌

送張少渠之鄞

寄枝江殿下

初秋四首

送楊別駕之瀘

同李石麓張西吳遊正法寺二首

送趙方泉出按應天二首

宿裕州候晴

月下懷曹紀山侍御二首

送朱文石使楚二首

與李義河給諫約遊衡岳不至奉嘲二首

重遊蕭氏園亭二首

送張襄之歸新喻

送石椽

半山亭

方廣寺宴坐次念菴先生韻并致仰懷

訪大方禪僧次念菴先生韻

送毛青城謫滇南

書羅醫師鳳岡卷

寄題秀溪

別草堂作

同望之子文人日立春喜雪二首

成趣園夜讌限韻三首

送田青邱之南雄兼寄拒山先生二首

臨湖曲六首

送徐太學國式歸省

後九月九日賞菊閣試

馬上見西山

出左掖

詩四七言律

恭紀聖德中興十事詩

恭祝萬壽無疆二首

恭頌聖德詩二首

圓丘陪祀有述

恭侍講讀紀事

春日侍講

皇上祝聖母

遼左大捷

慶成侍宴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應制二首

上林春曉

題荷花應制

元兔

黃鸚鵡

五色鸚鵡

玉兔

題畫貓應制

聖壽朝賀

送羅比部守寧國

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陳子嘉二年兄過訪

次韻

中秋前二夜與諸君共集雙河寺

賦得秋色老梧桐

送初幼嘉年兄還郢三首

秋日集曾工部宅得天字

送翁雲松琴士還浙

詠江濱梅得陽字

塞下曲

送王邑博之定海

江中對月得郎字

范比部魯工部洪山人夜過得龍字

王明府之吉水席上致別

懷曾水部

省中對雪再用前韻

省中春望次吳侍御房山喜聞倭退寄郝侍

御韻

再次吳侍御別陳侍御韻

送周比部慮囚江南便歸省觀二首

左闕校閱除書

送梁鳴泉給諫冊封晉藩

病懷

詩五七言律

巽州圖爲沈封君題

壽王觀吾封君

夜過吳侍御得來字

中秋前再過吳侍御得陽字

味祕草堂卷爲貞菴王孫賦

送涂司理之敘州

聞警

月夜登城

送方金湖之寧津

遊南海子

慰劉生臥病苦吟

李石麓晉翰學入直撰文遙賀

元日望闕

元日感懷

和真一王孫八嶺山韻

寄胡劍西太史二首

留別新鄉方大尹

壽馬年兄母八十

送譚少石之湘鄉

和答龍湖閣老舟中見示

雪中招友

九日宴汪年兄宅得清字

贈貞菴王孫二首

送楊生南歸

送呂都諫參知秦中

送林儀部視楚學

送陳見吾考績南還因寄親友二首

觀音巖次羅念菴韻

贈沈山人次李義河韻

宿南臺寺

出方廣寺

潛江憫澇

應城訪李義河給諫宿古城寺

吳大尹道南見訪古城寺楊溫泉李義河張

陽蘇李方城夜集

泊漢江望黃鶴樓

山居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春日禁中卽事

送楊孝廉下第歸

病懷

度河

七夕詠戲呈曹紀山館丈

西內卽事二首

對菊

鍾山堂

送袁少參之廣東

詩六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七言絕句

扈從齋壇賜觀齋宮溫室紀恩

便殿奏事紀恩

賜御膳紀恩

擬咏四時山水花木翎毛畫四首

題孫公~~進~~愛祠

上林春曉

秦陵春祀

壽嚴少師三十韻

梅中舍有作邀余賦

朱漢水墓

柏亭

遼左奏捷奉諭以授略成功賜白金襲衣紀

恩

應制題畫鹿四首

應制題畫漁人二首

應制題畫馬

應制題四景翎毛

應制咏瓶花六言二首

安肅道中雪

自兜率往南臺行空霧中

水簾洞

張文忠公全集

聽泉

飛來船

應制白鶴吟十首

題呂仙口號

題竹

文華殿對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一

陳六事疏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圖治之大本。旣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頽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皇上有必爲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於宣昭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

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卽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譁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旣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丁寧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尙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尙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

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蹶蹙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

能動而靈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鈔到各部。概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卽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發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歎。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概。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倘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

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卽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嘯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勅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勵。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卽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卽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卽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

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卽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其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微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勅下吏部。慎選良吏。收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

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卽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尙以虛文塞責伏

乞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邊事著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尙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卽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奉聖旨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議行

請册立東宮疏

臣聞太子者國之大本君之儲貳自昔聖帝明王莫不早建元良預定儲位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昔侍藩邸竊聞皇子聰明岐嶷容質夙成我皇上茂膺天眷篤生聖子中外人心咸切仰戴去歲皇上登極之初禮官卽疏請册立伏奉聖諭以皇子年幼先賜名而後册立臣有以見皇上慎重大禮之意但人心屬望已久大計亦宜早定查得我祖宗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宏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子時尙未周歲也今皇子年已六歲比之孝廟年適相符較之英武兩朝則已過其期矣伏望皇上率由祖宗之舊章深惟社稷之長計以今首春吉旦勅下禮官早正儲宮之位以定國本以慰羣情至於出閣講學及一應朝賀等禮稍俟數

年皇子睿體充實。然後舉行。亦未爲遲。臣愚昧。荷皇上恩遇。列在輔臣之末。事關宗社。不敢不盡其愚。伏惟聖慈。俯允施行。天下幸甚。奉御批。禮部本上。允行。

請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昨該吏科給事中石星疏陳時政。冒犯天威。伏奉御批。石星這廝。惡言訕上。好生無理。著錦衣衛。拏在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爲民常差。不許欺縱。臣一聞此旨。不勝驚駭。仰惟皇上。聖德寬宏。天覆地載。卽位以來。敬大臣體羣臣。矜不能。赦小過。至於言官論事。往往曲賜含容。未嘗輕加罪責。今一旦有此處分。不知石星所言何事。致觸聖怒如此。今日於該科。取其原本觀之。乃知石星所言。委爲狂妄。不知事體。如鼇山燈。在正月二十間。已卽撤去。皇上於宮中遊宴。一切減省。在廷之臣。方切仰戴。而星乃信其誤聞。輒肆誣詆。至於經筵日講。已奉有欽依。擇日舉行。陸鳳儀差寫聖諭。已奉旨處分。不許救擾。而星乃嘔嘵焉復以爲言。此其狂愚無識。恣肆妄言。在星誠爲有罪。而在皇上。亦有不能忍受者矣。但臣惓惓之愚。竊以爲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職司糾正。必平日養其剛直之氣。寬其觸冒之誅。而後遇事敢言。無所畏避。四方利弊。得以上聞。我皇上登極之初。特下明詔。廣求直言。故大小臣工。莫不以幸際昌辰。遭逢明主。凡有一得之愚。皆願獻於闕下。今若因此一事。將石星遂加重譴。四方聞之。必謂朝廷求言。特虛文耳。轉相告戒。以言爲諱。雖有忠謀讜論。四方利病。誰肯爲朝廷言者。石星一人。固不足惜。然因此折言官之氣。開忌諱之門。則於聖朝從諫之盛。豈不有虧。明詔求言之初意。豈不相背哉。且自古順耳之言。易從。逆耳之言。難聽。於逆耳難受之言。而能曲容之。乃爲盛德。臣追思皇上昔在藩邸。臣因進講。漢光武殺直臣韓歆事。反

覆開導。言人臣進言之難。歎惜光武以明聖之主。不能容一韓歆。書之史冊。甚爲盛德之累。荷蒙皇上。改容傾聽。又於宮中。御書文武獻納四字。置之坐側。是皇上因臣之言。有所感悟。而欲廣納忠謀。以追堯舜之治也。今一聞直言。遂爾加罪。則皇上昔時所以感悟於臣言者。其心爲何如哉。臣又訪得石星原任行人。去年十月間。始選爲給事中。草野之人。少不更事。乍被選用。職司言責。不量淺深。急於圖報。故發言狂妄。如此。原其本心。實亦無他。今旣杖之於朝。則妄言者。已知所警。乃又盡褫其職。發爲編氓。臣竊以爲過矣。今大臣皆持祿養交。莫肯盡言。諫官皆慚於天威。不敢申救。人臣緘默苟容。恐非國家之福。臣受皇上厚恩。備位輔導。有股肱心膂之託。誠不願皇上有此過舉。伏望聖慈。哀憫狂愚。曲賜寬宥。將石星召還原職。或謫降外任。以倡敢言之氣。以開自新之門。則言者之狂妄。益無以解於天下之公惡。而皇上包容直臣之美。宥過救罪之仁。將垂之萬世而有光矣。留中。

請停取銀兩疏 閣中公本

昨者。恭睹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稱。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尙有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課贖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尙少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骨血已罄。國用之廣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支持目前。尙恐

不給。昔又將前項銀兩取供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等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卹之詔。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海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用度漸廣。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念國儲之日乏。懷儉德之永圖。節賞賚。以省財用。停買辦。以寬民力。如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祖宗舊制。止於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臣等無任惶悚。隕越之至。奉御批。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卿等傳示。不必再來奏擾。

請宥言官疏 公本

本月十一日。臣等在閣辦事。忽聞御史詹仰庇。以言事忤旨。命錦衣衛。拏在午門前。打一百棍。發爲民臣等不勝驚愕。緣此本未經發票。不知所言何事。至於觸犯聖怒如此。昨於該科。查問原本。乃知奏內。以清查內官監錢糧。末後一段。有再照等語。詞涉狂妄。致干譴責。乃其自取。臣等何敢黨護。復行奏擾。但惟朝廷設耳目之官。正欲其每事匡正。有所裨益。卽或有所觸犯。亦必曲賜含容。以養其剛直之氣。然後遇事敢言。無所畏避。若譴怒重加。摧折過甚。將使諫臣喪氣。箝口不言。倘國家有大利害。朝廷有大姦惡。誰敢復爲皇上言者乎。且臣等再三參詳。仰庇疏意。止因該監錢糧未明。欲行清查。以資國用。原其本心。實亦無他。若以其出言狂躁而罪之。或量爲罰治。亦足懲戒。乃杖之於朝廷之上。盡褫其官。似爲少重矣。比見九卿科道諸臣。皆向臣等言。皇上天性寬仁。卽位以來。敬大臣。體羣臣。於不能赦小過。卽一二言官。有言

及乘輿者亦未嘗輒加罪責。乃今仰庇以指摘內監一事遂赫然震怒。有此處分似非皇上平日所以優容言官之意。責臣等職居輔導坐視不救。臣等無以應之。深切惶悚。查得隆慶元年該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以建言得罪奉旨爲民隨蒙天恩矜宥改從降調。至今大小臣工無不稱頌如蒙聖慈哀矜狂愚勅下吏部查照應嘉事例將仰庇量調外任或降邊方雜職令其省改圖報則我皇上天寬地容之量赦過宥罪之仁將傳之萬世而有光矣。臣等又惟言路之通塞實天下治忽所關我聖祖有訓凡天下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所以防壅蔽而杜奸萌也。伏望皇上今後凡臣下有建白條陳悉發下臣等看詳有可採者卽望嘉納施行或有妄言無當不知忌諱者亦乞俯賜包容以倡敢言之氣杜欺蔽之端庶下情無壅而治道可興也。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奉御批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再乞酌議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近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等因緣臣於去年七月條陳六事內一款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聖明採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欽依釐革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爲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極以來如耕藉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禮皆已次第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列聖實錄在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爾冒昧具奏上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當今

時務委非所急。今略問禮欲乞皇上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此誠根本切要之論。又謂釁端宜防。巡幸宜謹。尤爲計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於君。不必其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之爲是。況臣職忝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而執己見以爲是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事體未便。不必另議停止。夫始以爲可行而行之。繼以爲當止而止之。唯求以便於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輒敢冒昧瀆奏。伏乞聖明俯覽。愚誠不勝幸甚。奉御批。該部看了來說。

請皇太子出閣講學疏 公本

昨該禮部禮科題請東宮出閣講學。臣等擬票。擇日具儀。奉御批。年十齡來奏。此我皇上保愛東宮。不欲以講讀勞之也。臣等敢不仰體聖心。但竊聞孔子有云。愛之能勿勞乎。勞之正所以成其愛也。遠稽古禮。近考祖制。皆以八歲就學。蓋人生八歲。則知識漸長。情竇漸開。養之以正。則日就規矩。養之不正。則日就放逸。所關至重也。故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卽周召太公爲之師保。爲之置三少。爲之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自孩提有識。卽見正事。聞正言。而成王爲有周之令主。良有以也。敬惟東宮殿下。英明天錫。睿智夙成。今已八齡。非襁褓矣。正聰明初發之時。理欲互勝之際。必及時出閣。遴選孝友敦厚之士。日進仁義道德之說。予以開發其智識。予以薰陶其德性。庶前後左右。所與處者皆正人。出入起居。所見聞者皆正事。作聖之基。以豫養而成天下之本。以早教而端也。若必待十齡。去此尙有二年之遠。中間尙所見所聞。少有不正。則關係匪輕。早一日。則有一日培養之益。遲一年。則少一年進修之功。惟皇上深省焉。臣等職叨

輔導義不容默。用是不避煩瀆。懇切陳請。恭候命下。臣等會同禮部。酌議簡便儀注。上請欽定施行。伏望
聖明俯賜俞允。隆慶四年正月二十日上。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二

謝召見疏

先該臣以祇役山陵回還。中暑致病。具奏請假調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聞中使傳奉聖旨。宣召臣入。皇上御平臺。命臣至寶座前。親渙玉音云。先生爲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以國家事重。命臣只在閣調理。不必給假。臣叩頭承旨訖。復奉皇上親諭云。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且追述先帝之言。加以忠臣之獎。臣感激涕零。不能仰視。因伏奏。臣叨受先帝厚恩。親承顧命。敢不竭力盡忠。以圖報稱。方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當先者。伏望聖明留意。蒙皇上親答云。先生說的是。臣又奏。目今天氣盛暑。望皇上在宮中。慎起居。節飲食。以保養聖躬。茂膺萬福。蒙皇上親答云。知道了。與先生酒飯喫。隨頒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內蟒龍斗牛各一疋。臣叩頭祇謝而出。欽此。臣竊惟召見輔臣。迺祖宗朝盛事。先帝臨御六年。淵穆聽政。屢經羣臣奏復。俱未蒙賜允。天下臣民仰望此舉。殆非一日。我皇上甫登寶位。方在妙齡。卽慨然發自淵衷。修明曠典。此誠上下交泰之期。宗社萬年之福也。而臣愚乃得首逢其盛。可不謂非常大幸哉。但念臣起自草茅。行能無取。當先帝踐阼之初。卽拔寘密勿之地。及龍馭上賓之日。又恭承憑几之言。茲遇皇上紹統凝基。更新理化。自揣位高才薄。方欲以不能而止。而皇上迺曲憐舊物。俯鑒樸愚。特御內臺。宣臣入見。得以密邇天光。親聆溫獎。夫恭闕山陵。臣之

分也。而皇上以父皇之重，過憫其勞，俾之在閣調理，代言備問，臣之職也。而倉卒奏對之言，皆蒙優納，而禁帑駢藩之錫，尤出常規。以上異恩，有一于此，皆足爲當世希豔。而臣愚一旦兼得之，其何以仰答眷知。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哉。臣聞古所稱爲輔弼大臣者，在于贊成君德，又安海內，責任甚鉅，固非臣愚所能稱塞上意。而人臣之道，必秉公爲國，不恤其私，乃謂之忠。臣少受父師之訓，于此一字，講明甚熟，迨登仕籍以來，業業操持，未嘗有墜。今伏荷皇上天語諄諄，恩若父子，自非木石，能不奮勵。臣之區區，但當矢堅素履，罄竭猷爲，爲祖宗謹守成憲，不敢以臆見紛更。爲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職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締造之艱，念皇考顧遺之重，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遠姦，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奉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兩宮尊號議

今日伏蒙皇上召臣至平臺，面諭臣曰：皇后是朕嫡母，皇貴妃是朕生母，尊號上先生可多加幾字。欽此。臣仰見我皇上大孝根心，純切懇至。臣連日方欲以此上請，但以大行皇帝尊諡大禮，尙未告成，故未敢先請。茲蒙面諭，臣不勝悚仄，恭惟聖母皇后，儷體先帝，表正宮闈，聖母皇貴妃，誕毓聖躬，翊宣坤教，恩隆罔極，德並無疆，誠宜各極其尊稱，乃可仰慰乎聖孝。但係國家重大典禮，臣之愚昧，豈敢擅專，伏乞勅下禮部會同多官參考前代禮文，仰稽祖宗故事，議擬具奏。容臣再加斟酌，上請聖裁。庶足以光昭一代之盛典，仰成皇上之大孝乎。奉聖旨禮部會同多官議擬來說。

謝賜玉帶疏

今日該文書宮衛文口博聖旨先生忠心爲國特賜光素玉帶一圍齋捧到閣臣謹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庸庸早參密勿屬真主龍飛之始首文僚振鷺之班依乘偶會于風雲遇合深投于魚水皇上念臣才雖猶衆心實無他嘗恭承憑几之言可不孤負展之託內臺賜見兩廡綸綍之溫諄中禁分珍屢拜篚筐之稠疊豈期異數洊逮微踪獎以忠心已荷隻字袞襲之重錫之盤帶更驚萬釘玉質之輝追琢其章溫潤而栗龍精炳朗渙頒寵踰于緇衣虹彩紛綸祇翫光騰於紫閣顧惟瀟質冒此殊恩感奚啻於九遷懼實深於三褫臣謹當比德於玉用書諸紳道不下視而自存必匪躬乃可報主帶則有餘而若礪一舉手不敢忘君惟俯殫犬馬之忱庶仰答乾坤之造

看詳禮部議兩宮尊號疏

伏蒙發下禮部一本內稱會議兩宮尊號謂前代禮文典制不同稱謂無據仰稽我祖宗舊典惟天順八年憲宗皇帝尊嫡母皇后爲慈懿皇太后生母皇貴妃爲皇太后則與今日事體正爲相同但於嫡母特加二字而於生母止稱皇太后則尊尊親親之別也然今恩德之隆旣爲無間則尊崇之禮豈宜有殊且臣居正恭奉而諭欲兼隆重其禮各官仰體孝思亦皆樂爲將順今擬兩宮尊號於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並示尊崇庶於祖制無愆而於聖心亦慰又謂先朝母后徽稱有加至四字六字八字者皆因朝廷有大慶典以漸致隆如大婚禮成誕生皇子之類其初則止於二字乃定制也今聖母福壽無疆皇上萬年御歷將來吉祥喜慶之事將層見疊至尊號徽稱有加無已固不在此時之驟增也臣居正愚昧仔細看詳各所擬揆之情禮似爲允當伏望聖明裁酌俯從衆議先期奏聞二聖母並加尊稱以成大孝禮部

奉聖旨。這典禮。既經多官會議停當。兩宮聖母徽號。依擬於皇太后之上。並加二字。以盡朕尊尊親親至情。內閣擬來看。

請諭戒邊臣疏

臣看得北虜連年款塞。目前雖若安寧。然虜情叵測。戒備宜謹。況今國有大故。或啓戎心。隆慶元年之事。可爲鑒戒。臣愚伏望特勅兵部。令其行文各邊總督鎮巡等官。秋防在邇。比常務要倍加儆備。庶可永保無虞。亦以見皇上臨御之初。留心邊事。蓋鼓舞振勵之一機也。臣謹擬勅稿上進。伏乞聖明裁定。發下書寫。於初六日早朝發行。

皇帝勅諭兵部。朕荷皇天眷命。嗣承大統。內治既定。外備宜嚴。目今邊患雖寧。未可恃爲無事。爾兵部便行文與各邊總督鎮巡等官。秋防伊邇。今歲事體。比之常年。倍宜謹慎。選將練兵。積餉修守等項事務。都要著實舉行。如有因循怠玩。沿習舊套。以致債事的。都拿來。治以重罪。決不輕宥。你部裏亦要常差的當人員。偵探邊事虜情。從實奏報。以俟朝廷處畫。如或朦朧誤事。一體重治。不饒。欽哉。故諭。

遵諭自陳不職疏

該吏部都察院。節奉聖諭。朕初嗣大位。欲簡汰衆職。圖新治理。兩京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俱著自陳。去留取自上裁。欽此。臣仰惟皇上。渙發德音。式序在位。欲剔瑕蠹。以新化理。意義甚盛。然臣愚竊以爲。官有崇卑。則稱有難易。任有大小。則責有重輕。今百司庶府之官。所分理者一事耳。卽有不稱。亦不過一肢病耳。若閣臣之職。上以輔養君德。贊理萬幾。下以表率百僚。兼綜庶務。一有不稱。則化機爲之壅塞。無甚

爲之墜。其爲害豈特一肢之病而已哉。臣傲時厚幸。受先帝付託之重。荷皇上知遇之隆。非不欲捐糜此身以圖報答。奈臣性質闇昧。學術空疏。雖不敢逞小智以紊舊章。而綜理劇繁。力有不逮。雖不敢昵私交以樹黨與。而老成英俊。薦拔未周。雖不敢怙權勢以便身圖。而水旱盜賊之時聞。吏治民風之未善。徒切憂惶。一籌罔效。是臣奉職無狀之明驗。可見於此矣。乃濫竽政府六年。于茲品秩驟躡于孤卿。封廕屢叨於前後。則今閣臣之中。冒倖忝竊者。又莫甚於臣也。夫易一棧。不若得一棟。詐衆臣。不若簡柄臣。今皇上於百司庶府之官。既已一一而評汰之矣。乃政本之地。不加精覈。非致理之要也。伏望皇上。念內閣爲機衡之地。愚臣爲不職之尤。特賜罷免。以儆曠療。別求賢哲。以充任使。則大小臣工。咸知自勵。而於新政。亦爲有補。奉聖旨。卿元輔重臣。公忠端慎。勳望素隆。中外具瞻。朕茲嗣位。方切倚託。宜益展謀猷。贊成新治。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請戒諭羣臣疏

茲者大小臣工。自陳考察俱已竣事。一時朝政始覺更新。但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特行戒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則衆心無所適從。化理何由而致。臣等謹擬勅諭一道。具稿呈覽。伏乞聖明裁定。發下。寫完用寶。於本月十六日早朝。特召吏部官捧出。集百官於午門外。宣諭施行。

皇帝勅諭文武羣臣。蓋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冲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刑缺。鑽闕隙竇。巧爲躡取之媒。鼓煽朋儔。公肆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謂讒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讎交錯。遂使

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成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尙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洩忍。以隨時。毋噉啗。以亂政。任輔弼者。常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常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候講磨。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於竹帛。緜祿廕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沈溺。故當堅守舊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諭。

乞崇聖學以隆聖治疏

竊惟自古帝王。雖具神聖之資。尤必以務學爲急。我祖宗列聖。加意典學。經筵日講。具有成憲。用能恢宏治理。坐致昇平。仰惟皇上。睿哲天成。英明神授。自昔毓德春宮。令聞已彰於四海。茲者。光膺大寶。臨朝聽政。勤容出辭。無一不中於禮節。用人行政。無一不當乎人心。中外臣工。歡欣仰戴。皆以皇上爲不世出之主。若從此再加學問之功。以講求義理。開廣聰明。則太平之業。可計日而待也。臣等謬以菲陋。職叨輔弼。伏思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當今第一要務。臣居正又親受先帝顧託。追惟憑几之言。亦惓惓以講學親

賢爲屬。用敢冒昧上請。今一應大典禮。俱已次第修舉。時值秋涼。簡編可近。伏望皇上。思先帝付託之重。勤始終典學之功。乘此清秋。將講讀令典。亟賜舉行。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臣等又查得宏治十八年。該大學士劉健等。以孝宗皇帝山陵甫畢。題請先行日講。至次年二月。始開經筵。奉武宗皇帝聖旨。依擬行。今先帝梓宮在殯。服色不便。比及山陵事竣。時已迫冬。殿庭高曠。亦難臨御。合無照宏治十八年例。勅下禮部。於八月中旬擇日。請皇上於文華後殿。先行日講。容臣等參酌累朝事宜。定擬簡便儀注。及講讀人員。恭請聖裁。其經筵會講。俟明春首舉行。庶聖德日益。聖治日隆。而臣等犬馬圖報之忱。亦可少效於萬一矣。臣等不勝惓惓喁望之至。奉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八月擇吉。先御日講。經筵候明春舉行。禮部知道。

請酌定朝講日期疏

竊惟講學勤政。因明主致治之規。保護聖躬。尤臣子愛君之悃。今開講期近。臣等伏念。皇上日每視朝。朝後又講。似於聖體太勞。恐非節宣之道。若論有益於身心。有裨於治道。則視朝又不如勤學之爲實務也。臣等愚見。欲乞皇上。每月定以三六九日視朝。其餘日俱御文華殿講讀。非大寒大暑。不輟講習之功。凡視朝之日。卽免講讀。講讀之日。卽免朝。庶聖體不致太勞。而聖德亦爲有益。臣等未敢擅便。謹擬傳帖上進。伏乞聖明裁覽。發下禮部遵行。傳帖聖旨。朕方在諒陰。哀慕深切。日臨朝政。心實未安。今後除大禮大節。并朔望陞殿。及遇有大事。不時宣召大臣諮問外。其常朝。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參。只御文華殿講讀。其一應謝恩見辭人員。遇免朝之日。止於午門外行禮畢。卽各供職事。不必候補。大祥

之後還照舊行禮部知道。

擬日講儀注疏

照得日講期近。臣等謹查照累朝事例酌擬儀注。開坐上請伏乞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遵行。

計開

一伏觀皇上在東宮講讀大學至傳之五章。尙書至堯典之終篇。今各於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尙書十遍。講官各隨卽進講畢各退。

一講讀畢。皇上進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御覽。臣等退在西廂房伺候。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卽召臣等至御前。將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開。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練熟。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皇上進字畢。若皇上不欲再進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皇上不進煖閣。臣等卽率講官再進午講。

一近午初時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實直解明白。講畢各退。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講讀畢。或聖心於書義有疑。乞卽下問。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視朝之日。暫免講讀。仍望皇上於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帖。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閒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皇上早膳畢。出御講讀。午膳畢。還宮。

一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風雨。傳旨暫免。

辭免恩命疏

節奉手勅吏部。朕嗣承大統。內閣輔臣。翊贊勤勞。茲特加恩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加授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還廕一子。尙寶司司丞。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仰惟皇上。光纘丕圖。恩隆逮下。覃敷大賚。首及弼臣。此千載一時之盛際也。臣敢不祇承休命。仰副聖心。但念臣猥以凡庸。受知先帝。早蒙親簡。擢實鼎司。官品驟躡于孤卿。封廕累叨於前後。逮我皇上。嗣位以來。鑒臣忠實。無他。被以晉接之榮。託以首輔之重。獎褒賜賚。卓越前聞。臣夙夜省循。如夢如覺。未知何緣。際此殊寵。伏惟乾坤高厚。雖捐糜此身。不足以仰酬其萬一矣。乃今特塵綸綍。禮數愈隆。既錫以加勳進殿之榮。又重以廕典綸章之渥。舊恩未報。新寵薦臨。將使微臣。何修何爲。可以稱塞。何顏何面。可以堪承。況左柱係文品穹階。而中極乃殿學峻秩。在先朝名德。猶不敢居。豈臣之鴛愚。可容忝竊。至若符臺世賞。以待有功。臣有何勳庸。僥此厚倖。夫能薄而位高。則易有覆餗之虞。勞微而獲厚。則詩有伐檀之刺。臣雖極愚。自量甚密。若不揣分子止足。必將速咎于顛隳。此臣所以跼天踏地。震懼而不寧者也。伏望皇上。憐臣福分已過。將至災危。察臣控辭甚真。非有矯飾。特回成命。俾守舊官。庶朝廷名器之隆。不致濫予。而臣子分義之正。亦獲少安。奉聖旨。卿勸講春宮。弼贊新政。獨秉公忠。茂宣勞勩。特加恩數。用示眷酬。宜承成命。不必過辭。吏部知道。

再辭恩命疏

昨奉手勅。以閣臣翊贊勤勞。加恩。臣謬叨輔首。蒙被獨隆。該臣具疏辭免。奉聖旨。卿勸講春宮。弼贊新政。

獨秉公忠。茂宣勞勩。特加恩數。用示眷酬。宜承成命。不必過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誦綸音。仰悉皇上體念臣工。微勞必錄。臣卽宜遵奉。徐圖稱塞。但臣反覆思惟。於分甚非所宜。於心實不能安。用敢不避煩瀆。再申前悃。臣惟朝廷慎重名器。必自貴近始。所以示大公也。人臣雖竭力效勞。不敢言功。所以昭大分也。往者。皇上毓德春宮。臣備員內閣。提調講讀。乃其常職。何功之有焉。及皇上應期撫運。光膺大寶。臣受先帝顧託之重。夙夜兢兢。惟以不克稱塞是懼。於凡大禮大政。皆遵率祖宗彝典。祇奉皇上英斷。臣不過鞠躬仰成于下而已。又何功之有焉。乃昨承明詔。旣蒙翊贊之褒。茲奉溫綸。又荷公忠之獎。殊榮異數。疊至薦臨。帝眷宸恩。愈隆益渥。力輕於鴻毛。而任重於泰山。恩深於滄溟。而報微於涓露。臣朝夕省循。誠不自知其死所矣。臣聞賞僭則濫。及匪人。知足乃免於殆辱。然賞疑惟重。在明主不失厚下之仁。而嚴盛忘危。在人臣必致顛躋之咎。臣所以跼蹐震慄。屢控而不止者。非以辭榮也。乃以避咎也。伏望聖慈。俯鑒愚誠。特垂俞允。收回成命。使服舊官。則皇上知臣之深。道臣於罪。九遷不爲榮。百朋不爲重。而臣居於百僚之首。有地容身。亦可以紓誠效力。圖報於萬一矣。奉聖旨。卿受遣輔政。有安定社稷之功。勩廕未足以酬。豈可過爲遜免。宜勉承眷命。以副朕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三辭恩命疏

昨奉手勅。加恩閣臣。臣自以勞微。賞重。分不自安。再疏辭免。奉聖旨。卿受遣輔政。有安定社稷之功。勩廕未足以酬。豈可過爲遜免。宜勉承眷命。以副朕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詞不宣心。莫回天聽。過蒙眷獎。彌切冰兢。然臣所以屢控而不止者。非以沽名也。竊有款悃之愚。敢終爲皇上陳之。臣惟明君。以禮

使臣榮其身不若行其志。大臣以身率物，有諸已乃可求諸人。臣謬以庸愚，荷蒙皇上眷遇優隆，信任專篤，寵以師臣之禮，日承管接之榮。每事必諮，有言必聽，是臣之志已行，願已遂矣。即使臣職居冗散，列在庶僚，亦足以震耀一時，垂聲千載。況臣官品已極，涯分已逾，但懼褊薄，不能承受耳。又何敢過冒非分之恩，以速必然之咎耶？此臣自揣，分義如此。臣又聞古語云：朝廷之上讓而處下，民猶犯禮；管之大夫，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載之前史，以爲美譚。故大臣者，民之表也。仰惟皇上臨御之初，將振舉綱維，作新化理，頃奉勅諭，勉大臣以崇養德望，飭小民以砥礪廉隅。臣忝爲大臣，卽不能樹德隆望，挽回師濟之風，亦宜思砥行矜名，恪守廉隅之節。若覲顏濫冒，不知止足，則瘵素之罪，臣實尸之。貪進之戒，臣先犯之。何以率先百僚，表正頹俗，亦非皇上所以振勵臣工之意也。臣抱此二端，日夕悚仄，用敢冒昧屢懇，仰瀆宸嚴，伏望皇上曲察愚誠，特垂俞允，則不惟愚臣微分獲以少安，其於聖明新政，亦爲小補。奉聖旨：朕知卿性篤忠貞，不因爵賞而勸，但勳廢酬功，係累朝彝典，原非過寫勅獎諭。風勵臣工，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裏。該衙門知道。

四辭恩命疏

昨該臣三疏辭免勳廢恩典，奉聖旨：朕知卿性篤忠貞，不因爵賞而勸，但勳廢酬功，係累朝彝典，原非過制。卿宜以承命爲恭，不必固執謙讓。所辭不允，還著寫勅獎諭。風勵臣工，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裏。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文書房官張孝兩，次到閣口，傳聖旨：欲臣領受，臣祇奉綸音，愈增慚悚，無地自容。念臣素性樸愚，恥爲文飾。若徒務廉讓之迹，至於瀆擾君父，以欺世盜名，則其罪尤大。又

臣所不敢爲也。但自揣分義萬分不能自安。故屢控宸嚴。冀申愚款。前後所奏。字字皆出於肺腸。句句直陳其悃。詎意犬馬之誠。不能動天。錫予之隆。更出望外。既不解其所已有。又復益其所本無。是在愚臣。則叨冒之中。愈爲叨冒。在朝廷。則加恩之外。重復加恩矣。國家馭臣之柄。與人臣自處之道。豈不兩失之乎。且賜勅獎諭。蓋以臣爲廉。而獎之以示勸也。若使臣既不得遂其辭讓之私。又冒此非分之獲。則臣爲貪夫矣。貪得之人。獎于何有。獎貪以勸廉。猶卻行而求前也。揆之事理。未見其順。參之公論。必以爲非。此臣所以寧冒頹瀆之罪。而不能覲顏承受者也。伏望皇上。鑒臣愚誠。恕臣萬死。將前項恩數。俯容辭免。是皇上知臣之深信。信臣之篤。九鼎百朋。不足以喻其榮重矣。粉骨捐軀。不敢忘報。奉聖旨。卿屢辭恩命。詞意懇至。謙讓之風。足勵有位。茲特准辭。以成卿勞謙之美。勅諭賞賚。照前旨行。該衙門知道。

謝賜勅獎賞疏

今日伏蒙聖恩。特遣文書房官內官監太監劉大用。頒賜獎諭勅書一道。銀一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裏。齋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草疏冒陳。方懼干乎嚴譴。恩綸賁錫。乃曲荷乎優嘉。精鏐頒御府之珍。彩服出尙衣之製。聲傳里閭。光動簪紳。臣猥以庸流。被茲殊寵。衰職無一字之補。瓊書塵十札之褒。感與愧并。懼將榮至。臣謹當祇承。驛訓。矢竭愚忠。崇讓獎恬。倡百辟和衷之義。鞠躬盡瘁。贊一人垂拱之休。

山陵禮成奉慰疏

臣於十八日伏奉欽命。前詣昭陵。恭題穆宗莊皇帝神主。至卽恭叩元宮。見其精固完美。有同神造。寶城

三面俱完工甚堅厚。及周視山川形勢，結聚環抱，比之前日考卜之時，更覺佳勝。誠天地之奧區，帝王之真宅也。十九日辰時，奉遷梓宮入皇堂，行題主禮畢，奉安於獻殿。未時掩元宮，是日又喜天氣澄爽，人物昭融，祇役臣工無不欽忱。仰惟我大行皇帝仁厚之德，貫徹宇宙，故得天人協佑，事事美成。可以上慰兩宮聖母永慕之誠，仰成皇上慎重大事之孝矣。臣伏思數日之間，聖心必爲懸切。爲此除候回京之日，另行復命外，謹先具題奉慰，以聞奉聖旨。覽卿奏，皇考梓宮已入皇堂，大事克襄，足慰我兩宮聖母哀念。朕心深用嘉慰。卿爲國忠勤，始終備盡，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纂修事宜疏

昨該臣等題請預定纂修實錄官員，奉聖旨是禮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具題外，臣等又惟事必專任，乃可以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查得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開館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經今六年，尙未脫橐。雖屢屢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總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衆而相推，竟成廢閣。臣等日食大官之饌，茫無一字之補。素餐曠職，實切兢慚。然揆厥所由，皆以未嘗專任而責成之故也。蓋編撰之事，必草創修飾，討論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於副總裁官。顧掌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經幃，則見侍從講讀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條作忽輟，是以歲月徒悠，而績效鮮著也。今兩朝並纂，二館齊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限程，則因循推捱，其弊愈甚。臣等看得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大綬，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希烈，原係世宗肅皇帝實錄副總裁官。今查各館草橐，俱已纂完，但未經修飾。二臣雖任部堂，止是佐理，尙有餘功。及左春坊

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申時行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今行取王錫爵職任宮坊事務尤簡皆可以專心著作之事合無責令諸大綬王希烈專管纂修世宗肅帝實錄申時行王錫爵專管纂修穆宗莊皇帝實錄每日俱在史館供事仍立爲限程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事送副總裁看詳月終副總裁務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刪潤每年五月間臣等即將纂完稿本進呈一次十月間又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事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累積然後成功可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暇相與討論或侍講優閒令其補湊不必責以程限不致兩妨各館纂修官務以職業爲重公家爲急不得別求差假圖遂私情書成之日分別敘錄但以效勞多寡爲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庶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譏而臣等亦得以道曠職素殮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國家用人之理綜覈名實之道實寓於斯伏惟聖明裁斷勅下臣等遵行再照皇祖歷世四紀事蹟浩繁編纂之工卒難就緒皇考臨御六年其功德之實昭然如日中天皆諸臣耳目之所睹記無煩蒐索不假闕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合無不拘朝代次序俟穆宗莊皇帝實錄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進呈卻令兩館各官併力俱纂世宗肅帝實錄則兩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奉聖旨這纂修事理都依擬行卿等還宜督率各官上緊用心編纂用成兩朝大典稱朕光昭前烈之意該衙門知道

謝賜貂鼠疏

伏蒙皇上念臣等日侍講讀時值冬寒特賜臣居正貂鼠皮六箇臣調陽貂鼠皮二箇臣等謹頓首祇頌

訖。仰惟皇上天縱睿資。日新聖學。雖值沍嚴之候。尙勤講習之功。臣等但愧經術空疏。無裨啓沃。敢以風寒奔走。自愛髮膚。豈意聖慈。曲垂軫念。珥貂寵錫。恩尤重於解衣。溫綵傳宣。煖已逾於挾纊。昔宋祖開疆。重武遠頒。介冑之臣。今明主稽古。右文特賜。章縫之侶。茲爲曠典。實邁前聞。臣等敢不罄竭悃誠。寅恭夙夜。敷陳仁義之道。必見效於日就。而月將。簡求侍從之儒。期不至於十寒而一暴。

辭免筵宴疏

先該禮部題本月二十六日。開館纂修穆宗莊皇帝實錄。查得累朝舊例。先於本部欽賜筵宴。次日入館。今次監修等官。亦合照例筵宴。奉聖旨是。欽此。臣等竊照纂修賜宴。向累朝彝典。但今元象垂戒。伏聞皇在上宮中。齋心露禱。減膳徹樂。又特諭百官。痛加修省。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豈敢爲此飲食宴樂之事。非唯於禮有不可。於心亦實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資。動至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伏望皇上俯鑒臣等愚衷。特免賜宴。只於二十六日。照常開館供事。以少見臣等兢懼不敢自寧之誠。臣等無任惶恐。俟命之至。奉聖旨。卿等以修省辭宴。具見慎畏。准辭免辦。禮部知道。

議處黔國公沐朝弼疏

伏蒙發下兵部三法司會議。原任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罪狀一本。內稱朝弼罪惡顯著。法應處死。臣等看得朝弼稔惡有年。世宗皇帝時。卽欲拏問重處。但以其元勳後裔。未忍卽寘於法。止於罰住祿米。隆慶二三年間。屢經撫按及科道官論劾。先帝亦不忍加刑。止令革任閒住。朝弼乃不知感恩省改。作惡愈甚。謀害親子。擅殺無辜。揆其情罪。處死不枉。但其始祖三世。皆有大功於國家。曾關給鐵券。子孫許免。

一死。非有反逆實迹。似應稍從寬宥。待以不死。庶爲情法之中。夫因其有罪而逮問之。既足以破奸宄之膽。念其先功而寬釋之。又足以彰肆赦之恩。國法皇仁。兩得之矣。兵部法司奉聖旨。你每說的是。沐朝弼屢抗明旨。積惡多年。擅殺無辜。情罪深重。本當依律處死。但念元勳世裔。姑從輕著革去冠帶爲民。押發南京。隨住。還著內外守備衙門。羈管何文等。併蔣福等。撫按官。問擬具奏。

謝御筆大書疏

茲者。伏蒙皇上親灑宸翰。賜臣居正元輔大字一幅。良臣大字一幅。臣調陽輔政大字一幅。臣等恭捧天章。不勝欽戴。仰惟皇上天縱睿資。日勤聖學。至於操觚染翰。雖作聖之餘功。亦莫不究其精微。窮其墨妙。一點一畫。動以古人爲法。臣等每侍幃幄。輒欣仰欽服。不能自已。茲者所賜大至盈尺。蓮筆尤難。乃裁自聖心。不由摹擬。比之常日所書。更爲佳妙。且筆意遒勁飛動。有鸞翔鳳翥之形。信所謂雲漢之章。翰墨之寶也。顧臣等淺薄。謬蒙眷獎。恭覩之餘。欣愧交至。謹各摹臨入梓。懸扁居第。晨夕瞻仰。如對天顏。其御書真蹟。當什襲珍藏。永爲世寶。

再謝御書疏

伏蒙皇上親灑宸翰。賜臣爾惟鹽梅大字一幅。汝作舟楫大字一幅。該文書房官王官恭捧到閣。臣謹叩頭。祇領訖。仰惟皇上聖哲夙成。英明天挺。必得名世俊乂之佐。乃爲格心啓沃之資。臣猥以虛庸。謬膺簡任。雖葵忠自許。心恆切於傾陽。而蚤力難勝。懼每深於履薄。乃蒙皇上。寘諸左右。託以股肱。前旣承良臣元輔之褒。茲復荷舟楫鹽梅之寄。渥恩踵至。眷顧彌隆。寶墨淋漓。宛降從於天上。瓊章燦爛。忽光動於人

間卓然雲漢之昭回。矯若鳳鸞之翔翥。寵榮浚被。感愧交并。臣敢不景行前修。對揚休命。孜孜納誨。罔少懈於夙宵。汲汲求賢。式欽承乎德意。期少效濟川調鼎之用。庶以答天高地厚之恩。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三

進帝鑑圖說疏

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卽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傲。卽亂。出于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醜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己內觀。則得失之效。昭然可觀矣。仰惟皇上。天縱英資。光膺鴻寶。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疏。夙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效啓沃者。其道無繇。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亡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尙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徧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強等。略倣伊尹之言。考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元邈。紀載未詳者。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爲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爲陰爲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爲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爲之直解。附於其後。分爲二册。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僭

名歷代帝鑑圖說。上呈睿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嫩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頓殊。冰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像於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於俚俗。雖條目僅止百餘。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略備矣。伏望皇上俯鑒愚忠。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爲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爲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卽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簣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媲於堯舜。治將埒於唐虞。而于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忠之臣。取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爲模範者矣。隆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奉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圖冊留覽。還宣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禮部知道。

帝鑑圖說述語附

右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臣等既論次終篇。乃作而歎曰。嗟乎。孟軻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傳曰。千年一聖。猶旦暮也。詎不信哉。夫自堯舜。以至於今。代更幾世。主更幾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餘君而已。中間又或單舉一善。節取一行。究其終始。尙多可議。其完善燦懿。卓然可爲世表者。纔什一耳。可不謂難哉。天祐我明。聖神繼作。臣等嘗伏讀我祖宗列聖實錄。仰稽創守鴻規。則前史所稱聖哲之事。無一不備者。略舉其概。如二祖之開基靖難。身致太平。則堯舜湯武功德並焉。典則貽休。謨烈垂後。則漢綱唐目。巨細具焉。昭皇帝之洪慈肆宥。培植國脈。則解網澤骨之仁也。章皇帝之稽古右文。勵精圖治。則宏文延英之軌也。睿皇帝之聘禮處士。訪問治道。則蒲輪元纁之舉也。純皇帝之親愛諸王。厚遇邨邸。則惇睦友于之風也。

敬皇帝之延見羣臣。曲納讜言。則揭器止輦之明也。肅皇帝之心存敬一。治本農桑。則丹青無逸之箴也。皇考穆宗莊皇帝之躬修元默。服戎懷遠。則垂衣舞干之化也。其他片言之善。一事之美。又不可以殫述。蓋明興纔二百餘年。而聖賢之君。已不啻六七作矣。以是方內乂安。四夷賓服。重熙襲洽。迭耀爛光。致治之美。振古罕儷焉。猗歟休哉。豈非乾坤光岳之氣。獨鍾于昭代。河清里社之兆。並應于今日哉。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我明蓋軼有周。而特盛矣。今皇上睿哲挺生。膺期撫運。又將觀光揚烈。以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焉。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右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自古人君覆亡之轍。大略不出乎此矣。諺曰。前人蹟。後人戒。然世主皆相尋而。不改。彼下愚不移。固無足論。至如晉武。唐元。莊宗之流。皆英明雄武。又親見前代敗亡之禍。或問關險阻。百戰以取天下。及其志得意盈。迷心醜毒。遂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其視中才守成之主。反不逮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成敗得失之機。可畏也哉。臣等嘗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實錄。與侍臣論及古來女寵宦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叔季之君。至于失天下者。嘗在于此。高皇帝曰。朕究觀往古。深爲用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則女寵之禍。何自而生。厚其恩賞。不任以事。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則外戚之禍。何由而作。宦寺使習。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不設丞相六卿分職。使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禍。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則無夷狄之虞。淵哉睿謨。誠當世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弗失者也。至于端本澄源。正心修身。以銷釁孽。于未萌。杜間隙於無迹。

者。則又備載寶訓及御製諸書。伏惟聖明留意焉。臣等不勝幸甚。

謝銀幣疏

昨該臣等。以所輯帝鑑圖冊。進呈睿覽。而蒙天語嘉納。隨又節奉聖諭。卿等進帝鑑圖冊。於君道甚有裨益。賜元輔居正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以示朕嘉獎忠悃之意。欽此。伏念臣猥以迂疏。謬蒙知遇。雖無伊尹。致其君必爲堯舜之學。實有魏徵勸其主力行仁義之心。故每因事以納忠。蓋以責難而爲敬。顧葵藿徒塵於傾嚮。而涓埃何補於崇深。豈意聖明特垂鑒獎。恩綸溫綽。已躡華袞之褒。彩幣精鏤。更拜尙方之錫。寵榮薦被。感愧交并。履厚戴高。知報酬之無地。鞠躬盡瘁。惟捐殞以爲期。

明制體以重王言疏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爲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勅。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閣。撰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於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爲得體。查得成化宏治年間。誥勅敕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概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寶被爲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尙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候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爲誇侈。多至數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勅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學

士張孚敬等題爲重誥勅事。奉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所言。足見敬慎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浮泛誇譽。至於數百。甚非制體。甚非王言。今後都著刪去浮詞。以存實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爲前事參論制勅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尙書陶琰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內閣看詳。輒便進呈。等因。奉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看。岳梁騁賣浮詞。蔑視制辭。不遵前旨。著法司提了問。欽此。比時嘉靖初年。誥勅之文。視成化宏治。雖爲稍繁。然尙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尙體要。況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皇上。念朝廷統之當尊。國家典制之當守。勅下臣等。戒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奉聖旨。卿等說的是。今後誥勅文字。都著刪去浮詞。務崇本實。各官撰完送閣。卿等還要仔細看詳。改定。乃可進覽。如有仍前徇情飾辭。及不候進呈。預行傳示的。照例參來處治。該部知道。

請開經筵疏

去年八月內。該臣等題爲乞崇聖學。以隆聖治事。奉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八月內。擇吉先御日講。經筵候明春舉行。禮部知道。欽此。今年正月初五日。奉聖諭。初七日。開日講。諭卿等知之。欽此。臣等恭照經筵日講。皆所以仰成聖德。講明治道。在我祖宗列聖。自有成規。去年臣等因山陵未畢。歲事將終。故請皇上先御日講。次開經筵。荷蒙聖明。卽賜允行。後值隆冬。講讀不輟。茲於年節假內。卽已諭開日講。臣等仰見我皇上。惕勵之誠。法天行健。緝熙之學。與日俱新。誠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但經筵盛典。亦宜次第。

舉行。且在廷臣工久切快觀之望。伏乞勅下禮部。遵照前旨。於二月內。擇日具儀。肇舉令典。其合用知經筵。同知經筵。及侍班講讀。執事侍儀等官。容臣等查照舊規。議擬上請。仰候聖裁施行。庶勸講之禮。既不廢於公庭。造膝之言。又日陳於左右。聖功已密而益密。聖德日新而又新矣。萬歷元年正月初十日。奉聖旨。是禮部知道。

廣東奏捷辭免加恩疏

今日早。該臣等恭侍皇上講讀畢。伏蒙面諭。以兵部覆廣東奏捷本。謬及臣等運籌效勞。欲加陞廕。臣等自愧無功。常卽面奏辭免。又蒙皇上再三獎諭。以先朝舊典。必欲另行擬票。臣等仰見天恩隆重。未敢面違。謹承旨叩頭而出。隨具揭。瀝誠控辭。未蒙俞允。茲又蒙聖諭。嶺東積寇蕩平。皆卿等贊謀廟堂。致無遺策。功當首論。擬勅來行。欽此。臣等祇奉綸音。愈切惶懼。竊惟論功行賞者。朝廷之大典。視草演綸者。儒臣之常職。比者。嶺寇蕩平。實仰仗我皇上天威遠播。及督臣將士協心奮力所致。臣等官居禁近。職在代言。既無親冒矢石之勞。又非典司戎旅之任。雖曾參帷幄之末議。借前箸以効畫。皆仰遵廟謨。幸而微中。豈敢貪冒天功。覬叨懋賞。且人臣有難報之恩。無必酬之勞。臣等備員輔弼。仰戴高厚。卽捐糜此身。猶不足以報答其萬一。況今陰陽失調。旱沴爲虐。閭閻寂寞。盜賊公行。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方惶恐俟罪之不暇。又何敢傲偶逢之幸。以掩不職之尤。冒非分之恩。以重忝竊之咎哉。明主馭下。施一概之平。亦不宜獨私親近。橫予濫及。以失遠方將士之心。乖朝廷激勸之義也。臣等反覆思惟。心悚背汗。所有加恩勅諭。萬不敢擬。伏望皇上俯鑒愚誠。特停前命。俾臣等獲安微分。免於罪愆。則聖明體諒之恩。雖九遷之榮。十世

之賞。不足以喻其隆赫矣。奉聖旨。卿功在社稷。乃勞謙不有。足立臣極。朕心甚嘉。特賜卿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裏。蟒衣一襲。稍示酬報之典。宜承恩眷。慎勿又辭。內監給。

謝堂樓額名并賜金疏

昨者臣以恭建樓堂。尊藏宸翰。不揣輕微。妄以額名上請。伏奉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敬樓名與做捧日堂名純忠。工部製扁。差官懸安。朕知卿素秉廉節。特賜御前銀一千兩。少給工費。卿宜承命勿辭。欽此。隨又蒙皇上親灑宸翰。特降手勅。諭元輔。朕以卿純忠爲社稷有捧日之功。故以爲堂樓名。卿其欽承之。故諭欽此。及又頒賜御筆大字二幅。對句一聯。特道文書官尙文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首祇領。訖題昭揭。既黏制墨之新。寶囊煥頒。復荷賜金之渥。光騰里第。榮動朝紳。竊念臣猥以譚材。濫居首輔。龍飛虎變。幸逢千載之期。鳳翥鸞迴。屢拜十行之劄。顧惟蓬華。懼藏謨訓。以非宜爰就粉榆。特建樓堂。而祇奉。及是經營之始。僭求榜額之懸。何意聖明。卽垂矜允。謂臣躬扶景運。頗殫捧日之勤。察臣志抱樸愚。知慕純忠之節。遂紆神畫。肇錫嘉名。瓊翰輝煌。倬彼雲章之麗。玉音諄復。蔚焉袞字之褒。猶曲軫乎小廉。乃特頒乎大賚。兼金千鎰。出內庭麟襲之奇。廣廈萬間。遂塞士旃幪之願。昔馬周之遇唐主。但承給宅之恩。若方平之在宋朝。僅賜文儒之字。如臣所際。振古未聞。茲蓋伏遇皇上。英資天縱。睿學日新。煥乎堯文。闡乾坤經緯之祕。康哉舜績。追明良喜起之風。遂令一介之末蹤。獲沾九重之麻命。美增輪奐。江山藉以光華。彩溢圖書。珠璧森其布列。臣敢不式嚴琰寫。瞻天奉咫尺之威。載謹家藏。奕世作雲祲之寶。尙當覲名思義。純心奉公。就日雲霄。勉罄丹忱于葵藿。輸忠社稷。矢堅素履于冰淵。萬歷元年六月十八日。奉聖旨。卿勳德並

茂朕親撰堂樓額名以賜用示褒嘉未足以盡酬眷之意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皋陶之論治曰率作興事欽哉屢省乃成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覈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爲君禹皋爲佐恐亦難以底績而有成也臣等竊見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懸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釐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釐否也某罪常提問矣或礙於請託之私概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徵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雖屢奉明旨不曰著實舉行必曰該科記著願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鄙諺曰姑口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於此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臣居正當先帝時會上便宜六事內重詔令一款亦嘗疊疊言之隨該吏部題覆欲各衙門皆立勸令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實應者甚者寢格如初茲遇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修其職業無敢以玩愒弛廢者蓋庶幾乎率作興事矣獨所謂考言屢省者尙未加之意焉竊恐致理之道有未盡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者參奏又一款

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爲故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奉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覈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註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註簿。每於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有無違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卽開列具題候旨。下各衙門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參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奏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卽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無踰于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臣等不勝大願。奉聖旨。卿等說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這所奏。都依議行。其節年未完事件。係緊要的。著該部院。另立期限。責令完報。若不係錢糧緊要。及年遠難完的。明白奏請開除。毋費文移煩擾。

考滿謝賚銀幣疏

臣以六年考滿。伏蒙聖恩。頒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原封鈔五千貫。茶飯卓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又

特奉聖諭。先生啓沃朕心。平治天下。功已在社稷。茲當六年考滿。特於例外。加賜銀一百兩。蟒衣斗牛各一襲。少示優眷。不必辭。欽此。該文書房官劉東恭。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庸流。膺茲鉅畀。致身紫閣。荏苒已踰乎七稔。竊祿清朝。循省蔑聞乎寸補。茲者恭遇我皇上。生知作聖。神授當天。臣既慶曠世之奇逢。復荷先皇之重託。每欲效陳仁義。奉明主於三代之隆。振肅紀綱。布皇風於八區之外。而學慚啓沃。才匪平章。心惟切於葵傾。力實慳於蚤負。茲當再考。曾靡一長。方虞汰黜之必加。豈意恩私之橫及。楮頒內帑。饌出天廚。上尊養。羊絡繹在道。白金綵幣。炫爛充庭。又塵聖藻之親裁。特降宸綸。而賚獎。隆以不名之禮。加之異數之恩。俾彼雲章。重寶真逾于朋百。斯皇命服。申錫奚啻于至三。臣有何德能。冒此榮寵。分涯已過。懼顛隕以非遙。覆載難名。將報酬之奚以。惟當益堅精白。矢竭衷丹。放踵靡顛。苟利國家而奚惜。銘心鏤骨。惟安社稷以爲圖。臣無任激切感激之至。

考滿辭加恩疏

准吏部咨奉聖旨。元輔居正。社稷重臣。忠勳茂著。茲六年考績。朕心嘉悅。著支正一品俸。進中樞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給與應得誥命。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本以凡庸。躡司鼎軸。自先朝受任以來。誤承優眷。及皇上嗣服之始。更受特知。而臣上不能以皇王之道。啓沃聖心。下不能紓討遠之猷。平章國政。敵風因循。而未振實效。疏闊而罔臻。是臣莫副倚毗之專。而適叢瘵曠之咎也。茲當課績。方俟黜幽。豈意聖慈。更加隆施。昨者宸章賜獎。已蒙踰例之恩。今者綸賚傳溫。更荷非常之寵。踟躕自省。夢寐若驚。夫無基而厚墉。則圯傾立。至器小而受鉅。則覆滿隨。因豈惟輿議之所共譏。實亦天道之所必忌。故

往歲大賚加恩。臣屢疏辭免。幸蒙俞允。乃少卽安。今敢不避宸嚴。再陳懇悃。伏望皇上。察臣素抱朴忠。絕無矯飾。特收成命。俾圖後功。庶國恩不爲濫施。而羣工亦克用勸矣。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奉聖旨。考績加恩。朝廷彝典。於勳德未足爲酬。宜承眷命。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進講章疏

臣等一歲之間。日侍皇上。講讀。伏見聖修益懋。聖志彌堅。盛暑隆寒。緝熙罔間。臣等備員輔導。不勝慶幸。但惟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況今皇上。容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校閱。或有訓解未瑩者。增改數語。支蔓不切者。卽行刪除。編成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進呈。伏望皇上。萬幾有暇。時加溫習。庶舊聞不至遺忘。新知日益開豁。其於聖躬。實爲有補。以後仍容臣等接續編輯。進呈御覽。仍乞勅下。司禮監。鏤板印行。用垂永久。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以仰窺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

請定面獎廉能儀注疏

昨該吏部都察院。欽奉聖諭。開具各在外廉能官員。請照舊例。宴賞。該臣等於文華殿。面奏。伏蒙皇上。親發玉音。將各官引來。朕而加獎諭。欽此。隨奉聖旨。這廉能官。著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來會極門。朕而加獎賞。欽此。臣等竊惟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數吏治。前代令主。欲興道致治。未有不加意於此者。如臣等前所進帝鑑圖說中。褒獎守令。召試縣令。諸事。載之史冊。以爲美譚。我太祖高皇帝。每遇各地方官。來京奏事。常召見賜食。訪問民間疾苦。雖縣丞典史。有

廉能愛民者。亦特差行人齎勅獎勵。或封內繆金幣以賚之。迨宣順宏治之間。亦間舉宴賞之典。故二百餘年。重熙累洽。興致太平。實由於此。恭遇皇上天縱聖明。勵精圖治。茲當考察之初。大明黜陟之典。又特蒙天語諭臣等。欲引見廉能官員。破格獎賞。仰窺聖心。蓋以深納臣等圖說所陳。而遠追我聖祖綜覈吏治之軌也。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此係特典。久未舉行。且遠方外吏。從來未覩朝廷之禮。若不先示以儀節。使之演習。恐一旦震怖天威。倉皇失措。又非所以昭德意。光盛舉也。伏乞欽定行禮日期。勅下禮部。略倣祖宗時御會極門午朝之儀。定擬簡便儀注。上請聖裁。明示各衙門遵行。庶臨期不致差誤。且曠典肇舉。懿範昭垂。貽之萬世。永有烈光矣。奉聖旨。著於十八日行。禮部便具儀來看。

謝御筆大書疏

昨者伏蒙皇上召臣等於文華殿。恭視御書大字。賜臣居正宅揆保衡大書一幅。臣調陽同心夾輔大書一幅。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掌印官九員。各正己率屬大書一幅。日講官五員。各責難陳善大書一幅。正字官各敬畏大書一幅。臣等今日早朝後。謹率同諸臣。恭詣會極門。該司禮監太監曹憲。恭捧頒給。俱叩頭祇領訖。仰惟皇上睿哲天成。英明神授。不惟聖修之學。已造於精深。雖於翰墨之微。亦臻夫佳妙。臣等前此雖日侍左右。恭視做寫。然未嘗見御筆大書。如是之妙。筆意飛動。若驚鴻矯鳳之飛。翻體格莊嚴。儼周鼎商彝之陳列。且二十餘紙。八十餘字。咄嗟之間。搖筆立就。初若不經意。而鋒穎所落。奇秀天成。臣等恭視仰觀。心悚神駭。祇深欽忭。莫罄揄揚。今日頒給。九卿諸臣。亦莫不相顧驚嘆。歡呼頌仰。誠曠世之奇逢。間代之鴻寶也。謹當與諸臣慶戴殊恩。對揚休命。共竭鴛鴦。鈍仰佐熙明。臣等無任欣喜踴躍。

之至。

謝恩贊父母疏

欽蒙聖諭。朕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嘉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疋。乃奉聖母恩賜。咸欽承著家童往贊之外。銀錢二十兩。是先生的欽此。該文書官劉東。恭捧到閣。臣謹叩頭祇領。訖伏以綸綍疏榮。疊荷尙方之特賜。庭闈錫類。載分長樂之餘歡。恩出非常。感同罔極。竊念臣猥從寒薄。躡致台司。自惟一介之愚。實本二親之訓。育晨昏久曠。寧忘不寐之懷。雲日長瞻。適獲俱存之幸。稀齡並屆。封誥重膺。謂已藉君父之厚榮。足以慰人子之至願。豈意宸衷之軫念。載承聖母之推恩。敷天語以丁寧。觀奎章而燦爛。金錢錯落。重頒百鎰之珍。綺縠方空。兼備六珈之飾。忽從天上。遙落人間。慈光借賁于桑榆。湛露下霑于草莽。考之前史。惟唐元振。宋王溥。登輔相在雙親。偕老之年。稽諸本朝。惟原吉母李賢父。蒙存問於二子。得君之日。然未有寵榮烜赫。賚予駢蕃。如臣遭際之極盛。至隆者也。此蓋伏遇皇上神聖宅中。寬仁逮下。斂五位康寧之福。錫厥庶民。推兩宮尊養之心。刑于四海。遂令微陋。薦被恩施。以及怙恃之私。並沐生成之造。士而知己。許身尙不爲難。臣之受恩。捐軀豈足云報。謹當欽承聖賜。戒僮僕以星馳。歸奉親歡。傳子孫爲世寶。仰天顏之咫尺。守庭訓以周旋。身體髮膚。苟利國家。而何惜。股肱元首。庶希喜起以交孚。

謝宸翰疏

昨以翰林院所產白燕。及內閣嘉蓮進獻。隨奉手諭。白燕蓮花。俱進獻聖母。甚是嘉悅。卻獨產翰

林院中先開于密勿之地。上天正假此以見先生爲社稷祥瑞。花中君子。朕賴先生啓沃。固不敢顛縱。何德之有。欽此。恭惟聖母德配坤元。含萬彙而發育。皇上道隆乾運。躋四海於昇平。協氣薰蒸。休禎駢集。乃猶泯鴻工於不幸。遜大美而弗居。特渙溫綸。謬申眷獎。此誠聖不自聖。謙而又謙之心也。願臣猥以庸虛。叨司鼎鉉。雙調靡效。敢貪天功以自私。歌頌難名。眞忘帝力於何有。捧誦綸音。不勝感戴愧悚之至。

進實錄辭免加恩疏

准吏部咨。節奉手勅。皇考實錄修完。朕心嘉悅。總裁輔臣張居正。著兼支尙書俸。廕一子做中書舍人。如勅奉行。欽此。備咨到臣。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仰惟皇考穆宗莊皇帝。駿德鴻功。增光列祖。睿謨懿行。垂範百王。臣祇奉明綸。總司紀錄。徒慙淺陋。莫罄揄揚。不加譴訶。已爲榮幸。豈敢復萌希覬之想。以重瘵素之尤。夫祿以奠食。必有兼人之能。而後可以食兼官之祿。廕以酬勞。必有超世之功。而後可以蒙延世之賞。臣謬以淺薄。得效編摩。載筆操觚。乃詞臣之常職耳。有何勤勞。可當懋賞。且頃者屢奉溫旨。宴賚駢蕃。恩禮優渥。藉曰酬勞。不啻厚矣。況本無勞。何可踰冒。故昨者。欽奉聖諭。令臣等擬勅。加恩監修總裁官。臣再三退避。不敢自擬。仰蒙天語諄諄。復差文書官傳諭同官大學士呂調陽另擬。必欲令臣同霑恩命。而其所擬。乃又越分超等。反出諸臣之上。將使臣益跼踖惶汗。而不能自寧也。伏望皇上鑒臣惻誠。素無矯飾。收回成渙。特賜允俞。俾臣得少效犬馬之微勤。不至速躋顛之重咎。則皇上遂臣之志。保臣之終。九遷百朋。不足以喻其榮重矣。奉聖旨。皇考功德紀述詳實。卿總裁首臣勤勞爲多。加恩已有成命。宜卽勉承。不必固辭。吏部知道。

再辭恩命疏

頃以纂修穆宗莊皇帝實錄告成。荷蒙聖恩。曲軫微勞。勅加封廕。隨該臣具本辭免。奉聖旨。皇考功德。紀述詳實。總裁首臣。勤勞爲多。加恩已有成命。宜卽勉承。不必固辭。吏部知道。欽此。天聽莫回。冰兢愈至。竊以有勞必錄者。明主厚下之仁。敬事後食者。人臣奉公之節。夫臣之於君。事無大小。孰非所當盡心畢力。以爲之者。爲之而有功。分義常然。勞於何有。爲之而無功。譴責是虞。矧敢他覲。故人臣進不敢以其能要利于上。退不敢以其事尸功於己。此事使之大分。古今之通義也。臣以草茅孤介。荷先帝顧託之重。蒙皇上眷遇之隆。夙夜皇皇。慮無以報。藉使臣有奇勳異能。銘之太常。勒之鐘鼎。其於臣子分義。固未能有加。秋毫之末也。況纂修之役。不過從事於楮墨觚翰之間。又非有執戈荷戈之勞。重鉅艱危之任也。而遂以此施勞於己。微寵於上。其毋乃非人臣自處之義乎。且履盛處盈。古人所戒。臣叨忝已極。涯分已踰。若冒竊不止。必致殃咎。故在諸臣可受。而臣獨不可受也。伏望皇上察臣之愚。曲賜俞允。因以明君臣分義于天下。使爲人臣者。皆知盡心所事。而不敢萌希覬之心。則臣節純而主道立矣。臣屢冒天威。不勝戰悚。隕越之至。奉聖旨。卿每事有功。不居。屢辭恩命。茲又惓惓以君臣分義爲言。具見忠貞大節。特准辭廕。以成卿美。兼俸可勉承之。稍存舊典。吏部知道。

遼東大捷辭恩疏

昨該兵部覆敘遼東功次。濫及臣等。請加恩賚。已卽具揭辭免。茲奉聖諭。遼東大捷非常。皆卿等運籌之功。例宜厚廕。還擬勅來行。欽此。恩綸寵被。敢不遵承。但臣等竊惟慶賞之典。激勸攸關。必當其功。乃可服

衆茲者。遼左之捷。實仰賴我皇上。聖武昭布。神威震疊。一時文武將吏。遵奉廟算。同心戮力之所致。然論其力戰之功。尙當以將士爲首。故臣等昨者。擬票加恩。該鎮諸臣。首敍總兵。賜賚獨厚。雖總督巡撫。身在地方。親理戎務者。亦視之有差。誠以摧鋒陷堅。躬冒矢石。本諸將士之力。固非坐而指畫者所可同也。況如臣等。身不出乎禁闕。足不履乎戎行。雖曾借箸效畫。演綸授事。不過奉英主之容說。效閣臣之常職耳。乃欲緣此。遂攘以爲功。冒叨恩寵。則九邊之士聞之。必將曰。我輩披堅執銳。千辛萬苦。乃得一級之賞。而彼乃掠而有之。武夫力而獲諸原。書生坐而享其利。不惟以功蒙賞者。不知所勸。而旁觀逃聽之人。亦將憤惋而不平矣。非所以昭大公。明激勸也。矧昨者。皇上以大捷告廟。自引沖年涼德。而以成功歸之祖宗。列聖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爲能。必歸之烈祖。臣等何知。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且閣臣以邊功受賞。亦自近時有之。非我祖宗朝盛德事也。臣等反覆思惟。加恩一節。斷不敢當。伏望皇上。俯鑒臣等愚悃。絕無一毫矯飾。竟寢其事。免令臣等撰勅。因以明朝廷大公之典。作九邊將士之氣。其於聖政。亦爲有補。所有原奉聖諭一道。謹收藏閣中。以彰天眷。臣等不勝感戴悚慄之至。奉聖旨。卿等所奏。誠意懇切。准辭免。各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稍示眷酬。

謝御劄獎勵疏

昨該臣等。以大捷加恩。具疏辭免。奉聖旨。卿等所奏。誠意懇切。准辭免。各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稍示眷酬。欽此。臣又特奉御筆。勅諭元輔張少師。朕以幼沖嗣位。賴先生匡弼啓沃。四方治安。九邊寧靖。我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不爲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

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強。特賜坐蟒衣一襲。銀錢五十兩。以示優眷。申成先生美德。其欽承之。故勅欽此。該文書官太監劉東。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頭祇領。不勝感泣。竊念臣山澤之賤。不自意。徵時厚幸。致身台鼎。遭逢英主。龍飛。又謬以章句淺陋。爲帝者師。其中倚託之重。契合之深。雖在廷之臣。猶有不及知者。每自思惟。士爲知己者死。古俠客者流。急人之難。旣已存亡生死矣。而猶不矜其能。不望其報。況臣之於君。有不可逃之分。受不能報之恩者乎。今以臣之遭遇如此。而不思畢忠竭力。以圖稱塞。或雖忠於所事。而有一毫計功謀利。徼寵覬恩之心。則爲俠士之弗如。故自臣當事以來。夙夜兢兢。恆欲使功浮於食。事過所受。犬馬之心。於是乃安。其抗違恩命。冒瀆宸嚴。至於屢控而不已者。實以愚抵此耳。仰荷聖慈。特垂俞允。又親灑宸翰。曲賜褒嘉。諒其實心。不復相強。是皇上之知臣也。以心而不在於爵祿。象縻之厚。微臣之遇主也。以道而非由於要寵竊祿之私。此古之聖賢豪傑。所爲夢想而不獲一觀者也。臣何緣何幸。有此遭際。至於坐蟒。乃尊貴之服。豈臣下之可僭。千金錢乃王府之珍。非貧士之所宜有。殊恩特賚。更踰分涯。臣又將何修何爲。可以報稱。繼自今。惟當益堅精白。矢竭衷丹。惟社稷之是圖。何髮膚之可惜。更願皇上。終鑒愚誠。曲成微志。凡非分之恩。踰格之賞。勿復濫及。以畢臣惓惓圖報之忱。苟遂其愚。死無所憾。

進職官書屏疏

竊以安民之要在於知人。辨論官材。必考其素。顧人主尊居九重。坐運四海。於臣下之姓名貫址。尙不能知。又安能一一別其能否。而黜陟之乎。朝著之間。百司庶府。尙不能識。又安能旁燭於四方郡國之遠乎。

考之前史。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書於御座屏風。坐臥觀覽。唐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之賢。書其名於殿柱。不次擢用。我成祖文皇帝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仁宗昭皇帝亦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具各都司布政按察司官履歷。揭於奉天門西序。良以輿圖遼廓。官府分羅。身旣難以遍歷。故託之標記。以廣其明。知旣難以周知。故操其要約。而運諸掌君心也。臣股肱耳目也。人之一心。雖賴股肱耳目。以爲之視聽。持行而心之精神。亦必常流通於股肱耳目之間。然後衆體有所管攝。而各效其用。此明君所以總條貫而御人羣之要道也。仰惟皇上天挺睿明。勵精圖治。今春朝覲考察。親獎廉能。頃者吏部奏除躬臨銓選。其加意於吏治人才如此。顧今天下疆里尙未悉知。諸司職務尙未盡熟。雖欲審別其道。無由。臣等思所以推廣德意。開發聖聰者。謹屬吏部尙書張瀚。兵部尙書譚綸。備查兩京。及在外文武職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貫。及出身資格。造爲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各爲浮帖。以便更換。每十日。該部將陞遷調改各官。開送內閣。臣等令中書官寫換一遍。其屏卽張設於文華殿後。皇上講讀進字之所以便朝夕省覽。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推舉某人。卽知其人原係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卽知某人見任此地。今能辦此事否。臣等日侍左右。皇上卽可親賜詢問。細加商榷。臣等若有所知。亦得而盡其愚。以俟聖斷。一指顧間。而四方道里險易。百司職務繁簡。一時官員賢否。舉莫逃於聖鑒之下。不惟提綱挈要。便於觀覽。且使居官守職者。皆知其名。常在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達於宸聰。其賢者。將兢兢焉。爭自淬勵。以求見知於上。不才者。亦將凜凜焉。畏上之知。而不敢爲非。皇上獨運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矣。臣等謹將所製職官御屏一

座隨本上進。伏乞勅下該衙門進收。如法張設。恭請聖明俯覽。以少盡臣等因事納忠之誠。奉聖旨。覽卿等奏進職官書屏。欲朕周覽輿圖。審察衆職。誠知人安民要務。具見匡弼之忠。朕心深用嘉悅。圍屏著進收。設於文華殿後。以便朝夕省覽。該衙門知道。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四

議處史職疏

准禮部手本。該本部題覆翰林院編修張位奏。爲懇乞聖明。申飭史職。以光新政事。議照裁定史職。係閣臣題請。合照本官奏內事理。將一應事宜。詳行議擬。上請奉欽依。到閣臣等謹欽遵。議得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昔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璠曰。日每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但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云。是紀錄之職。本自備官。曠廢之由。實在臣下。卽如邇者纂修世宗皇考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櫜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實。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皇上聰明天啓。淵哲性成。踐祚以來。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所據申明史職。光復祖制。以備一代令典。在于今日。委不可缺。臣等祇奉明命。仰稽成憲。參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伏乞聖明裁定施行。

計開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起居爲重。顧宮禁邃。嚴流傳少實。堂廉遠隔。聽睹非真。則何以據事直書。傳信垂後。看得日講官密邇天顏。見聞真的。又每從閣臣之後。出入便殿。卽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兼錄聖諭詔勅冊文等項。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見於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管一曹。俱常川在館供事。不許別求差遣。及託故告假等項。致妨公務。

一議史臣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常朝。記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卽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卽古隨仗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祖制。除隆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極門。卽輪該日記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員。列于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午朝御會極門。列于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言動。凡郊祀耕藉幸學大閱諸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于不時宣召。及大臣祕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經筵日講。則講官卽記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內閣題稿。並所藏聖諭詔勅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旨意。發鈔到部。卽全鈔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鈔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密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祇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尙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宣諭直書天語聖諭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垂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聞妄爲褒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係史臣編校之所密邇朝堂紀述爲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謄錄人役隨同供事外一應閒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給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國史古稱爲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爲七冊一冊爲起居六冊爲六曹事蹟仍于冊面各記年月史官姓名送內閣驗訖卽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一議謄錄掌管照得史館紀錄所用謄錄典守官吏見今纂修實錄卽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謄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寫辦事吏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牘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啓閉館門常川供事滿日各照常送部撥補不給恩典

一議補修冊注伏覩聖明踐祚之始卽召見輔臣於平臺二年之春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而賜獎諭邇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親臨銓選皆古帝王之盛節三年之間鴻猷善政不可縷數茲者曠典

修復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錄。其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科照月類鈔一冊送內閣轉發。萬歷三年二月二十□日奉聖旨。史臣紀錄時政。我祖宗成憲具存。但近年任此職者。因循曠廢。遂成闕典。今宜及時修舉。卿等既議處停當。都依擬行。禮部知道。

請裁抑外戚疏

伏蒙發下工部覆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一本。該文書官孫斌口傳聖旨。該部折價太薄。從厚擬來。欽此。臣等看得李偉乃皇家至親。與衆不同。皇上仰體聖母篤念外家之意。禮宜從厚。但昨工部尙書郭賓等見臣等言先朝賜賚外戚恩典。唯玉田伯蔣輪家爲最厚。正與今聖母家事體相同。故本爵亦遂據蔣輪例以請。及查嘉靖二年蔣輪乞恩造墳。原係差官蓋造。未曾折價。該部處辦木石等料。當時估計該銀二萬兩。卷案具存。該部因本爵自比蔣輪例。故卽查蔣輪例題覆。其做工班軍及護墳田土另行撥給。原不在此數。今奉聖諭。欲令從厚。臣等敢不仰體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馬之情。亦欲借此少效微悃於聖母之家。但該部查照舊例。止於如此。今欲從厚。惟在皇上奏知聖母。發自宸衷。特加優賚。固非臣下所敢擅專也。臣等又惟昔玉田伯乃世宗皇帝親母家也。當時章聖皇太后母儀天下。世廟奉事母后。篤厚外家。何所不至。而其所給。乃僅於此數。想以祖宗以來相傳恩例如此。有難以踰越耳。今皇上孝事聖母。豈能有加於世廟。而聖母之篤厚外家。亦豈能有踰於章聖皇太后乎。今以世宗皇帝之所不能加。章聖太后之所不可踰。而聖母與皇上必欲破例處之。此臣等所以悚懼而不敢擅擬者也。夫孝在無違。而必事

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臣等待罪輔弼。不敢不盡其愚。伏惟聖慈垂鑒。

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竊惟養士之本。在於學校。貞教端範。在於督學之臣。我祖宗以來。最重此選。非經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輕授。如有不稱。寧改授別職。不以濫充。且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爲之。則可見居此官者。不獨須學行之優。又必能執法持憲。正己肅下者。而後能稱也。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爲近古。近年以來。視此官稍稍輕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爲虛譚。賈譽。賣法。養交。甚者。公開倖門。明招請託。又憚于巡歷。苦於校閱。高座會城。計日待轉。以故士習日敝。民僞日滋。以馳騫奔趨爲良圖。以剽竊漁獵爲捷徑。居常則德業無稱。從仕則功能鮮效。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駸以淪失。幾具員耳。去年仰荷聖明。特勅吏部。慎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義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卒未能改於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盪爲艱。冷而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卽知。而已被傷於衆口。因循頽靡者。上不必卽黜。而且博譽於一時。故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挂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託。蓋今之從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獨學校一事而已。臣等頃因南直隸提學御史褚銑。浙江提學僉事喬因。臬赴閣會勅。因查先朝以來。相傳舊稿所載。提學職任。本自崇嚴。且別項官員勅諭。俱不開款。獨提學

勅開款。殆如國學監規之制。中間委任責成。極其鄭重。但居此官者。不能著實遵奉。自墮職守。夫勅諭者。所以命官分職。而屬之以事者也。彼既不能遵奉上命。恪恭乃職。而責士子以率從其教。不亦難乎。臣等查得嘉靖初年。世宗皇帝。嘗詔吏部。將天下提學官。通行考察。改黜蓋僅有存者。又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過於廩增之數。今之士習凋敝已極。即按先朝故事。大加洗滌。亦豈爲過。但臣等竊以爲積廢既久。舉常以漸驟於操急。人或不堪。且約束不明。申令不熟。不獨奉行者之罪。亦在上者之過也。臣等謹將勅諭舊稿。再加酌擬。附以近日題准事例。逐款開列。上請聖裁。備載勅內。仍昭示天下。使居此官者。知上之所以責之者如此。則雖被怨蒙謗。而有所弗恤。人之視之。知彼之責任如此。亦將斂手息喙。而莫之敢撓。撫按以此覈其能否。部院以此定其黜陟。使人皆知敦本尙實。而不敢萌僥倖之心。則振興人才之一大機也。仍乞勅下吏禮二部。以後務要加意此官。慎重其選。其各見任提學官。一體俱換與新勅。以便遵守。書曰。作新民。堯使契掌教。命之以勞來。匡直輔翼。又從而振德之。今臣等所言。非敢過爲操切。亦不過申明舊章。以作新振德之耳。伏惟聖明裁斷。施行。再照提調學校。固憲臣之責。而羣居教習。又在儒學教官。顧近來考貢之法太疏。士之衰老貧困者。始告授教職。精力既倦於鼓舞。學行又歉於模範。優游苟祿。潦倒窮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爲養老濟貧之地。冗蠹甚矣。今後凡廷試歲貢生員。容臣等遵照先朝事例。嚴加考試。有不堪者。盡法黜落。提學官照例提問降調。其願就教職者。該部先行考閱。有年力衰邁者。即行揀退。不准送試。廷試學業荒疏。不堪師表者。發下該部。驗其年力尙壯。送監肄業。以須再試。如年已衰。不必發監。遙授一職。回籍榮身。庶官無冗曠。士有師模。十年之後。人才常不可勝用矣。謹題。

請旨勅諭提學官事理

計開

一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譚。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覓書院。羣聚徒黨。及號招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譚廢業。因而啓奔競之門。開請託之路。違者提學御史。聽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學按察司官。聽巡按御史劾奏。遊士人等。許各撫按衙門。訪拏解發。

一孝弟廉讓。乃士子立身大節。生員中有敦本尙實。行誼著聞者。雖文藝稍劣。亦必量加獎進。以勵頹俗。若有平日不務學業。囑託公事。或捏造歌謠。興滅詞訟。及敗倫傷化。過惡彰著者。體訪得實。不必品其文藝。卽行革退。不許徇情姑息。亦不許輕信有司。教官開送。致被挾私中傷。誤及善類。

一我聖祖設立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已事情。許家人抱告。有司從公審問。尙有冤抑。卽爲昭雪。其事不干己。輒便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者。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衆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爲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爲民。

一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註爲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爲尙。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今。適於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竒立異者。文雖工弗錄。所出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

文義以傷雅道。

一各省提學官奉勅專督學校。不許借事枉道。奔趨撫按官。干求薦舉。各撫按二司官。亦不許侵伊職掌。行事。若有不由提學官考取。徑自行文。給與生儒衣巾。及有革退生員。赴各衙門告訴復學者。即將本生問罪革黜。若提學官有行止不端。怠玩曠職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劾奏。

一該管地方。每年務要巡視考校一遍。不許移文代委。及於隔別府分調取生儒。以致跋涉爲害。亦不許令師生匍匐迎送。考畢。卽於本地方發落。明示賞罰。不許攜帶文卷。於別處發案。致令吏書乘間作弊。士子無所勸懲。亦不許招邀詩朋酒友。遊山玩水。致啓倖門。妨廢公務。其水陸夫馬廩給。隨帶吏書。俱照常行。

一提學官巡歷所屬。凡貪污官吏。軍民不法重情。及教官干犯行止者。原係憲司。理常拏問。但不許接受民詞。侵官喜事。其生員犯罪。或事須對理者。聽該管衙門提問。不許護短曲庇。致令有所倚恃。抗拒公法。一廩膳增廣。舊有定額。迨後增置附學名色。冒濫居多。今後歲考。務要嚴加校閱。如有荒疏庸老。不堪作養者。卽行黜退。不許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報復者。訪實拏問。照例問遣。童生必擇三場俱通者。始收入學。大府不得過二十人。大州縣不得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卽四五名。亦不爲少。若鄉宦勢豪。干託不遂。暗行中傷者。許徑自奏聞處治。

一兩京各省廩膳科貢。皆有定額。近來有等奸徒。利他處人才寡少。往往詐冒籍貫。投充入學。及有詭寫兩名。隨處告考。或假捏士夫子弟。希圖進取。或原係娼優隸卒之家。及曾經犯罪問革。變易姓名。援納粟

納馬等例。僥倖出身。殊壞士習。訪出嚴行拏問革黜。若教官納賄容隱。生員扶同保結者。一體治罪革罷。一府州縣提調官員。宜嚴束生徒。按季考校。凡學內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卽辦料量工修理。其齋夫膳夫。學糧學田等項。俱要以時發給。不許遲誤尅減。

一生員之家。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差役。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爲民。

一儒學教官。士子觀法所係。按臨之日。考其學行俱優者。禮待獎勵。其行履無過。但學問疏淺者。一次考驗。姑行戒飭。再考無進。送吏部別用。老病不堪者。准令以禮致仕。若卑污無恥。素行不謹者。不必試其文學。卽拏問革黜。

一考貢。照近日事例。每歲預將次年應貢生員。限年六十以下。三十以上。屢經科舉者。六人。嚴加考選。取其優者充貢。定限次年四月到部聽候廷試。文理不通者。卽行停降。年老衰憊者。姑授與冠帶榮身。不許但挨次濫貢。其有停廢降廩者。必考居一二等。方許收復。未收復者。不許起送應貢。如有濫貢及廷試發回五名以上。提學官照例降調。

一補貢有缺。務查人文。未經到部。果在一年以裏者。將原給批咨硃卷追繳。方取年力精壯。文學優長者。一人補貢。定限該貢年分。次年到部方准收考。如有不遵舊例。將年遠貢缺濫補市恩者。起送到部。卽將本生發回。革廩肄業。提學官參究。

一遇鄉試年分。應試生儒名數。各照近日題准事例。每舉人一名。取科舉三十名。此外不許過多。一名兩京監生。亦依解額照數起送。有多送一名者。各監試官徑行裁革。不許入場。

一名宦鄉賢孝子節婦。及鄉飲禮賓。皆國之重典。風教所關。近來有司忽于教化。學校是非不公。濫舉失實。激勸何有。今後提學官宜以綱常爲己任。遇有呈請。務須核真。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鄉賢名宦。非終始無議者。不得舉節婦孝子。非鄉里推服者。不得舉鄉飲賓。如有妄舉受人請求者。師生人等。卽以行止有虧論。其從前冒濫混雜。有玷明典者。照近例徑自查革。

一所轄境內。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悉令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有願習舉業者。聽社學師生一體考校。務求明師責成。量免差役。其行止有虧。及訓誥句讀音韻差說。字畫不端。不通文理者。卽行革退。萬歷三年五月初三日。奉聖旨。學校人才所係。近來各提學官不能飭躬端範。精勤考閱。只虛譚要譽。賣法市恩。殊失祖宗專官造士之意。卿等所奏。俱深切時弊。依擬再行申飭。所開條件。一一備載勅內。著各著實遵行。有仍前違怠曠職的。吏部都察院。務要指實考察奏黜。不許徇情。禮部知道。

論邊事疏

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虜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於星火。至於上廩聖慮。面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爲憂。比時臣等已卽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

則本會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高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旣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卽日奉聖諭。兵部前報虜賊數十萬。欲犯遼東。前哨已到近邊。朕心日夕懸慮。今經旬日。如何又聲息杳然。不知前賊果否入犯。該鎮有無失事。你部裏如何通不以聞。著從實說來。

進郊禮圖考疏

茲者恭遇皇上肇舉郊禮大典。臣等謹輯郊禮新舊圖考。進呈睿覽。舊禮者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世宗皇帝所定也。按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一。然大率合祭者爲多。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顧茲重典。今日未敢輕議。謹輯爲禮書二冊。首

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而以臣等淺陋之見。略述其概。竊附於後。以備聖明他日裁擇。且以仰贊明禋之萬一。臣等又惟國之大事在祀。祀之大者曰郊。茲者皇上親郊之始。正百辟具瞻之初。況郊壇高曠。霜露凝寒。登降周旋。禮文繁縟。必須寅謁誠悃。乃可孚格于重元。必須收斂精神。乃能成全乎大禮。雖聖敬乾誠。昭格有素。然茲常行禮之期。凡起居飲膳。念慮動止之間。尤宜倍加謹慎。務期積誠致潔。真如上帝之降臨可也。臣等又無任懇切祈望之至。萬歷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奉聖旨。覽卿等奏進郊禮圖冊。又導朕以積誠致潔。恭承大祭。具見忠敬。朕知道了。圖冊留覽。禮部知道。

郊禮新舊考附

國初建圓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洪武二年。始奉仁祖淳皇帝。西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時以天地壇大祀殿未成。暫于奉天殿行禮。至十二年正月。乃合祀於大祀殿。仍奉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三十二年。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圓丘於大祀殿之南。每冬至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建方澤於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祀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罷太宗之配。其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祭。奉太祖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啓蟄日行祈穀禮于圓丘。仍止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詔舉明堂大享禮於大內之元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享。元極寶殿。卽舊欽安殿也。是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尊號。十八年春。行祈穀禮于元極寶殿。不奉配。二十

四年拆大祀殿。改建大享殿。命禮部歲用季秋奉請卜吉。行大享殿禮。隨又命仍暫行于元極寶殿。隆慶元年詔罷祈穀大享二祭。復元極寶殿。仍名欽安殿。而天地則分祀。如世宗所更定云。臣等謹按國初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聖祖乃定爲合祀之制。每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大祀殿。列聖遵行百六十餘年。至世宗皇帝。始按周禮古文。復分建南北郊。俱壇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歲凡四郊焉。隆慶改元。詔廷臣議郊祀之禮。時議者並請罷祈穀大享。復合祀天地于南郊。先帝深惟三年無改之義。獨以祈穀大享在大內行禮。不便從禮官議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蓋亦有待云爾。夫禮因時宜。本乎人情者也。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義。斯爲戾矣。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於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世宗雖分建圓方之制。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大享之禮。而歲時禋祀。止於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礙而難行矣。況後世乎。臣等愚昧。竊以爲宜遵高皇帝之定制。率循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於人情爲順。顧郊禋重典。今且未敢輕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略述其概。以俟聖明從容裁斷焉。

被言乞休疏

昨以御史劉臺論列具奏乞休。伏奉聖旨。卿赤忠爲國。不獨簡在朕心。實天地祖宗所共降監。彼讒邪小

人已有旨重處。卿宜以朕爲念。速出輔理。勿介浮言。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讀恩綸。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託。旣矢以死報矣。今皇上聖學尙未大成。諸凡嘉禮尙未克舉。朝廷庶事尙未盡康。海內黎元尙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圖報先帝者。未罄其萬一也。臣豈敢言去。古之聖賢豪傑。負才德而不遇時者。多矣。今幸遇神聖天縱不世出之主。所謂千載一時也。臣又豈可言去。皇上寵臣以賓師。不名之禮。待臣以手足腹心之託。相親相倚。依然藹然。無論分義當盡。卽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爲請者。非得已也。蓋臣之所處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則福也。自茲以往。將使臣易其塗轍。勉爲巽順。以悅下耶。則無以道於負國之罪。將使臣守其故轍。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則無以逃於專擅之譏。況今讒邪之黨。實繁有徒。背公行私。習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則此輩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則此輩一年不便。若取臣之所行者。卽其近似而議之。則事事皆可以爲作威。事事皆可以爲作福。賄賂之譏。日譁於耳。雖皇上聖明。萬萬不爲之投杼。而使臣常負疑謗于其身。亦豈臣節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輾轉反側而不能不惕於衷也。伏望皇上憐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賜罷歸。以解羣議。博求廊廟山林之間。必有才全德備之士。旣有益于國。而又無惡於衆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屢瀆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萬歷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聖旨。卿精誠可貫天日。雖負重處危。鬼神猶當護佑。讒邪陰計。豈能上千天道。朕亦知卿貞心不貳。決非衆口所能動搖。已遣司禮監隨堂官往諭朕意。卿宜卽出視事。勉終先帝顧託。勿復再辭。吏部知道。

謝恩疏

昨該臣以被論乞休。未蒙俞允。今日伏蒙聖恩。特降御筆諭元輔。先帝以朕幼小。付託先生。先生盡赤忠以輔佐朕。不辭勞。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鑒知。獨此畜物。爲黨喪心。狂發悖言。動搖社稷。自有祖宗法度。先生不必如此介意。只思先帝顧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爲重。卽出輔理。朕實惓惓。望特賜燒割一分手盒。二副長春酒十瓶。用示眷懷。先生其欽承之。慎勿再辭。欽此。該司禮監太監孫隆。恭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望闕叩頭。祇領訖。念臣賦性愚戇。處事乖方。雖橫被乎惡言。實自貽乎伊感。仰塵聖念。遣慰再三。載降宸綸。匪頒稠疊。惡彼讒慝。直欲爲有北之投。鑒此悃誠。固止其居東之請。捧誦宋畢涕淚交零。竊念臣矢死報國。本其素心。因毀乞骸。殊乖本願。緣未舍砥名礪行之小節。忽自忘忍恥成事之大忠。茲奉誨言。乃發深省。夫事惟求諸理之至。當心奚必於人之盡。知況臣款款之愚。旣特孚於昭鑒。則諸叟叟之口。誠無足爲重輕。謹當仰體聖懷。益殫赤悃。冰霜自保。雖嫌怨以奚辭。社稷是圖。何髮膚之敢惜。臣不勝感戴激切之至。萬歷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奉聖旨。覽奏。謝知卿勉出輔理。朕心乃悅。知道了。禮部知道。

乞宥言官疏

伏蒙發下鎮撫司打問御史劉臺一本。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劉臺這廝。讒言亂政。著打一百充軍。擬票來行。欽此。臣謹欽遵。與同官二臣商推擬票間。竊伏自惟古之聖賢。所最惡者。讒言亂政之人。大舜曰。朕疾讒。讒殛殛行。震驚朕師。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大學曰。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良以讒說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其意不過欲誣害良善。以洩其怨憤狠毒之私。而其害乃至於覆人國家。故雖以帝舜之仁。孔子之聖。猶畏而惡之如此。今皇上之痛惡劉臺。欲加重處。是卽大舜之疾頑讒。孔子之所謂惟仁人能惡人者也。臣又何敢引嫌自避。不爲皇上除讒去惡。以定國是。顧臣思之。臺言官也。前日御史傅應禎。虛捏旨意。誣損聖德。皇上欲廷杖之。臣竊以皇上一向虛已受諫。今一旦衆辱此人。將使居言路者畏懼自保。而不敢正言。故再三爲之懇乞。荷蒙聖慈俯從。曲賜寬宥。免其箠杖。天下莫不稱仁焉。今臺之讒狠亂國。其罪固不減於應禎。然其所誣詆者。臣也比之君父。則相懸矣。前應禎誣訕皇上。臣以言官之故。猶爲乞免。今臺誣害臣。臣以被害之故。卽欲盡法。是臣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愛君父。不如愛己身。臣不敢也。又臣觀臺疏中。尙有垂白父母在家。臣實惻然憐之。夫彼之背本反噬。忍爲不義。固自忘其父母。度彼父母之心。豈不念其子耶。筮楚之下。死生難料。萬一被創而死。以憂及其父母。或致並殞。則於皇上如天之仁。或亦有所歉焉。而臣之心。又大有不能自安者矣。伏望聖慈俯鑒。臣愚免其廷杖。謫戍重罪。薄加退斥。以警頑讒。則皇上不行浸潤之哲。與赦過宥罪之仁。並行而不悖矣。臣非敢違旨市恩。以沽流俗之譽。蓋亦事理合當如此。伏惟聖明垂允焉。萬歷四年二月初七日。奉聖旨。這等讒狠姦人。卿還申救他。可謂忠慈之至。姑准從寬。該衙門知道。

奉諭看詳民本疏

伏蒙發下山東魚臺縣民屈琛一本。奏訴本縣鄉官僉事隨府違法事情。該文書官孫斌口傳聖旨。這本說隨府曾受業於屈琛。是他師長。乃敢非理誣害。可擬旨拏來處治。欽此。臣等仰見皇上留心政務。於四

方民情靡不周覽。又惡其以弟子而犯師長。欲加重治。誠振揚法紀。矯正頽薄之大機也。臣等不勝欽服。但參詳屈琛所奏。忿起於劉軫之告訟。歸咎於隨府之唆使。遂發其平日不法事情。若使其言果實。則隨府之罪。誠宜重治。但此項民本。其中亦多誣罔不實之辭。若徑擬旨拏問。恐因而開告訐之門。長刁訟之風。嘉靖年間。王聯趙祖鵬等事。可鑒也。似宜照常下都察院。臣等傳示聖意。令其行與山東巡按御史。從公審鞫。所奏果實。卽將隨府參提問罪。若有虛捏。自宜坐以誣告之條。庶四方民隱。無不畢達。而無情者。亦不得盡其辭矣。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五

請重修大明會典疏

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暘等題爲泰道方亨國家閒暇懇乞聖明及時修輯成憲以垂永圖以光繼述大孝事要將宏治十五年以後事例命官編輯增入會典等因該本部覆稱大明會典一書卽唐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憲至精且當顧其爲書成於宏治之末年至今代更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損益異同其條貫散見於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艱於考據諸所援附鮮有定畫以致論議煩滋法令數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甚非所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也嘉靖年間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修會典自宏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已經進呈未蒙刊布隆慶二年都御史孫應鼂亦嘗奏請彙輯嘉靖事例附入會典今給事中林景暘等復申前請委於政理有裨但今兩朝實錄尙未告成披閱校正日不暇給若復兼修會典未免顧此失彼合行翰林院候實錄進呈畢日另行題請開館揀選儒臣分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門選委司屬官將節年題准見行事例分類編集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史館以備采擇等因萬歷二年五月初六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手本到閣臣等恭照會典一書於昭代之典章法度綱目畢舉經列聖之因革損益美善兼該比之周官唐典信爲超軼矣顧其書創修於宏治之壬戌後乃闕如續編於嘉靖之己酉未經頒布又近年以來好

事者喜於紛更。建議者眇諳國體。條例紛紜。自相抵牾。耳目淆惑。莫知適從。我祖宗之良法美意。幾於淪失矣。今幸聖明御極。百度維新。委宜及今編輯成書。以定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典則。先該科臣建議。該部題覆。比時委因兩朝實錄未成。勢難兼理。今穆宗皇帝實錄進呈已久。世宗皇帝實錄編纂已完。臣等刪潤功亦將畢。催督繕寫。計歲終可以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稍暇。前項欽奉明旨。續修會典一節。相應及時舉行。合候命下。查照宏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開館。命官纂輯。仍乞勅下禮部。照依先題事理。催各該衙門。將見行事例。選委司屬官。素有文學者。分類編輯。送館備錄。其一應纂修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容臣等陸續開具奏聞。謹題請旨。奉聖旨是。禮部知道。

進世宗御筆疏

先該臣等面奏。以皇上聖齡日長。乞留神政務。省覽章奏。暇時間取皇祖世宗皇帝所親批舊本覽閱。以爲裁決庶務之法。已荷聖明嘉納。茲臣等恭查閣中所藏皇祖親筆聖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旨并票帖共七十道。又於纂修館中。揀得嘉靖十年起。至二十年止。親批奏題本共六十五本。進上睿覽。恭惟我世祖天縱聰明。繼統之後。二十年間。勵精圖治。孜孜問學。其英謨睿斷。誠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伏望皇上萬幾之暇。特加省閱。則致理之方。不外於法祖而得之矣。

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竊惟致理之道。莫要於安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安邦固。卽有水旱盜賊。敵國外侮之虞。而人心愛戴乎上。無土崩瓦解之勢。則久安長治之術也。然欲安民。又必加意於牧民之官。方今聖明在上。一時

郡邑長吏固莫不爭自淬勵。勉修職業。以求無負於明時。但虛文矯飾。舊習尙存。剝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以逭罪責。其實心愛民。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弟者。實不多見。故皇上雖有安民之心。而上澤不得以下究者。職此之故也。臣等思得明春。又當外官考察之期。一舉一措。乃天下嚮背所係。伏望聖明。特勅吏部。令其預先虛心訪覈。各有司官賢否。惟以安靜宜民者爲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素隆。亦列下考。撫按以此覈屬官之賢否。吏部以此別撫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觀吏部之藻鑒。若撫按官不能悉心甄別。而以舊套了事。則撫按官爲不稱職矣。吏部宜秉公汰黜之。吏部不能悉心精覈。而以舊套了事。則吏部爲不稱職矣。朝廷宜秉公更置之。庶有司不敢以虛僞蒙上。而實惠旁孚。元元之大幸也。臣等又查得隆慶六年六月詔書一款。自嘉靖四十三年。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慶元年。錢糧除金花銀不免外。其餘悉從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於淮安。徐州。以水旱。廣東。惠州。二府。以兵傷。則并隆慶二年。三年。亦從蠲免。恩至渥矣。乃該地方猶不能追納。至萬歷二年。戶部乃議於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帶徵三分。而民猶以爲苦。何也。蓋緣各有司官。不能約己省事。無名之徵求過多。以致民力殫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賦。其勢豪大戶。侵欺積猾。皆畏縱而不敢問。反將下戶貧民。責令包賠。近來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懼於降罰。遂不分緩急。一概嚴刑追併。其甚者。又以資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歎盈閭。咸謂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賦稅以供上者。下之義也。憐其窮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於必不可免之中。又爲之委曲調處。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歸過於上。則有司官不能奉行之過也。然愚民難以戶曉。損上乃可益下。須賴皇上力行。

節儉用度漸舒。又以北虜納款。邊費稍省。似宜曲垂寬恤。以厚下安民。合無勅下戶部。查各項錢糧。除見年應徵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帶徵者。除金花銀。遵詔書仍舊帶徵外。其餘七分之一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饒瘠。再行減免分數。如果貧瘠不能完者。悉與蠲除。以甦民困。至於漕運糧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倉米。足支七八年。而太倉銀庫所積尙少。合無比照先年事例。將萬歷五年漕糧。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糧多及災傷地方徵納。夫糧重折輕。既足以寬民力。而銀庫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國裕民。一舉而兩得矣。臣等待罪輔弼。日夜思所以佐皇上布德元元。輯寧邦本。計無便於此者。伏乞聖明採納施行。生民幸甚。萬歷四年七月初六日。奉聖諭。吏戶二部。朕奉天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近來各地方官。雖頗知守已奉法。然虛文粉飾。舊習未除。今朝覲考察。在邇著吏部悉心訪察。各官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爲最。其有弄虛文。事趨謁。剝下奉上。以要浮譽者。考語雖優。必寘下等。并撫按官一體論黜。近又聞各有司官。催徵錢糧。不分緩急。一概嚴併。又畏縱富豪奸猾。偏累小民。致有流離失所者。朕甚憫之。今後除見年應納錢糧不免外。其以前拖欠著戶部分別年月久近。分數多少。具奏蠲免。萬歷五年漕運糧米。暫行改折十分之三。以寬民力。各著實奉行。

考滿辭免恩命疏

茲者臣以一品九年考滿。該吏部題奉聖旨。朕元輔受命皇考。匡弼朕躬。勳德茂著。茲一品九年考績。恩禮宜隆。著加特進左柱國。陞太傅。支伯爵俸。兼官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勅獎勵。賜宴禮部。廕一子做尙寶司司丞。以稱朕褒答忠勞至意。欽此。有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本以譴陋。謬秉台衡。受先帝顧托。

之隆。荷皇上倚毗之重。禮之以師傅。待之以腹心。異數隆施。駢至疊錫。亦欲罄其狗馬之力。用以少答高厚之恩。而學術迂疏。行能淺薄。朝夕獻納。不過口耳章句之麤。手足拮据。率皆法制品式之末。心力徒竭。績效罔聞。茲當九載課績之期。正應三考黜幽之典。豈謂既逃於顯斥。乃尤濫被乎殊恩。退自省循。若臨淵谷。臣聞有非常之才。然後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乃可受非常之賞。五等厚祿。三公峻階。饗賜大烹。廕承延世。皆所謂非常之賞也。雖先朝名臣碩輔。耆德元勳。膺此數者。蓋亦無幾。臣有何功德。可以堪承。若不揣分義之安。必自速顛躓之咎。此所以展轉思惟。不敢以爲榮。而深以爲懼也。除勳階勅獎。誥命。恩不敢瀆辭。謹已恭領。其諸特典。萬非所堪。伏望皇上。俯鑒愚誠。收回成命。俾臣得安分義。勉效馳驅。則皇上施推心之愛。百朋未足爲榮。而愚臣保知足之規。九死不敢忘報。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萬歷四年十月十九日。奉聖旨。卿以碩德宏才。夙佐皇考。親承顧命。輔朕冲年。閱歷滋深。忠勞獨茂。功在社稷。澤被生民。茲特循彝典。加恩。猶未愜于朕志。卿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考滿謝手勅加恩疏

茲者臣以一品九年考滿。該吏部題奉聖旨。諭例加恩。臣自揣愚分不安。謹已具疏辭免。隨遣中書。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內大紅織金胸背斗牛一表裏。羊三隻。茶飯卓五卓。酒三十瓶。新鈔五千貫。巨疊荷恩施。已不勝感戴矣。今日又蒙特遣司禮監隨堂太監孫秀齋奉御筆手勅。諭元輔先生親受先帝遺囑。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之功。先生精忠大勳。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祐先生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茲歷九年考績。特於常典外。賜銀二百兩。坐蟒蟒衣。

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欽此。又該文書官太監孫得勝齋獎勸勅書一道。各恭捧到臣私第。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臣。謬司鼎鉉。歷有歲年。親承先帝憑几之言。特荷皇上倚衡之寄。雖嘗誓捐屏質。勉竭苦心。而戴高厚者。有難報之恩。肩繁重者。無可底之績。日申月飭。特祖宗已試之規。夕惕朝乾。乃臣子本然之分。論君德則聰明自天。而淺學無裨。語治功則謀猷惟后。而綿力何有。愆尤徒積。汰斥爲宜。豈意聖明復從甄敍。穹階世賞。旣按功令以宣麻宸藻奎章。復塵睿思而賜札嘉乃丕績。居然虞廷讓美之風。惟公德明。藹矣周宣毗賢之命。重以寶臺精鏐之貺。兼之綺衣亦絨之榮。不稼不耕。久已被素殮之刺。非勳非戚。乃冒膺詔祿之恩。睠此駢施。灼然異數。將控辭而弗獲。欲酬報以奚由。惟當益殫疲蹇。勉效馳驅。知我者天。卽違俗而遑惜。許身于國。惟盡瘁以爲期。臣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再辭恩命疏

昨以一品九年考滿。荷蒙聖恩。踰例陞賞。臣自揣分義不安。具疏辭免。奉聖旨。卿以碩德宏才。夙佐皇考。親承顧命。輔朕冲年。閱歷滋深。忠勞獨茂。功在社稷。澤被生民。茲特循彝典加恩。猶未愜于朕志。卿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天聽未回。冰兢愈切。敢陳微悃。再控宸嚴。臣聞人之受享。各有分量。受過其量。鮮不爲災。譬之雨澤。所以生物過多。或反有傷。甘隴所以養人。太飽亦能致疾。臣幸以一介庸豎。爲帝者師。紆朱拖紫。揖讓入主之前。當軸秉衡。平章軍國之重。所謂千載一時之遇也。乃自受任以來。宸綸蕃錫。異數殊恩。所以加于臣者。歲無虛月。雖膏雨普潤。而臣之被澤。爲獨隆。江河同飲。而臣之臞腹。已先飽矣。及茲止足。猶懼滿盈。若復浸灌不已。貪饜無厭。其有不至於災患者乎。欲貴雖人同情。

履危良亦可畏。與其貪得以速咎。何如自抑以圖存。雖至愚。豈不自審。且太傅之秩。古謂三公。本朝文臣。無居此者。惟嘉靖初年。大學士楊廷和。曾奉命特加。旋亦辭免。彼定策元老。猶不敢當。臣何人斯。可以叨冒。至於伯祿部宴符丞之廢。雖先朝輔臣。間有蒙被者。然或因一事而偶加。或以積久而漸及。固未有不論功閔。一朝而盡畀之者。夫以國典之所未嘗予者。而臣獨冒然以受之。昔人之所未曾備者。而臣乃兼得而有之。豈惟天道所忌。蓋亦公論不平。早夜思惟。如負芒刺。用是不避煩瀆。復陳其愚。伏望聖慈。曲垂矜允。使臣得以其未盡之力。勉效驅馳。是皇上之所以厚臣。而保其終也。臣干冒天威。無任阻越。悚慄之至。萬歷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朝廷設立三公之職。用宏化理。得賢則授。自古已然。朕以卿精忠大勳。經邦論道。厥惟其人。特進崇階。允孚公論。至于增祿宴廕等項。亦皆累朝優禮輔臣常典。安得以盛滿爲嫌。過執謙遜。其尙體朕至意。毋復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三辭恩命疏

頃以拜恩踰分。再疏辭免。奉聖旨。朝廷設立三公之職。用宏化理。得賢則授。自古已然。朕以卿精忠大勳。經邦論道。厥惟其人。特進崇階。允孚公論。至于增祿宴廕等項。亦皆累朝優禮輔臣常典。安得以盛滿爲嫌。過執謙遜。其尙體朕至意。毋復固辭。吏部知道。欽此。捧誦溫綸。愈深跼踖。欲仰承恩眷。則分不自安。將再瀆宸嚴。又懼貽重譴。思惟展轉寢食靡寧。然臣所以屢控而終不能已者。非矯也。緣臣前歲以遼東大捷。荷蒙聖恩。欲加陞廕。臣具疏辭免。中間引古俠士酬報知己之義。以及人臣敬事後食之心。每欲事過所受。功浮於食。犬馬之誠。於是乃安。自今凡非分之恩。躒格之賞。無復濫及。庶大義克盡。微志獲伸等因。

已荷聖明。俯垂矜允。又特加綸獎。風勵臣工。是臣之微誠。既已仰孚於聖鑒。臣之愚忠。又已盟心而自許矣。乃今未有尺寸之效。以自副其功。浮於食之心。而非分之恩。踰格之賞。又復濫及。則臣向之所以陳辭者。不過矯飾之虛言。而皇上之所以許臣者。亦未爲相信之深至矣。臣不敢自背其言。上以欺主。外以欺人。故不避煩瀆。瀝血陳誠。必望聖慈。特垂俞允。倘微志終伸。卽通侯之爵。未爲榮。萬鍾之祿。不爲富矣。臣屢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萬歷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卿有定國安民大功。加秩賜祿。未足酬賞。乃猶固執謙遜。至于再三。朕覽所奏詞。益用懷歎。茲重違卿意。特准辭免。太傅伯祿。成卿忠志。用立臣極。其餘常典。悉宜勉承。以見君臣相體之義。慎勿又辭。該部知道。欽此。

請敍錄日講諸臣疏

臣等伏觀皇上踐祚以來。日御講筵。孜孜問學。隆冬盛暑。未嘗少間。而侍講諸臣申時行等。亦夙夜在公。勤誠匪懈。在諸臣以勸講爲職。雖竭忠盡瘁。分所當然。豈敢有所希覬。但臣等竊以爲敬事後食者。人臣靖共之心。有勞必錄者。明主激勸之典。況先朝於日講官。亦每特加優禮。所以重聖學也。今皇上聰明日開。聞見日廣。雖天挺英資。匪由學習。而諸臣開導啓沃之功。亦似有不可泯者。伏望聖慈。俯軫諸臣微勞。酌其年資。量加陞級。以示激勵。勅下吏部。銓註遵行。夫諸臣之效勞愈深。則皇上典學之功愈進。諸臣之被恩愈渥。則朝廷崇儒之典愈光矣。

辭加恩疏

昨該臣等以講讀諸臣。學士申時行等。效勞年久。乞恩陞級。以示激勸。茲該文書官孫斌。口傳聖意。俯念

臣等提調講讀亦有勤勞。欲一體加恩。令臣等具擬上請。欽此。臣等伏奉綸音。不勝感激。敢不欽遵。以仰承恩眷。但念臣等猥以淺薄。俱蒙皇上簡任。輔弼。輔弼之職。上則培養君德。翼贊廟謨。下則表率羣僚。修明庶政。其職最爲繁重。最難稱塞。若提調講讀。不過職分中之一事。實與諸臣之專供一職者不同。雖每日趨侍講筵。改定講義。亦不過總其大綱。率領諸臣以供事而已。又何功之可言。何勞之可錄。夫掠人之美。以自爲功。謂之竊。無其實而冒其賞。謂之忝。忝與竊。臣等不敢爲也。伏望皇上俯鑒微忱。免廕聖念。所有加恩一節。萬不敢承。止將原本擬票上請。伏乞聖裁。臣等仰蒙思念。不勝感激。圖報之至。

議處就教舉人疏

昨該禮部開送乞恩就教舉人。臣等會同翰林院掌院事學士申時行。遵奉欽依。出題考試。取中上卷八卷。中卷三百三十六卷。俱堪授教職。已經封卷進呈。詎臣等又查得先年就教舉人多。授以府州縣學訓導之職。令其以舉人署教事。仍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者。乃陞有司正官。次則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蓋以就教舉人。皆未經國學作養。故使之分署教職。資其廩給。以進學習事。爲將來用之地也。近年以來。此意寢失。舉人乞恩者。概授以學正教諭。絕無除訓導者。不及三年。卽陞知縣。又以願就者多。學正教諭缺少。除授不盡。則縱令回籍。下科仍以舉人會試之後。始從選除。甚非政體。由是舉人以就教爲捷徑。不復坐監。而祖宗造士作人之意。寢以不存。臣愚竊以爲居今之時。欲盡復初制。固非人情所堪。亦宜酌議。釐正。以敦士習。合無勅下吏部。將今次臣等所定上卷八卷。及中卷十名以前。俱授以州學正。中卷二百名以前。俱授縣學教諭。二百名以後。俱授以府州縣各人才衆多。

所在儒學訓導。仍俱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有才力能治民者。始陞授有司正官。今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如員缺不敷。暫令在部聽候陸續選除。毋得徇情縱令回籍。致乖政體。以後年分。俱照例施行。如此。則舉人不敢僥倖於徑截之途。而國學由此充實。亦作興人才之一端也。

請停止內工疏

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慈慶慈寧兩宮。著該衙門修理見新。只做迎面。欽此。臣等再三商推。未敢即便傳行。竊惟治國之道。節用爲先。耗財之原。工作爲大。然亦有不容已者。或居處未寧。規制當備。或歷歲已久。敝壞當新。此事之不容已者。而巳之。謂之陋。於其可已而巳。謂之侈。二者皆非也。恭惟慈慶慈寧。乃兩宮聖母常御之所。若果規制有未備。敝壞所當新。則臣等仰體皇上竭情盡物之孝。不待聖諭之及。已卽請旨修建矣。今查慈慶慈寧。俱以萬歷二年興工。本年告完。當其落成之日。臣等嘗恭偕閱視。伏覩其巍崇隆固之規。彩絢輝煌之狀。竊以爲天宮月宇。不是過矣。今未踰三年。壯麗如故。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是豈規制有未備乎。抑亦敗壞所當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況昨該部該科。屢以工役繁興。用度不給爲言。已奉明旨。以後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無端又興此役。是明旨不信於人。而該部科必且紛紛執奏。徒彰朝廷之過舉。滋臣下之煩言耳。方今天下民窮財盡。國用屢空。加意撙節。猶恐不足。若浪費無已。後將何以繼之。臣等灼知兩宮聖母。欲皇上天永命。積福愛民。亦必不以此爲孝也。臣等備員輔導。凡可將順。豈敢抗違。但今事在可已。因此省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使天下黎民萬口同聲。祝聖母之萬壽。亦所以成皇上之大孝也。伏望聖慈。俯鑒愚忠。將前項工程。暫行停止。俟數年之後。

稱有礙壞然後重修未晚臣等干冒宸嚴無任悚慄之至萬歷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上隨該文書官口傳聖旨先生忠言已奏上聖母停止了

嶺西大捷辭免加恩疏

昨蒙發下兵部題覈廣東羅旁大捷請敘錄有功人員本臣已酌量擬票上請茲該文書官孫斌口傳聖旨廣東大捷全是先生每運籌都該廕賞改票來行欽此臣等不勝感激不勝惶悚茲者嶺西之役兵不踰時而俘獲四萬有餘拓地千里之遠誠爲殊常大捷然此皆祖宗垂祐皇上聖武布昭下則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參預密勿適會成功有何勞動敢冒恩賞況前已奉旨以後邊功不許敘及輔臣臣等又豈敢身自犯之伏望聖明俯鑒臣等愚衷所有加恩一節特賜停寢庶臣等犬馬微分得以少安謹將原票封進隨奉聖諭廣東大捷實賴先生每運籌賜元輔銀一百兩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裏次輔二各銀八十兩四表裏欽此

奏請聖母裁定大婚吉期疏

該文書官送下欽天監一本題稱皇上大婚禮擇於十二月大利然未定有年分臣等恭照祖宗列聖婚期多在十六歲出幼之年英宗皇帝九歲登極正統七年正月成婚武宗皇帝十五歲登極正德元年八月成婚世宗皇帝亦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九月成婚皆在十六之年今皇上聖齡方在十五中宮亦止十四歲若在來年十二月則過選婚之期一年有餘於事體未便若即用今年十二月則又太早矣該監又稱一年之間止利十二月餘月皆有礙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皆民間俗尚

然亦有不盡然者。臣居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爲。時勢之可爲者。卽爲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利。況皇上爲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仰惟兩宮聖母。旣已慎選賢淑。作配聖躬。臣等亦豈不欲及早贊成嘉禮。以爲萬年嗣續之計。以慰四海仰望之心。但如該監所言。實未穩便。適聞文書官向臣等說。聖母慈意。亦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大禮。仰惟聖母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桃天之詠。見於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旣有合於天地交泰。萬物化醅之意。且當聖齡十六。又率遵乎累朝列聖之規。不遲不早。最爲協中。夫婚姻大事。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今此大禮。亦惟取裁於聖母之一言耳。仰煩睿思。再加斟酌。定以明歲。或取三月春煖之時。或用四月清和之候。諭下臣等。傳示各衙門。遵行。其該監本合無姑且留中。以俟裁定。施行。隨該文書官口傳聖母諭。先生說的是。今定以明年三月次日。奉御批。欽天監本。朕奉聖母慈諭。著於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纂修書成辭恩命疏

昨奉聖諭。以皇祖實錄書成。命臣等撰勅。加恩監修總裁官。臣自以官品已極。涯分久踰。不敢再叨。謹欽遵。將英國公張溶。并同官二臣。擬勅上進。茲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皇祖四十五年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我盡知道。先生恩該首加。卻怎的不擬這勅。著令改擬了。纔行。欽此。臣恭聞。竊命。愧懼交并。追惟我皇祖世宗皇帝實錄。自先帝嗣統之初。已卽降纂修之命。一向因循廢闕。竟未脫橐

迨臣當事始定爲章程嚴其期限然後責成有據端緒可尋其中編摩草創雖皆出於諸臣之手然實無一字不經臣刪潤無一事不經臣討論既更定其文義復讐校其差訛窮日逮夜冒暑凌寒蓋五年於茲而今始克就鞭駑策蹇寧靡寸勞況書成加恩累朝彝典皇上按故事錄微勞臣卽循例仰承亦豈得爲溢濫但臣有匹夫微志經經欲以自遂者向已屢控宸嚴茲敢再陳素悃臣以羈單寒士致位台鼎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親握臣手屬以大事及遭遇聖明眷倚彌篤寵以賓師之禮委以心膂之託渥恩殊錫豈獨本朝所無考之前史亦所希覩每自思惟古之節士感遇知己然諾相許至於抉而碎首而不辭既已存亡死生矣而猶不矜其能不食其報況君臣分義有不可逃于天地之間者乎用是盟心自矢雖才薄力儻無能樹植鴻鉅以答殊眷惟於國家之事不論大小不擇閒劇凡力所能爲分所當爲者咸願畢智竭力以圖之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惟務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覬恩謀利之心斯於臣子分義庶乎少盡云爾故自皇上臨御以來所加於臣文武錄廕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領昨以九年任滿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給臣以五等之祿臣亦懇疏陳辭必得請而後已豈敢異衆爲高以沽流俗之譽哉蓋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心故也近年以來君臣之義不明敬事之道不講未有尺寸卽生希冀希冀不得輒懷缺望若執左契而責報于上者臣竊非之每欲以身爲率而未能也今乃以楮筆供奉之役卽叨橫恩渥澤之施則平日所以勸勉諸臣者皆屬矯僞人誰信之此臣所以展轉思惟有不能一日自安者也臣聞人臣事君無隱情無二辭今臣所言皆已真吐肺腸辭理俱竭藉惟皇上復申前命臣亦不過再執此辭而章奏屢騰言語煩瀆非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義也萬仰聖慈俯鑒愚衷

特賜停寢。俾臣微志獲伸。雖疏食沒齒。有餘榮矣。所有改勅一節。萬不敢擬。謹將原稿封進。伏乞聖裁。施行。萬曆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卿社稷大功。不止纂修一事。乃屢辭恩命。遜美弗居。覽奏真忠大義。深激朕衷。特允所辭。以成卿勞謙之美。風激臣工。仍宣付史館。昭垂萬世。該部知道。欽此。

論決重囚疏

昨該司禮監大監孫得勝。口傳聖旨。奉聖母諭。今歲大喜。命臣等於刑科三覆奏本上。擬旨。暫免行刑。欽此。仰惟聖母慈悲不殺之仁。皇上將順好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世宗皇帝以齋醮奉元。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句。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鬪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於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以罪。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於泯滅而壞亂。

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此書乃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文王親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於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於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於有罪之凶惡。而反忍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姦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伏願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浮屠之說。毋流於姑息之愛。奏上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牢固監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則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臣等叨與密勿。此關係朝廷大政。祖宗舊典。不敢不盡其愚。伏惟聖明裁擇。萬曆五年九月十四日。文書官口傳聖旨。先生說的是。今年照舊例行刑。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六

聞憂謝降諭宣慰疏

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書。知臣父張文明。以九月十三日病故。臣一聞訃音。五內崩裂。茲者伏蒙皇上親灑宸翰。頒賜御劄。朕今覽二輔所奏。得知先生之父。棄世十餘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當不知何如。雖然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先帝付託。輔朕沖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懼妥。今宜以朕爲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欽此。該司禮監太監李佑恭。捧到臣私第。臣不忠不孝。禍延臣父。乃蒙聖慈。曲軫哀憐。犬馬餘生。慰諭優渥。臣哀毀昏迷。不能措詞。惟有痛哭泣血而已。臣不勝激切哀感之至。

謝遣官賜賻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臣父變。今日欽奉聖旨。賜臣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裏。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疋。該司禮監隨堂太監魏朝恭。捧到臣私第。臣謹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犬馬微生。樗蒲賤質。事主不能效匡扶之力。事親不得盡菽水之歡。以致抱恨終天。雖生猶死。仰荷聖慈。曲垂憫念。昨旣奉慰諭之懃倦。茲又拜賜賻之隆渥。顧此殊恩。今昔罕覩。臣一家父子。歿者銜環結草。存者碎首捐軀。猶不足以仰報聖恩於萬一也。臣哀苦愚衷。昏迷罔措。仰天泣血。辭不能

宣誠不勝激切感戴之至。萬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謝兩宮太后賜賻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臣父憂。今日欽奉仁聖皇太后懿旨。賜臣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裏。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疋。該慈慶宮管事太監張仲舉。恭捧到臣私第。臣謹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罪惡深重。禍延臣父。以致抱恨終天。痛苦幾絕。仰荷慈恩。垂憐犬馬殘生。諭慰諄切。又特頒厚賻。赫奕充庭。顧此殊恩。古今罕遇。臣一家父子。歿者銜環結草。存者捐軀殞首。猶不足以仰報慈恩於萬一也。臣哀苦愚衷。辭不能布。誠不勝激切仰戴之至。

慈聖皇太后賜賻謝疏 同前

謝卹典疏

臣於本月二十八日。該禮部題爲卹典事。欽奉聖旨。是朕元輔功在社稷。伊父卹恩。委宜從厚。著照例與祭葬。仍加祭五壇。各差官前去祭葬。以示優眷。欽此。伏念臣負罪積愆。禍延臣父。仰荷聖慈。特頒恩卹。塵濫綸之俯賚。視彝典而加優。犬馬何有微勞。烏鳥獲伸私悃。古今罕遇。存歿均霑。臣雖糜骨捐軀。莫能仰酬。洪造於萬一也。臣哀苦病憊。未能匍匐闕庭。俯伏叩謝。不勝激切仰感之至。萬曆五年十月初二日。

乞恩守制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父訃音。卽移咨吏部。題請放臣回籍守制。隨該吏部題奉聖旨。朕元輔受皇考付託。輔朕幼沖。安定社稷。朕深切倚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准過七七。不隨朝。你部裏卽往。

諭著不必具辭。欽此。臣在憂苦之中。一聞命下。驚惶無措。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餘年。受先皇顧託之重。荷聖主倚毗之專。無論平日所承。隆恩異數。超軼古今。卽頃者聞憂之日。兩宮聖母爲臣憫惻。聖心感動。爲臣悽惋。慰弔之使。絡繹道途。賻贈之資。充溢筐篚。又蒙皇上親灑宸翰。特降璽書。中間慰藉之勲。篤勉諭之諄切。尙有溢於聖言之外者。臣伏而讀之一字一淚。雖旁觀迷聽之人。亦無不傷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結主。商則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周則成王之於公旦。漢則昭烈之於諸葛亮。其隆禮渥眷。辭命誥諭之文。載在史冊。至今可考。固未有謙抑下巽。親信敬禮。如皇上之於臣。若是之懇篤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於此時。舉其草芥賤軀。糜頂放踵。粉爲微塵。猶不足以仰答於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且人之大倫。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則固可各伸其重。而盡其所當爲。不幸而相值。難以並盡。則宜權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處君臣父子兩倫相值。而不容並盡之時。正宜稱量而審處之者也。況奉聖諭。謂父制當守。君父尤重。臣又豈敢不思以仰體。而酌其輕重乎。顧臣思之。臣今犬馬之齒。纔五十有三。古人五十始服官政。而本朝服制。止於二十七箇月。計臣制滿之日。亦五十六歲耳。此時自量精神體力。尙在強健。皇上如不以臣爲不肖。外則操戈執銳。宣力於疆場。內則荷囊持籌。預議於帷幄。遠邇聞劇。惟皇上帝之所使。雖赴湯火。死不敢避。是臣以二十七月報臣父。以終身事皇上。昔人所謂報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也。如此。則君臣父子之倫。雖不得以並盡。而亦不至於相妨。夫古人有銜哀赴官。墨纒從政者。有金革之事。則可方今賴皇上威德。四郊無壘。九塞清塵。故臣欲以其間少盡私情。此臣之所

以額天泣血哀鳴而不能自己者也。伏望聖慈垂念烏鳥微情，曲賜允許。不惟臣之愚衷獲安，臣父有知亦銜感於九泉矣。萬歷五年十月初二日奉聖旨：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常十齡，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內又安，蠻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託之重。勿得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再乞守制疏

頃者以臣父病故，奏乞回籍守制，伏奉聖旨：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常十齡，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內又安，蠻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託之重。勿得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在痛楚困憊之中，捧誦綸音，至先帝願託一節，觸地號天，肝腸寸裂。夫人之相與，然諾相許，猶能捐軀赴義，死且弗背。臣於國家，糞土草芥之臣耳。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託臣以大事，丁寧付囑，言猶在耳。中道而背之，雖施於交友，然且不可，乃敢以此事吾君父而自蹈於誅夷之罪乎。蓋臣今所乞於皇上者，非長往遠引，背而去之之謂也。痛念臣父別來十有九年，雖陟謁之懷，時時在念，而以國家事重，未敢言私。竊常自擬俟皇上大婚禮成，暫乞一假歸省，不圖一旦奄至於此，使臣抱恨終天。今日雖得歸家，亦知攀號無及。但念臣父生身恩重，今縱不得再觀其音容，然及其未殯，憑棺一慟，身負簣土，加於邱壠之上，猶得少道其遠曠之咎，以慰冥漠之魂。比及禫除，臣當不俟宣召，馳赴闕庭，以聽任使。是臣未盡愚忠。

尙有俟於他日也。若此願不獲，將負痛終身。雖勉強在此，而精神沮喪，心志昏迷，發慮出謀，必至乖舛，或因而鬱鬱致病，喪此殘軀，則忠孝君親，兩俱有損。此臣所以展轉恟惶，而不能已於哀鳴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之於臣，欲其生則生，欲其死則死，命之進則進，命之退則退。臣豈敢以區區螻蟻微情，仰干大義之重，所以屢控而不止者，亦恃皇上平日諒臣之深，眷臣之篤，憑寵怙恩，而覬幸於一獲耳。臣連日痾切窮苦，心蘊結而難紓，語荒迷而無次，惟聖慈哀憐，臣下情不勝瀝血投淚，懇切祈望之至。萬歷五年十月初五日，奉聖旨覽奏，詞益哀懇，朕惻然不寧。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此。

謝賜甜食疏

伏蒙聖母皇上特遣近侍官孫良尙銘到臣私第，頒賜甜食二盒，茶食二盒，又傳奉慈諭，著臣節哀自愛。臣謹叩首祇領，不勝感戴天恩之至。萬歷五年十月初四日。

三乞守制疏

比者臣再疏陳乞，伏奉聖旨覽奏，詞益哀懇，朕惻然不寧。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此。又聞同官二臣言，昨送本官將臣奏本到閣，傳奉聖意云：雖上百本，亦不能從。嗟乎古語云：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亦不能動天。臣始不信，今乃見之。臣前後

所奏。哀苦迫切之情。非不仰觸聖心也。悲鳴號泣之聲。非不上徹天聽也。然竟不能徼一二之幸於萬分之中者。仰窺皇上之心。不過以數年以來。舉天下之重。盡屬於臣。見臣鞠躬盡瘁。頗稱意指。將謂國家之事。有非臣不能辦者。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顧上用之何如。臣之不肖。豈真有卓犖超世之才。奔軼絕塵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盡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輔臣以至於百執事。孰非臣所引薦者。觀其器能。咸極一時之選。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諸臣。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將臣平日所稱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此兩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則固可以端委廟堂。而天下咸理。是臣雖去。猶未去也。何必專任一人。而使天下賢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歲。素嬰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囑臣早歸。田野之人。不知朝廷禮法。將謂臣父既沒。理必奔喪。屈指終朝。倚闥而望。今若知臣求歸未得。相見無期。鬱鬱懷思。因而致病。則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養兩宮。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夫人之最難遣者。憂思之情也。臣本孱弱之軀。數日之間。上戀君恩。下念父母。欲留既不可。欲去則未能。抱此沈思。寢食俱廢。若使憂能傷人。則臣之身。亦有不能自保者矣。皇上誠欲用臣。何不生全之。以責他日之效乎。臣聞獸死不擇音。今臣情勢窘急。無可奈何。踴地號天。誠不自知其詞之過激。而有干於嚴譴也。惟聖慈哀其愚而矜許之。臣無任拭淚投血。懇切仰干之至。奉聖旨。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忍相違拒。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著司禮監差隨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驛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卽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謝降諭慰留疏

臣二疏陳情未蒙俞允。今日該司禮監太監何進恭捧御筆諭元輔。朕以冲幼。賴先生爲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今再三陳乞守制於常理。固盡於先帝付託大義。豈不鮮終。況朕學尚未成。志尙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尙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爲朕實。所以爲社稷爲蒼生也。萬望先生仰體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欽此。念臣以一縷微情。屢瀆天聽。方踈伏苦由。以待譴誅。乃荷聖慈。曲垂矜宥。旣道其抗違之罪。又申之慰勉之辭。念臣情切送終。特遣樞臣而造葬。知臣心懸歸省。遂將老母以偕來。眷念周詳。卹存懇至。實曠古所未聞之盛事。皆人臣不當得之殊恩。臣伏地頂天。叩心雪涕。乾坤並育。何獨憐於蟲豸之微。雨露隆施。乃偏潤於根荄之朽。念茲罔極。欲報奚繇。苟可藉手於一酬。寧惜闔門之千指。臣無任仰戴天恩。激切哀感之至。

乞暫遵諭旨辭俸守制預允歸葬疏

頃者臣三疏陳情。伏奉聖旨。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忍相違拒。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著司禮監差隨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驛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卽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辭。該衙門知道。欽此。又奉聖諭。朕以冲幼。賴先生爲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今再三陳乞守制於常理。固盡於先帝付託大義。豈不鮮終。況朕學尙未成。志尙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尙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

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爲朕實所。以爲社稷爲蒼生也。萬望先生仰體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欽此。臣迫於一念。微情蠢。愚不能自解。憑恃寵眷。屢瀆宸嚴。不加譴訶。已爲厚幸。乃又仰塵聖心。曲加體卹。施之以禮之所不當。得以伸其追慕之情。資之以力之所不能。爲以遂其懷歸之願。凡可以安臣之志。而慰臣之私者。皆親勞聖。慮。屈己下逮。爲臣圖之。無論臣心悲感銜結。凡朝士大夫見者聞者。無不惻切歎頌。皆以大義責臣。謂殊。恩不可以橫干君命。不可以屢抗。旣以身任國家之重。不宜復顧其私。臣連日枕塊自思。且感且懼。欲再。行陳乞。恐重獲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託。與國家之大典禮。莫此爲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雖居田里。於心寧安。用是茹忍哀悼。不敢再申前請。謹當恪遵前旨。候七七滿日。不隨朝。赴閣辦事。日侍講讀。但乞聖慈。俯諒愚衷。容令在官守制。所有應支俸薪。准令盡數辭免。一應祭祀吉禮。俱不敢與入侍講讀。及在閣辦事。俱容青衣角帶。出歸私第。仍以縗服居喪。凡章奏應具銜者。仍容加守。制二字。使執事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臣職子道。庶幾少全。再惟人子事親。送終爲大。臣父雖蒙。特恩。遣官治葬。然窀穸之事。必躬必親。乃可無悔。今卜地營塋。須明年三四月間。乃可竣工。計此時大禮。已成。國務稍暇。至期仰懇聖恩。仍容臣乞假一行。送父歸窆。便迎臣母。一同來京。臣得了此一念。則自此。之後。皆報國之日矣。臣不識進止。敢預乞俞旨。以爲他日請行之地。伏惟聖慈矜許。臣不勝感激祈望之。至奉聖旨。卿爲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葬一節。還候旨行。吏部知道。欽此。

謝賜點心甜食疏

今日伏蒙聖母仁聖皇太后特遣司房太監劉彥保到臣私第頒賜甜食一盒七品點心一盒又傳奉慈諭天氣寒冷著臣節哀自愛臣謹叩首祇領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又

今日伏蒙聖母慈聖皇太后皇上特差答應近侍李忠到臣私第頒賜上用甜食二盒素點心四盒卷簾麵勛二盒又傳奉慈諭天氣寒冷少要煩惱臣謹叩頭祇領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乞恢聖度宥愚蒙以全國體疏

比因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等疏言臣當遵禮回籍守制至有誣臣爲忘親貪位者以致上千天怒俱獲重譴又蒙特降聖諭宣示百官朕承天明命爲天下君進退予奪朕實主之豈臣下所敢自擅元輔張居正受皇考顧命輔朕幼冲據忠宣猷弼成化理以其身任社稷之重豈容一日去朕左右茲朕體其至情厚加恩卹凡人子所以榮親送終之典備極隆異元輔孝思已無不盡亦不在此一行且綱常人紀君臣爲大元輔既受皇考付託義不得復顧其私爲朕倚任義不得忽然自遂朕爲社稷至計懇切勉留羣臣都當助朕留賢纔是同心爲國臣奈羣姦小人藐朕冲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已私乃借綱常之說肆爲擠排之計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殊爲悖逆不道傾危社稷大傷朕心茲已薄示處分用懲姦罔凡爾大小臣工宜各明于大義恪共職業共成和衷之治如或黨姦懷邪欺君無上必罪不宥欽哉故諭欽此該禮部刊布到臣臣傷痛之餘驚魂未定忽聞朝廷有此處分心悚神悸寢食靡寧臣聞非常之元必致惑於衆庶經生之見每堅守其故常夫惟聖人在天子之位乃能執義理之中正建皇極以導民固

非經生學士之所能窺也。臣雖不肖，鄒魯之教，習聞之矣。束髮修行，至於白首，雖一言一動之微，猶兢兢如執玉捧盈，罔敢失墜。況事關綱常，人紀士君子立身大節，而可苟焉以自越於名教乎？自從初計，以至於今，其叩心泣血，呼號於旻天之下者，不啻三四矣。乃臣也，請之彌哀，而皇上留之愈固，留之而不得，至於親勞萬乘之重，爲臣圖慮私情，特遣心膺之臣，爲臣經理家事，則朝廷之恩，至於不可復加，而臣之苦心，殆顛連而無告矣。夫臣所遇之時，何時也？所居之任，何任也？所事之君，何君也？所受之恩，何恩也？皇上舉人子之力，不能致者，而悉以畀臣，臣乃不以人臣之所當爲者而效之於上，是尙得爲人類矣乎？臣於此時，誠道盡途窮，莫知所出，故不得已而爲辭，俸守制之請，又不得已而爲預訂歸葬之請，意欲暫遵諭旨，以慰皇上之心，而預陳悃誠，徐爲乞歸之計，誠萬萬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旣荷聖慈，矜允，又許以歸葬一節，候旨而行，臣竊以爲君親二念，庶可曲全，而無害矣。乃今議者不達皇上所以懇切留臣之意，又不白臣所以委曲順命之忠，徒見三年之喪，古人所重，奪情之事，治世非宜，舉其經生之說，紛紛瀆擾，遂致上干天怒，雷霆洑驚，杖責編遣，曾不少貸。又特降宣諭，讓諸臣以欺藐君父，忌憚排擠，則旣虧國體，又傷聖心，而臣之微衷，尤有惕然不寧者矣。夫域中三大君，居其一，臣欺其上，罪不容誅，諸臣固皆素知章句者，今方責臣以不能盡子道，乃敢先自蹈於不臣之罪乎？況皇上聰明聖智，曠世間出，臣往見大小臣工，一瞻天表，輒欣慶累日，每聞朝廷行一政，出一令，輒舉手吐舌，謂明見萬里，方傾心仰戴之不暇，而敢萌欺藐之念乎？如臣之愚，凡所注措，惟知求利國家，不能取諧流俗，以此致恨，理或有之，若謂欺藐君父，則臣固知其必無也。方今聖明在上，百工濟濟，臣每切慶幸，以爲雍熙太和之美，庶幾復見，今被二三狂童

無端生此一釁。使君父挾見欺之心。以臨臣。而臣下蒙欺上之罪。以事主。臣主之間。猜懼互起。情悃隔闕。議論滋多。則安靜和平之福。必不克以終享。此臣所爲深惜也。今言者已詆臣爲不孝矣。斥臣爲貪位矣。嘗臣爲禽獸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爲恥也。夫聖賢之學。有遯世不見。是而無悶者。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區區訾議。非毀之間乎。苟有以成臣之志。而行臣之忠。雖被惡名。不難受也。臣之所懼。獨恐因是而益傷皇上之心。大虧國體之重。驚混沌未萌之竅。爲將來無窮之害耳。今諸臣已被譴斥。臣不敢又救解於事後。爲欺世盜名之事。前已奏稱。遵諭暫出。今亦不敢因人有言。又行請乞。以自背其初心。但連日觸事驚心。憂深慮切。故敢陳其縷縷之愚。伏願皇上恢宏天地之量。洞開日月之明。察兆心仰戴之誠。憫迂儒拘攣之見。卓然自信。盡揮羣疑。今後凡有言者。諒其無知。勿與較計。寧使愚臣受辱。毋致有傷聖心。仍乞鑒臣初請。俟大禮旣成。放臣歸葬。則紛紛之議。不俟禁諭。而羣喙自息矣。臣不勝震懼。隕越懇切。祈望之至。奉聖旨。朕爲卿備加恩卹。由全父子之情。卿爲朕抑情順命。實盡君臣之義。於綱常人紀。何有一毫虧損。這廝每明係藐朕冲幼。朋興詆毀。欲動搖我君臣。傾危社稷。卿雖曲爲解說。於法決是難容。所奏朕已具悉。卿亦務勉遵諭旨。用成大忠大孝。以終顧託之重。勿以浮言介懷。欽此。

謝召見疏

昨該鴻臚寺少卿陳學曾等。傳奉聖諭。以臣父喪七七期滿。召臣於初六日吉期。入閣辦事。今日又蒙特差文書官孫斌。宣臣入見於平臺。臣以比者。臣父不幸。仰荷聖恩。賜弔賜賻。又遣官治葬。卹典殊常。臣於國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隆恩。感洞心膂。致詞稱謝。伏奉上諭。先生孝情已盡了。朕爲社稷。屈留先生。先

生只想父皇付託的意思。成全始終。纔是大忠大孝。欽此。臣仰聆玉音。悲感哽塞。伏奉皇上前後諭旨。委曲懇切。臣愚敢不仰體。又昔承先帝執手顧託。誓當以死圖報。今日豈敢背違。但臣賦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爲國。不能曲徇人情。以致叢集怨讎。久妨賢路。今日若得早賜放歸。不惟得盡父子微情。亦可保全晚節。伏蒙上諭。先生精忠爲國的心。天地祖宗知道。聖母與朕心知道。那羣奸小人。乘機排擠的。自有祖宗的法度處治他。先生不必介懷。欽此。又蒙諭。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閣辦事。欽此。隨蒙頒賜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與酒飯喫。仍命文書官孫斌。送臣到閣。臣當於禁門叩謝兩宮聖母恩賚。卽遵旨赴閣辦事。訖。念臣哀苦衷懷。難勝重任。摧殘形狀。有玷清班。揆諸情禮之宜。惟以縱歸爲當。乃蒙聖慈。不加厭棄。曲賜慰留。起諸苦塊之中。還畀絲綸之寄。釋其直杖。假以冠裳。預涓吉旦。以傳宣。特御內臺而接晉。恩光下濟。藹然家人父子之親。顧答頻煩。寧止魚水君臣之契。旣服訓辭之諄切。復蒙殊錫之駢蕃。至於聖念之勤。倦難以名言。而頌述臣於此際。更復何辭。惟當益竭衷丹。矢堅精白。今雖暫援而止。靖共之念。不敢少懈於斯須。儻終得請而歸。銜結之忱。尙欲勉圖於異日。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謝內府供給疏

先該臣奏乞辭俸。在京守制。已蒙聖明俞允。茲該內府各衙門。傳奉聖旨。元輔張先生。俸薪都辭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卓。各該衙門。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一百枝。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滿日止。欽此。臣仰荷恩施。愈深惶悚。竊惟頃者。辭俸守制之舉。正欲別於居官食祿之臣。得奉俞音。始安微分。今乃叨此大賚。所入更爲加豐。月分內府之儲。日

給大官之饌。是所辭者少。而所受者多。既博虛名。而又獲實利。貪饕已甚。廉節奚存。不穫不耕。益重風人之刺。繼粟繼肉。謬叨賓禮之隆。雖聖慈不靳於鴻施。在微臣實盈於麀腹。將聚族而共食。豈一飯之敢忘。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謝免自陳疏

頃以星變示警。仰蒙聖明。俯納言官所陳。飭舉考察之典。令京堂官皆自陳不職。以聽汰黜。臣雖已辭俸守制。然猶奉旨入閣辦事。日侍講讀。實與事故離任者不同。昨該同官二臣。爲臣題請。伏奉聖旨。元輔本朕再四勉強。又准辭俸守制。著不必自陳。吏部知道。欽此。臣聞三公爲大臣之首。策免宜先。中書乃政本之司。感召爲切。臣才品最下。學術尤疎。居台府已踰十年。總樞機。又且六載。上不能變調元化。佐明主以察璣衡。下不能振舉宏綱。率羣僚而修品式。諸所注措。每見乖違。積此釁愆。殆非朝夕。故元緯示掃除之象。在愚臣實罪戾之尤。謂宜亟賜汰除。庶以少懲瘼曠。豈意聖慈。曲垂宏庇。既追黜幽之典。復寬自劾之章。俾以墨綬。仍參密務。臣謬蒙恩宥。愈切凌兢。退自省循。若爲消弭。謹當澡心自勵。克已知非。洗垢刮癢。雖莫追於既往。拾遺補過。期有救於將來。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戴。省悔圖報之至。

請別遣大臣以重大禮疏

今日該文書官送本到閣。見有戶科給事中李涑一本。內稱大吉婚禮。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請乞改命等因。伏奉聖諭。昨李涑說大婚禮。不宜命先生供事。這斷卻不知出自聖母面諭。朕說先生盡忠。盡不的孝。重其事。纔命上公元輔。執事行禮。先生豈敢以臣下私情。違悞朝廷大事。先朝奪情起復的。未聞不朝

參居官食祿。今先生都辭了。乃這大禮。亦不與可乎。看來今小人包藏禍心的。還有每遇一事。卽借言離間。朕今已鑒明了。本要重處他。因時下喜事將近。姑且記著。從容處他。先生只遵聖母慈命。要緊。明日起。暫從吉服。勿得因此。輒事陳辭。欽此。臣捧誦恩綸。不勝感激。不勝欽仰。卽宜遵奉。無事瀆辭。但其事之本末。外廷之臣。或不及知。而以臣爲有所踰越。以干大禮。臣不得不一言。以自明。先該禮部題大婚納采。問名。請欽命大臣二員。充正副使。行禮。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傳示聖母慈諭。這大禮。還著元輔一行。以重其事。又說忠孝難。以兩盡。先生一向青衣角帶辦事。固是盡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還宜暫易吉服。在閣辦事。以應吉典。出到私宅。任行服制。欽此。昨日又節奉聖諭。朕奉聖母慈諭。賜元輔坐蟒。胸背蟒衣。各一襲。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又口傳聖旨。著於十九日起。俱吉服辦事。欽此。此臣被命充使。奉諭從吉之由也。伏念臣前者具奏。遵旨暫留。原以大禮期近。圖效犬馬微勞。以終顧命之重。然亦自知服色不便。不可與執事辱大典。乃蒙天語諄諄。傳示聖母慈諭。謂先朝舊典。凡大婚納采。問名。發冊奉迎。皆用班首勳臣。及內閣首臣將命。又委曲諭臣。暫易吉服從事。蓋聖母與皇上。以腹心手足待臣。實與羣臣不同。故凡國家大事。皆欲臣爲之管領。而臣亦忘信其愚。不敢以羣臣自處。凡可以據忠效勞者。皆不避形迹。不拘常禮。而冒然以承之。且士民之家。其父母有大喜慶事。爲之子孫者。亦不敢以己之私忌。而違父母之使命。況事關君父。而臣又臣子之最親信者乎。然此實非外臣之所能窺。衆人之所可喻也。但聞之古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變服從吉。委爲未妥。李涑所奏。其意雖不可知。而其言未爲不是。伏望聖慈。俯從所論。以禮使臣。奏上聖母。容臣仍以初服。在閣辦事。凡一應典禮所當行者。謹當夙夜匪懈。悉心措畫。以

贊襄嘉禮之成。不敢辭勞。惟是遣命充使一節。懇乞聖慈。別遣大臣二員將事。免令臣與。庶大典不致於
溷辱。而臣之初心。亦得以少安矣。奉聖旨。卿只遵奉慈命。勿以小人之言自阻。禮部知道。欽此。

謝皇太后慈諭疏

欽奉聖母慈聖皇太后慈諭。皇帝大婚禮在邇。我當還本宮。不得如前時。常常守著看管。恐皇帝不似前
向學勤政。有累聖德。爲此深慮。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比別不同。今特申諭。交與先生。務要朝
夕納誨。以輔其德。用終先帝付託重義。庶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諭。外賜坐蟒蟒衣各一
襲。綵段八表裏。銀二百兩。用示惓惓懇切至意。欽此。該司禮監隨堂太監張鯨。慈寧宮管事牌子太監謹
柯。恭捧到臣私第。臣謹叩頭祇領。訖。臣捧誦恩綸。悲感交集。追念壬申之夏。先帝不豫。召臣等於御榻前。
該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遺囑。以皇上付託。比時臣親聞我聖母在帷中口諭云。江山社稷要緊。先生每
務盡忠爲國。臣伏地慟哭。至於失聲。自惟才微力小。不能勝此重任。又念聖齡方幼。睿質未充。臣等外臣。
雖欲竭駑駘效犬馬。然燕見之時有限。開導之益蓋寡。九重天遠。高卑迥隔。豈能日侍左右。以調護起居。
輔養德性。每念及此。心切皇皇。仰賴我聖母。天篤慈仁。躬親教育。居則同宮寢。則對榻。使非禮之言。不得
一聞於耳。邪媒之事。不敢一陳於前。凡面命耳提。諄諄教戒。不曰親近賢輔。則曰聽納忠言。不曰懷保小
民。則曰節省浮費。蓋我聖母之於皇上。恩則慈母也。義則嚴師也。至於臣之孤忠直道。屢被儉邪。誣詆搖
撼。亦惟我聖母深加鑒亮。曲賜保全。故臣得以益堅自信。盡展其愚。自皇上臨御以來。於茲七年。以聖躬
則純真未鑿。天然完固。以聖學則精勤靡懈。日就光明。以內則道泰時清。民安物阜。以外則百蠻歸款。九

塞塵清。揆厥所由。繫誰之力歟。仰惟我聖母陰功至德。豈獨慰我穆考。憑几之託。其二祖列聖在天之靈。實默鑒之。今海內臣民。歌誦聖德。推原本始者。亦惟祝願我聖母壽康福祉。等同天地。以保子孫黎民於億萬年也。茲奉誥諭。以慈駕還宮。慮看管之少疏。恐聖德之有累。委臣以師保之責。勉臣以匡弼之忠。寵錫駢蕃。開諭懇切。臣捧讀未竟。涕泗橫流。念臣昔承先帝顧託之重。既矢以爲國忘家。捐軀徇主矣。其在今日。敢不益據忠藎。圖報國恩。但內禁外廷。地勢自隔。臣謨母訓。聽納懸殊。自茲以後。尙冀我聖母念祖宗基業之重。天位保守之難。凡所以擁護聖躬。開導聖學者。尤望時加訓迪。勿替夙恩。臣知皇上純孝性成。必能仰承慈意。服膺罔懈也。至於進盡忠言。弼成聖政。則臣分義所宜自盡者。雖微慈諭。猶當思勉。況奉教督諄諄。敢不罄竭愚衷。對揚休命。臣誠不勝感激祈望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聖母。具悉忠愛。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乞遵守慈諭疏

伏蒙頒示聖母勸勉慈諭。說與皇帝知道。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爲此。憂思爾一身爲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枉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箇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欽此。臣等俯而捧讀。仰而歎曰。大哉我聖母之訓乎。龜鑑藥石。不足以喻其明切也。淵哉我聖母之德乎。明德宣仁。不足以爲之比倫也。竊聞父母愛子。必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乃爲眞愛。子於父母。必服從其教訓。不貽父母之憂。乃爲至孝。況我皇上一身承祖宗基業之重。爲天地神人之主。比之士民之家。其所關係。

寧止萬倍。故我聖母諄諄教戒。皆發天性至慈。根於心而不容自己者。蓋惟其愛之也深。故其訓之也切。惟其訓之也切。益見其愛之之深也。至於慎起居。節飲食。毋溺衽席。毋用匪人數語者。尤爲緊切。帝王所以養德養身之要舉。不外此。伏望皇上。仰體慈心。服膺明訓。不徒聽從於面命。尤必允蹈於躬行。大婚禮成之後。視朝講學。比前更宜勤敏。至於晏息幸御。尤望萬分保愛。萬分撙節。心存兢業。儼如聖母之在前。身服教言。恆若慈音之在耳。則聖壽可等於松喬。聖德可媲於堯舜。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實在於此。此乃皇上之至孝。所以仰承聖母之真愛者也。臣等不勝欽仰祈望之至。奉御批。聖母慈訓。朕當拳拳服膺。尙賴卿等朝夕納誨。左右匡弼。庶克有成。覽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欽此。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七

遼東大捷辭免加恩疏

伏蒙發下遼東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報捷一本。欽奉聖諭。昨見遼東捷報非常。卽奏聞聖母。蒙面諭朕云。賴天地祖宗默佑。此時正爾行嘉禮之際。有此大捷。乃國家之慶。我心甚喜。元輔運籌廟謨。二輔同心協贊。纔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張先生。這是明效。朕恭對云。聖母慈諭的是。茲恭述以示先生等知。一應敍錄。宜從優厚。稱朕惓惓。仰體聖母至意。欽此。臣等捧讀恩綸。不勝欣躍。不勝感激。看得遼東一鎮。切鄰虜巢。數年以來。無歲無警。邊民苦於侵掠。官軍疲於戰守。邇賴皇上聖明。留神邊備。軫念該鎮將士。比諸邊獨苦。加賑加賞。大霈殊恩。增餉增兵。數破常格。以故將士感奮成思。樹立以圖。報稱前擒王杲。斬馘一千有餘。繼戰平虜。獲級二百之上。至於今次建功。尤爲奇特。出邊二百餘里。斬獲四百三十。彼之精銳。咸就殲夷。我之損傷。止於一卒。使東人破膽。頓消窺伺之謀。西虜驚心。益謹款關之約。誠該鎮百餘年間未有之奇勳也。且常嘉禮肇行之期。慈御移居之日。而捷音凱奏。千里飛傳。文德武功。一朝咸萃。臣等列職丞弼。恭逢盛事。欣慶踴躍。萬倍恆情。然此實上帝申庥。祖宗垂佑。我皇上天威遠震。諸將士戮力用命之所致也。臣等以章句腐儒。竊祿禁近。曾靡尺寸。仰贊廟謨。乃荷宸綸。謬加獎鑒。又恭述聖母惓惓倚眷至意。尤踰尋常。臣等內自省循。誠不知將何爲報也。夫有非常之功者。宜受非常之賞。今該鎮捷報。實爲非常。俟

兵部題覆本上。臣等謹遵諭擬賞。悉從優厚。至於臣等。則先已奉旨。不得侵冒邊功。臣居正又屢次奏辭。俱荷聖慈。俞允。今次若欲加恩。則萬萬不敢叨承者也。臣等不勝欣忭感切之至。

辭上巾恩賞疏

茲者伏蒙聖恩。以今日臣等恭視皇上整容上巾禮成。特賜臣居正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裏。臣調陽。臣四維。每銀八十兩。紵絲四表裏。及講官申時行等。正字馬繼文等。亦各賚及。臣等被命之餘。愧汗沾背。仰惟天恩寵賚。豈敢抗違。奔走效勞。乃臣子常分。自舉行大禮以來。臣等節被恩施。不一而足。至於今次所賚。尤爲踰常。內自省循。實爲忝竊。卽講讀諸臣。亦每向臣等言。無勞叨賞。於心不安。伏乞聖慈。俯鑒愚誠。容臣等將今次恩賚辭免。仍送該衙門交收。庶橫恩不至於屢濫。愚心亦得以少安。臣等不勝愧悚懇切之至。奉聖旨。朕上巾始謂成吉。奉聖母慈命。賜賚卽內監成與。況輔相豈可獨後。不爲一體待視。先生等宜欽承慈眷。並示講讀諸臣。勿辭。欽此。

再辭遼東大捷加恩疏

伏蒙發下兵部覆遼東禦虜功次本。敍及臣等。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前有諭。先生每運籌有功。該加恩敍錄。擬旨來行。欽此。天恩下逮。綸旨傳溫。臣等不勝感激。但決機奮勇。執銳披堅。本諸將士之力。卽該鎮督撫官親總戎行者。猶不可與之並論。況臣等官列禁近。職在論思。仰賴皇上威德遠播。屢殲醜虜。邊境輯寧。臣等因緣遭際。霑被寵榮。已爲萬幸。豈敢又貪冒天功。妄希恩賚。況前已有明旨。不許敍及閣臣之功。臣等又曾屢辭恩命。今若因此復行叨冒。是明旨不信於人。而臣等前次具辭。皆出於矯飾耳。內

自省循事體欠安。所有恩命終不敢當。謹將兵部本遵奉前諭。俱從厚擬賞。其加恩臣等一節。必望聖慈俯鑒愚誠。特賜停寢。庶功賞不至於混濫。愚分亦得以少安。臣等抗違寵命。不勝戰慄惶悚之至。奉聖旨該鎮大捷。實卿等運籌之功。陞廕非濫。既懇辭。朕勉從。賜元輔銀一百兩。綵段六表裏。次輔二各八十兩。四表裏。以示褒嘉。該衙門知道。欽此。

乞歸葬疏

臣於去年九月二十五日。聞臣父憂。屢疏乞請回籍守制。未蒙俞允。仰荷聖恩。特遣司禮監官爲臣父造葬。降諭慰留。至再至三。臣不得已。奏乞暫遵諭旨。辭俸在京守制。仍候大婚禮成。再請歸葬。奉聖旨。卿爲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葬一節。還候旨行。吏部知道。欽此。比時臣仰沐恩眷。殊常誠不忍一旦背而遠去。又知聖意堅定。若瀆擾不已。必獲重譴。且大婚期近。臣叨承先帝付託之重。若不於此一効微勞。卽歸伏草莽。心豈能安。故暫留以順上命。預請以訂歸期。誠萬萬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既荷聖慈。俞允許以候旨而行。則又自幸烏鳥微情。亦必得遂於今日矣。茲遇皇上嘉禮備成。又值兩宮聖母大慶。臣得以淺陋之識。討論故事。贊成盛典。犬馬圖報之忱。於是少効。乃敢復申前請。今賴聖明在上。中外事體帖然底定。儻蒙天恩垂憫。慨然允臣回籍終制。固爲萬幸矣。若皇上必欲留臣驅使。俾竭其駑駘之力。則願乞數月之假。候尊上聖母徽號禮成之後。星馳回籍。送臣父骨歸土。卽依限前來供職。以畢臣倦倦圖報之忠。臣得了此一念。剖心裂肝。死無所恨。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奉聖旨。卿受遺先帝。輔朕冲羊。殫忠宣勞。勳猷茂著。茲朕嘉禮初成。復奉聖母慈諭。倦倦以朕屬卿。養德保躬。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

朕左右。況前已遣司禮官營葬。今又何必親行。宜遵先後諭旨。勉留匡弼。用安朕與聖母之心。乃爲大忠至孝。所請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大婚禮成辭免加恩疏

昨奉聖諭。朕大婚禮成。元輔張先生。受先帝付託。殫忠竭力。左右朕躬。啓迪保護。功難名述。宜加殊恩。以表眷酬。二輔同心協贊。勞績茂著。並宜敘錄。擬勅來行。欽此。隨該臣具辭。止爲二臣擬勅加恩。今日該文書官孫斌。口傳聖旨。張先生元功。恩典當首加。如何通不敘及。著二輔另擬來看。欽此。仰惟皇上。嘉禮備成。普天同慶。因而覃敷恩賚。首及閣臣。此明主逮下之仁。錄勞彰勸之典也。臣敢固爲抗遠。以虛貺施。但臣於國家。受恩獨重。皇上待臣。旣與諸臣不同。則臣之報禮。亦當與諸臣有異。人之所不能者。而臣爲之。人之所可受者。而臣辭之。庶於分義少盡耳。若大禮之成。臣不過討論故典。贊成盛事而已。是豈衆人之所不能爲。而降恩殊錫。又豈人臣之所當受者乎。況臣暫留於此。原欲一効微勞。旣已辭俸守制。則與見任有異。若因此冒叨恩典。則昔者願忠之悃。適爲希覬之圖。而外沽守制之名。實冒見任之體。初心旣已自違。事理亦爲欠當。故在諸臣可受。而臣決不可受也。伏望聖慈。鑒臣微悃。免令二臣另擬。惟使臣愚志得伸。雖疏食歿齒。榮幸多矣。臣不勝惶悚祈望之至。奉勅諭吏部。朕大婚禮成。內閣輔臣。忠勞茂著。宜加特恩。元輔張居正。受先帝付託。盡忠輔導。保護啓迪。勳猷獨茂。宜加殊禮。以答元功。但元輔以守制懇辭。暫從其請。候制滿之日。該部奏請加恩。次輔呂調陽。加支尙書俸。進兼建極殿大學士。張四維。加少保。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兼官俱照舊。仍各廕一子。做中書舍人。以示酬眷。如勅奉行。欽此。

再乞歸葬疏

茲者以臣父歸窆有日。疏乞回籍送葬。奉聖旨。卿受遺先帝。輔朕冲年。殫忠宣勞。勳猷茂著。茲朕嘉禮初成。復奉聖母慈諭。惓惓以朕屬卿。養德保躬。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況前已遣司禮官營葬。今又何必親行。宜遵先後諭旨。勉留匡弼。用安朕與聖母之心。乃爲大忠至孝。所請不允。吏部知道。欽此。臣伏誦宸綸。涕泗橫集。念臣雖賦質愚昧。然君臣大義。頗知向方。況昔承先帝顧託之重。茲又奉聖母申命之頒。耿耿孤忠。寧敢自負。但臣今日所祈。非欲長往遠引。忍於背違者也。痛念先臣。生臣兄弟三人。愛臣尤篤。自違晨夕。十有九年。一旦訃聞。遂成永訣。生不得侍養焉。歿不得視含焉。每念及此。五內崩裂。一從聞訃。籲天號泣。恨不能朝被命而夕就道也。後屢奉溫諭。慰留諄切。義不敢抗。情不忍離。又念大婚期近。欲因此一効犬馬微勞。故暫留以俟後命。預請以訂歸期。此臣處君臣父子之變。不得已而委曲以求通者也。然抱此隱痛。神往形留。加以孤志不明。橫遭狂訕。內憂外侮。舉集於一身。數月以來。志意衰沮。形容顛頓。惟含慟飲泣。屈指計日。以俟嘉禮之成。冀以俯遂其初願耳。夫盡忠所以成孝。而死者不可復生。臣豈不知今日之歸。無益臣父之死。且重荷殊恩。特遣重臣。爲之造葬。送終之禮。已爲極至。臣今雖去。亦復何加。但區區烏鳥私情。唯欲一見父棺。送之歸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念不遂。雖強留於此。而心懷蘊結。形神愈病。必不能專志一慮。以圖國家之事。公義私情。豈不兩失之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擇於四月十六日。如蒙聖慈垂憐。早賜俞允。給臣數月之假。俟尊上兩宮聖母徽號禮成。卽星馳回籍。一視窀穸。因而省問。臣母以慰衰顏。儻荷聖母與皇上洪庇。臣母幸而康健無病。臣卽扶持同來。臣私念旣遂。志意獲紓。

自此以後當一心一慮服勤終身死無所憾。是今雖暫曠於數月而後乃畢力於終身。皇上亦何惜此數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終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天乞憐而不能自己者也。若謂臣畏流俗之非議忘顧託之重任孤負國恩欲求解脫則九廟神靈鑒臣之罪必加誅殛人亦將不食其餘矣。臣情出迫切冒瀆宸嚴自干斧鉞誠不勝戰慄惶悚之至。奉聖旨朕勉留卿原爲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違准暫回籍襄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畢就著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著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衙門知道欽此。

謝准假歸葬疏

茲者臣再疏懇乞給假歸葬奉聖旨朕勉留卿原爲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違准暫回籍襄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畢就著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著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屢疏陳情萬非得已瀆擾天聽方切悚惶乃蒙聖慈不加譴訶特賜俞允又遣官衛導預定來期臣憂苦之惊一朝頓解投泪雪涕忽若更生不惟臣父有知銜感於地下因以昭示天下使知君父有兩重之恩忠孝有曲全之道凡爲人臣者孰不知委質捐軀以盡莫逃之分爲人子者孰不思竭誠致憤以伸難解之情聖朝懿舉又不獨關係臣一身之進退而已顧臣昔者急切求歸祇欲遂烏鳥思親之念今者違離有日又不勝犬馬戀主之心擬候兩宮聖母徽號禮成之後伏乞特賜召見於便殿一觀天顏面陳微悃以少

仲瞻戀之忱。臣仰荷隆恩。不勝激切感戴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待卿行有定日。朕于文華殿召卿而辭。禮部知道。欽此。

請簡用閣臣疏

照得閣臣列在禁近。以備顧問。代王言。其職務最爲繁重。必博求賢哲。廣集衆思。乃足以仰贊皇猷。弼成化理。今臣居正。以題奉欽依。給假回籍。止臣調陽。臣四維。二人在閣。誠恐聞見有限。辦理不前。或致誤事。伏乞聖明。俯察在廷諸臣。有心術端正。才識優長者。特賜簡拔。一二人與臣等同辦閣務。庶共濟有賴。庶事可康。臣等又查得先朝簡用閣臣。多出特旨。間有下部會推者。又查得萬歷三年八月內。該臣等以閣臣員缺。題請簡用。奉聖旨。卿等舉堪任的來看。欽此。隨該臣等推舉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等三員。欽蒙御筆。點用臣四維。合無今次仍請聖明特簡。或勅下吏部會推。上請點用。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欽此。

奉旨薦舉閣臣疏

昨該臣等題爲閣務繁重。懇乞聖明。博簡才賢。以廣忠益。事乞增用閣臣。協贊機務。請斷自宸衷。特賜簡用。或勅下吏部會官推舉等因。奉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欽此。欽遵。查得萬歷三年八月內。臣等題請簡用閣臣。亦奉御批。卿等舉堪任的來看。欽此。臣等隨舉得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馬自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申時行。員堪任。奉御批。張四維陞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著隨元輔等。在內閣辦事。吏部知道。欽此。其馬自

強等二員。隨蒙聖明簡擢。馬自強陞禮部尙書。加太子少保。申時行歷陞吏部右侍郎。仍日侍講讀。是二臣之才品學識。固已簡在聖心矣。今臣等公同評品。堪任是職。似亦無踰於二臣者。敢仍以二臣推上。伏乞聖明。再加審酌。於二臣之中。或簡用一員。或並用二員。令其與臣等同辦閣務。深爲便益。再照二臣才品。雖同年資稍異。馬自強任禮部尙書。已及三年。近又恭遇大婚嘉禮。頗効勤勞。如用本官。似應量加一品宮銜。仍以尙書兼閣學辦事。申時行年資稍淺。如用本官。似應量轉左侍。兼閣學辦事。乃爲相應。臣等俱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聖旨。馬自強以本官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著隨元輔等。在內閣辦事。吏部知道。

請給勘合疏

茲者。臣仰荷聖慈。俯容給假歸葬。遠遠有期。不勝瞻戀。念臣謬膺重託。頂戴鴻恩。雖身遠闕庭。而國家之事。有不能一刻暫忘於心者。辭朝之後。或於四方事情。有所聞見。或於朝廷政務。有所獻替。卽欲不時奏聞。但途路窳遠。未能卽達。伏乞勅下兵部。給與勘合數道。以便差人齎奏。臣不勝惓惓願忠之至。奉聖旨。准給與兵部知道。

謝賜勅諭并銀記疏

茲者。蒙准給假辭行。有日。仰荷天恩。特降手諭。朕大禮甫成。倚毗先生。方切豈可一日相離。但先生情詞迫切。不得已。准暫給假襄事。以盡先生孝情。長途保重。到家少要過勸。以朕爲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萬勿遲延。致朕懸望。又先生此行。雖非久別。然國事尙宜留心。今賜先生帝寶。忠良銀

記一顆。若聞朝政有闕，可卽實封奏聞。外奉聖母慈命，賜先生路費銀五百兩，紵絲六表裏。朕賜亦同。先生欽承之，故諭欽此。并寵箋勅諭一道。帝賚忠良銀記一匣，銀池鎖鑰全。該司禮監太監王臻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頭祇領訖。又該本官口傳聖旨，著臣於十一日詣文華殿面辭。欽此。念臣頃以微情，上千高聽，仰蒙矜憫，特賜允俞。犬馬之忠，既少伸于朝；烏鳥之願，兼追盡于家園。戴此恩私，已難報答。茲復珍頒睿藻，曲軫微悰。愍其在道之勞，令加珍護，憂其憑棺之慟，俾順禮經。溫然家人父子之親，溢於口語文字之外。三薰三復，一涕一言。且鳳綵龍箋，輝煌映日；精鏤彩幣，炫爛充庭。至於圖章篆記之頒，雖先朝間有。若乃取義命詞之重，則往牒希聞。昔傳說之輔商宗，是稱帝賚。若魏徵之對唐帝，曾辯忠良。豈如一介孤踪，兼備二臣盛美。遭逢若此，稱塞謂何。臣敢不俯仰哀思，仰紆慈念，望歸途之漸渺，瞻魏闕以長懸。天語春溫，時佩推心之愛。星言夙駕，日虔趨命之恭。尙勉圖有謀入告之忠，庶以見在遠不忘之義。臣感戴洪恩，無任瞻戀激切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具見忠愛，朕心嘉慰。卿未行，朕已懸望。宜早襄葬事，星馳赴京。吏部知道。欽此。

謝兩宮賜路費疏

今日伏蒙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以臣蒙准給假，特賜路費銀五百兩，紵絲四表裏。差慈慶宮管事太監李用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頭祇領訖。慈恩下逮，行色增輝。寵錫非常，鏤肌切感。念欲仰酬夫高厚，唯有俯罄其忠片一心永肩。九死奚惜，臣不勝激切仰戴，感奮思報之至。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賜路費銀三百兩，紵絲六表裏。謝疏同奉聖旨覽卿奏謝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召辭紀事

先是有旨令臣以十一日詣文華殿面辭。是日上御文華殿西室。召臣入。致辭云。臣仰荷天恩。准假歸葬。又特降手諭。賜路費銀兩表裏。及銀記一顆。臣仰戴恩眷非常。捐軀難報。上云。先生近前來些。臣至御座前。上諭云。聖母與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只因先生情詞懇切。恐致傷懷。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畢。卽望速來。國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託。臣叩頭謝。因奏言。臣之此行。萬非得已。然臣身雖暫違。犬馬之心。實無時刻不在皇上。左右伏望皇上。保愛聖躬。今大婚之後。起居食息。尤宜謹慎。這一件是第一緊要事。臣爲此日夜放心不下。伏望聖明。萬分擔節保愛。又數年以來。事無大小。皇上悉以委之於臣。不復勞心。今後皇上。卻須自家留心。莫說臣數月之別。未必便有差誤。古語說。一日二日萬幾。一事不謹。或貽四海之憂。自今各衙門章奏。望皇上一一省覽。親自裁決。有關係者。召內閣諸臣。與之商榷。停當而行。上說。先生忠愛。朕知道了。又奏。臣屢荷聖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宮門前叩謝。伏望皇上。爲臣轉奏。上又說。知道了。長途保重。到家勿過哀。臣仰荷聖慈。憫念不勝感戀。伏地哭泣。不能致謝。上云。先生少要悲痛。然天語未畢。亦哽咽流涕。臣叩頭而退。上謂左右云。我有好些話。要與先生說。見他悲傷。我亦哽咽。說不得了。隨著人奏知聖母。聖母亦感痛。差管事牌子李旺。賜銀八寶六十兩。途中賞人。又口傳慈諭。先生既舍不得皇帝。到家事畢。早早就來。不要待人催取。欽此。

謝召見面辭疏

今日伏蒙召臣於文華殿西室面辭。仰荷天語。慰諭諄諄。臣犬馬之情。不勝依戀。涕泗橫集。言不能宣。仰

見聖慈垂憫。亦爲臣哽咽。隨蒙特遣文書官太監孫斌。暖殿牌子李忠。賜臣食品八盒。又蒙聖母差慈寧宮牌子李旺。賜臣銀八寶。豆葉六十兩。爲途中犒賞之需。又口傳慈諭。臣行之後。皇上無所倚託。到家事畢。卽宜早來。不必候人催取。臣謹俱叩頭祇領。訖。臣數年供奉。一旦遠離。懷望天顏。心焉如割。歸家竣事。卽當仰遵慈諭。星夜前來。用畢。臣倦倦圖報之忠。不敢述遑。以負重託。臣不勝感戴瞻戀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遣官郊餞疏

茲臣蒙准給假。先於十一日。詣文華殿面辭。今日出城就道。伏蒙聖恩。特遣司禮監太監張宏。餞送於郊外。又賜臣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臣謹望闕叩頭祇領。卽時啓行去訖。重臣銜命。寵賜賓筵。尙食分珍。光生祖道。仰聖情之繾綣。荷帝賚之駢蕃。往昔所希。冒叨愈甚。徂途日遠。躬跋涉以星言。魏闕天高。望雲霄而雨涕。臣無任感戴瞻戀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歸葬事畢謝恩疏

臣前乞恩給假。荷蒙俞允。於三月十三日辭行。一路感恩含痛。倍道遄征。至四月初四日抵家。拜臣父柩。一慟幾絕。孀母見臣歸來。猶訝夢中相見。臣因備誦聖母皇上慈恩。特許歸葬本末。母子相抱。痛哭失聲。當是時。鄉老親戚故舊。環列柩前。靡不嘯唏感歎。仰頌恩遇者。乃以四月十六日。率子弟族人扶臣父柩歸窆於勅賜太暉山之原。其日。欽遣營葬司禮監太監魏朝。工部主事徐應聘。諭祭禮部主事曹誥。護送臣回。尙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先任湖廣巡撫都御史。今陞刑部右侍郎陳瑞。撫治鄖

襄等處都御史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葬。謹已安厝成禮訖。臣於臣父菽水之養。雖有曠於生前。窀穸之禮。幸少盡於歿後。宿心獲遂。冥骨用安。斯實仰荷我皇上至仁徧覆。大孝宏敷。故臣得以少釋終天之恨。曲全烏烏之情。臣闔門百口。仰戴隆恩。無可報答。惟有竭誠盡力。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庶以少酬洪造之萬一耳。臣聞天雖高而聽則卑。人有求而願必遂。前者中外臣工。見聖母慈諭倚託之重。皇上溫旨勉留之懇。以爲臣之所請。必不得遂矣。豈意聖慈曲軫。幡然允俞。俾臣宿願獲伸。前言終踐。予以見皇上愛臣之篤。不強其心之所弗安。予以見微臣獲上之深。得行其道之所當盡。皆有出於羣情意料之外者。誠聖朝希曠之恩。教孝作忠之典也。臣不勝銘心鏤骨。感激銜戴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寬限疏

臣於三月十三日。蒙恩准假辭行。至四月初四日抵家。十六日葬臣父訖。除另具奏謝恩外。先該臣奏乞給假葬父省母。伏奉聖旨。朕勉留卿原爲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違。准暫回籍襄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畢。就著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月中旬到京。往迴都著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衙門知道。欽此。今葬事已竣。卽宜遵奉前旨。同臣母星馳赴闕。圖報國恩。但臣母今年七十有三。一向多疾。去年痛臣父歿。舊疾轉增。今年正月間。伏枕數日。飲食頓減。此司禮監太監魏朝所親見。比因臣歸。母子相見。乃復易悲爲歡。眠食復舊。然氣體終是羸弱。不勝勞苦。臣因誦聖母慈諭。皇上恩旨。欲令同臣赴京。臣母頂戴鴻恩。卽當力疾就道。

奈今天氣漸暑。道路阻修。高年多病之軀。豈能跋涉二千里之遠。爲此進退躊躇。誠難自強。臣欲欽遵嚴限。獨身前來。又恐有違將母同行之旨。不得已再瀝悃誠。仰干天聽。惟祈聖慈。俯賜寬限。容臣暫停至八九月間。天氣涼爽。扶侍臣母一同赴京。其先差司禮監太監魏朝。原以葬臣之父。取臣之母。今臣父既葬。臣母未行。久稽使命。臣心不安。合無俯容先回復命。免令敦促。俾臣得扶侍老母。從容赴闕。是今雖暫違數月之限。而私願既遂。母身獲寧。內顧無虞。志專報主。自茲以往。捐軀碎首。死無所憾矣。臣怙恃恩慈。屢行煩瀆。不勝惶悚。隕越之至。奉聖旨。朕日夜望卿至。如何卻請寬限。著留先差太監魏朝。待秋涼伴送卿母北來。卿宜作速上道。務於五月終到京。以慰朕懷。方是大忠大孝。便寫勅。差錦衣衛堂上官一員。星夜前去催來。勿再遲延。該衙門知道。欽此。

奉諭擬遼東賞功疏

臣於三月十三日。蒙恩准假回籍。至四月初四日抵家。方經營臣父葬事。忽於本月十一日。該兵部差官齋奉聖諭。內開。昨見遼東塘報。大捷比前次更多。朕心深喜。今早奏聞聖母歡悅。殊甚。朕以冲年踐祚。恆念德不足格天。威不能懾虜。夙夜惕勵。而邊臣奮勇。屢立非常奇功。誠如聖母前諭。賴天地祖宗默佑。乃國家之慶。元輔平日加意運籌。卿等同心協贊之所致也。部疏上時。卿等鈔錄。封此諭內。著兵部馬上差人。星夜前去與張先生看。將一應敕錄。比前再加優厚。用示朕惓惓獎酬之意。欽此。又該同官大學士呂調陽等。錄示閣中題稿。并該鎮塘報。傳奉聖意。欲臣議擬處分等因。臣在哀苦之中。忽聞該鎮有此奇捷。輒復轉戚爲欣。披淚稱慶。又惟慶賞予奪。雖朝廷大政。然以我皇上之明聖。俟該部題覆。閣臣票擬之日。

皇上秉離照以裁之。出乾斷以處之。自將應機立解。遊刃有餘。乃不遠數千里。而詢及於臣。且俯念微勞。沖然讓美。誠聖不自聖。謙而又謙之心也。臣又曷勝欽仰。曷勝感激。竊照遼東一鎮。歲苦虜患。邇賴聖明。加意鼓舞。屢奏膚功。乃今以裨將偏師。出邊戩勦。斬馘至四百七十餘級。而我軍並無損失。功爲尤奇。況常嘉禮美成之會。兩月之間。捷報踵至。而今次所獲。比前更多。此誠昊穹純祐。宗社垂庥。我皇上聖武布昭之所致也。所據該鎮文武諸臣。協心用命。功委可嘉。聖諭欲加厚賞。誠不爲過。雖其中有投降一節。臣未見該鎮覈勘詳悉。第據塘報所稱。如總兵李成梁。素稱忠勇。屢立奇勳。前次劈山之捷。該部議加封爵。臣欲留此殊典。以待後功。故未敢擬。今次大捷。伊雖未嘗親歷戰陣。而號令調度。實由主將。論功行賞。仍宜首敘。似應量加流爵。以勸功能。副總兵陶承譽。奮勇當先。決機取勝。副使翟繡裳。守備預嚴。督察加慎。俱宜重加陞級。仍行厚賞。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履任雖俱未久。威令亦已大行。宜加陞俸級。或量與廢敍。本兵調度有功。尙書方逢時。宜加陞敍侍郎。曾省吾。鄧光先。宜加俸級。或特與服色。其餘將士。及文武臣工。與有勞者。或陞或賞。該部議覆。自有舊例。臣不能一一敘擬。惟願賞一節。本出特恩。今次似在可已。伏乞聖裁。再照近年各邊獲功。屢蒙聖恩。敍及閣臣。欲加陞廢。臣自以職在論思。不敢攘奪將士之功。具疏辭免。不啻四五。俱荷聖明命允。但同官諸臣。所處原自不同。乃以臣之故。竟未得一霑恩命。臣心恆以爲歉。今臣旣不在任。而諸臣協贊廟略。發蹤指示。功自有歸。伏乞聖慈。宏敷大賚。將大學士呂調陽。張四維。特加武廕。馬自強。申時行。量加文廕。以酬其勞。至於臣者。寵榮已極。涯分久踰。茲荷宸綸追獎。已逾華袞之褒。決不敢復有叨冒。以取覆餗之尤也。臣愚昧無知。誤蒙聖明俯詢。敢略陳其概。統冀聖明。裁奪施

行。

奉諭還朝疏

先該臣以臣父葬畢。卽宜遵旨。將母赴闕。緣臣母老。暑天不能遠涉。疏乞寬限。奉聖旨。朕日夜望卿。至如何。卻請寬限。著留先差太監魏朝。待秋涼。伴送卿母北來。卿宜作速。上道。務於五月終到京。以慰朕懷。方是大忠大孝。便寫勅。差錦衣衛堂上官一員。星夜前去催來。勿再遲延。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六日。蒙差錦衣衛指揮僉事翟汝敬。齋奉勅諭一道。到臣原籍。該地方官迎接。至臣私第開讀。皇帝勅諭。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卿前奏請給假。爲父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張文明。營葬。朕念卿孝心懇切。不忍固違。暫准回籍襄事。限五月中旬回京。實非得已。自卿行後。朕惓惓注念。朝夕計日待旋。茲覽來奏。復請寬假。欲待秋涼。奉母同來。殊乖朕望。茲特命錦衣衛指揮僉事翟汝敬。馳驛星夜前去。守催起程。卿母既高年畏熱。著先差太監魏朝。留待秋涼。伴送來京。卿可卽日兼程就道。務于五月末旬。回闕辦事。用副先帝委託之重。以慰朕夙夜倚毗。延佇至意。欽哉。故諭。欽此。又特奉宸翰。諭元輔張先生。自先生辭行之後。朕心日夜懸念。朝廷大政。俱暫停以待。今葬事既完。卽宜遵旨。早來。如何。又欲寬限。茲特遣錦衣衛堂上官。齋勅催取。勅到。卽促裝就道。以慰惓惓。先生老母畏熱難行。還著太監魏朝。將先生父墳未盡事宜。再行經理。便候秋涼。護送先生老母同來。先生宜思皇考付託之重。聖母與朕眷倚之切。早來輔佐。以成太平之治。萬勿耽延。有孤懸望。先生其欽承之。欽此。臣謹焚香望闕叩頭。祇領訖。天使臨門。雲緘啓札。聖心懇切。眷命重申。臣既迫大義之難違。又念殊恩之未報。雖有

私曲。追復爲圖。謹欽遵諭旨。留臣母。託之司禮監。太監魏朝。候秋涼。徐行。臣已於本月二十一日。更服墨。縷星。馳就道。伏念臣。遠闕庭。已踰兩月。今恨不能一蹴便至。仰覲天顏。但臣原籍去京師。幾三千里。加以道途霖潦。每至。述遭哀毀。餘生。難勝勞頓。今計五月終旬之限。已屬稽違。私心惶惶。不遑寧處。除候到京之日。伏冀待禮外。謹先奏知。以仰慰聖母。皇上懸念。尤冀聖慈。曲垂矜憫。特寬斧鉞。少假便宜。俾孱弱之軀。獲免困仆。裂肝碎首。死不敢辭。臣無任惶悚。阻越之至。奉聖旨。覽奏。知卿已在途。朕心慰悅。炎天遠道。宜愼加調攝。用副眷懷。便從容些行不妨。吏部知道。

謝遣官郊迎疏

臣於五月二十一日。被召還朝。早夜疾趨。以六月十五日未刻。到京城外。仰荷天恩。特遣司禮監太監何進。賜宴於真空寺。該何進口。傳天語。慰勞。懃懃。又傳奉聖旨。若午時分進城。便著張先生。在朝房稍候。朕卽召見於平臺。若未時分進城。著先生。逕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見。欽此。念臣昔者。奔歸。已沐賓筵之遺餞。今茲。趨命。又廬重使。以勞迎。淇露重濡。需雲偏覆。光生俎豆。龍極章縫。願以草野微賤之臣。辱此聖朝殊絕之典。捫心自懼。粉骨難酬。除今日。遵奉恩諭。於朝房齋戒沐浴。次早。恭詣文華殿。朝見外。臣不勝仰戴鴻恩。激切感奮之至。奉聖旨。卿冒暑疾馳。忠勤茂著。朕心嘉悅。特遣使郊勞。用示眷酬。覽奏。謝知道。禮部知道。欽此。

謝兩宮遣使郊勞疏

臣於五月二十一日。被召還朝。早夜疾趨。以六月十五日到京。仰荷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特遣慈寧宮

管事太監李琦於城外真空寺口傳慈諭慰勞勤倦。又特賜銀八寶二十兩。金錢川扇十柄。隨又遣管太監李用頒賜上用乾點心二盒。熟餠四盒。果餅二盒。鮮果二盒。清酒一罈。臣謹俱叩頭祇領。訖伏念臣受國厚恩。矢當捐軀以報。聞君召命。豈敢俟駕而行。起居不遑。分義宜爾。乃荷慈恩。曲軫寵命。重申諄諄慰勞之辭。奕奕珍奇之賜。願以凡庸。沐此優眷。鏤肌切感。隕首奚辭。臣不勝感奮激切之至。仁聖懿安。皇太后同奉聖旨。覽卿奏謝。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召見疏

臣於本月十五日趨召到京。十六日仰承恩諭。賜見於文華殿西室。該臣以前者蒙恩准假葬父事竣。臣母老未能同行。又蒙聖恩特留司禮監太監魏朝候秋涼伴行。臣一門存歿仰戴天恩。不勝感切。叩頭稱謝。伏承天語。先生此行忠孝兩全了。臣因奏臣一念烏鳥私情。若非聖慈曲體。何由得遂。感恩圖報之忱。言不能宣。惟有刻之肺腑而已。蒙諭云。暑天長路。先生遠來辛苦。臣叩頭謝。因請遠限之罪。蒙諭云。朕見先生來甚喜。兩宮聖母亦喜。臣奏臣遠闕庭。倏忽三月。然犬馬之心未嘗一日不在皇上。左右不圖今日重親天顏。又聞聖母慈躬萬福。臣不勝慶忭。蒙諭云。先生忠愛。朕知道了。又問云。先生沿途見稼穡何如。臣因備述往來經過。畿輔河南地方。今春二麥全收。秋禾茂盛。實豐登之慶。又問黎民安否。臣奏各處撫按有司官來見臣。必仰誦皇上奉天保民至意。諄諄告戒。令其加意愛養百姓。凡事務實。勿事虛文。臣見各官兢兢奉法。委與先年不同。以是黎民感德。皆安生樂業。實有太平之象。又問今邊事何如。臣因奏昨在途中見山西及陝西三邊督撫總兵官俱有密報說虜酋俺答西行。爲揆落達子所敗。損傷甚多。俺

答僅以身免。此事雖未知虛實。然以臣策之。虜會真有取敗之道。夫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此皆皇上威德遠播。故邊境又安。四夷賓服。因叩頭稱賀。蒙諭云。此先生輔佐之功。臣又奏。虜會若果喪敗。其運從此當日衰矣。但在我不幸。其敗而輕之。蓋聖王之制夷狄。惟論順逆。不論強弱。若其順也。彼勢雖弱。亦必撫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勢雖強。亦必震之以武。今後仍望皇上擴并包之量。廣覆育之仁。戒諭邊臣。益加恩義。彼既敗於西。將依中國以爲固。又恐乘其敝而圖之。若我撫之。不改初意。則彼之感恩益深。永爲藩籬。不敢背叛。此數十年之利也。仰見天顏喜甚。再三首肯云。先生說的是。又蒙諭。先生沿途辛苦。今日見後。且在家休息十日。了進開。臣草芥微軀。仰荷聖慈垂念。叩頭稱謝。隨又蒙恩賜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裏。新鈔三千貫。羊二隻。酒二瓶。茶飯一卓。燒割一分。臣謹叩頭稱謝。又蒙遣司禮監太監張宏。引至慈慶慈寧。朝謁兩宮聖母。謝恩而出。竊念臣往據懇恫。仰冒恩私。得暫解於繁機。幸克襄乎大事。遠荷聖情之懸注。特塵勅使之敦催。爰望闕以遵途。遂脂羣而戒兩。顧星馳夙駕。雖啓處之不遑。奈水遠山長。恨奮飛之莫逮。致稽程限。已踰旬朝。自知不免於嚴訶。敢望獲從乎寬政。乃蒙我皇上洪慈宥假。優眷駢蕃。盤珍特出。於尙方迎勞。更煩乎中貴。禁扉宵啓。促文席以清言。天語春溫。霽宸嚴而俯慰。憂民艱而軫邊事。曲賜咨詢。修內治而計外攘。謬承鑒獎。禮隆晝日。侈三接以爲榮。澤溥雲天。擬百朋而非重。戴恩罔極。圖報奚繇。惟誓捐狗馬之餘生。庶少答乾坤之大造。臣誠不勝踴躍欣慶。激切感戴之至。奉聖旨。朕昨見卿喜甚。又聞歲豐民安。邊境寧謐。益用欣慰。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八

乞鑒別忠邪以定國是疏

臣於本月十五日趨召到京。晚閱邸報。見戶部浙江司員外郎王用汲一本。爲乞察總憲大臣欺罔。以重正氣。以彰國是事。奉旨切責革職爲民。臣不知所言何事。其時方急于赴命。企觀天顏。一切時事。俱未暇諗問。次日朝見畢。會同官三臣。始知用汲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炯參論湖廣巡按御史趙應元託病乞休。謂其有所阿附等情。妄行誣詆。然尙未見其全疏也。日來少暇。取其全鈔讀之。始知用汲之言。陽爲論灼實陰以攻臣也。儉邪小人。已蒙聖斷處治。臣似可置之無論。但其所言有朝廷政體所關。天下治亂所係者。臣若隱忍不言。將使忠邪混淆。是非倒植。卒致國是不定。政本動搖。非細故也。劉向有言。讒邪之臣。將同心以害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邪臣進者。亂之機也。方今天下當五陽之會。處極辨之朝。一陰潛萌。其兆已見。羣邪害正。積慮日深。臣有社稷之寄。心切憂之。故不容已于言也。臣請先析其疏中所借口者二事。而後發其機穽所在。惟聖明鑒察。臣看得用汲疏中。謂臣前葬父事畢。謝恩疏。無御史趙應元名。謂臣有所憾于應元。而灼阿附臣意。遂因其稱病而糾之。此大誣也。臣前回籍數日。卽扶先人柩歸窆。比時都御史陳瑞以陞任赴京。道經臣里。其餘各官。皆奉差有事。及本地方住劄者。適會臣父葬期。遂弔祭于邱壠。其時應元差滿。正與新任巡按御史郭思極交代于襄陽。相去數百里。勢自難及。彼何嘗有所失

禮于臣。而臣憾之耶。夫弔喪送殯。人道之常。不但臣無所憾于應元。卽應元亦未嘗有持秉風裁。不爲私交之意。但偶不與耳。彼亦何所畏避。而遂以病乞休耶。若其稱病之有無虛詐。及憲職之果否修舉。在於爲堂官訪之。必真。臣不知也。前者屢奉明旨。御史託病偷安。及差滿回道。俱著都察院著實糾劾考察。然掌院之臣。竟未聞有執法奉行者。今獨矧有此舉耳。而遂爲人所誣指脅制。則後之居是任者。必將以矧爲戒。寧背違明旨。而不敢結怨臺臣。相與務爲扶同欺蔽。以致紀綱陵替。而不可收拾。豈朝廷所以屬任臺臣。振揚風紀之意耶。又謂舊歲以星變考察。其所懲抑者。半爲不附宰臣之人。此又大誣也。臣按舊規。每遇京官考察時。吏部都察院。預行各衙門堂上官。開列應黜官員事跡。送部院會同考察。比時兵部尙書方逢時。奉命帶管吏部事。一日持各衙門所開。及本部司屬所訪姓名事跡告臣。言據所開。則應黜者衆。奈何。臣卽語之曰。人才難得。況此乃非時考察。事起倉卒。恐一時廉訪未真。或有虧枉。但取其罪狀顯著。人所共知者。量行黜降。足矣。故比時考察人數。比之往年。獨少。臣何嘗屬意部院。私黜一人。今逢時見在。皇上試一問之。可知也。今日某某被黜。以某某故。則各衙門堂官所開。部官所訪者。豈盡皆臣指使之耶。卽如禮部主事張程。乃今大學士馬自強。原任禮部尙書時所首開者。豈自強亦阿附臣意而黜之耶。又如禮部郎中章禮。亦臣子業師。亦在開中。臣亦不敢以私庇之。竟從降調。況其餘乎。今自強見在。皇上試一問之。可知也。夫人之善惡。各以其類。兔死狐悲。情勢自然。若被黜者。一一求其所以得罪之故。捕風捉影。捏造流言。以持蔽當事之人。則將來司考察之柄者。將緘口斂臂。而不敢輕動一人。祖宗考察公典。幾于廢矣。又豈朝廷所以屬任銓衡。振刷吏治之意耶。然此二端。皆借言也。至末後一段。謂皇上當獨攬

乾綱不宜委政于衆所阿附之元輔。此則其微意所在。乃陷臣之機穿也。唐貞觀時有勸太宗攬權。不宜委政房元齡等者。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也。立命徒之。今用汲之意。實類于此。然此可以惑庸闇之君。不可以欺明哲之主也。夫自古惟明王聖主。乃能擇賢而屬任之。非庸君闇主之所能也。三五之隆。不可殫舉。成湯聖君也。其于伊尹。乃學焉而後臣之。高宗良主也。拔傅說于胥靡。一旦命總百官而屬之。曰。汝爲舟楫。汝爲霖雨。其倚任之重如此。然成湯高宗。不以其故貶王。而功業之隆。照耀史冊。垂憲千古。蓋八柱高承。而天位始定。四時成歲。而大造乃成。明主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故信任賢臣者。正所謂攬權也。豈必若秦始皇之衡石程書。剛愎自用。隋文帝之猜忌任察。讒害忠良。而後謂之有權耶。若夫庸君闇主。則明不足以知賢。而信不足以使下。雖奉之以太阿之柄。彼亦不能持也。以皇上之明聖。用汲乃不以成湯高宗之所以任其臣者。而導之爲秦皇隋帝。不亦謬哉。夫國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常論輔臣之賢不賢耳。使以臣爲不賢耶。則當亟賜罷黜。別求賢者而任之。如以臣爲賢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視聽翼爲不能獨運。不委之于臣。而誰委耶。先帝臨終。親執臣手。以皇上見託。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誰任耶。羈旅微賤之臣。一旦處百僚之上。據鼎鉉之任。若不得明主親信委用。又何以能肩鉅負。重而得有所展布耶。況今各衙門章奏。無一不經聖覽。而後發。票及臣等票擬上進。亦無一不請聖裁。而後發行。間有特出宸斷。出于臣等智慮所不及者。今謂皇上謾不經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誣皇上耶。臣自受事以來。殫赤心以盡忠王室者。神明知之矣。賴我皇上神聖。臣得以少佐下風。數年之間。紀綱振舉。百司奉職。海內之治。庶幾小康。此市人田父所共歌頌而欣慶者也。今乃曰。人人盡私事。事盡私。

又何顛倒是非。一至此耶。然用汲之言如此也。而意不在此也。其言出于用汲也。而謀不止于用汲也。緣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畫。惟施一概之平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疏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姦。推轂善良。摧抑浮競。以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遊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恣意擻噬。冒險釣奇。以覬幸于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爲專擅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旣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乘權。恣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於聖明之前。遂以明告於天下之人。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蹈湯火。皆所不避。況於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姦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熒惑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於皇上之職分也。尤望皇上。大奮乾斷。益普離明。大臣之中。有執法奉公如陳炳者。悉與主持裁斷。俾得以各守其職業。而無所畏忌。則國是不移。而治安永保矣。臣誠不勝懷忠奮義。憤發激切之至。奉聖旨。朕踐祚之初。方在沖幼。賴卿受遺先帝。盡臣輔佐。以至于今。紀綱振肅。中外又寧。此實宗社之靈。所共昭鑒。惟是姦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計。假公伺隙。肆爲譏譖者。累累有之。覽奏。忠義奮激。朕心深切感動。今後如有再行訛言。譸張撓亂。國是的。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

勿替初心。始終輔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虛己倚毗至懷。吏部知道。

奉旨迎母就養謝遣官郊勞疏

臣母誥封一品夫人趙氏。伏蒙欽差司禮監太監魏朝。伴護來京就養。到京。又蒙聖恩。特命司禮監太監李佑。賜勞于郊外。隨送至臣私寓。臣扶侍臣母。焚香望闕叩頭安家。訖伏念。臣嚴親見背。已遭風木之悲。母氏幸存。亦逼桑榆之景。每欲就帝都而侍養。庶幾竊天祿以延齡。抱此縷情。憚于輶漕。詎意區區之懼。上軫宸衷。蒼蒼之高。俯從人願。疊荷恩綸之存注。特塵勅使。以將迎。賜勞郊關。送歸里第。望慈容而動喜。旣以紆瞻雲陟屺之懷。奏甘臚以承歡。寧復憶饌鯉飲江之樂。候起居于八座。欣團聚于一家。昔李令伯之陳情。未登膺仕。在潘安仁之奉母。徒賦閒居。方之今日。所遭詎可同年而語。茲蓋恭遇我皇上。孝隆錫類。愛立因親。推孝養兩宮之心。爲鞠育兆人之惠。故烏鳥獲伸。其私願。螻蟻亦賴。以曲成。臣不自知宿世于國家。有何緣分。今生一命草芥。冒此寵榮。仰而戴天。俯焉省己。方寸旣定。何牽繫之爲憂。七尺雖微。矢捐糜而罔惜。臣誠無任激切感戴。銘心圖報之至。奉聖旨。卿母已至京。朕心甚悅。覽奏。謝知道了。聖母卽欲召卿母入見。今旣稱高年。遠來勞頓。且從容就養。禮部知道。欽此。

謝兩宮聖母疏

臣母誥封一品夫人趙氏。伏蒙聖母。差司禮監太監魏朝。伴送來京就養。到京。仰荷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特遣慈寧宮管事太監李用。賜勞于郊外。隨送至臣私第。臣卽扶母焚香。望闕叩頭。謝恩安家。訖。臣母仰沐慈恩。至隆極渥。卽當匍匐入內。仰叩慈尊。以少伸頂戴之誠。奈臣母年高多病。加以長途跋涉。步履

益艱。雖勉強扶行，恐不能成禮。謹令臣恭詣會極門叩頭代謝。臣誠不勝感切悚懼之至。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同，俱奉聖旨覽卿奏謝。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賜母首飾等物疏

臣母伏蒙欽取來京就養。今日仰荷聖恩，差司禮監太監張鯨齋賜臣母金纒絲鑲嵌青紅寶石珍珠長春花頭面一副，銀八寶豆葉一百兩，紅紵絲蟒衣一疋，青紵絲蟒衣一疋，紅羅蟒衣一疋，青羅蟒衣一疋，裏絹四疋，甜食二盒。又蒙兩宮聖母俱有首飾八寶襲衣珍食之賜。臣謹于私寓，扶侍臣母焚香望闕叩頭祇領訖。潘輿將母方承愛日之歡，漢闕馳恩，忽拜自天之貺，賁榮光于荆布，藉景色于桑榆。寶鬢莊嚴，巧出天宮之樣，金精璀璨，寵頒玉府之藏。珍羞充溢于圓方，華綺煒煌于筐篚。驚傳閭巷，榮感簪紳。實臣子不敢觀之殊恩，亦載籍所未聞之盛事。欲酬高厚，惟當移孝以爲忠。苟利國家，敢惜捐軀而碎首。臣母子誠不勝頂戴感切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兩宮聖母疏

臣母伏蒙欽取到京就養。今日仰荷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特賜金纒絲鑲嵌青紅寶石珍珠長春花頭面一副，珍珠寶石環一雙，紅羅蟒衣一疋，青紵絲蟒衣一疋，紅紵蟒衣襖兒，綠膝襪裙一套，青紵絲蟒衣襖兒，綠紵絲暗花裙一套，銀八寶豆葉三包，每包二十兩，葷素盒八副。該慈寧宮管事太監謹柯陳相恭捧到臣私第，謹叩頭祇領訖。慈光下被，天寶洪敷。凡在聽聞，舉深忻躍，矧身膺異數，獨被隆施，捐糜此軀，未足言報。臣母子誠不勝頂戴感切之至。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賜金纒絲首飾一副，織金閃色紵絲六

表裏葦素盒八副。謝疏同。俱奉聖旨。覽卿奏謝。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爲故大學士高拱乞恩疏

伏蒙發下原任大學士已故高拱妻張氏陳乞卹典一本。該文書官田義口傳聖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還來乞恩典。不准他。欽此。臣等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看得高拱賦性愚戇。舉動周章。事每任情。果于自用。雖不敢蹈欺主之大惡。然實未有事君之小心。以此誤犯天威。死有餘戮。但伊昔侍先帝于潛邸。九年有餘。犬馬微勞。似足以少贖罪戾之萬一。皇上永言孝思。凡先帝簪履之遺。猶不忍棄。況係舊臣。必垂軫念。且當其生前。旣已寬斧鉞之誅。今值歿後。豈復念宿昔之惡。其妻冒昧陳乞。實亦知皇仁天覆。聖度海涵。故敢以匹婦不獲之微情。仰干鴻造也。查得世宗肅皇帝時。原任大學士楊一清。翟鑾。俱以得罪褫職。後以大慶覃恩。及其子陳乞。俱蒙賜復原職。給與卹典。今拱之事體。實與相同。夫保全舊臣。恩禮不替者。國家之盛典也。山藏川納。記功忘過者。明主之深仁也。故臣等不揣冒昧。妄爲代請。不獨欲俯存閣臣之體。實冀以仰成聖德。覃布鴻施。又以愧死者。勸生者。使天下之爲臣子者。皆知竭忠盡力。以共戴堯舜之君也。仰惟聖慈。裁察。臣等不勝戰慄。隕越之至。奉聖旨。高拱負先帝委託。藐朕冲年。罪在不宥。卿等旣說他。曾侍先帝潛邸。講讀。朕推念舊恩。姑准復原職。給與祭葬。禮部知道。

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先該臣等題奉欽依。重修大明會典。節奉勅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得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爲繁。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爲重。乃屬纂

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尙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詳。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年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旣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尙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姦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概。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勅爲然。今乃概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旣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帝孫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疏。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概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概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概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概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陸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劑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礙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照得萬歷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令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常。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著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勅下禮部。遵照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見行事例。係關宗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聖裁。著爲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

番夷求貢疏

臣近者。接得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東萊。差人齎到烏思藏僧人番書一紙。譯稱釋迦摩尼比丘鎖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佑皇上晝夜念經。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爲地方事。先與朝廷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我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讚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尊。穉氍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頭寫等因。并虜酋順義王俺答亦有稟帖。爲本僧轉乞通貢。俱投到臣。臣看得烏思藏僧人鎖南堅錯。卽虜酋俺答所稱活佛者也。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爲名。實欲西搶瓦剌。比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致敗衄。待其既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貢可以堅久。乃授策邊臣。使之隨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內治。以待其變。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答部下番夷。悉皆離叛。勢甚窘蹙。遂託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貢。獻琛來王。自此虜款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祖宗洪庇。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淺薄。謬當樞軸。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戴。除求貢一事。已奉旨下禮兵二部議處。惟本僧所餽臣禮物。雖遠人向化之誠。難以峻拒。但臣係輔弼近臣。參預密勿。義不得與外夷相通。查得國初翰林學士宋濂。因朝鮮國王餽禮求文。卻而不受。曰。天朝之臣。豈可受小夷之禮。高皇帝聞而深喜之。其能守義自重如此。況臣列職帷幄。與詞臣不同。而通貢大事。又非求文之比。緣是不敢私受。謹略具其事本末。仰乞聖明。俯賜裁奪。勅下臣愚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嚮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自尊之義。爲此謹具題知。伏候勅旨。奉聖旨。卿軸理

勳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悅。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餽。以慰遠人嚮風慕義之誠。禮部知道。欽此。

召見紀事

先是禮部以聖體大安。遵旨擇于初九日。請皇上視朝。已奉俞允。至初八日。遣文書官至內閣諭臣居正。朕明日御朝。切欲與先生一見。奈先生前有旨不在朝參之列。明日未朝之時。先于平臺召見。說與先生知之。是日黎明。臣入見于平臺。致詞云。恭惟聖躬康豫。福壽無疆。臣犬馬微衷。不勝欣慶。叩頭稱賀。上說朕久未視朝。國家事多。勞先生費心。臣對言。臣久不覩天顏。朝夕仰念。今蒙特賜召見。下情無任懽忻。但聖體雖安。還宜保重。至于國家事務。臣當盡忠幹理。皇上免勞掛懷。上云。先生忠愛。朕知道了。隨賜銀五十兩。彩幣六表裏。燒割一分酒飯。一卓。臣叩頭稱謝。上又諭云。先生近前看朕容色。臣承旨。至御座前跪。上親執臣手。仰見天顏和粹。玉音清亮。不勝忻忭。上又說。朕日進膳四次。每次俱兩碗。但不用葷。臣對云。病後加飧。誠爲可喜。但元氣初復。亦宜節調。過多恐傷脾胃。然不但飲食宜節。臣前奏疹後最患風寒。與房事。尤望聖明加慎。上云。今聖母朝夕視朕起居。未嘗暫離。三宮俱未宣召。先生忠愛。朕悉知。上又說。十二日經筵。其日講。且待五月初旬行。臣謹承旨。叩頭而退。始鳴鐘御門。百官致詞稱賀云。

請更定時享祝文疏

據太常寺本爲祭祀事。該本寺卿溫純等開稱。太廟時享。原設九帝后冠服。今祝文內稱五廟。皇祖考妣。太皇帝后。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皇高祖妣。孝貞純皇后。皇曾伯祖考。孝宗敬皇帝。皇曾伯祖妣。孝康敬

皇后。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皇曾祖妣慈孝獻皇后。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皇伯祖妣孝靜毅皇后。皇祖考世宗肅皇帝。皇祖妣孝潔肅皇后。皇考穆宗莊皇帝。皇妣孝懿莊皇后。職等照得憲廟而下。既備列六帝后。乃又加以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五廟內。實止太祖成祖英宗三廟設祭。而祝文則多稱二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大禘。東壁下配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帝系圖。壽春王于太祖爲伯。霍邱以下七王爲兄。寶應以下七王爲姪。自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邱以下七王。俱爲皇高伯祖。寶應以下七王。爲皇曾伯祖。倫序旣紊。且世次已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盡帝后。止稱徽號。今諸王似應改稱本爵。庶于名義爲協。等因到閣。據此。臣等恭照時享之制。止于九廟。太祖成祖。百世不遷。其餘則以親序。而祧廟不與焉。查得先朝祝文。宏治中。自憲宗而上。稱八廟。太皇帝后。嘉靖初。自孝宗而上。稱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帝后。至孝烈皇后。升祔。仁宗奉祧。始稱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蓋其時世宗新升之主。卽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增也。至我皇上。嗣統。則世次異矣。乃時享祝文。自皇高祖憲宗皇帝。至皇考穆宗皇帝。已備六廟之數。而太祖成祖英宗三廟。猶仍五廟之稱。揆之世數名義。委屬未妥。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假廟。當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祖宗神靈陟降之時。帝后尊親。不宜徑從簡略。廟祔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歲暮大禘禮。將時享祝文。通列九廟帝后聖號。以致如在之誠。不必更稱五廟字樣。其大禘配享。壽春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安。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合候命下。容臣等另撰祝文。進呈御覽。發下該寺。并壽春等王神牌一體遵照。改正施行。奉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

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

伏蒙發下票擬章奏內有戶部進呈御覽揭帖一本。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嚴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賊之人。嚴治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歷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者也。比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

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聖明留意

論外戚封爵疏

今日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皇親都督同知王偉著進封伯爵擬旨來行欽此并將正德二年封慶陽伯夏儒嘉靖二年封泰和伯陳萬言及各子男輩授官事例傳示臣等恭照聖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國初如魏定兩公自以佐命元勳聯姻帝室彭城惠安雖託籍戚里然亦半有軍功胙土剖符皆無容議宣德中季始有恩澤之封宏治以來遂爲故事然實非高皇帝之舊制也嘉靖八年世宗皇帝曾詔廷臣會議外戚封拜事理該府部等衙門議稱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特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與有大勳勞之人並享茅土非所以昭有功勸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皇親駙馬俱要查照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祖宗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敢有違例奏請希圖恩澤妄引洪熙以後事例比乞者聽本部及科道官即時舉劾寘之重典以爲貪冒不知止足者之戒等因奉聖旨卿等任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古未有我皇祖亦未有制典魏定二國公雖爲戚里實開國佐命靖難元勳難同其功彭城惠安二伯亦有軍功居半都著照舊襲封其餘以爲戚里濫膺重爵名器旣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于先朝恩命及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此此我世祖超世之見同符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彷彿其萬一者嗣後雖曾垂澤安平許傳再世則以孝烈皇后有翦逆保駕之功特旨酬賞

非援例進封者也。臣等竊以爲我皇上當英妙之齡，事事皆祇遜先猷，憲章烈祖，則太祖定制，與世祖聖諭正宜仰稽而效法者。但既有正德以後事例，王偉係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謹擬傳帖，上請聖裁。發下吏部施行。其皇親子男輩，姑且從容，俟後再有大喜慶事，然後加恩未晚也。臣等謹查嘉靖八年，世宗皇帝聖旨及廷臣會議二本，進呈御覽，用見先朝恩封外戚始末，伏惟聖明垂覽。

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昨該文書官姚秀口傳聖旨，內庫缺錢賞用，著臣等擬旨。傳該部鑄造進用。欽此。臣等查得萬歷四年二月奉聖旨，萬歷通寶制錢，著鑄二萬錠，與嘉靖隆慶等相兼行使。戶工二部知道。欽此。本月又該工部題鑄造事宜，節奉聖旨，錢式照嘉靖通寶，鑄金背一萬四千錠，火漆六千錠，著以一千萬文進庫應用。欽此。萬歷五年二月內，該戶部進新鑄制錢，又奉聖旨，這錢錠還查原定二萬之數，以一半進內庫應用，一半收貯太倉。欽此。及查工部題議制錢二萬錠，該錢一萬萬文，用工本銀十四萬九千兩，大半取之太倉銀庫。此奉旨鑄錢之大略也。臣等看得先朝鑄造制錢，原以通幣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鑄成之後，量進少許，呈樣，非以進供上用者也。萬歷二年鑄造之初，亦止進樣錢一千萬文，其後以一半進用，已非通幣便民之本意。今若以賞用缺錢，徑行鑄造進用，則是以外府之儲，取充內庫，大失舊制矣。且京師民間嘉靖錢最多，自鑄行萬歷制錢之後，愚民訛言，便謂止行萬歷新錢，不行嘉靖舊錢。小民甚以爲苦。近該五城榜示曉諭，民情少定。今若又廣鑄新錢，則嘉靖等項舊錢，必致阻滯不行。于小民甚爲不便。又與原奉聖旨，與嘉靖隆慶等錢相兼行使之意相背。臣等揆度事體，似爲未便，伏望聖明裁審，暫停鑄造進用之旨，待

二三年後。如果民間錢少。再行鑄造。亦未爲晚。仍乞皇上。曲納臣等節次所陳狂愚之言。敦尙儉德。擯節財用。諸凡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裁省。庶國用可充。民生有賴。不然。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將來必有大可憂者。臣等備員輔導。敢不盡其愚。伏惟聖明亮察。萬歷七年四月十九日。上次日奉諭停鑄。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九

請罷織造內臣對

工部覆禮科左給事中顧九思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疏請罷蘇松及應天織造取回原差內臣上遣文書官傳諭云御用袍服緊急織造且未可能若如部議取回內臣改屬撫按有司則織造不精誰任其責且見有錢糧不必加派先生每擬票來臣與同官二臣持工部疏入見上於便殿奏云近日蘇松等處水災重大據撫按官奏報及臣等所聞百姓困苦流離朝不謀夕有羣聚劫奪者地方錢糧委難措處且自前年星變時親奉明旨停止織造着孫隆回京至今尙未完報是詔令不信而德澤不宣也臣等謂宜從該部所請以彰皇上敬天恤民至意民惟邦本願少加聖心上曰朕未嘗不愛惜百姓但彼處織造不久常完遠不過來春爾臣對言皇上德意臣民無不欣仰卽孫隆在彼亦能仰體聖心安靜行事但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今彼中織完十未四五物料錢糧尙有未盡徵完者災地疲民不堪催督願皇上且取回孫隆其應天被災稍輕許坤仍舊可也上乃許之曰近降去花樣皆御前發出銀兩並不加派擾民此一件還着織完回京其餘則皆停罷可也臣等頓首曰幸甚蓋是時宮中大婚以來應受賜者皆籍記以待又當供奉慈寧歲幣益不足盡仰東南織造上心亦難之乃從中發銀五千兩昇孫隆約用盡更請一不以煩百姓外廷莫得知也故上指此爲言因以部疏授臣云先生將去

票來。又顧臣等云。君臣一體。今有司通不奉行。百姓安得受惠。臣對言。誠如聖諭。臣等今日亦無非推廣皇上德意而已。願皇上重惜民生。保固邦本。則百萬生靈。仰戴至仁。實社稷靈長之慶。因叩頭出。次日奉聖旨。蘇松地方災傷重大。孫隆着查近降花樣。御前發去銀兩。應織袍服。上緊湊織完。日即便回京。其以前織完的。照數解進。未完的都着停止。物料等項。准作歲造段疋支用。撫按官還查數明白具奏。許坤且着照舊。

請酌減增造段疋疏

伏蒙發下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請酌減織造段疋一本。臣等查得。先該承運庫太監孔成等。以賞賜夷人。段疋缺乏。題請行南京蘇松浙江等處。增織於內。又將上用袍服等項。併請織造。其該七萬三千疋。奉聖旨。工部知道。今科臣王道成等。因見東南地方。災傷重大。民力罷敝。恐加派擾民。故有此奏。臣等看得。歲造段疋。原有定額。祖宗朝。計一歲所造。賞賚諸費。尙有贏餘。至嘉靖年間。賞賚無時。每稱缺乏。乃行文於該地方。增織。謂之急缺段疋。然亦間一行之。非可爲常例者也。今查萬歷三年。該庫已稱缺乏。請於歲造之外。添織九萬有餘。其時以大婚禮重。賞賜浩繁。該部不得已。欽遵明旨。設法措處。然聞之。各地方庫藏。搜括已盡。經今四年。方得織完。而添織之旨。又下。計該庫所開數日。度其所費。非得銀四五十萬。不能辦此。索之庫藏。則庫藏已竭。加派小民。則民力已疲。況今歲南直隸浙江一帶。皆有水災。頃蒙特恩。破格蠲賑。又取回織造太監罷困之民。方得更生。乃又重復加派。子惠之恩。未洽。誅求之令。卽施。非聖慈所以愛養元元。培植邦本之意也。民窮財盡。賦重役繁。將來隱憂。誠有不可勝諱者。科臣所奏。宜留聖心。臣

等看得該庫偶因三衛夷人賞賜段疋缺少虎豹一樣服色及近年北虜俺答款貢歲增賞賚溢於舊數故題請添織以上二項委不可已至於上供御用等項則近年南京太監許坤蘇杭太監孫隆織進御前者已自足用不必又取辦於歲造矣臣等愚見伏乞聖明再諭該庫查北虜俺答一宗賞賜一歲約該幾何及三衛夷人虎豹服色缺少幾何照數行該地方添織卽作歲造之數其餘皆可停止惟冀俯從科臣之言一概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勅下戶工二部酌處免復加派小民庶近日蠲恤之旨不爲虛文罷極之民少得蘇息也臣等職在帷幄蒙皇上心膂之寄豈不知國用浩繁事在難已敢故爲節省之言以沽違拂之譽但事關邦本不得不爲深長之慮伏望聖慈宥其愚昧裁酌施行奉聖旨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欽此

服闋謝降勅召見賜衣帶金器疏

先准吏部咨欽奉聖諭問臣服制幾時滿着吏部上本起復該部回稱臣服制扣至萬歷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期滿禮當從吉等因備咨到臣遵奉問至本月二十三日仰荷天恩特降手勅諭元輔張少師先生在京守制忠孝兩全今當服滿朕心忻慰特賜玉帶一條大紅坐蟒蟒衣各一襲金執壺一把金臺蓋一副用示眷知念五日見朝畢候朕御平臺召見以後朝參經筵俱照舊行先生欽承之故諭該文書官太監孫斌恭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望闕盥手捧讀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庸虛特蒙眷遇曩遭家嚴之變將匍匐以言奔顧惟慰勉之堅屢籲號而莫遂繼荷聖慈之曲軫敢煩睿思以折衷許臣謝常祿以在公容臣襄大事而歸里自遠邱壠趨覲闕廷入則荷囊持籌遵墨綬之往制出乃寢苫枕塊守直經之

常經。既獲承聖主之倚毗。兼克盡匹夫之懇悃。斯蓋我皇上乾坤疇載。父母愛憐。酌權宜於禮典之中。垂體恤於使令之外。鏤鑄識感。銜結難酬。惟茲隙駟之易馳。倏爾祥琴之在御。先王之制不敢踰。雖勉循禫。祔之文。人子之心不能忘。實倍切居諸之感。乃荷宸衷俯記。降清問於銓曹。復蒙綸札傳宣。接威顏於中禁。祇佩衰辭之藹郁。重永朋錫之駢蕃。奩出壺觴。驚麟裹黃金之質。衣加盤帶。羨紅光白璧之珍。更令既毀之殘軀。還被斯皇之寵飾。捧而心醉。服以魂搖。昔名臣若榮溥。攷賢之輩。際盛世在永宣。順化之間。固常變禮從時。並荷先朝之知遇。未聞殊異數。有如今日之遭逢者也。臣敢不益據丹悃。仰答隆施。倘筋力之未疲。遠道寧忘於驅策。如髮膚之可效。微生何愛於捐糜。謹欽遵聖諭。於二十五日廷見後。卽趨詣平臺。恭候召見。誠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召見平臺記事

欽奉勅諭。召見於平臺。致詞云。臣前奉欽依。在京守制。服滿朝見。奉面諭。先生全忠全孝。萬古留名。臣奏。臣蒙皇上天恩。委曲體悉。故得以少盡臣子之情。不勝感戴。叩頭稱謝。又奏。昨蒙聖恩。特降手勅。恩賚殊常。尤不勝感戴。叩頭謝畢。又奏。昨奉勅諭。着臣以後。照舊朝參。臣卽當欽遵。但年前數日。尙在三年之內。餘哀未忘。仍望皇上。俯容再寬數日。免令朝參陪祀。候元旦慶賀後。照舊朝參供職。上說。先生元旦出來也。罷。臣叩頭承旨。上又說。與先生酒飯喫。臣叩頭謝。又奏。臣在制中。屢荷兩宮聖母慈恩。賜賚稠疊。今服滿。欲詣各宮門外。叩頭稱謝。未敢擅便。請旨。上說是。着張宏引進。臣叩頭退。隨詣慈慶宮外。叩頭。蒙仁聖皇太后。遣中使傳諭云。先生忠孝兩全了。宜益盡心輔佐。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隨詣慈寧宮門外。叩

頭蒙慈聖皇太后着引伴太監張宏傳諭云皇帝冲年凡事多賴先生輔佐天下太平今服制已滿忠孝都全了宜益盡心處置國事特賜膳九品金執壺一把金臺盞一副金鑲牙笏一雙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葷素食八盒甜食四盒酒十瓶命太監張宏遞酒三盃管待

辭免恩命疏

准吏部咨爲欽奉聖諭事查得節奉勅諭朕大婚禮成內閣輔臣忠勞茂著宜加特恩元輔張居正受先帝付託盡忠輔導保護啓迪勳猷獨茂宜加殊禮以答元功但元輔以守制懇辭暫從其請候制滿之日該部奏請加恩如勅奉行今本官服制已滿謹遵勅諭題請加恩等因奉聖旨朕元輔社稷重臣受先帝顧託翊戴朕躬以及大婚弼成治理勳績隆茂着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原廢武職伊男陞一級世襲着南鎮撫司僉書管事用副朕酬獎元功至意欽遵備咨到臣臣聞命驚惶拊躬局促仰惟皇上鴻仁下逮駿惠勞敷往因嘉禮之成肆舉鉞勞之典以臣叨居首弼加惠獨先念臣方在宅憂懸賞以待茲尤部臣之請渙頒追錄之恩三錫殊榮一朝並至既已奉有成命詎宜仰瀆宸嚴但臣自揣疎庸誤承眷遇一從受事以至於今每自省循諸所蒙被豈獨近代臣人之所稀觀抑亦在昔載記之所罕聞卽如頃者服制未除預垂清問迄于祥禱甫屆遽降溫綸袞辭塵十札之襲珍貺踰百朋之重黃金白璧炫耀門庭錦綺華章充溢筐篚臣伏思惟益盎之器不啻盈矣鸚鼠之腹亦旣飽矣及今克自抑畏庶幾獲免傾危而浹旬之間豐施薦及越歲之後巽命重申注之已盈而不虞其將覆噉之過飽而不慮其難容在輿論爲未孚尤天道之所忌此臣所以夙夜匪寧凌兢罔措者也伏望聖慈鑒臣素悃俾仍舊貫特寢新恩庶慙

分獲安幸。道頗賸之咎。微軀未隕。得紆銜結之忠。臣誠不勝戰兢跼蹐。懇切埃命之至。奉聖旨。卿保迪朕躬。夙夜匪懈。輔宣化理。茂著成功。眷德酬勳。宜從優典。朕體卿謙讓至情。今次所頒恩數。欲卿安受。視先朝施及元臣故事。已自不同。朕心方以爲歎。卿豈可復行遜避。宜勉遵成命。以慰朕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再辭恩命疏

昨臣以蒙恩殊常。具奏辭免。該文書官姚秀。送本到閣。口傳天語。着同官二臣。擬票溫旨。勉臣遵奉。不必再辭。隨奉聖旨。卿保迪朕躬。夙夜匪懈。輔宣化理。茂著成功。眷德酬勳。宜從優典。朕體卿謙讓至情。今次所頒恩數。欲卿安受。視先朝施及元臣故事。已自不同。朕心方以爲歎。卿豈可復行遜避。宜勉遵成命。以慰朕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仰惟聖眷優崇。宸綸藹郁。敢不祇若。用彰寵榮。但臣自以蒙被過隆。難於報答。涯分久溢。恐致顛危。故屢次瀆陳。非敢矯飾。誠省躬揣分。有萬萬不能自安者也。今奉聖諭諄切。又該同官二臣。咸導臣以將順。誠臣以抗違。臣竊伏思。惟俯自斟酌。因憶前年恭侍皇上。日講曾奉面諭。先生功大。朕無可爲酬。只是看顧先生子孫便了。臣每念及此。輒爲涕零。夫施及於己身者。其恩猶淺。施及於子孫者。其恩爲深。戴德於一時者。其報有盡。戴德於後世者。其報無窮。今蒙聖恩。憐念臣男。擢之衛司。延以世賞。藐焉弱息。荷此殊榮。斯蓋前諭所謂看顧臣子孫。倦倦之意也。臣不勝感激。不勝頂戴。謹拜手。祇頌。仍囑臣後嗣。世效犬馬。仰報生成。惟是三公崇階。以待耆碩。在本朝文職。咸不敢居。萬鍾厚祿。以賜勳親。臣昔已蒙恩。豈宜重冒。惟此二項殊典。揣己終不敢當。伏望聖慈。俯鑒臣愚。准臣量受。臣男陞廕。

其大傳祿米之加。俯容辭免。庶橫恩不致於滯及。微分亦得以少安。履厚戴高。不敢忘報。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奉聖旨。卿功在社稷。不惟朕所眷知。亦中外臣民所共聞見。進秩加恩。於禮匪過。乃又固辭不已。朕心益用弗寧。今諒卿惻誠。特准辭免太傅。以成卿勞謙廉讓之美。其餘宜勉遵成命。慎毋再辭。吏部知道。

辭考滿加恩疏

准吏部咨題。請稽考績。以優輔臣事。內稱。臣於萬歷五年九月內。聞臣父憂。奏乞回籍守制。荷蒙皇上諭留。准假歸葬。旋詔還內閣。至萬歷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服滿起復。通計前後歷任年分。除給假回籍不計外。其餘月日。皆實在內閣輔政。扣至萬歷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止。一品九年滿後。又歷三年。例應考滿。給由等因。奉聖旨。卿等說的是。元輔爲朕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匪懈。實與見任供職者不殊。你部裏便查考滿恩例。從厚開擬來看。備咨到臣。臣伏誦綸音。不勝惶悚。竊惟該部所奏。乃課功常典。臣之所處。則值事之變。而酌禮之中。非可以常典概論者也。今且無論臣功之有無。與課之殿最。但以事理言之。追憶前年。先臣不祿。臣聞訃之初。五內崩裂。瀝血陳情。惟乞一去而已。乃奉聖諭。懇留。至於三四比時。臣雖在昏迷中。猶念先帝之顧託未終。聖母皇上之深恩未報。犬馬戀主。實切依依。而烏鳥私情。又有不能自釋者。乃不得已。而爲在京守制之請。仰荷聖慈俯從。又特允歸葬。旋即召還。免其朝參。停止支俸。令以素服在閣辦事。臣出則綜理國事。盡在公之義。入則守其苴絰。執居喪之禮。是臣之不去者。報君恩也。守制者。報親恩也。士大夫有識者。咸謂皇上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於君。臣父子之情。庶幾兩全而無害矣。

然身雖屬於公家。事實殊於見任。今乃又計算前後月日。通作實歷。積日累勞。循例考滿。則事同見任。禮曠居喪。君臣之義雖全。父子之情則缺矣。皇上昔日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者。豈不兩失之乎。臣又查得前代典禮。與本朝律令。凡奪情起復者。皆居官食祿。與見任不殊。故先年大學士楊溥。李賢等。皆從服中陞官考滿。以事同見任故也。今臣乃辭俸守制。皇上原未奪臣之情。臣亦未嘗於制中起復。比之諸臣。事體原自不同。況前年荷蒙聖恩。以大婚禮成。敍錄內閣諸臣。晉秩廕子。獨臣以服制未滿。特敕該部。俟制滿而後題請。是皇上亦諒臣在服制之中。不可以加恩故也。夫既不可以加恩。又獨可以考滿乎。蓋事必揆諸天理之當。卽乎人心之安。乃無歉恨。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今臣自審於理。欠當於心。未安。故不得不仰控聖明。冀申情款。惟求協夫事理之中而已。非畏人之議己。而故爲是喋喋也。伏望聖慈。俯鑒愚誠。特停恩命。勅下吏部。免臣給由。庶臣得以安心供職。而皇上曲全之仁。與微臣自處之義。終爲完善。無所虧缺矣。臣於此理。剖析已詳。皇上聖明。必垂洞鑒。萬望卽賜俞允。免致再三陳控。煩瀆宸嚴。臣不勝惶恐戰慄。懇切祈望之至。奉聖旨。卿昔爲朕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彌篤。殊勳茂績。中外所知。該部題請考滿加恩。委係彝典。茲覽卿奏。辭俸守制。與奪情起復不同。朕心更覺洞然。卿之所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辭。以全忠孝大節。至於卿之勳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眷。吏部知道。

歸政乞休疏

臣一介草茅。行能淺薄。不自意遭際先皇。拔之侍從之班。畀以論思之任。壬申之事。又親揚末命。以皇上爲託。臣受事以來。夙夜兢兢。恆恐付託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聖慈。眷禮優崇。信任專篤。臣

亦遂忘其愚陋。畢智竭力。圖報國恩。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蓋九年於茲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爾乞身者。以時未可爾。今賴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寧。大禮大婚。耕藉陵祀。鴻儀鉅典。一一修舉。聖志已定。聖德日新。朝廷之上。忠賢濟濟。以皇上之明聖。令諸臣得佐下風。以致昇平。保鴻業。無難也。臣於是乃敢拜手稽首而歸政焉。且臣稟賦素弱。比年又以任重力微。積勞過慮。形神頓憊。血氣早衰。踰五之齡。鬚髮變白。自茲以往。聰明智慮。當日就昏蒙。若不早自陳力。以致折足覆餗。將使王事不終。前功盡棄。此又臣之所大恐也。伏望皇上。特出睿斷。親綜萬幾。博簡忠賢。俾參化理。賜臣骸骨。生還故鄉。庶臣節得以終全。駑力免於中蹶。臣未竭丹衷。當令後之子孫。世爲犬馬。以圖報效也。奉聖旨。卿受遺先帝。爲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政。乞休爲請。使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先帝丁寧顧託之意。以社稷爲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慎無再辭。吏部知道。

再乞休致疏

昨臣以大禮畢成。具疏乞休。伏奉聖旨。卿受遺先帝。爲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政。乞休爲請。使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先帝丁寧顧託之意。以社稷爲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慎無再辭。吏部知道。臣聞命自天。不勝感悚。念臣發跡寒單。賦才譴劣。仰承先帝顧託之重。祇荷皇上眷遇之隆。分當捐身。庶以仰酬高厚之萬一。豈敢輒求引退。圖遂私懷。但臣葵藿之志。雖殷。而犬馬之力已竭。一自壬申受事。以至於今。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於淵谷。中遭家難。南北奔馳。神

敝於思慮之煩。力疲於擔負之重。以致心血耗損。筋力彫墮。外若勉強支持。中實衰憊已甚。餐荼茹堇。苦自知之。恆恐一日顛仆。有負重託。欲乞身於聖明之前。非一日矣。獨念國事未定。大禮未完。口嚅嚅而不敢言。心依依而未能舍。今賴皇上神聖。臣得以少效愚衷。中外乂安。國家無事。諸大典禮皆已完就。乃敢一言其私。蓋亦度其時可以去而後去耳。昔顏回有言。東野畢之馬將敗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無何而東野畢之馬果敗。故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失臣。造父無失馬。今臣之乞去。亦非敢爲決計長往也。但數年之間。暫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卽填溝壑。國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聞命而夕就道。雖執戈荷戈。效死疆場。亦所弗避。是臣之愛身。亦所以愛國也。伏惟聖慈。矜允。臣無任悚懼。俟命之至。奉聖旨。連日不見卿出。朕心若有所失。如何又有此奏。今諸大典禮雖已舉行。不過禮文之事。機務繁重。賴卿輔理。更切未便是。卿閑逸之時。古之元老大臣。耄耋之年。在朝輔理者不少。卿方逾五十。豈得便自稱衰老。忍于言去。宜遵前旨。卽出。永肩一德。用成始終大忠。著鴻臚寺官往諭。朕意。吏部知道。

謝聖諭疏

昨該臣再疏乞休。未蒙俞允。今日欽奉龍箋。手勅一道。諭元輔少師張先生。朕面奉聖母慈諭。云與張先生說各大典禮。雖是修舉。內外一應政務。爾尙未能裁決。邊事尤爲緊要。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先生今後不必興此念。朕恭錄以示先生。務仰體聖母與朕。惓惓倚毗至意。以終先帝憑几顧命。方全臣節大義。先生其欽承之。故諭該司禮監太監孫秀。文書房官卽得

用恭捧到臣私寓。臣叩頭捧讀。感切涕零。念臣受國厚恩。未能圖報。況身膺重託。敢遂私圖。但自審體力向衰。兼之寵祿踰分。萬不獲已。仰控宸嚴。茲蒙聖恩。親灑瓊翰。恭述聖母慈諭。責臣以付託之未效。勉臣以臣節之當終。臣莊誦之餘。感懼兼抱。仰惟慈訓諄切。聖眷優隆。誠所謂義重身輕。威尊命賤。臣於此時。若復固求私便。是爲自冒譴誅。但臣願忠之心無窮。而任事之力難強。仍乞皇上朝夕於聖母前。達臣微悃。曲賜矜涵。庶稅駕之祈。雖未遂於今日。首邱之願。猶有冀於將來。又該鴻臚寺官奉旨諭臣。早出臣即宜欽遵。赴閣辦事。但臣前以山陵扈駕。觸冒風寒。近又聞親弟訃音。感傷致病。伏乞聖慈垂憫。俯容調理數日。少可卽出供職。臣不勝惶悚感激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調理數日。卽出輔理。以慰朕心。禮部知道。

請專官纂修疏

先該臣等題奉欽依。重修大明會典。節奉勅諭。會典一書。我祖宗列聖典章法度。綱目具存。第簡編浩穰。精覈實難。我皇祖世宗肅皇帝。嘗見其一二舛誤。申命儒臣。重加校輯。比及進覽。迄未頒行。似於聖心。猶有未當。今特命卿等。校訂差訛。補輯缺漏。督率各官。悉心考究。務令諸司一體。前後相貫。用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欽此。欽遵。已經開館纂修。去後。近該副總裁等官。將所編草稿。呈送臣等。刪潤。止將舊會典。并嘉靖二十九年續修進呈。未奉欽依。舊稿謄寫一遍。稍續以近年事例。中間體例。尙有未當。紀載頗多。缺漏。良由副總裁諸臣。各有部事相妨。無暇討論。講究。臣等欲另爲修削。苦閤務浩繁。力有弗給。欲因仍舊貫。聊取完事。則於悉心。實有未安者。竊以會典所載。乃昭代致治之大經大法。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

美善兼該。綱目畢舉。列聖相承。間有損益。歷世滋久。經畫愈詳。今既彙爲一書。固當深究本原。備詳因革。酌古準今。以定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典則。況欽承勅諭。令臣等校訂差訛。補輯缺漏。是於舊本或有未當者。亦許以愚瞽之見。上請聖裁矣。今若止將舊本謄寫。附以新例。則不過重錄續編而已。豈聖明所以屬託臣等之意乎。顧事必專任。乃可責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緒。往者纂修兩朝實錄。亦皆專屬副總裁二員。臣等又月有程督。歲有稽考。乃克有成。今會典事理。又與實錄不同。考索講求。尤費心力。非有專責。決難奏功。臣等看得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文學素優。年力方富。屬以此事。似可責成。如蒙聖明俯允。將余有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許國協管府事。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轉。令其專在史館。遵照勅諭事理。將會典新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具草稿。送臣等刪潤。其原題副總裁官。惟於部務有暇。相與討論。不必限以章程。致令兩誤。庶幾事有專責。而汗青可期也。奉聖旨是。吏部知道。

請處治邪佞內臣疏

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爲。著降作小火者。發去孝陵種菜。爾等司禮監。并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祿。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我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姦邪已去。今後但有姦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并管事牌子。一同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示到閣。除欽奉宣諭。臣等另行具題外。臣等看得孫海客用。姦邪不忠。引誘蠱惑。以致虧損聖德。舉動差錯。上違聖母慈誨。下失臣民仰望之心。論祖宗法度。宜正典刑。罪在不赦。皇上心

雖惱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燭姦之明。等於日月。宥罪之仁。同於天地矣。但臣等查得舊例。孝陵種菜。皆軍人爲之。二犯既發。令著役不宜止降火者。須充做淨軍。乃爲正法。臣等謹擬稟上。請聖裁施行。奉聖旨。乾清宮管事牌子太監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爲。降黜未盡其辜。著充淨軍。發去南京孝陵種菜。該衙門知道。

請清汰近習疏

伏蒙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客用。朕越思越惱。這廝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者。發去南京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爲輔臣。輔弼朕躬。宗廟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堯舜之臣。朕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迸去姦邪。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官邱得用。恭捧到閣。臣等恭誦綸音。不勝欽仰。不勝惶愧。仰惟皇上。天挺聖資。幼而聰穎。自臨御以來。講學勤政。聖德日新。臣等每自慶幸。以爲親逢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宮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庭。不知內事。卽有所聞。未敢輕信。而朝廷庶政。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皇上加意省覽。蓋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近臣聞皇上夜間遊行。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爲者。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爲妄。不敢復言。連日因覩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皇上。燕閒遊宴。別宮釋去法服。身著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仗。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以蠱惑上心。希圖寵

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可惜天生聖主。被這幾個姦佞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日講時。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聖母諄諄教戒。皇上幡然改悔。迸去姦邪。引咎自責。又宣諭臣等。盡心輔導。此蓋九廟列聖之靈。默啓我聖母之心。形之譴責。陰佑我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茲以往。皇上依然爲堯舜之主。臣等亦庶幾可勉爲堯舜之臣矣。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固爲尤甚。而其中諂佞希寵。放肆無忘者。尚不止此二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皇上既將此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內。以爲聖德之累。伏望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章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管事牌子等官。平日爲忠爲佞。諒莫逃於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聖斷。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諂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皇穹垂象。彗芒掃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盛德。此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弼。宮中之事。皆宜與聞。臣居正。又親承先帝遺命。輔保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內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皇上。有此過舉。孤負先帝付託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報。稱外。既蒙皇上。明發德音。昭示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居。及宮壺內事。但有所聞。卽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忠。如孫海客用等者。亦不避嫌怨。必舉祖宗之法。奏請處治。仍望俯允施行。皇上亦宜仰遵聖母慈訓。痛自改悔。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允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

庶今日之悔過不爲虛言。將來之聖德愈爲光顯矣。臣等無任灑血哀懇之至。伏惟聖慈鑒宥。奉御批覽。卿所奏具見忠愛。依擬行。又奉聖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降三級。著外私家閒住。永不敘用。其司禮監及管事牌子等。都著自陳。該衙門知道。

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

先該臣等而奏。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講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日講。請暫免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御前講解。而請裁決。伏奉諭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聖聰。卽恭侍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意。啓沃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而已。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羹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不圖奎章睿謨。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宏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閔。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皇上。監于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累

朝寶訓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卻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晨講既畢。臣等恭詣文華後殿。講解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皇上偶有疑難。卽望而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卽於講後。而奏請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卽燕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幄之時。則聖德愈進于高明。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奉御批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朕知道了。

請停止工程疏

該文書官田義傳奉聖諭。欲修理武英殿。欽此。臣等看得。祖宗宮殿。如有損壞。自合修理。豈宜惜費。但查本殿。自宣德正統以後。久不臨御。迨世宗皇帝踐祚之初。卽將文華殿鼎新修建。易以黃瓦。凡齋居經筵。及召見大臣等項。俱臨御於此。今九五齋。恭默室。皆世宗皇帝親題其額。輪奐巍然。堂構具在。蓋以東方發生。喜神所向。故齋居聽政。講學冠讀。皆恆處于斯。其取義深矣。今武英殿。乃祖宗久不臨御之所。卽加

修理聖駕未必常到而徒費十餘萬之貲經營於不常到之地似爲無益且臣等亦曾至本殿觀其藻飾顏色雖稍有剝落而棟宇規制未常少損似亦無煩於改作也臣等愚見伏望皇上釋思世宗皇帝臨御東朝之意姑仍舊貫暫停工作以省勞費或待皇儲誕降之後仍以文華爲東宮講讀之所卻請聖駕臨幸武英彼時鼎新修理未爲晚也臣等淺陋無識仰蒙俯諭不敢不盡其愚伏望聖明曲垂鑒納臣等不勝懇切願忠之至奉聖旨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十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臣等伏觀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遊無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聖學該洽。睿志清明。臣等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納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姦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斂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臣等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載筆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祕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賡酬。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卽今之翰林官是也。國朝建置翰林。於一榜進士中。拔其英雋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啓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皇上卽有任使。不必他求。如日講諸臣。皆文學優贍。臣等慎選以充。見今記注起居。日遂在館供事。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日講官。在館祇候。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採錄。鑒賞名筆。欲有所題詠。卽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繕寫。呈進聖覽。或不時召至御前。而賜質問。令其發摠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斷于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稱塞。爭相

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聖明辨材審官之道。亦默寓於中矣。臣等不勝惓惓願忠之誠。奉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外戚子弟恩廢疏

昨該文書房官邱得用口傳聖旨。欲將皇親永年伯王偉弟男。加恩授職。臣等謹欽遵擬傳帖。將王偉弟王俊男王棟各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帶俸。頃又該邱得用傳示聖意。說正德年間。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衛指揮使等官。世襲。今何止授千戶。又無世襲字樣。以臣等所擬爲薄。臣等不勝惶悚。仰惟皇上篤眷中宮。加恩外戚。此乃情禮之至。臣等敢不仰承。但查正德二年。雖有此例。至世宗皇帝登極之後。悉已釐革。凡皇親授官。無論大小。皆不得世襲。故泰和伯陳萬言。係元配孝潔皇后之父。伊男陳紹祖。原係監生出身。亦止授尙寶司丞。文官未嘗世襲也。又查得隆慶年間。今仁聖懿安皇太后之父。固安伯陳景行。伊男陳昌言。初亦止授錦衣衛千戶。至皇上登極。因恭上兩宮尊號。方降勅將陳景行長男陳昌言。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陳嘉言。授錦衣衛副千戶。慈聖宣文皇太后父李偉。封武清伯。長男李文全。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李文貴。授錦衣衛副千戶。俱無世襲字樣。臣等恭照祖宗定制。武職非有軍功。不得世襲。正德年間。政體紊亂。至世宗皇帝。以聰明至聖。入繼大統。將以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復我祖宗之舊。正今日所當遵守者。當先帝龍飛之日。與皇上嗣統之初。加恩陳李二家。例止於如此。今皇上雖欲優厚外戚。詎可踰於兩宮皇太后之家乎。是臣等所擬。乃三朝見行事例。非敢擅爲裁抑也。今奉聖諭。令臣等改擬。臣等謹欽遵。斟酌近例。擬將王偉男王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弟王俊。授錦衣衛正千戶。比之兩宮皇太后

之家實爲相等。至於世襲一節，則祖宗舊制，決不敢違越也。臣等又惟皇上與中宮聖壽萬年，將來皇儲兆慶繩繩振振，推恩咸望，固未可量。似亦不在此一時也。伏望聖明俯鑒，臣等愚誠特賜俞允，不勝幸甚。奉聖旨：皇親永年伯王偉、男王棟，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弟王俊、錦衣衛正千戶俱帶俸，兵部知道。

文華殿論奏

四月十八日，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臣居正等入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臣因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臣對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聖心上曰：依先生每議處，臣言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臣等每奏災傷，皇上卽惻然閔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慨然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聖衷，無日不以憂民爲心。安民爲事，四方奏乞蠲貸擬旨允行者，無月無之。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君養民之責。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坐視民瘼，痛癢不相關，如作舟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此何不敢報之有？又云請賑則曰不敢請，此何不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怨君上，何嘗有憂民之心？卽如積穀一事，屢奉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有自理贖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以何法，上怒形於色，曰：有司爲民害者，當著實重處。臣對云：今後有犯者，當如聖諭。臣復奏

云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畿輔之地。雨澤愆期。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撙節。如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緡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爲尤大乎。上曰然。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臣云。皇上所謂常例者。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暫行。明年卽據爲例。非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如嘉靖中。世宗皇帝用度最爲浩繁。然內庫銀兩。尙有餘積。隆慶初年冬。餘庫尙餘百餘萬。今每歲金花銀百二十萬。每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爲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盡言。惟皇上留神省察。

患病謝遣醫并乞假調理疏

臣自入夏以來。因體弱過勞。內傷氣血。外冒盛暑。以致積熱伏於腸胃。流爲下部熱症。又多服涼藥。反令脾胃受傷。飲食減少。四肢無力。立秋以後。轉更增劇。自以身當重任。一向勉強支持。又恐驚動聖心。未敢具奏調理。乃蒙宸衷曲軫。特遣御醫診視。傳奉溫綸。飲以良劑。念臣狗馬微軀。不自愛慎。以上貽君父之憂。沐此鴻恩。捐糜難報。但臣自察病原。似非藥餌能療。惟澄心息慮。謝事靜攝。庶或可痊。仍乞聖慈垂憫。特賜旬月假限。暫解閣務。俾得專意調理。倘獲就痊。臣卽勉赴供職。不敢久曠。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痊可卽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

謝賜粥米食品疏

昨蒙聖恩。以臣患病。遣醫診視。該臣具奏陳謝。并請暫解閣務。賜假調理。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痊可卽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欽此。今日又蒙聖恩。特遣文書官太監孫斌。到臣私寓。臨視臣疾。頒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甜醬瓜茄一罈。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力疾扶掖。叩頭祇領。訖。念臣柳質。易摧。鶩才既竭。遵此疾疢。益覺支離。方療曠之是虞。懼譴訶之莫道。乃荷乾坤覆幬。父母愛憐。綸旨溫存。遣上醫而視診。寵頒稠疊。塵中使以光臨。切感難名。沉痾頓釋。九恩未報。敢退託以求安。一息尙存。矢捐糜而罔惜。臣誠不勝感激圖報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聖諭存問并賜銀兩等物疏

頃該臣以患病不能供職。具奏請假調理。仰戴天恩。特賜允俞。又遣醫診視。頒賜粥米食品等物。臣方銜感。遵奉間。今日又蒙聖諭。張少師。朕數日不見先生。聞調理將痊。可。茲賜銀八十兩。蟒衣一襲。用示眷念。先生其欽承之。月初新涼。可進閣矣。欽此。外。又頒賜甜食二盒。點心二盒。該司禮監太監張鯨。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力疾扶掖。叩頭祇領。訖。仰惟天光薦被。宸眷邗隆。非臣捐軀隕首所能報答。亦非敵楮殫毫所能宣謝。惟有鏤之肺腑。傳之子孫。期世爲犬馬。圖效驅馳而已。臣自奉俞音。得從休沐。屏居謝事。息慮澄心。數日以來。始覺少減。顧患所由來已久。今社之使去甚難。茲蒙溫諭。示以仲月之初。遂爲趨朝之候。帝星垂照。人間災祟。當不禳而自除。天語定期。涼入秋中。必勿藥而有喜矣。臣誠不勝感泣頂戴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遣中使趣召并賜銀八寶等物疏

臣以患病。乞假調理。屢蒙聖慈軫念。賜賚駢蕃。今日又蒙欽遣文書官太監邱得用。到臣私寓。口傳天語。視臣病痊之狀。趣其進見之期。又特賜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一盒。乾點心一盒。臣謹叩頭祇領。訖。臣養痾旅邸。倏已再旬。雖遠天顏。曠離官守。而犬馬依戀之心。無時無刻。不在皇上左右。數日以來。始覺痊可。再假五六日。俟氣體漸復。卽當欽遵聖諭。趨赴闕庭。臣仰荷殊錫。頻繁宸心注念。雖父母之於愛子。有不能得者。臣誠不勝感泣圖報之忱。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十一

考滿謝手勅賜賚疏

臣以一品歷俸十二年考滿。欽承聖恩。著臣復職。隨遣司禮監太監張誠。恭捧手勅。賜臣銀二百兩。坐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二百石。欽此。又蒙遣文書官吳忠。頒例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內大紅坐蟒一表裏。蟒衣一表裏。原封鈔一萬貫。茶飯卓五卓。羊十隻。酒五十瓶。各賚捧到。臣私第。臣謹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凡庸。濫司鼎軸。夙荷先皇之末命。遂蒙聖主之深知。矢竭愚忠。用圖稱塞。願涓流徒煩於注海。而寸石何望於補天。雖夜寐而夙興。自謂心力之已罄。苟日省而月試。終爲廩餼之虛糜。碌碌瘵官。又踰一紀。兢兢在事。尙抱百憂。吏職有一之未修。皆臣表率之無狀。民生有一之弗遂。皆臣調燮之多乖。屬茲考課之辰。宜正黜幽之典。詎意獲從寬政。因而復冒殊恩。謂臣備職有年。寵褻匡弼。察臣秉心不二。謬許精忠。雲漢章天。枉貴臣而宣播。篚筐載道。拜珍貺之駢蕃。撫歲月以懷慙。戴榮光而增懼。敢不堅持晚節。益勵初忱。苟利國家。何髮膚之足惜。載銘肺腑。終銜結以爲期。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謝恩命疏

臣以一品十二年考滿。該吏禮二部。欽奉聖諭。議擬恩例。奉聖旨。卿等說的是。元輔受先帝遺命。輔朕十

年精忠大功冠於先後。茲實歷一品。已及十五年。恩數委當優異。著支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兼官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勅獎勵。賜宴禮部。廕一子。與做尙寶司司丞。用見朕崇獎元勳至意。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念臣學術迂疏。行能謏劣。夙荷先皇顧託之重。誤蒙聖主倚任之專。待罪首弼。于茲十年。荏苒歲時。絲毫無補。今計歷俸一品。雖十有二年。自知無績可書。不敢妄干功令。特以三考黜陟。乃國家彝典。若有幽常黜。亦不得避。故不得已。循例給由。以應明典。伏荷聖慈優容。准令復職。尋親瀛宸翰。降勅褒嘉。增祿賜金。迴出常數。篚筐牢醴。絡繹道途。臣頂戴鴻恩。已不啻踰涯溢分矣。乃又特勅吏禮二部。將臣守制之年。俱作實歷。月日穹階勳祿。一朝并加。隆禮殊榮。冠絕前後。臣捫心自愧。何功何勞。可以堪此。夫天道所最忌者。非望之福。明主所深惜者。無功之賞。臣以驚下。謬當艱鉅。日夕兢兢。救過之不給。雖十年以來。四海乂安。百蠻賓服。皆皇上神威廣運。聖化旁敷。臣安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一旦獲此非望之福。冒此無功之賞。豈惟自速隳顛之咎。抑恐有累日月之明。此臣所以跼蹐惶悚。而不能已於辭也。除誥命藉榮先世。勅獎風勵臣工。謹已祇領。其餘非分所安者。萬不敢當。伏望皇上俯鑒下誠。收回成命。俾仍舊次。圖報將來。庶臣獲少安於陋庸。亦幸免於顛越矣。奉聖旨。朕沖齡纘服。賴卿宏才亮節。竭誠匡輔。十年之間。政理修明。蠻夷率服。勳績顯著。簡在朕心。茲九年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酬庸之典。豈得仍執謙遜。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無復固辭。吏部知道。

再辭恩命疏

頃蒙皇上以臣一品。十二年考滿。特加異恩。該臣具疏辭免。奉聖旨。朕沖齡纘服。賴卿宏才亮節。竭誠匡

輔十年之間。政理修明。蠻夷率服。勳績顯著。簡在朕心。茲九年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酬庸之典。豈得仍執謙遜。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無復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恭誦宸綸。愈增惶悚。臣聞古卓犖奇偉之士。抱經綸匡濟之才者。恆以不逢明主。無所建立爲恨。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君不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蓋感遇合之難也。臣聞巷韋布之士耳。非有碩德鴻才。可以庶幾古人之萬一。幸逢英主在上。臣得以譴劣。佐下風。效啓沃。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從。主德昭宣。聖化旁洽。伊尹之所願見者。臣親見之。其所愧恥者。臣幸無之。卽千萬世而下。頌我皇上聖德神功。爲堯舜之主。臣亦得以竊附於堯舜之佐矣。此之榮遇。雖萬鍾之享。百朋之錫。豈足以擬之哉。故臣向者每被恩命。輒控辭而巳者。良以所慶幸者大。而爵祿非其所計也。乃若詔祿詔爵。雖朝廷馭臣之典。亦宜稍加節制。而不至橫溢。乃足爲勸三公穹階。五等厚祿。上柱崇勳。在先朝名德。咸不敢當。乃一朝悉舉而畀之於臣。所謂溢恩濫賞也。至於符節世嘗。部宴大烹。臣前九年考滿。皆已冒叨。茲又豈可重領。反覆思惟。如墜淵谷。故不避煩瀆。再控於君父之前。伏望聖慈。諒臣之衷。素無矯飾。矜其愚而俞焉。碎首隕軀。不敢忘報。奉聖旨。卿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朕所深信。然豐功偉績。社稷利賴。朝廷自當有崇報之典。卿乃固執謙遜。控辭益切。朕心殊有未安。重違卿意。特准辭免。伯祿上柱國部宴。用成卿勞謙之美。其餘悉宜勉承。乃見我君臣相體篤誼。慎勿又辭。吏部知道。

奉諭整肅朝儀疏

伏奉聖諭。朕近來每視朝。見百官穿雜色衣服。繫雜色帶。都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孰爲敬也。

孰爲不敬。與先生等說。傳與鴻臚寺。傳示百官。今後再有這等的。著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參奏。欽此。臣等當卽傳示該寺。訖看得禮莫大於君臣之交。分莫嚴於上下之辨。況朝參之際。天顏咫尺。尤臣子所當致敬而不可忽者。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論語鄉黨一篇。記孔子見君之時。自入門以至於升堂。敬謹之心。不敢以一時少懈。人見其鞠躬踧踖。屏氣斂容。議其爲諂。而不知事君之禮。當如是也。近日以來。朝參之禮。委覺少懈。百官衣帶。多有僭越。入班之時。吐唾在地。進退行走。舒徐搖擺。謝恩見辭。致詞不恪。禮官不行申明。御史不行糾奏。臣等亦屢加戒諭。而人情玩狎。積習難改。安知背非後議。不有以臣等爲諂者乎。今蒙天語申嚴。衆心始知所做。後有犯者。著鴻臚寺及侍班御史。指名參奏。必罪不宥。庶朝廷之禮尊。而上下之分明也。

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

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卹。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頃又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冒免。海內訢訢。如獲更生矣。然尙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尙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

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扑窮民。腴其膏血。以實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萬曆七年止。各直省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姦猾。恃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於小民。不能行於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祜具奏請蠲戶部以干係國計。未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布德施惠。常出自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於下。怨歸於上矣。臣等愚見。合無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上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況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贏餘。即蠲此積逋。於國賦初無所損。而令膏澤洽乎黎庶。頌聲溢於寰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伏乞聖裁施行。奉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苦累小民。著戶部查節年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勒限完納。還會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說。

進大閱圖頌卷疏

茲者。恭遇皇上。修舉曠儀。躬行大閱。益宏祖烈。丕振皇威。誠修內攘外之鴻猷。致治保邦之長策也。臣濫叨首輔。獲奉屬車。快觀之餘。不勝慶忭。謹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獻。雖思淺詞蕪。未足鋪張盛

美。然述真紀實。庶以傳示將來。伏乞聖慈。俯垂睿覽。臣無任鼓舞欣躍之至。謹具大閱圖說一卷。隨本恭進以聞。

給假治疾疏

臣自去秋。患下部熱病。仰荷聖慈垂憫。賜假調理。雖標症少減。而病根未除。纏綿至今。醫藥罔效。近訪得一醫人。自家鄉來。自言能療此疾。屢經試驗。其術頗精。但須靜養半月二十日。乃得除根。臣伏自念。年迫衰遲。久嬰疾患。比者恭侍講讀。皇上見臣肌體羸瘦。詢問左右。察臣所苦。是犬馬賤軀。蓋未嘗不仰塵聖念也。今幸得此醫人。專意治療。竊冀痊愈。復有日足以仰慰君父眷念之懷。故敢不避煩瀆。仰祈聖慈。俯賜寬假二旬一月。暫免朝參侍講。至於閣中事務。稟擬題奏等項。容臣於私寓辦理。免其出入趨走之勞。庶幾醫藥靜專。奏効可觀。痊愈之日。卽趨走闕庭供事。不敢久曠也。臣誠怙恃恩眷。仰瀆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請乞優禮耆碩以光聖治疏

臣等伏觀先年恩詔一款。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重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仕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十以上。毛紀。賈詠。皆八十。俱蒙特恩。遣官存問。是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例者。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世宗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常振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先帝潛居藩邸。世廟

一日忽有疑於先帝命檢成祖之於仁宗故事。階爲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則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先帝嗣登大寶。階時爲翼戴首臣。皇上正位東宮。又嘗預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泯。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勳庸。抑又過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特從優厚。以彰盛典。如蒙皇上俯念階爲先朝元輔。當代舊人。特勅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賚勅前去存問。仍量加賞賚。用示優崇。一以昭皇上尊禮耆宿。褒敘忠賢之美。一以見巖居之下。有天壽平格之臣。皆太平之盛事也。奉聖旨。卿等說的是。徐階輔佐皇祖。翼戴先帝。忠勤端亮。茂著勳勞。今年及八旬。足稱榮壽。准卿等奏。寫勅差官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四表裏。以示朕優禮耆碩之意。禮部知道。欽此。

皇帝勅諭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論道。更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尙齒之儀。實褒德勸功之典。矧言耆碩。著有勳庸。世咸仰爲達尊。朕豈靳于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清華。歷試功于盤錯。簡知皇祖。晉陟台司。履忠順以事一人。持廉靖而先百辟。當儉壬之旣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墨而仕路肅清。獎忠直而真才彙進。申明典制。多安邊俗。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黃扉。遂乞閑于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資其典刑。終始完名。寰寓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屆年八旬。欽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世之禎祥。朕祇遙先猷。追惟舊德。粵稽功載。申錫寵章。茲特遣行人塗時相。賚勅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幣四

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年。箴儆不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家臣。不殊前哲。其茂祉蕃綏。慎保修齡。尙謀黃髮之詢。用慰蒼生之望。欽哉。

給假謝恩疏

臣以患病。給假調治。今日伏蒙天恩。賜銀一百兩。蟒衣一襲。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特遣司禮監太監張鯨。臨寓賜問。臣方用藥。敷搽患處。不能行動。謹伏枕叩頭。令男臣翰林院編修張嗣修。修撰張懋修。錦衣衛指揮僉事張簡修。望闕叩頭代領訖。臣久嬰疾病。仰荷聖慈。賜假治療。數日以來。試用醫人。委覺有效。從此專意靜攝。庶幾痊可有期。但以狗馬微軀。屢動聖懷。注念慰問。繾綣錫予。駢蕃感極。涕零不知所報。

恭謝賜問疏

今日伏蒙聖恩。特遣文書官吳忠。頒賜銀八寶四十兩。銀葉二十兩。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臨臣私寓。俯賜存問。臣以病尙不能起。謹伏枕望闕叩頭。祇領訖。緣臣宿患雖除。而血氣大損。數日以來。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須再假二十餘日。息靜休攝。庶可望痊。蓋文書官所親見。非敢託故也。

乞骸歸里疏

臣自患病以來。靜攝調治。日望平復。乃今三月。元氣愈覺虛弱。臥起皆賴人扶。肌體羸疲。僅存皮骨。傍人見之。亦皆爲臣悲悼。及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還。且古有災異則策免三公。今廷臣之中。無居三

公之位者。獨臣叨竊此官。頃者蒼髯出於西方。日食午陽之旦。伏思厥咎。惟在於臣。正宜罷免。以應天變。伏望慈聖垂憫。諒臣素無矯飾。知臣情非獲已。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倘不卽填溝壑。猶可效用於將來。臣不勝哀鳴懇切。戰慄隕越之至。奉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仍准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攝。痊可卽出輔理。用慰朕懷。吏部知道。

恭謝手勅疏

今日伏蒙聖恩。特降手勅。諭太師張太嶽。朕自沖齡登極。賴先生啓沃佐理。心無所不盡。迄今十載。四海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顧命。朕方切倚賴。先生乃屢以疾辭。忍離朕耶。朕知先生竭力國事。致此勞瘁。然不妨在京調理。閣務且總大綱。着次輔等辦理。先生專養精神。省思慮。自然康復。庶慰朕朝夕惓惓之意。欽賜元輔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該司禮監太監魏朝。賚捧到。臣私寓。臣謹伏枕叩頭。祇領訖。臣病困之餘。不能措辭。感謝之悰。言不能悉。

再懇生還疏

昨該臣具疏乞休。奉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仍准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攝。痊可卽出輔理。用慰朕懷。吏部知道。欽此。縷縷之衷。未回天聽。憂愁抑鬱。病勢轉增。竊謂人之欲有爲於世。全賴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強留於此。不過行尸走肉耳。將焉用之。有如一。日溘先朝露。將使臣有客死之痛。而皇上亦虧保終之仁。此臣之所以跼蹐哀鳴。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皇上憐臣十年拮据盡瘁之苦。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如不卽死。將來效用。尙有日也。奉聖旨。卿受皇考顧

命夙夜勤勞。弼成治理。朕方虛己仰承。眷倚甚切。卿何忍遽欲捨朕而去。又有此奏。覽之動心。宜遵前旨。專心靜攝。以俟痊日。輔理慎勿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

萬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上於文華殿。背誦大寶箴。先是以大寶箴爲書字影格。臣因奏此文甚切於君德。治道。皇上勿徒書寫。須熟記其詞。又勿徒記誦。須通曉其義。乃爲有益。上以爲然。臣乃爲註解一篇。以進。至是日。上御文華殿。召臣至御座前。上起立。高舉大寶箴一冊而授臣。臣受冊北面立。上高聲背誦一遍。一字不差。又玉音清圓悠遠。餘響繞殿。誠萬壽之徵也。背畢。臣又進講。一一陳說大義。上皆洞其微旨。所引瓊宮瑤臺。糟邱酒池。開羅啓祝。援琴命詩等事。悉知其顛末。講至縱心乎湛然之域。一條。上曰。此不過言人當虛心處事耳。臣因舉手賀曰。只虛心二字。足以蔽此條之義矣。夫人心之所以不虛者。私意混雜故耳。如水本至清。以泥沙溷之。則不清。鏡本至明。以塵垢蔽之。則不明。人主誠能涵養此心。除去私欲。如明鏡止水。則好惡刑賞無不公平。而萬事理矣。上曰。然是時左右侍臣聽之。無不欣躍稱慶者。次日特賜臣銀八寶二十兩。以酬昨日講讀之勞。

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

先是。薊遼總督梁夢龍。塘報虜酋土蠻大舉寇遼東。輔臣張居正以警報封奏。上遣文書官命居正等擬旨諭兵部。議驅勦之策。居正等入奏。言九月初間。有北虜俺答部下頭目恰台吉。差人於土蠻營中。偵知土蠻欲糾衆向遼。講求貢市。臣卽馳語總督梁夢龍。令其再偵的實。多方設備。傳示遼東總兵李成梁。巡

撫周詠虜若糾大眾至。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使之野無所掠。虜氣自挫。又使梁夢龍親率師東行。發勁兵二枝出山海關。爲遼東聲援。令薊鎮總兵戚繼光選精銳乘間出塞。或擣其巢。或邀其歸。以撓之。今據報各官具如臣指。梁夢龍已東駐山海。遣參將許汝繼楊栗出關截殺。戚繼光移駐一片石。伺間邀擊。遼東收保已畢。虜以十月初二日至寧前。向中所地方。此中地狹人稀。虜衆無所掠。勢不能久。旦夕必已退遁。今勅本兵姑議驅勦。已後相機別議。且彼中戒備頗嚴。諒無疏失。伏惟皇上少寬聖懷。上曰先生費心處置。朕知道了。乃叩頭出。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十二

論時政疏

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流萬世。故嫫婦不恤其緯。而抱宗國之憂。臣雖卑陋。亦廁下庭之列。竊感當時之事。目擊心懷。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膽。爲陛下陳之。伏惟聖明。少留意焉。臣聞天下之勢。譬如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血氣流通而不息。則薰蒸灌溉乎百肢。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無害。一或壅闕。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臃腫痿痺之患生矣。臣竊惟今之事勢。血氣壅闕之病一。而臃腫痿痺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爲力矣。臣敢昧死以聞。臣聞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爲泰。泰者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爲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而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後能成和同之治。臣不敢以久遠喻。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之急於求治也。早朝晏罷。親信大臣。大臣奏事。輒屏左右。近侍之人。或日昃不倦。臺諫有言。皆虛已納之。雖甚狂悖。不罪也。當此之時。百工奉職。官無留事。德澤旁洽。流于無窮。一時際會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卽位以來。二十八年矣。自成祖以後。歷年之久。未有過于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列祖。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能不勤宵旰之憂者。意奉職者未得其人。與抑上下之志。猶有所未通耳。今羣臣百寮。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雖陛下神聖獨運。萬幾之務。無有留滯。然天

道下濟而光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近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今陛下所與居者，獨宦官宮妾耳。夫宦官宮妾，豈復有懷當時之憂，爲宗社之慮者乎？今大小臣工，雖有懷當時之憂，爲宗社之慮者，而遠隔于尊嚴之下，懸想于於穆之中，逡巡嚙口，而不敢盡其愚異，日以臺諫不言之故，常加譴責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無一人舉當時之急務，以爲言者，無已，則毛舉數事，以塞責。夫以刑罰驅之，而猶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測，陛下虛已好諫之誠，未盡暴著于臣下故也。是以大臣雖欲有所建明，而未易進。小臣雖欲有所獻納，而未敢言。由此觀之，血氣可謂壅闕而不通矣。是以臃腫痿痺之病，乘間而生。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濼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其他爲聖之明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係。臣伏觀祖訓，親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師法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遁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于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竊貪淫虐，陵轍有司，朘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削之，使屢得志，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爲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國家于人才，素未常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譏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敍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羅微玷而永廢者乎？臣愚以爲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

節之用。況又有卓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瘵曠者。此也。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舍。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覈。守令之于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爲急務。承望風旨爲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爲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官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爲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者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邇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爲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爲萬世之慮。建難勝之策者。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爲預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于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于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谿壑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財用大匱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爲此特臃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閉而不通。則雖有鍼石藥物。無所用。伏願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親近輔弼之佐。使羣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

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聞扁鵲見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悅也。再見又言之。三見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鵲望之而走也。狂瞽愚臣輒觸忌諱。惶悚無已。雖然。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伏惟聖明少留意于此。天下幸甚。

代謝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

嘉靖三十年十二月某日。恭遇皇上躬祈雪澤。應期降瑞。臣等謹已奉表稱賀。某日伏蒙聖恩遣某齋捧御製俯答賀雪吟七言詩一章。頒賜臣等者。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元殿延禧。已沐祥雲之降澤。皇情興豫。驚看睿藻之流光。湛恩隨靈霈以交流。奎翰與瑤華而繼曜。非天人之協應。詎動宸歡。顧翊贊以何功。謬承眷獎。榮逾華袞。寶重琬琰。俯愧荒蕪。仰瞻雲漢。茲蓋恭遇我皇上德邁始初。功登三五。日躋聖敬。至道合乎重冥。天授神靈。多能乃其餘事。茲者軫念窮民。躬祈明貺。勤誠潛運。渥澤隨敷。臣等仰格天之洪化。自知雀躍難勝。而皇上鑒翼聖之微勞。遽有鴻慈遍及。爰勤睿思。寵以宸章。開甲子之應辰。驗化機之不爽。寶墨雲緘。宛降從於天上。瑤編日麗。忽光動於人間。且事本爲民歌。由發德是宜。擬君臣相說之樂。寧同黃竹之酣吟。允爲被金石不朽之文。奚羨幽蘭之麗曲。願臣等冒忝公孤。謬參密勿。龍光賁及。知寡和乎陽春。鼈負奚堪。賴受持於元力。競覩絲綸之煥。俱深犬馬之情。敢不益勵初心。祇承休命。事吾君如事天。忠敬敢忘於夙夜。捐微軀而徇國。涓埃期補於滄溟。

遵詔自陳不職疏

奏爲遵詔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光新政事。臣伏覩詔書內一款。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并學士俱著

自陳去留取自上裁。欽此。伏念臣以一介草茅叨塵法從。粵從潛邸。獲侍講筵。雖葵藿之忱。向傾爲切。奈疲駑之質。軀策難前。聞見空疏。無以備詢咨而裨聖學。文詞蹇拙。無以參著作而藻皇猷。退自省循。蔑聞一善。虛糜廩祿。已踰廿年。茲聖明蒞政之初。正人心願治之日。所宜汰除冗曠。登進賢良。振興勵翼之風。大明黜陟之典。而臣猥以瑣質。濫長詞林。徒積罪戾之多。豈稱清華之選。伏望皇上。普離明而察衆職。奮乾斷以警官邪。如愚臣庸特賜罷斥。庶品流有別。非才不得以苟容。觀聽一新。賢者無妨於登用。其於初政。實爲有光。臣無任戰慄隕越。懇祈俟罪之至。

辭免恩命疏

奏爲辭免恩命事。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節奉勅諭。原講官。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居正。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著入內閣同徐階等辦事。如勅奉行。欽此。非常之命。特出宸衷。不次之恩。濫及庸品。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以內閣之職。幾務是司。以代王言。以熙帝載。必有宏深奧衍之學。蘊經綸康濟之才。然後足以協贊皇猷。弼成聖化。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既無才望。又鮮舊勞。徒以東朝勸講之微勤。幸逢聖主龍飛之景運。因緣際遇。驟被恩慈。擢貳銓衡。晉參密勿。力微於蚊蚋。任重於邱山。退自省循。若爲堪受。昔唐李泌陸贄。遇代德二主於藩邸。先臣楊溥劉健。事仁孝兩廟於青宮。咸以舊勞。遂躋台席。然當時不以爲倖得。後世咸仰其休聲者。蓋以四臣聞望素隆。勳庸茂著故也。臣之譴劣。何足以遠企前賢。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後進之士。廁迹於老成耆舊之間。以庸衆之流。濫竽於俊乂英賢之列。將何以致物情之允協。昭天鑒之無私。卽徵人言。能不自愧。況聖明臨御之

始正海內觀聽之時。倘舉措不愜於公評。則激勸有虧於國典。濟顛之咎。寧獨在臣。伏願皇上。察臣惻誠。非由矯飾。特停成命。改授時賢。俾臣仍以舊官。勉圖自効。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餽覆之憂。爲官擇人在國家有棟隆之吉。臣無任戰慄隕越。埃命之至。

賀瑞雪表

伏以璇霄延貺。九重鑒昭格之誠。玉宇飄霏。率土霑霑濡之澤。先霖霖而灑潤。消災沴以回和。喜氣春融。歡聲雷動。恭惟皇上。道孚冥漠。功卽康田。凝神而五氣司辰。享帝而萬靈受職。艱難乃逸。淵衷每切於閭閻。惕勵無忘。精禱尤勤於夙夜。屬以歲事告成。元冥節屆。慮食乃萬民之命。雪爲五穀之精。北風始勵。六花詎曜於彌空。東作將殷。三白更期於盈尺。爰啓殿壇而默叩。載瞻昊闕以虔祈。爐烟繚繞。飛爲天外之花。詭氣氤氳。散作寰中之瑞靄。始入空而漠漠。續紛乎散絮飛瓊。竟積野以皚皚。璀璨乎方珪圓璧。闔同雲。御氣氤氳。散作寰中之瑞靄。始入空而漠漠。續紛乎散絮飛瓊。竟積野以皚皚。璀璨乎方珪圓璧。闔闔曉闕。月映彤墀。御苑春回。花飛綺樹。瞻山則千巖俱白。疑驅溟渤之層波。望野則萬頃同輝。寧羨瀛洲之九斛。根芟培潤。知蠹賊之潛消。關塞凝寒。見狼烟之已熄。且元律甫周乎三限。而皇穹已鑒於重冥。天且不違。時如有待。斯誠一德感應之徵。萬秭豐登之慶也。臣等生逢盛世。職忝清班。歌奕奕於梁園。愧乏揆天之思。誦穰穰於商頌。願揚治世之音。伏願景福日新。宸禧雲擁。握五帝之瑤圖。而凝命。調兩間之玉燭。以當天。求千斯箱。求萬斯倉。朝野咸歌乎帝力。如海之增。如山之阜。富壽永迓乎天休。

代徐相公賀瑞雪表

伏以元宮延貺。皇仁潛達於重冥。昊闕承禧。靈澤遍沾於率土。迸百花而洒潤。幹一氣以回和。喜溢堯衢。

歡騰禹甸。恭惟皇上。動合天心。功侔神宰。享帝而萬靈受職。山川鬼神畢寧。握圖而五氣司辰。雨暘寒燠。時若屬以陰氣。方凝盛德。在水欲兆盈箱之積。躬祈三白之祥。祇奉明禋。肅承冥感。鑪烟騰靄。同雲將御。氣俱浮綸。旨傳溫玉。屑與瑤華並降。始自九重。而漠漠俄同。萬頃以體。體曜色天池。不夜恍璇霄之月。飄雲禁樹。先春飛玉苑之花。且厚不封條。和能消沴。海宇春回。已迓寰中瑞靄。關山凍合。還清塞外烽烟。玆蓋聖德潛孚。無高而不格。故天心順應。有感而必通。者臣等幸際熙朝。屢逢釐事。恩暉藉被。慶澤沾濡。擬免園興積雪之謠。敢謂抽毫能賦。續麟紀書。有年之瑞。終期載筆。以從伏願。景福茂臻。宸禧流演。得天人之佑。助萬年永迓乎元庥。聽朝野之謳歌。四國咸忘乎帝力。

紫極殿成賀表

紫宮肇建。一人居北極之尊。元貺申綏。萬壽叶南山之祝。保定孔固。式廓彌增。百辟雲從。萬方星拱。欽惟皇上。居德廣淵。宅心恭穆。續六七作賢聖之緒。若築室既肯。構堂培億。萬年高厚之基。迨未雨預。網牖戶。緝熙至道。聿嚴軒后之宮。恢廓宏圖。載考宣王之室。爰涓穀旦。特命共工。揆景屬定之方。中闢地據乾之正位。使民以悅。役未踰時。荷神之休。成於不日。蘭橈桂棟。凌霄漢以高。蹇繡拱朱欄。與烟霞而競麗。卓哉偉構。揭以鴻名。紫極巍崇。瓊榜煥微垣之象。壽清嚴邃。璇題快景曜之輝。際朱鳥之拱宸。撫翠華而時御。葆頤百祿。綏純嘏於燕閒。寶禮萬靈。薦馨香於夙夜。棟隆斯吉。寢成孔安。離麗當陽。天德彌光乎日月。鼎新凝命。帝居益壯於山河。臣等幸際清時。叨塵法從。岍嶂大廈。莫酬估冒之恩。黼黻洪猷。敢上兔輪之頌。伏願宸釐丕熾。昊眷邛隆。作君作師。而寵綏四方。保金甌以有永。曰壽曰康。而斂時五福。綿寶祚於無疆。

紫宸宮賀表

伏以宸居鼎建。萬方拱帝座之尊。天蹕賁臨。億載鞏皇圖之固。培隆基而益永。膺篤眷以維新。慶洽寰區。懽騰朝野。恭惟皇上。心涵濶穆。道貫清寧。締造惟艱。光啓中興之業。構堂是肯。懋昭大有之功。奄四海以爲家。恆念綢繆於牖戶。控八荒而在闕。益堅壯麗之山河。茲承與宅之宏恩。載飭常居之偉制。使民以悅。役匪俟於淹時。荷神之庥。功遂成於不日。聳千楹而赫奕。疊萬拱以峻嶒。穹棟雲連。闔闔洞開於黃道。周廬星列。鉤陳環衛乎紫垣。帝樞臨北斗之高城。仙館關西清之勝境。旣以頤聖躬而綏樂。因之披元覽。以發道真。法駕時乘。翠華至止。萬靈訶護。慶爰居爰處之宜。五位尊安。介俾熾俾昌之祉。迓瓊麻於有羨。凝寶命以無疆。臣等幸際熙明。夙叨怙冒。傾心黼座。不勝就望之忱。稽首瑤塔。敢上奐輪之頌。伏願紫籙繁錫。宸貺茂增。玉燭均調。坐軒后之合宮。而延和納佑。金甌永保。受天皇之秘籙。而久視長生。

賀瑞穀表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該苑田督職。上瑞穀三穗者四本。二穗者九十九本。仰惟仙誕屆期。元禎疊現。而瑞穀之登。尤爲萬國和一之象。九重福壽之徵。臣等誠懼誠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瑤穹篤眷。一人膺戩穀之庥。寶穡敷祥。萬寓洽豐登之慶。自天田而挺秀。先虹且以申禋。舜畝權騰。堯衢喜溢。恭惟皇上。道參惟大德。並日生艱難。每切乎人依。所其無逸。籲禱素孚。帝鑒享於克誠。風雨節而寒暑時。默順璣衡之運。府事修而民物阜。永培邦國之基。協氣交融。休聲旁達。惟元化均調於玉燭。致歲功疊奏於金瓊。陔此嘉生。尤爲仁卉。儲精毓萃。夙含渥澤。於仙疇。合穎連莖。特表殊禎。於聖世。際五百載貞元之會。

介億萬年富壽之祺。應時既叶於幾先。取義尤彰於妙合。穗則雙歧而三秀。昭參天兩地之功。幹則四偶而九奇。符易象箕疇之數。蓋聖人得其位。斯得其祿。將享玉食於無窮。肆上帝降年永。而降年康。丕顯珍圖於有赫。休哉靈貺。邈矣希聞。臣等幸際熙明。叨塵侍從。質同稊稗。栽培夙荷乎天工。心切芹葵。歌頌敢忘乎帝力。伏願宸釐茂集。睿算崇增。時常和而歲常豐。光撫盈成之寶祚。日之升而川之至。益綿鞏固之璠齡。

賀瑞穀表二

嘉靖年八月。該鄭府廬江王。奏進瑞穀。一莖五穗者一本。一莖三穗者三本。一莖二穗者六十本。仰惟聖德格天。上元敷祐。爰觀殊祥之應。適當聖誕之期。此誠萬壽無疆之徵。海宇大和。國家康庶之象也。臣等誠懼誠忤。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萬寶告成。四海協嘉生之瑞。五歧擢秀。九重徵明德之馨。二氣交和。實昭靈貺。臣等竊惟種之美者曰穀。蒸民之富庶。由此而臻。國之重者曰祀。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有年稱慶。振古如茲。而衆人曰財。莫斯爲切。苟順成於歲事。卽允協於休徵。況乎質本一莖。歧分數穗。均沾十脈。獨合幹而芄芄。共飫天倪。乃萃精而薤薤。玉粒表勻圓之美。金穰獲堅好之繁。瑞豈虛生。時因吉會。茲蓋伏遇皇上。道合重元。仁涵庶類。迪知王業。念稼穡之艱難。參贊化功。致雨暘之時若。明德上通於穹昊。洪恩誕布於多方。迺茲嘉瑞之生。正直昌熙之運。驗天庥之滋。至期地寶之聿呈。遠從河洛之墟。爰獻闕庭之上。廟宮薦享。馨香格祖考之靈。臣庶同觀。普率荷神明之貺。彼金芝競麗。未同合穎之嘉。雖朱草抽華。奚補盈箱之富。豐年爲瑞。有秋書太史之篇。和氣致祥。久道臻聖人之化。臣等叨承殊渥。變調無補。

於天工快觀奇禎。忻頌倍加於恆品。太平有象。豈徒見物阜民康。聖壽無疆。咸共祝天長地久。

賀瑞鹿表

茲者永和。王以白鹿上進。臣等仰惟天垂洪眷。帝介長生。昭厥有赫之純釐。錫此非常之上瑞。誠聖壽萬
萬年無疆之顯兆也。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玉誕迎祥。際千載貞元之會。瑤光挺瑞。兆萬
年壽祿之徵。鴻禎特應乎昌辰。駿德永綏乎渥眷。一人納祐。八表騰權。仰惟皇上。淵穆凝神。溥將受命。斂
時五福。用敷錫於庶民。祇奉三無。以發育乎羣品。大順洽雍熙之化。至誠收悠久之功。協氣光盈。殊麻叢
委。睠茲玉毳。載表瓊禱。曩疊見於名區。已荷駢蕃之貺。茲適逢於景旦。尤彰會合之奇。矧當金籙之祝釐。
爰自庚方而薦祉。天惟純祐。將扶上壽。以彌堅物。乃先知丕顯。貞符於有象。向仙階而騰倚。何殊虞獸之
踰。踰託御苑。以棲遊。長伴周禽之習。習素影分輝於南極。霜姿煥彩於西清。惟昔軒后乘圖。一銜環而獻
壽。迨至元君降李。再託駕以通靈。遂古爲希。於今特盛。具曉帝命申庥之意。必非人力可致之符。臣等幸
列邇聯薦。逢釐事。才慙善頌。言詞莫罄於揄揚。喜切微衷。手足不知其舞蹈。伏願蘿圖永御。芝歷洪延。如
川至如日升。如天長而地久。萬方拱辰極之尊。來鳳儀。來獸舞。來龍負。與龜呈。億載鞏山河之固。

賀瑞兔表

茲者玉誕屆節。寶度迎禧。乃有太醫院官。獻上瑞兔。體備五色。迥異恆品。此我皇上萬萬年長生久視之
徵。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景曜騰輝。三祝初臨於寶度。衡精炳瑞。一人永介乎瑤齡。信聖
德之不昭。致元禧之薦錫。懽均萬宇。慶集九重。恭惟皇上。太素凝真。元元合妙。致中和而育物。四海歸仁。

秉精白以格天。萬靈綏祐。在宥溥瀆。龐之化。旣得道而忘跡。彙征登俊。又之才。競乘時而擢穎。休聲旁達。協氣交流。凡諸希世之禎。咸萃一朝之盛。睠茲神龜。產自王畿。昔遇昌期。曾與四靈而並至。今逢大慶。復偕百獸以來儀。愈出愈奇。載馴載擾。飲玉池而餐瑤草。養就仙姿。陰月宇而息天庭。搗成聖藥。將證功於軒室。乃託跡於周宣。應景旦以呈祥。先虹辰而薦祉。來從萬壽。昭萬年鶴算之綿。色備五行。表五福龜疇之斂。非時不見。吉有叶於開先。厥類惟彰。機獨神於默應。蓋聖人大德得壽。必膺昌熾之祺。肆上帝申命用庥。特顯駢蕃之眷。休哉盛事。邈矣希聞。臣等幸際熙明。叨塵侍從。盡中山之管。詞莫罄於揄揚。聆虞殿之韶。情惟深於怵舞。伏願宸釐浩衍。帝貺崇增。握乾符而闡坤珍。國祚鞏山河之固。撫龍圖而操鴻寶。仙齡齊箕翼之長。

聖壽節賀表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十日。恭遇皇上萬壽聖節。臣等誠懼誠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聖主握乾符。億萬載蘿圖永御。皇穹申鼎命。六十年花甲初輪。純釐茂集於昌辰。繁祉聿新於景旦。赤虹紫電。聿開震夙之祥。玉檢金繩。增受泰元之筴。神人闔懌。裔夏騰懽。仰惟皇上。纂大合華。執中布度。乘漢沔龍飛之運。膺歷數而恢帝紘。按洛河龜負之疇。敘彝倫而建皇極。文經武緯。覲揚列聖之耿光。禮備樂和。兼總百王之述作。固一世於鈞陶之內。躋斯民於仁壽之鄉。二儀鬯而協氣交流。岳貢川輸。盡發無前之秘。一德孚而治馨上達。神綏祗貺。適昭有羨之庥。方椿齡浩衍於春秋。乃芝歷甫週於甲子。璿杓轉握。載符誕降之辰。寶裘開編。俶紀延長之算。帝座拱北辰而麗。正瑤光映南極以騰輝。百祿是宜。四方來賀。嘉禾靈龜。紛

呈動植之珍。貫耳雕題。畢集梯航之貢。佳氣藹蓬萊之闕。歡聲傳閭闔之雷。凡在熙臨。舉同慶祝。仰帝德配天爲大。其運靡窮。卜仙齡如日之升。自今伊始。臣等班聯清切。世際熙明。葵質有懷。競傾心而就日。芹悰莫罄。惟拜手以呼嵩。伏願多福駢臻。新祺茂介。仙甲自一輪而載衍。踰千盈萬。常同箕翼之明。帝歷由四紀以滋綿。咸五登三。永奠岡陵之固。

聖壽節賀表二

千齡誕聖。鴻圖卜有道之長。萬壽齊天。泰運衍無疆之慶。玉帛紛陳。乎禹服。簫韶協奏。於虞廷。瑞靄烟浮。權聲雷動。恭惟皇上。功參大始。道契重元。丕顯應圖。備聰明睿智之德。嚴恭凝命。得名位祿壽之全。聖人之化成。以久於其道。王者之定命。既世而後仁。山川鬼神畢寧。風雨燠暘時若。宏開壽域。納兆庶以同躋。獨運廟謨。懾瓊裘而遠遁。惟至誠無息。象帝之先。肆申命用休。受天之祐。如幾如式。俾熾俾昌。載常萬寶之成。恭遇一人之慶。金莖玉露。委滋潤以挹九霞。銀漢冰輪。並清光而被四表。式昭默眷。永錫遐齡。自昔河清已兆。龍飛之運。伊今川至。益綿鳳歷之休。臣等叨司雍教。幸際昌辰。偕百辟以祝堯年。悠久成物。率諸生而歌周雅。壽考作人。伏願茂膺純嘏。益介洪祺。如日之升。如月之恆。長作神人之主。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溥垂四海之安。

聖壽節賀表三

聖神天授。誕膺五百載之昌期。壽福日臻。茂衍億萬年之景運。節逢大慶。瑞擁元辰。閭闔門開。煥龍光於南極。蓬萊雲近。添鶴算於東瀛。華裔均懽。神人胥懌。恭惟皇上。道涵太始。德契重元。受籙應圖。登三皇而

咸五帝。握符御歷。紹二祖而邁七宗。百姓爲心。萬方在己。對時發育。至仁浹洽於羣生。舉世甄陶。大化滂流於庶類。文武並用。中外攸寧。禮樂孔修。述作兼備。允矣超千古而獨盛。巍乎參四大以常尊。茲者屬五德之在。金來萬邦之執玉。祥光焜耀。徵赤龍元鳥之紛紛。協氣充盈。儼樞電洛虹之赫赫。仙砌莫開於十葉。瑤池桃熟於千年。屆日月之紀週。迓乾坤之錫羨。大德必壽。式孚有道之長。申命用休。允協無疆之慶。臣等叨依密勿。久荷寵恩。感激獨深。奚啻羣情之祝。班行同舞。敢先萬歲之呼。

聖壽節賀表四

昊天有命。賜永壽於一人。聖德在秋。啓昌辰於萬壽。屬電繞虹流之大慶。衍日升川至之蕃禧。三靈之眷祐。允昭九有之懽忻。交暢恭惟皇上。應期時出。撫運中興。總覽政幾。體乾行而不息。周知民隱。運離照以無疆。作之君。作之師。兼百王化理之盛。丕哉文。丕哉武。揚累朝謨烈之光。夫惟至治之馨香。上聞是以大德之名壽。胥得茲者。風清玉宇。露湛金莖。瑞發堯莫。應日初舒乎十葉。祥呈禹稼。書年普慶乎三登。矧中州之靈貺。適來而南極之星輝。正現冠裳造闕。混車書以來朝。壁馬充庭。歷梯航而入貢。誠聖壽之盛會。曠世之奇逢也。臣等位列邇僚。身霑渥澤。莫酬恩遇。徒懷葵悃。以凌兢虔祝。仙齡謹效嵩呼。而忭舞伏願。聖壽與乾坤並久。皇圖同山嶽俱安。八千歲爲秋。永受四方之賀。億萬年在位。茂膺五福之壽。

聖壽節賀表五

天開壽域。九重凝元會之精。命協貞符。萬載仰長春之慶。臣工舞忭。中外謳歌。恭惟皇上。化洽華夷。道同元始。建中和之極。重元格而雷雨應時。撫亨泰之期。瑞應昭而嘉禾呈秀。文章煥然可述。允卓冠於百王。

功業巍乎有成。式增光於烈祖。篤生藩邸。已占虹流。電繞之祥。入統輿圖。爰致天保日中之治。茲逢初誕。幸際昌辰。璿衡隨寶歷以維新。玉律得金飈而薦爽。九秋湛露。澄敷駿朗之霄。五色卿雲。環擁光華之月。四譯效梯航而向闕。萬水朝宗。諸藩陳璧馬以充庭。衆星拱極。仙萸十葉。浮佳氣於彤墀。韶樂九成。奏歡聲於紫禁。嵩呼競祝。虎拜交羅。豈止五百年而王者興。殆將億萬歲爲天子壽也。臣等清光伊邇。弱翰無能。捧蓬島之瑤觴。冀少酬乎帝力。進芻蕘之金鑑。知莫補於天聰。伏願保合太和。靈承賁貺。隆禧有秩。敘康寧富壽。而備於躬。歷數無疆。繼虞夏殷周而邁其盛。

聖壽節賀表六

伏以聖人久道成化。會君師之治教。以綏民。王者得一爲貞。配天地之清寧。而永壽率土。慶天長之景日。羣生欣物觀之昌期。南極開雲。燦祥光於紫清。碧漢東華授籙。標遐算於玉笈。琅編裔夏同歡。神人胥懌。恭惟皇上。道契先天。心涵妙有。紹二祖之丕緒。綿景運以遐昌。含三元五德之元精。延太和而保合。粵自貞符降邸。已占虹流。電繞之祥。爰及大寶受圖。益隆天保日中之治。元武布昭。而孽夷盡殄。神機默運。而大化旁敷。昭事靡遑。對沖靈於咫尺。精誠潛格。儼肸蠶於元冥。惟至治之馨香。上聞故大德之名壽。胥得茲逢初旦。適際昌辰。諸藩陳璧馬以充庭。四譯效梯航而向闕。露凝雙掌。金莖霏五玉之膏。光燦九霞。璧月耀重輪之彩。佳氣氤氳乎昊闕。衆眞翔集於高晨。九霄瑞鶴。鏘鏘焉。偕鳳鈞鸞唱。以和鳴。五嶽仙芝。煜煜焉。與瑤草瓊枝而並耀。茲爲大慶。況屬熙朝。蓋雖列聖之丕紹。鴻基曾未登乎三紀。而我皇上之誕膺寶歷。乃獨邁乎前休。斯蓋天佑有明。欲永靈長之盛治。故日隆聖壽。用申定命之洪恩也。臣等久荷

寵榮叨依密勿。元麻仰庇。幸含生於壽域之中。帝德難名。徒忭舞於光天之下。伏願景福茂臻。宸禧益衍。玉燭和調。億兆賴一人之有慶。金湯鞏固。雍熙永萬載以無疆。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奏疏十三

賀靈雨應祈表一

茲者我皇上以夏令既深。雨澤未足。乃躬叩於雷壇。爲民虔禱。聖誠肫至。天鑒孔昭。甘澍溥零。遠近霑洽。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聖主念民依之重。無歲不祈。皇穹鑒帝德之馨。有求輒應。驗感通之素妙。彰眷佑之彌申。喜溢堯衢。懽騰舜畝。恭惟皇上道參惟大德。並日生鏡玉斗。以調元。握璿樞而運化。知艱乃逸。農功夙戒於三時。視民如傷。王政必先於四者。屬當夏暮。佇俟秋登。雖靈澤屢頒。已兆豐穰之慶。乃宸情過軫。尙塵宵旰之憂。慮邪氛或鑿於休和。致鴻化有乖於發育。叩瞻昊極。虔修齋戒之儀。勅召風靈。赫布驅禳之令。果靈符應。立致嘉祥。決天漢之瓊波。注流四野。瀉元池之玉液。沾溉羣生。澤汪濊以旁通。氣縉緗而交鬯。在原在隰。欣觀長畝之易禾。如京如坻。滿擬大田之多稼。詎止增滋而溢潤。尤能解劫以迎和。日月光華。乾坤清泰。卽炎帝之曰雨。則雨未足。稱神信大人之先天。後天罔不合德。益顯參贊彌綸之用。永綏康寧富壽之禎。臣等久荷生成。叨塵侍從。衍龜疇而省歲。備紀休徵。續麟史以編年。特書大有。莫效滴涓之助。徒深抃躍之誠。伏願純嘏茂膺。洪禧丕衍。五風十雨。均調四序之和。億載萬齡。永介一人之慶。

賀靈雨表二

聖主勤民。虔舉禱祈之典。皇穹眷德。丕昭康阜之符。景貺萃于一人。靈液覃于四表。懽騰萬甸。頌溢堯衢。恭惟皇上。道合沖虛。神凝淵穆。心之所向。先天而弗違。澤之所敷。與海而同潤。頃者雨暘之未。彼深軫稼穡之多艱。躬啓齋壇。虔祈元渥。綸音甫下。雷聲卽應于重霄。法限方申。電景宏宣于三極。惟聖誠久而不替。肆甘澍瀆而遂流。宮廟百神共彰。靈于爲雨。山川羣祀咸效。職于出雲。初沾灑以霏微。繼淋漓而汪濊。祁祁入夜。妙潤物于無聲。滴滴崇朝。顯農時于有象。青回壠麥。開兩歧漢代之祥。綠霽郊禾。肇連穎周家之瑞。和氣布而乾坤澄泰。靈氛滌而日月光華。蓋至聖格天。保佑益隆于駿命。而惟皇斂福。豐穰茂衍于鴻禧。所謂參贊之極功。斡旋之妙用也。臣等幸逢明盛。忻覩禎嘉。沐德龍池。夙戴涵濡之化。承恩鳳沼。彌懷漸被之仁。伏願慶祉天申。休徵日集。洗兵紫塞。神功廓一統之謨。齊政玉衡。聖治永萬年之業。

賀靈雨表三

聖主對時。因切民天之恤。帝宮肇祀。用昭方社之祈。惟天心助順而弗違。故雨澤應期而捷降。公私霑足。遐邇懽呼。恭惟皇上。聖德作新。靈忱默運。顧惟邦本。恆致重於農時。對越昊穹。屢昭受于帝貺。茲值積陽少沴。僅旬月而雖不爲災。但當南畝。載耘恐曠。焚而遂將成魃。時過不雨。民失有秋。齋滌秉心。致神祇之陟格。惕孚渙汗。勉臣庶以靖恭。方嚴宸蹕于璇階。情殷露禱。旋布滄雲于寶壇。歌協兩公膏液垂蘇。旱氛清滌。始見飛甘灑潤。祁祁偏浹于堯衢。繼看沃稿回焦。渴澁均沾于舜畝。匪直寰中之瑞。亦清塞外之塵。蓋一德格天。勅時幾以調化。斯百神受職。均福賜以佑民。可謂協位育之全功。參彌綸之妙用者也。臣等叨聯侍從。久荷洪施。均動植以濡恩。莫效涓流之助。霈乾坤而受澤。徒承沐浴之光。伏願雨暘時著。蓄害

弭消。大田多稼。而百谷用登。不獨慰十千之望。歲蒸民乃粒。而萬邦作乂。將併億兆以樂年。

賀靈雨表四

甘霖應禱。神庥昭洽。乎雨間。勤念爲民。聖德貫通乎三極。百靈效職。萬姓騰懽。恭惟皇上。極建中和。曠古今而獨盛。化隆參贊。合上下以同流。精誠默契於蒼穹。膏澤久覃於黎庶。無思不服。有感必通。曩惟瑞雪冬盈。預啓百昌之兆。邇者滂雷夏震。幸清九塞之塵。蓋宵旰每軫乎憂防。而造化實歸其掌握。茲常朱明屆候。赤牘申祈。思稼穡之艱難。下民所賴。謂雨暘之時若。上帝攸司。秉一念以告虔。肅羣工而省過。皇情肫至。帝鑒昭孚。月離畢以示期。山出雲而布靄。風霆迅發。溝澮交流。頓回普化之元功。大慰有秋之渴望。忻忻草木。盡懷沾溉之榮。靡靡郊原。均沐涵濡之貺。臣等瞻依鴻化。贊襄無補于天工。沐浴太和。歌頌敢忘于帝力。伏願斂五福以錫庶民。致太平于有象。敍九疇而御皇極。綏景福于無疆。瀚海龍城。實協洗兵之慶。泰山梁甫。嗣修檢玉之篇。

賀靈雨表五

皇穹眷德。昭感應于休徵。聖主祈元。妙斡旋于大造。滋百嘉而允遂。滌諸沴以咸清。慶洽家邦。歡均朝野。恭惟皇上。仁義立極。宣哲敷猷。軫念民生。治府事而九功敍。欽崇天道。在璣衡而七政齊。元冥獻瑞于瑤臺。太皞流和于玉澗。靈蕤盡熟。既瞻率育之貽。耒耜並興。復兆屢豐之祉。顧羣吏不克修其職。致三霖亦間愆其期。以耔以耘。在畎畝猶未病農時之役。惟宵旰則深憂穡事之艱。將旱而惕焉恐。其爲災。旣雨而欲然以爲未足。齋壇肅啓。叩法界以葳沖儀。御墨煥頒。戒祠曹而舉舊典。宸衷所向。天用弗違。

聖敬攸躋。神是具格。言甫出而雷電交作。限向終而雨澤遂盈。和氣宣通。廓化機于長養。靈滋浹洽。普帝力于栽培。內以登稼。舜田外以洗兵。漢塞富強之業。自是以彌光。太平之基。由茲而益固。誠彌綸之妙用。而位育之極功也。臣等濫叨祿秩。久荷生成。仰聖心之勤勞。無能贊助。觀元恩之優渥。惟倍懼呼。伏願賜雨常調。乾坤永泰。得天人之應。合萬福以駢臻。納川岳之珍。會千祥而畢集。大振皇威於有赫。茂延聖壽於無疆。

賀靈雨表六

天垂元貺。鑒一人昭假之誠。民頌豐年。衍四海昇平之治。仰休徵之嚮應。信精意之潛孚。福溢堯封。權均禹甸。恭惟皇上。剛健中正。潛哲文明。大德格天。至仁育物。政惟歲功之敘。時若雨暘。心存民食之依。知先稼穡。功侔元宰。撫運而五氣司辰。道際貞符。握紀而百靈受職。頃因時曠。卽軫淵衷。嚴所司以徧叩。羣神肅齋壇而躬籲。上帝誠無幽而弗達。邁周宣雲漢之詩。神有感而卽通。過成湯桑林之禱。遂蒙赫鑒。允答虔忱。合四海以垂陰。浹三朝而流澤。潤回枯槁。助兩儀發育之功。滋洽根莖。若萬類生成之性。山川增色。草木含輝。忻雨露之霑濡。識化工之幹連。矧去冬之瑞雪。已受明賜於來麩。卽今日之甘霖。定獲康年於黍稷。郊廟之粢盛備矣。烝黎之粒食盈焉。帝德難名。民生何幸。三農鼓舞。慶樂歲之有徵。萬姓謳歌。戴洪恩之丕冒。臣等叨依禁從。快睹嘉禎。愧無涓滴之酬。喜有優渥之霈。伏願功光旻帝。道貫重元。斂五福以錫庶民。囿羣生而躋壽域。日升川至。介遐福于無疆。雨施雲行。保太和于有象。

賀瑞雪表一

元穹錫祐。鑒一人昭格之誠。靈澤敷祥。啓萬宇豐登之慶。贊神明而闡秘。幹造化以成能。喜溢堯衢。懽騰舜畝。恭惟皇上。心涵太始。德合混元。兼覆幬持載之功。草木昆蟲咸若。盡裁成輔相之道。雨暘寒燠維時。每惟稼穡之孔艱。無俾烝黎之失所。茲者一冬已半。三白猶慳。雖元工未至於愆遠。乃宸慮預虞其早曠。竭精衷而默籲上帝。有赫鑒觀。渙綸命而申勅有司。無遺禮祀。純誠所積。感若郵傳。眷祐素隆。應如響答。二儀之炁。倏醞釀以回和。五穀之精。遂繽紛而薦祉。兆豐穰于嗣歲。啓農扈于先春。寫曜九重。漾瑤殿瓊塔之素彩。霏華千里。蕩玉關紫塞之塵氛。況節屆乎履長。而災消滄弭。功旣妙于扶陽。且慶當夫首度。而迎祉集禧。瑞允徵于增算。益顯參贊彌綸之用。永綏康寧富壽之庥。臣等幸際熙朝。樂觀釐事。衍龜疇而省歲。備紀休徵。續麟紀以編年。特書大有。伏願仙祺茂介。景福崇臻。先天弗違。後天不老。萬年調元。燭之和極。地所載。應地無疆。四海鞏金甌之固。

賀瑞雪表二

誠格高穹。誕應九重之禱。功回造化。卽占三白之祥。喜溢臣工。懽騰朝野。恭惟皇上。仁涵庶類。道契重元。當制作之期。履豐亨之會。內安寰宇。藹協氣之旁流。外撫要荒。快妖氛之頓息。茂膺介福。永錫休徵。維茲季冬。未霑雪澤。仰勞宸念。虔禱零壇。惟昊天昭鑒于一人。肆同雲遂布于四野。六花絢彩。俄驚上苑之回春。萬戶凝華。似覩崑岡之照夜。況積地則皆盈尺。雖委潤而不封條。尤爲豐歲之徵。用表太平之象。若彼禽鳥之瑞。徒飾耳目之觀。至於草木之祥。何補衣食之用。試探往籍。莫盛今時。此皆皇心昭合乎天心。故元澤同符于聖澤者也。臣等叨司雍教。幸際熙朝。率多士以趨跼。豈勝雀躍。同萬民而歌頌。莫罄豫鳴。伏

願帝眷昭垂。神庥滋至。十日雨。五日風。盛治長調。玉燭九年耕。三年積。洪圖永固。金甌。

賀瑞雪表三

聖主惠民。夙致精禋之禱。皇天眷德。宏敷大有之徵。澤溢堯封。懽騰禹甸。恭惟皇上。祈報達雍熙之妙。中和成位育之功。明德惟馨。典秩百神之祀。艱難乃逸。念切小民之依。頃以時澤之愆。上廬淵衷之慮。吉蠲對越。屢躬叩于皇穹。昭格感孚。遂仰承乎帝貺。一誠之潛通。無間百靈之祐。相有徵。八荒同雲。千里一色。瓊英皎潔。散五穀之精華。玉質霏霏。獻六花之嘉瑞。消沴而已。占盈尺。應時而不必。封條山嶽。增高根荖。倍潤三農。鼓舞歌帝力于康衢。萬彙滋榮。益春和于化國。飄茲雨暘之時。若實爲庥眷之駢臻。天澤偕聖澤。以同施人情。與物情而交暢。臣等叨居侍從。幸際昌時。仰帝德之昭明。荷天心之悅澤。殊深忻忭。莫罄揄揚。伏願彌綸成天地之能。久大崇易簡之德。休徵備至。錫五福于庶民。道化益隆。衍萬年之盛治。

賀瑞雪表四

洪化難名。臘瑞應九重之禱。太平有象。元靈呈六出之奇。天雖高而聽則卑。聖惟誠而禱必應。仰宸情而悅豫。溥臣庶以懽呼。恭惟皇上。德並兩儀。治隆千古。留神宵旰。恆懷稽事之憂。加意閭閻。每切民天之重。茲者元冬邁序。皓雪愆期。特軫淵衷。虔修日禱。竭誠將事。明德上契乎天心。申命用休。渥澤允符于臘候。百神效職。三白呈祥。琪樹繽紛。式現六花之瑞。瓊田璀璨。實爲五穀之精。綏綏不至于封條。佇見來甍之率育。皜皜漸成于盈尺。已知螟蟻之深藏。是蓋聖主敬天以保民。感孚有素。故穹昊應祈而錫貺。昭假孔神。誠天祐之無前。而真符之疊見也。臣等叨參密勿。無補燮調。歌帝力于不識。不知與億兆同其懽戴。荷

神功于至廣。至大感天地。莫克形容。伏願元祐彌隆。休徵茂集。卜萬年而御歷。益臻戩穀之祥。斂五福以錫民。永保豐年之治。

賀瑞雪表五

靈雪應祈。允兆昇平之象。皇穹眷聖。式昭感格之誠。喜氣春融。懽聲雷動。恭惟皇上。堯仁不冒。舜德好生。臻中和位育之功。極參贊財成之道。祁寒暑雨。洞悉小民之艱。黍稷稻粱。恆切有秋之望。屬冬時之既屆。偶雪澤之猶愆。爰軫宸衷。恐妨農務。齋心內殿。惟翼翼以欽承。躬禱零壇。儼洋洋其陟降。至誠必饗。克敬惟親。六合同雲。遂作輕盈之絮。九天飛霰。旋開頃刻之花。岡原皓若堆瓊。衢路紛如連璧。既霑既足。永無螟蟻之虞。以紆以耕。豫卜茨梁之積。農歌于野。忻元澤之兆豐。士慶于朝。仰聖心之允合。是皆皇上功侔造化。用能粒我蒸民者也。臣等覩茲靈貺。曷旣名言。懽呼敢效乎蟲鳴。踊躍豈殊于獸舞。伏願道超無外。德契重元。敬記魯年。奠萬國于春臺。玉燭。肆歌周雅。祝一人如山。阜岡陵。

賀瑞雪表六

天澤覃敷。大地晃瓊瑤之積。皇誠感格。元冬啓稼穡之徵。禹甸懽騰。堯封慶洽。恭惟皇上。道參太始。運撫中興。昭事九元。靈承列聖。昇平有象。至仁已遍于寰區。惕勵無忘。秘禱猶勤于夙夜。念食爲萬民所賴。而雪乃五穀之精氣。和則歲斯豐。土潤而農始利。仲冬小雪。六花已灑于彌空。季月大寒。三白未盈于竟野。庭壇齋戒。知聖躬之獨勞。簡籙敬陳。荷天心之默鑒。是以宮謝再虔之日。帝降初駕之辰。同雲布而微霰零。北風淒而密雪下。由寸盈尺。自旦及昏。棲閣疊樓。疑崇臺之銜壁。飄花落絮。似上苑之逢春。應水腹之

堅。陰凝愈固。迎土脈之動。液滲潛通。豈惟使牟麥之青榮。奄觀鍾銍。且能令虜氛之滅沒。塞寢戈矛。此誠至德之素孚。而靈貺之上瑞也。臣等才非曾史。叨聯北闕之班。學謝鄒枚。敢獻梁園之賦。惟深雀躍。益戴鴻施。伏願彌綸。成天地之能。久大昭易。簡之善。神禧雲擁。帝社日新。七政齊而泰階平。永田功于九扈。三靈衛而多祜集。綿聖壽于億齡。

賀瑞雪表七

伏以法嗣沖元。靈貺應一人之禱。陽回霄壤。祥霏五穀之華。三時可卜其順成。率土盡融于和暢。仰宸情之悅豫。喜溢龍顏。沐聖澤之沾濡。歡騰黎首。恭惟皇上。道孚冥漠。功卽康田。裁成輔相。以成能。參贊彌綸。而建極。覃仁慈于宇內。民已安而軫念如傷。運造化于掌中。天不違而欽崇愈至。是以豐年屢慶。邦年至治。以無虞。協氣嘉生。瑞應太平之有象。茲以元冬。臨季雪澤未均。日以燠之。天意殆相工。僮而布暖。歲云暮矣。聖心欲啓農扈。于先春。乃渙綸音。爰塵露禱。惟至誠之昭格。斯冥感之潛通。內壇肇啓。同雲已布。于璇空。齋館纔臨。密霰途敷于瑤甸。始續紛乎散絮。俄皎潔以堆瓊。靄靄浮浮。每卽形而賦象。灑灑奕奕。愛潤物之無聲。忽驚鶴翥之翩翻。倏見花開于頃刻。自此而澤來甦。根莖倍潤。從茲而消厲。祿闕塞無塵。彼珍禽異卉。徒瑰奇于耳目。願何裨衣食之源。卽和璞隋珠。雖充溢于圓方。未必立烝黎之命。唯茲上瑞。實曰休禎。臣等調燮無功。恩暉藉被。殿廡宵直。疑臨不夜之仙城。宮闕曉瞻。驚入長春之福苑。慶倍尋常。于萬萬心。同品彙以忻忻。伏願景福茂臻。元麻滋至。握五帝之瑤圖。而凝命。調兩間之玉燭。以當天百禮告成。歲歲享周田之利。三農不害。人人賡堯壤之歌。

賀冬至表一

玉律迎陽。萬國際天開之運。璇穹篤祐。一人凝日至之禱。乾元肇啓于鴻鈞。聖壽崇增于鳳紀。慶綿宗社。喜溢寰區。恭惟皇上。體道沖和。頤神淵默。建中極。動靜合天地之心。饗帝饗親。齋戒通神明之德。協虞璣而齊七政。敍箕範以備庶徵。維茲極辨之熙朝。載值履長之令節。斗杓旋子。月當三統之先。昴宿殷宵。序屬六陽之始。淑氣漸滋于元籥。元聲默應于黃鐘。魯史書占。睹雲容之表瑞。周圭測景。喜日馭之延暉。兩堦騰肆樂之權。四海慶寢兵之候。纓綏畢集。玉帛交陳。肅五夜而叩露壇。祇荷重元之鑒。踰十辰而逢景旦。預開首度之祥。湧祉流禧。沛若水泉之初動。益齡增算。普如陽德之方亨。歲運維新。宸釐有羨。臣等叨陪近列。幸際昌辰。才謝八能。莫叶鈞天之奏。情深三祝。惟同嵩嶽之呼。伏願純嘏緝熙。太和保合。立天地人之極。而垂衣五位。永綏皇極之洪圖。培壽福祿之元。而御歷萬年。茂衍泰元之神策。

賀冬至表二

殷昴升辰。式協仲冬之候。履長迎福。載陳亞歲之儀。喜聖主之當陽。見天心之來復。紀貞元而應度。按時令以承禱。海宇交懽。臣工洽慶。恭惟皇上。道涵泰始。識洞元微。謨烈冠乎百王。功德超乎千古。撫五辰而順序。齊七政以明時。得天統之攸長。世數周而復始。荷神明之眷祐。國祚永而益昌。茲者。序屬殷冬。時逢周正。黃鐘啓律。感緹室之旋和。元籥生春。適融風之始暢。珠星璧月。燦穹極以呈暉。舜日堯年。迓天休而迪吉。望魯臺書。雲物之慶。測漢表識。陰陽之和。休矣祥開。昭茲貺施。禮方嚴于大報。時允謂之昌辰。臣等叨列清班。忻逢盛會。吹噓有藉。幸同六琯飛灰。裨補無能。愧比五紋弱線。但深忭躍。倍切瞻依。伏願聖歷

不延。治運乘陽而並進。皇圖孔赫。壽源與時而俱增。申錫無疆。肇億萬千年之鼎盛。思皇多祐。迓三十一載之泰來。

賀冬至表三

黃鐘協律。一元涵發育之仁。紫極迎長。萬國仰亨嘉之會。淑氣充盈于禹甸。懽聲徧溢于堯衢。百祿是遄。四方來賀。恭惟皇上。道侔覆載。德冠古今。神聖登樞。大化孚而金甌永固。中和建極。元機運而玉燭均調。政順璇衡。配歲時而成序。恩加寰宇。茂品物以偕春。茲常履至之辰。正直陽生之候。瑄灰浮煖。識六氣之潛萌。圭景延暉。知七日之來復。宮線初添。乎弱縷臺雲已驗。夫書祥。臣等幸際昌期。叨塵近列。望龍光于咫尺。實切瞻依。罄雀躍以颺言。倍增忻忭。伏願靈承帝貺。保合太和。天地位而上下鬼神以寧。臻蕩蕩巍巍之治。泰階平而麟鳳龜龍畢至。成熙熙皞皞之功。

賀冬至表四

天開於子。一陽肇資始之功。日至於南。五位納履長之慶。儀陳亞歲。瑞集熙朝。恭惟皇上。明聖當天。大君御極。對時宏化。踰三紀而仁洽兆民。圖治保邦。纂列聖而德超千古。頤神淵默。獨觀萬化之原。體道沖和。忻復一元之會。撫五辰而凝績。政在扶陽。開二儀以爲功。恩昭育物。禮明樂備。成聖人制作之能。文治武功。見王者經綸之迹。四時合序。九域同風。茲載啓乎昌辰。益茂承乎景貺。天宮磬動。聲元已應。乎黃鐘。緹室灰飛。晷影漸舒。于繼線。觀堯星之正昴。物類昭蘇。應周月之授時。神人闡擇。協氣光盈于紫極。穹陰退謝于元枵。窮寒寢兵。喜邊氛之靖息。清臺觀象。書雲物之新嘉。臣等叨陪文石之班。敬效華封之祝。伏願

宸承帝既保合太和。一之日以體元。遠過夏時之歷數。萬斯年而御運。長歌舜日之光華。一人膺祐命之純。四海樂昇平之盛。

賀冬至表五

六琯吹葭。緹室迓一陽之來復。三垣正斗。璇霄睹萬象之維新。宏開發育之機。茂著裁成之績。暖回寒谷。人樂熙臺。恭惟皇上。大智先天。至仁徧物。剛健體乾行而不息。文明煥離照以無疆。盡制盡倫。兼千聖百王。作述之盛。丕承丕顯。增二祖七宗。謨烈之光。禮序樂和。德化徵于有象。民安物阜。惠澤浹于無垠。夏霖冬雪。皆應祈而歲功已就。北狄東夷。俱效順而邊警不聞。茲逢南至之辰。益進大來之吉。午中立表。圭日布影于初長。子半迎陽。璧月流輝于既望。推元紀歷。數符月統之得天。觀氣書雲。瑞協軒轅之獲鼎。黃輿貢祉。元象昭麻。景運當三十年。周而復始。聖壽綿億萬載。久而彌昌。臣等襍線才微。愧無裨於龍袞。涓埃念切。期仰答乎鴻鈞。對時陳獻。履之衷。叩闕致呼。嵩之祝。伏願道同陽長。由臨入泰。以亨隆治。與日升咸。五登三而炳耀。乾坤高厚。永固奕世之金甌。日月光華。恆映泰階之玉燭。

賀元旦表一

律鍾大簇。青陽布六合之和。斗正孟陬。黃道呈五雲之瑞。兩儀交泰。萬國朝宗。慶洽神人。懽騰遐邇。恭惟皇上。握符凝命。應運紹基。敬一接羣聖之傳。中和建四方之極。神威一震。逆醜自芟。聖武方昭。夷氛悉蕩。治功超乎前古。乾清坤寧。仁澤徧于寰區。民康物阜。茲屆三陽之令節。實逢千載之昌期。堯歷載頒。察璣衡于三百六旬之始。夏正允協。調玉燭于七十二候之初。迓淑氣于鵬霄。垂憲章於象闕。紫殿納萬邦之

圖籍彤庭會四海之衣冠。化日舒長。太平有象。元庥昌熾。申錫無疆。臣等久荷生成。並叨祿秩。際新元于端月。祝獻南山。慶首節于清朝。心馳北極。伏願撫三辰以凝績。斂五福而錫民。獨運乾剛。君德益亨于九五。靈承天眷。帝壽永綿於億千。

賀元旦表二

端月紀辰。蒼極布始和之象。王春司令。紫宸臻首祚之祥。麗曉色于金鋪。動韶年于玉律。鳳歷越三旬而再啓。龍圖際九葉以益昌。邦國乂寧。地天交泰。恭惟皇上。德象帝先。道同乾運。撫五辰而凝績。與日偕新。齊七政以授時。體天行健。和氣召四靈之瑞。元威靖九塞之塵。是以上帝居歆。瑞雪應明禋之禱。天心助順。神武收不戰之功。忻至治之無虞。徵太平之有象。茲者當三陽開泰之候。正萬物出震之時。氣轉鴻鈞。共樂堯天之化日。春回鄒黍。已消燕谷之陰寒。彤庭藹瑞雪之繽紛。闔闔現卿雲之燦爛。應條風而送暖。人與物皆在春臺。獻椒頌以迎祥。君育民同登壽域。璣衡正而黃道闢。玉燭調而泰階平。普天仰陽德之方亨。率土賀乾元之正始。是誠天啓維新之運。而神扶永命之基也。臣等秩首班行。恩深眷遇。涵濡德澤。同萬物以生輝。拜舞衣冠。仰九天而稱賀。懽忻倍切。感激難名。伏願茂介陽禧。誕膺元祐。聖法天天。天道聖壽齊天地。以無疆國保治。治保民。國祚鞏山河而永固。

賀元旦表三

三陽啓泰。乾坤昭化育之仁。萬類回春。海宇際亨嘉之會。歲月更新于鳳歷。氣機初轉于鴻鈞。遐邇騰懽。臣民胥悅。恭惟皇上。神功撫運。至德統天。正位居貞。仁義幹陰陽之用。對時育物。弛張綜闔關之機。齊七

政以勤民。撫五辰而凝績。聖敬上孚于穹昊。皇風覃被于遐荒。外順內安。九有戴堯天之浩蕩。時豐歲美。兆民忻舜日之光華。聖人極裁成輔相之能。世道躋雍熙太和之盛。茲者元正首祚。上日發春。明堂宏啓。于青陽。闔闔煥開于黃道。農祥晨正。煖回萬井之暉。姬誓日臨。光映千門之曙。誕布始和之令。聿修獻歲之儀。玉帛來同。仰一人之有慶。冠裳萃止。祝聖壽于無疆。彤庭凝祥藹之氤氳。紫禁迓元庥之駢疊。嘉時伊始。景命益隆。卽今之三十一年。茂膺寶籙。後此而千億萬歲。永握瑤圖。協氣薰蒸。囿羣生于壽域。條風鼓舞。躋品彙于春臺。

賀元旦表四

日啓三陽。仰昌時之茂對。陽回六合。忻大運之維新。喜溢臣工。懽騰夷夏。恭惟皇上。心涵太始。德邁古初。欽若昊天。百神歆而受職。懋昭皇極。四海暢以同風。粲然禮備樂和。久矣治隆化洽。惟茲正旦。載啓佳辰。誕陳元會之儀。茂衍履端之慶。天臨紫極。瞻瑞靄之氤氳。氣轉洪鈞。覺元風之清穆。蓋惟體元居正。是宜申命用休。慶集一人。祥開萬物。肇寶歷三十一年之首祚。綿瑤圖億千萬載之不基。臣等職忝成均。躬逢明盛。菁莪樂育。咸仰賴于生成。柏葉稱觴。庶少伸于頌禱。伏願保泰以臨天下。處豐而宜日中。新以又新。同戴堯天之浩蕩。旦而復旦。永瞻舜日之光華。

賀元旦表五

四始履端。萬寓啓維新之運。三元首祚。兩儀協交泰之期。青陽乘震以發生。紫極應乾而納祐。神人肯慶。朝野騰懽。恭惟皇上。道邁羲軒。德隆堯舜。凝神清穆。元同象帝之先。建極中和。敬授夏時之正。撫五辰而

熙績濟七政。以當天雨。賜燠寒。育物功。昭于茂對。禮樂刑政。體元化。備于裁成。國常泰。年屢豐。元機默運。外威嚴。內順治。神武丕揚。祿位名壽之兼全。信巍巍而莫及。功業文章之特盛。有蕩蕩而難名。茲者序正孟陬。儀陳元會。祥開鳳歷。屆三十二載之元。權動龍墀。祝億萬千年之永。仙冀十葉。擁瑞靄于穹階。鈞樂九成。度頌聲于合殿。皇仁隨陽澤而汪濊。韶光協和氣以昭流。是誠天眷之益隆。大慰民心之仰戴。臣等叨塵密勿。夙荷生成。念歲月之既多。感寵恩之愈厚。舞同鼇。忭頌益嵩呼。伏願寶算天齊。瑤圖地廣。備箕疇之五福。永登萬物于春臺。正泰階之六符。長納八荒于壽域。

賀元旦表六

乾坤交泰。賸聖治之維新。海宇同春。仰天休之滋至。臣工胥悅。遐邇交權。恭惟皇上。受命薄將。凝神清穆。德合四時之運。學開千聖之傳。禮樂興。刑罰中。政教畢。張寒暑節。風雨時。陰陽無忒。納庶民于皇極。升斯世于大猷。蓋道久而化成。故風行而俗美。茲惟端月三朔肇臨。爰啓昌辰。百祥萃至。禮陳元會。適當肆觀之期。慶洽寰區。咸切朝宗之念。瞻威顏于咫尺。肅環珮以趨跄。柏酒稱觴。椒花獻頌。氤氳五色。雲光遙擁。乎蓬萊。曼娜千枝。春意先傳于御柳。忻和風之布暖。見化日之舒長。道與時亨。儼嬉遊于舜旦。人同春育。惟敬祝乎堯年。臣等幸際熙朝。恭逢令節。恩荷陽和之被。報懷葵藿之私。伏願乾元發育。離照重明。國泰民安。宗社享萬年之慶。內寧外謐。華夷同一統之春。

賀元旦表七

律宣太簇。陽回六合之春。星紀孟陬。氣轉三朝之旦。皇運與天行共泰。歲華偕帝載咸熙。慶洽含生。權騰

率十恭惟皇上道符沖漠治邁古初育物對時四海普霑乎兌澤體元居正萬幾獨斷于乾剛禮樂備而聲教彰府事治而詠歌作風塵息警神功允奠乎瑤圖雨雪應祈聖政屢書于玉版仁協唐堯之大蕩蕩乎難名德同周文之純嘽嘽焉不已屬化成于久道適節屆于履端肇七十二候之麻徵衍億千萬年之景貺推神筮而統天握紀啓象魏而布令憲和紫殿鑪烟暖合條風之習習彤庭燎火光迎旭日之輝輝洪禧茂介於維新戩穀丕昭乎更始衣冠萬國拱北極以來王闔闔千官稱南山而上壽昔華封之祝事僅見于一方而塗山之朝時非值乎元會乃今承九葉重熙之運當二儀交泰之辰得遐邇之歡心歲元正之盛典誠考諸傳紀而未之前聞者也臣等恭趨丹禁喜覩青陽仰六龍之時乘隨百獸以率舞伏願元靈篤貺黃輿薦祥納宇宙於同仁綏華夷於一統三十年而又爲世永宏撫世之模八千歲而始爲春益進長春之算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一

答列卿毛介川

今之士大夫冠纓相摩。踵足相接。一時號爲交游者。蓋不少矣。然而未必皆可與之言也。可與之言矣。猶未可與之微言也。可與之微言矣。猶未可與之不言也。若夫目擊而道存。無心而冥解者。若僕與翁。蓋庶幾焉。僕每一相見。卽頽然嗒然。若遊太虛而涉廣漠者。不知翁之洗我以德耶。豈亦僕之鄙樸任率。有當於翁之心。相薰相忘。莫知所以然而然耶。旌麾漸遠。悵望爲勞。惟此一段精神。相期於形神之外者。則固非地所能限耳。承翰教。瞻戀彌增。南中會楚侗丈。幸言僕與翁所以相與者如此。

答南中提學御史耿楚侗

去冬賀道長至。得翰教。會有大行之事。哀悼卒卒。不及裁答。進香使至。伏承訊及感慰。別諭云云。俱盡事理。其間有未及舉行者。推公之意。次第行之。僕以淺薄。驟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虛平此心。不敢向人間作好惡耳。至於轉旋之機。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責望素深。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不暇顧矣。高明以爲何如。

答中丞洪芳洲

鄙人辱公之愛。有年矣。頃者。因緣際會。驟陟崇階。聖主念甘盤之舊。不棄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無遺菅

崩。深惟譴薄。任過其才。夙夜念之。若爲稱塞。惟當堅平生硜硜之節。竭一念縷縷之忠。期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己耳。然切劘之益。實在同心。將伯助予。幸毋遐棄。熊廉憲旋。草草附謝。厚惠概不敢當。謹用納壁。知公素諒其狂直不罪也。

答總督魏確菴

承示邊圖。既詳且覈。劬勤之略。於此亦微見其緒矣。敬服敬服。近聞虜欲西犯。今士馬之力。萃於薊矣。如不得志。必將東逞。願公嚴備之。

答宗伯董潯陽

僕以譴薄。獲依日月之末光。猥從末階。驟躋三事。束櫛作柱。用荷爲梁。庸愚之人。猶將嗤之。況高明耆碩如翁者乎。乃辱不鄙。遠賜問賀。獎借過情。重增其愧。至勉僕以作者之事。尤不敢當。古人以行誼文章。兼顯於時者。世不多見。明興二百餘年。名世之輔。專門之彥。凡幾作矣。而一代文章。猶未能追蹤古昔。乃欲責之於椎魯人。詎能耶。若使其經硜小人之守。惓惓納誨之心。朝夕俟。衰職有缺時。用一縷補之。以仰答隆遇。而免於罪戾。或庶幾耳。冉氏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惟翁學綜墳典。冠絕等倫。海內士孰不望之。以爲宗主。誦之以爲軌範。今天子誠不欲興禮樂。則已。如欲稽古禮文之事。以潤色鴻業。發揮典籍。則舍翁將何之焉。願努力自愛。弓旌之賁。當有日也。令郎奇才久屈。誠有遺珠之嘆。茲旋草草附謝。辱惠過腆。愧不敢當。謹領綾絹二事。餘壁上。別具侑柬。統惟鑒原。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沐國公者素不相知。自去年以來屢次寄書俱有重禮。僕屢峻卻之。并其書亦未敢拆。恐此等事皆其從人所爲。其主不知也。丈會間語次煩爲道鄙意。其諸未受禮儀亦宜稽查。毋爲乾沒。再惟世臣之道。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長保爵祿。廣交行賂。徒爲誑騙者之資耳。況今朝廷清明。倖途斷絕。如有違犯。雖親不宥。天威赫赫。誰敢干之。以貨求全。恐不能也。渠若有知。亦可以此警之。亦誘人爲善之一端也。伏惟留意。餘無言。

答兩廣督撫張元洲

廣事不意披猖至此。諸將所領兵船亦不甚少。乃見賊不一交鋒。輒望風奔北。何耶。將不得人。軍令不振。雖有兵食。成功亦難。故紿四敗將於闕下。不重懲之。無以示警。諸凡調處兵食事宜。似宜少破常格。乃克有濟。公若有高見。宜亟陳本兵當爲議處也。元老去。百務動。勳冗不多及。

答少司馬楊二山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而不敢言。僕不揣淺陋。妄有所陳。猥辱高明。特垂鑒獎。感謝感謝。賈生有言。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爲之寒心哉。今遇清明之朝。當改絃之會。而不相與勵翼協力。共圖實事。猶欲守故轍。騫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爲之時矣。來教謂自今祇論事功。以爲黜陟。凡稱清稱高談元。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旨哉。旨哉。言乎。

與中丞孫淮海

比者冒昧。妄有論建。辱獎譽過情。深以爲愧。大廈之成。非一木之幹。僕旣已唱之矣。尙賴一時賢士同心。

和之。庶克有濟。奈何人心玩愒已久。溺於故常。蔽於私意。雖心知其當然。而終不能踴躍以趨赴也。今惟積此真意。漸次薰蒸。假以一二年。庶可少變。但僕以病軀。久欲棄人間事。恐不能從容以需之耳。辱道誼。知己。輒盡其愚。

與參議高廉泉

前有小柬。托趙太府人將致。諒登記室。張文簡公繼夫人祭葬。已經該科參駁。僕懇之於禮曹。始得題覆如例。蓋其中亦稍有未順故耳。張使回。附此。諸惟鑒原。

答張中翰仰峰

感文至。始知有太夫人之變。悽感悽感。卹典該科以例欠合。參駁區區懇於部中。始得之。使旋附復。厚惠。概不敢領。輒用歸璧。統惟亮原。

答司馬楊二山

今秋邊烽無警。亭障完固。公之功。當爲諸鎮之冠矣。徐君條議馬政。鑿鑿可行。而公止據原議。輒與轉聞。略無增損。視人之善。如己之善。此尤見公之襟度恢闊。非世之沾沾有己者可比也。敬服敬服。

答廣西熊巡撫

辱翰教。知廣事已有次第。山賊多所斬獲。公之威望已著。盪定可預睹矣。但聞該省軍儲甚乏。昨與部議。量發帑銀以濟之。往年勦閩寇。發銀二十萬。今廣中應解錢糧已奏留。而川浙又可責償原貸。今擬半閩中之數。似宜足用。期使炎荒之民。知朝廷軫念之殷。不以遐遠而或遺也。頃科中建論。欲更置督府。代者

尙未定先此復。

答中丞梁鳴泉

恭喜令望益隆。崇階伊邇。欣慰之悚。良不可喻。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鄙人疏發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幾可望。但不知後來何如耳。

答御史顧公曰唯

辱揭示。領悉。惟公端亮之節。冠於臺表。比者。一二注措。尤協輿情。太阿發矟。虛以運之。遊刃有餘地矣。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李石翁寬和沈靜。幹握機衡。僕亦竭其駑鈍。以共相疏附。詩所謂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者。或庶幾焉。

答馬總兵

今歲秋防無警。貴鎮又有此奇功。足下赤心報國。功冠諸邊。於僕亦有光矣。幸努力功名。朝廷自有大爵賞。一切事體。不必過慮。如有難處之事。一一說來。僕自有處。

答薊撫劉北川

今歲秋防無警。雖國家之福。然亦督撫諸公先聲之所震疊也。欣慰欣慰。承示易將請兵數事。皆於邊備有裨。容與本兵。卽爲議處。薊鎮有沈痼之疾。非旦夕可療者。惟本之以實心。鎮之以沈靜。審處機宜。弛張並用。需以歲月。庶可成功。顧前此爲浮議所眩。使當事者不得展其所長。私心每憤恨之。數月以來。覺士習人情。少異於昔。實意潛孚。浮言漸熄。來教所謂牽制譏讒者。自今可毋慮矣。望努力功名。以慰注想。戚

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爲希有。幸公以道眼觀之。

答河道巡撫翁見海

僕不肖。竊抱敬賢之心。如公之高節宏猷。則尤私心所嚮慕者。理漕特借以爲簡畀之地。不久勞也。辱示疏沁道衛分渚上源。誠爲急務。但渠初成。應難再舉。俟休養生息。二三年後。物力稍舒。當卽計之。若此圖獲就。實國家萬世之利也。

答廣西熊巡撫

往者冒昧。妄有所陳。誠激於時弊。不得已也。公不以爲狂且愚。而辱賞許之。感甚感甚。詩不云乎。唱予和汝。僕旣唱之矣。尙賴中外諸賢同心共和。庶克有濟。不然。將並鄙言。亦屬之議論矣。海賊據閩中。報謂已盪盡。恐未必實。然要之其勢已敗。殄滅有期矣。

答南祭酒姜鳳阿

聞公振鐸南雍。教先行實。卽大疏所陳。亦可見其梗概。而推轂處士。尤於風教有裨。已下部議覆矣。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前聞道體小遠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會霍司馬云。公本欲論郭琬。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議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歲月。薊鎮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之。鎮守爲優。今旣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覆。慮不及此。不知公議疏中。亦可爲一處否。如不可處。則於常禮之外。少

加優借以鼓舞之。又本兵疏以巡關御史監軍。此言大誤。蓋戚帥之請監軍。謂於本鎮之外。別練兵五萬也。今既爲鎮守。有地方之責。則巡關御史何事不可督察。又何必更爲監軍名色以撓之哉。公於議疏中。幸婉詞以破其說。至於射打一事。極爲虛文。其中情弊可笑可恨。今但以訓練之實責之戚帥。如有不效。巡關御史得論劾之。固不必襲此故套虛文爲也。又鄙意謂南兵既不可取。鎮兵或不足數。必須聽其召募。庶可充伍。且訓練若成。則老弱可以漸汰。援兵可以漸減。又不苦於供億之繁矣。兵不貴多而貴精。李抱真在澤潞。以二萬人雄視山東。豈在衆哉。

又

戚帥以總理改總兵。誠爲貶損。緣渠當僕以書相問之時。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覆。故處之未盡其宜。然及今尙可爲也。望公於議疏中。委曲爲言。不但體面降抑。爲下所輕。且督撫標兵。皆欲付之訓練。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於閣中二公。及虞坡思齋。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爲力也。倘得如意。當於勅書中增之。其關防當改鑄矣。昨議增築敵臺。實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卽擬覆行。但據大疏。謂一臺須五十人守之。則千臺當五萬人矣。不知此五萬人者。卽以擺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聚則乘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處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頂之式。度其根腳。當亦不過倍此數耳。以五十人周旋於內。一切守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充物其中。無乃太狹乎。使中仍望見教。萬萬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而無戰守之益。若折解工食銀兩。則一歲中。卽可得十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貲。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得勝兵五六千。比之千里遣戍。功相萬矣。僕久懷此意。

未有以發公熟計其便再疏言之何如凡僕所白皆密要語故不敢令人代書極知草草

答某巡撫

辱示大疏俱於邊屯切要已下所司次第題覆公以正氣直道董正官邪緣此見嫉亦誠有之幸太宰知公最深三至不惑萬無足慮

答閩中巡撫

廣賊猖狂蔓延閩地當事者張臬奏捷本兵據揭題覆遽行賞賚俱爲大謬辱示大疏讀之使人憤恨頃該科亦以爲言向後當別有處分也差人旋草草附復外新刻文苑英華有便幸惠寄一部冗不多及

答湖廣李布政

遠辱華翰感荷厚情大惠概不敢領輒附差人壁上趙守自處慎抑不敢遽抗禮於諸公昨銓部訪知其未履任而卽繳憑故行查耳今聞兩院已有定論上下相安實地方之幸也承諭及并此以復餘惟鑒原

答奉常羅月巖

往令弟春元及鎮山公差人茲因洞巖至三辱華翰之及感悉垂念至意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稍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旣已身荷重任義當直道正言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追恤其他執事久困流言今公論稍定賜環有期矣

答憲長宋陽山

自丈從閩中解歸久不聞問然此心實不能一日忘也比者激於時弊不得已妄有所陳近來士習人情

紀綱法度似覺有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以公之亮節宏才。久困流言。僕不能刷而振之。蔽賢之咎。必不能逭矣。別楮所云。往亦略聞其概。行常與李石老圖解之。譜帙實已遺失。有便再寄一通。當踐宿諾也。

與蘓遼總督

蘓中事。公所措畫。咸極精當。本兵一一題覆。初亦有一二異同之論。僕據事理譬解之。今皆帖然矣。戚帥復總理。不載議中。諒公有難言者。已據部疏擬特旨行之。卽有言者。無足慮矣。但乞諭意。戚帥努力功名。以答羣望。僕亦與有光焉。

與兩廣總督

賊起已有端。公不待其潰裂而早圖之。策之得者也。此中是非甚明。無煩自白。今南方之事。一以託公。幸益殫忠猷。以慰輿望。乞身之舉。非所敢聞。

與廣西巡撫

惠州之變。傳聞甚駭。廣事猖披至此。日夕懷憂。帶川至。幸與之熟計。積弊之餘。非破格整頓。恐不能濟。有常言者。宜卽疏聞。僕常從中力贊之也。新任陳憲長名瑞者。頗練南中事。公試與籌之。何如。

寄太宰吳望湖

知賢而不能薦。去而不能留。孔子所謂竊位者也。公雖欲遂其高志。僕輩將何以道竊位之譏哉。其懇留公者。不獨以爲國家。亦以自爲也。

與蘓遼總督

勸事仗公雄略。有漸振之勢。慰甚。入衛之師。疲於奔命。人人以爲不便。然而終不可裁者。勢誠不能也。大疏已明。無容復議。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睽貳。正己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

與兩廣熊督撫

惠州之變。或言城已陷矣。遊聲噂。至不可聞。僕日夕以此爲憂。頃得捷音。無任欣慰。至於不自爲功。而歸之虔鎮。尤見無我至公。然公之功。亦自不容掩也。陸寇旣除。自此可專意海上。帶川至。幸與之熟計。事有當言者。宜卽疏聞。僕當從中力贊之也。新任陳憲長名瑞者。頗練南中事。試與籌之。何如。

答奉常劉小魯

辱翰示。知道從已。至留都。慰慰。公雅致高懷。僕所深諒。昨曾見臺告歸提督有缺。銓司欲擬公調補。僕再三力止之。蓋知公之不樂驟徙。用成高致焉。有便可致書於選君謝。且止焉可也。區區淺薄。無補於時。欲去不能。欲留不可。又值老母南歸。情懷愈惡。人旋附此。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遠辱翰。感荷厚情。滇事部覆。具如尊指。但通道馬湖。蜀中士大夫。咸以爲未便。俟其論定。當有處也。

與薊遼督撫

承示虜賊聚兵。及三路入犯。恐屬未的。何者。虜若大舉。必不止於八千一萬。審欲大舉。亦必匿形斂翼。豈肯以三路之說。明告於人。且今天氣漸熱。虜馬已弱。零騎往來。難保必無。若欲深入。恐非其時。雖然。不可

不過爲之防也。已告於本兵。俟有的報。卽行調遣。僕近訪得薊鎮軍糧。有關支於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爲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於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於數百里之外。往返道路。雇倩負載。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皆有倉口。該官守支。今各倉廩或頗圯壞。而其制猶有其官猶在。獨不可併廢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與薊遼督撫

向有人告僕云。戚帥求望大過。志意太侈。雖公亦甚苦之。故僕以爲問。今奉來教。知昔之所怏怏者。徒以削其總理舊銜耳。今旣力爲光復。更將何求。近屢得渠稟帖。極爲感奮。頗務收拾人心。漸圖實事。仍望公時時教督之。雖然。僕何私於戚哉。獨以此輩國之爪牙。不少優假。無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諸將如趙馬輩。僕亦曲意厚撫之。凡皆以爲國家耳。縷縷之忠。惟天可鑒。若此輩不爲國家盡力。是負天矣。郭琥之賢。誠如來教。卽召至而諭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誠難知。知人亦未易也。

與應天龐巡撫

辱示條議。鑿鑿可行。敬服敬服。國用出納之數。計部每季具題。歲終又總報。雖未會計成錄。而其數亦明。但朝廷未嘗加之意耳。今邊費日增。計每歲所入之數。尙少銀百四十餘萬兩。民力已竭。費出無由。日夜憂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公峻節清望。冠冕一時。頃大察雖有一二欲肆流言。而竟無間可入。精鑿在治。百鍊愈光。願公自信益堅。勿起疑障也。

與湖廣巡撫

屢辱翰示。已一一具復。近聞施州兵備。決當裁革。乃李僉憲亦自以爲當裁。則輿論可知矣。部中已停缺。不補。幸早具議。以便題覆。

答湖廣雷巡按

辱翰示。知道從已。臨楚地。無任欣慰。茲有一事請教。施州兵備。舊無此官。偶以鄰境小寇。謾爾增設。今地方事寧。此爲剩員矣。夫官多民擾。供億費煩。姑未敢論。且分巡荆南道。原控制蜀之瞿塘。如得其人。何事不舉。乃舍其專職。而另設官於事體便乎否也。今李僉憲已陞銓部。停缺未補。俟兩院具題。卽議省矣。惟裁之幸甚。

與薊鎮督撫

西北邊患。無大於板升者。朝廷宵旰西顧。屢厪諭問。僕輩謬膺重寄。主憂臣辱。不敢不以爲慮。但審彼量已。圖之甚艱。又前奉翰教。謂道遠隔河。難於進取。妙算蓋籌之已熟。卽趙帥亦自謂難圖。故不敢復言取之之計。獨招降一節。元年詔書。如李自馨等。明許其歸順。又本兵題准賞格。及近日見行事例。皆布之遐邇。傳之虜中。非所謂始禍而開釁也。昨偶因趙帥。以李自馨手帖見寄。竊以爲自馨等來歸之意。其誠僞固未可知。但朝廷有詔招降。則又不可謾然不爲之所。故面付趙帥。使密圖之。且戒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忽。蓋正恐其輕舉妄動。而墮姦人之計也。茲奉來教。無任惶悚。闔外之事。書生不敢妄談。亦不敢遙制。惟公熟計之。若果出於至誠。因其來歸而撫之。惟命。審其不誠。而閉關以謝之。亦惟命。惟求以便於國。

家而已

與司成胡劍西

別來不覺再稔。眼前世局。凡幾變矣。平生膠漆。或化爲戈矛。大道康莊。皆鞠爲榛莽。其中情態。難以盡言。數月以來。委曲斡旋。乃得寧帖。然其爲力也勞。而其心亦甚苦矣。知己遼邈。誰與晤言。悵悵。丈遠避流言。淹棲林壑。大察之後。公論昭然。諒非久必有處也。旋當爲丈圖之。

答歐少卿

辱翰示領悉。時屬休明。衆賢勵翼。方欲蒐遺佚於巖穴。以共圖治理。況高節雅望如公者。可使之淹留林壑耶。大疏部已案候。雅志終不能遂。幸惠然肯來。以慰鄙念。

答涂巡撫

閩中捷報。在蔣伯清失事之先。言者不察。道爲訾詆。比來公議甚明。朝廷方精覈名實。以勸有功。卽謗書盈篋。終不爲動也。願公自信。毋慮。

答王巡按

辱翰示領悉。紀功之差。鄙意甚不欲之。乃貴院堂公。持之必行。而同事者主其說。又卽以昇公。皆非事體。非公心也。待地方稍寧。生當獨奏省之。

答凌參政

辱示條議。鑿可底行。容與當事者酌處之。戚之聲名。雖著於南土。然觀其才智。似亦非泥於一局。而不知

變者。且既已被鎮守之命。有封疆之責。豈宜別有注畫乎。今人方以此窺戚之釁。恐不知者。又將以爲口實也。公如愛戚。惟調適衆情。消弭浮議。使之得少展布。卽有裨於國家多矣。

答施兵憲

辱示江漢地圖。公軫念民患。加惠荆人。甚厚甚厚。堤工告成。地方百世之利也。僕爲邑子。誼當紀述。重以汝泉公之命。豈敢以不文辭。時下薄冗。稍俟從容。卽勉成請教。

與蘄鎮巡撫

近來邊臣。人思奮勵。而宣大二鎮。督撫將領。尤爲得人。僕以淺薄。謬膺重寄。其於該鎮之事。苦心積慮。雖寢食未嘗忘也。奈何人心不同。議論不一。如馬趙二帥。去歲出塞之功。實數年僅見。卽破格優賚。豈足爲過。而人猶有議其功微賞厚者。本兵遂慄縮疑畏。而不敢爲之主。其掩春防之功。抑王公之請。咸以是耳。一二年來。言者率云。責實責實矣。而又不明賞罰。以勵之。則人孰肯死犯難。爲國家用哉。辱教。容與本兵議之。督撫寬洪持重。王公明達敏練。馬之沈勇。趙之才氣。皆僕素所敬信者。文武輯睦。事乃克濟。不知雲中事體。得如宣鎮否也。

與魏巡撫

邊虜之功。大於斬獲。往者本兵淆於羣議。功賞不明。乃僕輩亦有過焉。惶愧惶愧。茲者。斬馘至百數十級。近年以來。所僅見者。文吏又可以法繩之耶。俟敷勘至。當請旨優錄。茲先行薄賚耳。

與兩廣督撫

惠州之戰。非贛兵往援。則廣事不知今作何狀矣。自公鎮黔之後。巢賊驟兌。僞伏不敢動。乃鄰封亦藉其威望。用成大功。嗟乎。圖治之要。豈不在用人哉。聞捷。不勝喜慰。

答薊撫朱龍岡

雲中開府。近鮮其人。借公之重。移而鎮之。實出於李石翁與僕之意。方欲爲國家掄才。故未遑爲交游擇地也。願益展宏猷。以副羣望。趙帥才勇。公所素知。重鎮大將。關係不小。望公之垂盼也。

與荊州趙知府汝泉

前老母舍弟回。及西石家人去。兩啓馳候。諒俱入覽。頑奴不知已擒獲。追併否。望速爲處分。翹俟翹俟。新任劉尹。志行甚佳。且老成有幹局。必堪厥職。但縣事廢弛已久。釐振似當以漸。望公曲賜教掖。假以歲月。俾得從容料理。庶可責其治效也。

答朱巡撫

辱示條議。皆鑿可底行。至於罪人就近發戍事。尤足兵良策。此不獨貴治。卽近邊諸省。皆可行也。

與薊遼督撫王鑑川

承諭失事官軍。不必提問。徑付軍門處治。知公微意。欲借此以申軍令也。卽諭意本兵。必如所請。近巡關訪拏南兵。聞其事已往。且經戚帥重治。何又爲苛求如此。聞該道誤信一二屬官之譖。多方羅織。務在挫辱之。使不得有爲。果爾。薊事終無可振之日矣。望公與撫臺。曲爲一處。庶關外之事。得少展布也。

答兩廣總督劉帶川

伏讀大疏。賊已在目中矣。但廣中人情多變。將領利於養寇。姦民樂於從賊。此逋寇所以得遊魂海上也。願公留意焉。所請已如命。借發南部銀五萬兩。計先後奏留。及內帑所發。各省所償。不下四十餘萬。仗公雄略。似亦足以辦此矣。如再不敷。又當措處。羣情喁喁。佇聞凱捷。以舒宵旰之憂。

答浙撫谷近滄

兩承翰示。領悉。武備弛而財用乏。文武將吏。虛文塞責。此不獨浙中爲然。朝廷方欲綜覈名實。以興太平。奈何積習成風。因循難振。此在司風紀者。一加之意耳。頃聞粵驛騷。患將及浙。預防之策。兵餉爲急。乃往者。撫臺每一人至。卽奏請蠲貸。徒爲節省之名。不思幹濟之實。脫一旦有急。帑藏空匱。當其時能不徵派於民乎。此務虛名而貽實禍者也。昨敝鄉周道長者。亦曾以此告之。須兩院同心籌畫。事乃克濟也。

答督學曾確菴

承示大閱事。誠爲要論。今武備廢弛如此。不及今圖之。則衰宋之禍。殆將不遠。僕於此事。頗殫心力。乃昨南科有疏。又以此非急務。今朝野喁喁。方謂朝廷舉希曠之典。九邊將士。亦莫不扼擊而思奮。而此君乃獨持異議。人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選貢事。不知各郡已徧試否。此與歲貢不同。但求得雋。不必取盈。近例甚嚴。昨楚中已黜四人矣。若諸郡尙有未起送者。幸嚴加甄別。合諸郡之士而試之。優劣乃見。惟其人。不惟其地可也。

答陝撫王鑑川

關西三獻捷音。斬馘逾百。實數年所僅見者。仗公雄略。分陝得人。朝廷無復西顧之憂。今誠欲興文武之

業豈不在擇任賢雋哉。功高而賚薄，尙當有待也。

與楚學憲胡廬山

敝省文宗，借重高賢。命下之日，輿論稱允。惟公遵養已久，亦宜及時效用。幸早戒行，以慰羣望。昔也倦翼知還，今也無心出岫。時行時止，無意必焉可也。

與憲使羅月巖

令舅翁轉示華翰，雅愛至情，藹然盈楮。僕以寡昧，謬膺重寄。一念惓惓許國之忱，實不敢上負明時，下負所學。昨者疏陳，萬不得已。然知者以我爲忠，不知者將爲炫已而先人也。其苦心處，惟鎮山公知之。難以盡言。比者之議，雖爲極枉，然宿嫌舊怨，亦借此而宣泄。比已借重東省，驂驅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早戒行，以慰鄙望。

答福建涂巡撫

顧監丞至，得所惠文苑英華一部，感悉厚情。閩船開已出洋，廣中亦漸有次第。計海醜不日盪定矣。夾剿雖事關兩省，而公之勞勩爲多。佇聽捷音，以慰輿望。

答南太宰吳望湖

大疏簡切溫厚，深得大臣告君之體。而召對一節，尤爲當今急務。此事僕輩亦屢次入告，未荷允行。若此關不啓，治平未可望也。奈何奈何。

答魏巡撫

往與李選郎談當今人物語及於公謾有云云誠望公之切爲慮之深故不覺其言之過耳乃公不以爲罪辱垂虛納惶愧惶愧鹹場之捷本屬奇功本兵守文復欲行勘俟勘至當另議優擢往者薄賚豈足酬哉

答吳操江

比見浙中亦有警報吳越接壤桑土之防不得不預大疏本兵已卽具覆又借重暫行撫院事東南有賴矣

答薊遼劉督撫

辱示麾下暫駐廣寧俟兵船俱集而後乘之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者也賊雖未破吾已見勝徵矣選調浙兵卽具覆允行但浙中議論苦於調發召募之擾倘五千人足辦此事似不必復求更代也兵難遙度惟公裁之

答司知縣

兩辱華翰俱悉但九江胡兵憲原未入京區區素不識其人實亦未嘗託之不敢市德於執事恐爲人所誑也近來外間盜竊名字者甚多後有此等事宜細加審覈

答荊州趙知府

頑奴犯法致煩尊慮惶愧不可言據招承之詞似已明實今欲正法必申呈兩院轉達乃事體也但當時發覺此事止令錦衣衛緝拏各棍原未送法司問理蓋以所騙之人乃一士夫之子以愚被欺若欲送問

則受財與請求之人於例俱當發遣已。既不能禁戢其下。又因而連累他人。父子前程。心有所不安。其止二棍監在錦衣衛。待此歸結。竊意謂不必申呈兩院。但求一印信揭帖。并招詞原賊。差人徑送與僕。即將來文賊發與該衛。立案歸結。二棍亦就衛中處治。免送法司也。此既不傷潘氏父子前程。亦不經由許多官司。留此形迹也。僕以淺薄。謬膺重任。日夕檢點此身。思以率先百辟。而頑奴乃敢故犯憲條。孽自作。死不爲枉。幸爲速除之。以警其餘。揭帖中明開已監故可也。其賊銀必解來者。蓋以二棍見其口詞。賊物乃肯輸服。且僕之心迹。亦俟此而後明耳。今各省撫院兩司印信關防揭帖。論公事者甚多。固不拘於公移體式也。鄙事煩瑣。屢瀆尊嚴。愧悚無已。

與分宜尹

聞故相嚴公已葬。公陰德及於枯骨矣。使死而知也。當何如其爲報哉。

與劉進士禹謨

別後一辱記問。感荷厚情。兒輩得奉教於門下。幸甚。比來頗知奮勵。不敢廢業。謝君選期。當在八月。度其名次當得內除。但旣授職。則自有官守之責。不得專精於教督矣。竊思執事大事旣襄。讀禮有暇。且憶前別時。亦曾有接館之約。不知終愛否。便中專懇。幸惟亮之。

答凌參政洋山

惟公宿望宏猷。久淹藩服。旦夕且當有大畀於左右。雅志高懷。決不能遂也。辱示蒞事。咸中機宜。譚公戚帥。殫忠効實。人罕知者。賴公委曲調護。裨益宏多。節得西報。虜酋尙未回巢。東虜勢孤。或亦不能大舉。若

隘要處墩臺已就。秋防諒保無虞。需以一二年。守備漸修。士氣稍振。即可議戰矣。奈何人心不同。好生異議。阻壞成事。殊可恨耳。

答閩撫涂任齋

海賊挾倭奴爲患。閩中之訊。欲牽我師。仗公雄略。成就殲夷。從此併力海上。盪定之期。匪朝伊夕矣。慰甚。慰甚。懋賞酬功。朝廷自有異典。孰得而掩之哉。

答中丞孫淮海

辱惠佳刻。略讀數種。皆入元造。奧含菁咀華。且其議論不詭於聖人。向也。吾見公之貌而已。今乃得窺其深矣。蘇氏有言。千金之富。卿相之貴。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公以涉壯之年。早窺其域。天所與也。願勉旃。自愛。歸見令叔。慮吾證以山中所得何如。恐當遠遜阿戎矣。

答中丞李沾渠

辱華翰。諗。慳。從。已。臨。節。鎮。慰。慰。雲中迫鄰虜境。比年主將非人。邊備久弛。近得趙帥。稍覺改觀。公資其雄略。授以勝算。虜不足慮矣。

答漕河督撫

淮徐困敝已極。豈堪重罹大災。惟幸新渠安流。漕艘無恙。然吾元元之衆。辛苦甚矣。賴公經畫有方。勞來安集。得以少舒朝廷南顧之憂。慰甚。慰甚。大疏。一一覆行。

答中丞谷近滄

近來考課不精。吏治日敝。去歲曾一疏陳之。而人皆溺於故常。務爲姑息。以悅下。今實行者。惟見公之論先尹而已。方今幹蠱之時。非加意綜覈。不足以振敝維風。公之此舉。其有裨於治道不淺。敬服敬服。前所控者。不知其人已獲否。便中附及。

答總督譚二華論任事籌邊

築臺守險。可以遠哨望。運矢石。勢有建瓴之便。士無露宿之虞。以逸待勞。爲不可勝。乃策之最得者。其利害長短。亦不待智者而後知。奈何世間一種幸災樂禍之人。妬人有功。阻人成事。好爲異說。以淆亂國是。又幸天下之有事。而欲以信其言。闇者不察。從而和之。數月紛紛盈耳。僕隨事破妄。因機解惑。舌幾欲敝。而脣幾欲焦矣。近來稍稍寧帖。昨巡關出。亦曾與之極言其利害。又故以他事獎之。而使之知所嚮往。自此之後。異議者。諒無以鼓其喙矣。公之忠赤勞勩。人雖不盡知。我祖宗在天之靈。必陰鑒之。願堅持此心。保無他虞。僕在此一日。必爲國家肩一日之事。今人心不同。趨向靡定。百爾委曲調御。僅得少濟。終無能大有建明。其苦心極力處。有不敢爲公告者。亦惟仰祈我祖宗在天之靈。鑒此款款耳。西邊屢有偵報。虜酋未回。目前或可無事。再假一春寧謐。則緊要墩臺。皆已竣役。即可議減客兵一枝。然此須自公發之爲妙。且看明春事勢何如。再作商量也。大疏所陳。計慮深遠。規模闊闊。非爭逐於刀錐者可望。已下部議覆。但人情玩愒已久。雖有良法美意。不肯著實舉行。一切皆成故紙。殊可恨也。當此幹蠱之時。不少行綜覈之政。惡能振之哉。戚帥久不聞問。不知比來何如。辱翰示之及。謾爾具復。不悉欲言。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論廣寇

數年劇賊一旦就擒。仗公雄略。收此奇績。斯朝廷付託得人之效也。功高賞懋。國家自有彝典。本兵方按故事。奏凱論功。副容專賀。竊以爲滅賊固難。善後尤難。蓋廣之勳勩。非一日矣。數年以來。憂在曾賊耳。未遑他圖也。今鯨醜雖已就戮。而姦民反側者。尙懷觀望。山寇陸梁者。伺我疲勞。海防久廢。法紀未張。吏不恤民。驅而爲盜。此皆釀禍之根。未可遂謂寧帖也。且張璉擒而吳平繼之。吳平繼而曾一本繼之。往事失策。可爲炯鑒。爲今之計。似宜乘戰勝之餘威。藉兵餉之少裕。急將海防事宜。嚴加整飭。如林道乾輩。旣爲良民。便當遵吾約束。渙其羣黨。釐其宿弊。如懷疑貳。即可名之爲賊。因而除之。仍當於沿海一帶。分區設寨。修飭兵船。嚴申海禁。又廣中原題設六水寨。今宜選諳習舟師。分任責成。至於山寇。乃坐守虜耳。勝兵往加。勢如破竹。亦宜殲其渠魁。後乃可議招撫。區畫已定。然後簡汰有司。一意拊輯。所謂乘威之後。以行惠。則惠尊而民悅。此數世之利。若狃於一勝。遂謂無事。而姑息以求安。竊恐亂本不除。餘毒再作。終當復勞尊慮耳。萬里之外。事難遙度。第以管闕。質之左右。公其採而行之。幸甚。

答楊兵憲

近邊兵憲。待次撫臺。比者借重。實遴選也。願益展猷。爲以需崇簡。薊事不振久矣。頃雖加意整飭。蔑聞實效。弊在人心不一。論議煩多。將令不行。士氣難作。此雖督撫將領之責。然司道實分任其事。幸公留意焉。

答薊鎮戚總兵

廣事自區區力主夾剿之議。及請發帑銀。先治海賊諸事。人皆未以爲然。今偶得成功。幸也。但善後之圖。全在督撫。頃所示者。悉中機宜。已卽授之於熊巡撫矣。

與漕河督撫

敵省改折糧漕三萬石。原因荊州左衛移調顯陵。該衛運船灑派江西。無軍無船。其勢不得不行改折。非暫因災傷蠲免者比也。昨該部不查緣由。議復本色。竊以爲欲復本色。必先造船。又議撥軍。今湖廣一省軍衛除邊方守禦外。大抵皆爲運卒矣。今欲增撥。將何所出。造船既費不貲。撥軍重行勞擾。而所復本色。不過三萬石。況京軍月糧。近亦本折兼支。則改折事體。亦爲兩便。又何必拘拘以復本色爲哉。今當下貴衙門查議。惟公留意熟計之。幸甚。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

前承差去。妄有所陳。管闕之見。聊以助公一籌耳。茲辱翰示。欲以貴恙引去。大失鄙望。炎荒勸勤。使公獨勞。僕輩亦何嘗不以爲念。但善作貴於善成。克終乃爲有始。萬一代公者。不得其人。致隳前功。則公之盛美。毋乃亦有缺乎。大疏部已案候。願勉思國家大計。慎醫藥。厚自持。以副羣望。幸甚。

答司空林退齋

近見南中駱掌科疏。始知公所以屢疏求去之意。雖然。世之所望於大人君子者。固以其宏濟於艱難也。古人迂身善君。不潔其名。願勉抑高懷。以副羣望。

答閩中涂巡撫

廣寇遇閩師而奔。勢窮力憊。折腰之免。虞者得而置之。論其功閥。自不可同日而語。但以兩省事體。不得均處耳。功高賞薄。卽鄙心亦深歎焉。

答廣中督撫

辱華翰領悉不用斗粟片甲而使積年逋寇皆束手歸降買犢賣刀之化不足以媲美矣慰甚慰甚贛兵援廣聊以拯一時之急耳向此中有欲議留蔡將者僕力止之今廣寇漸平不容再借矣

答方巡撫金湖

惟丈雅望雄才久困鹽駟茲者諸公之舉實出輿議之允正人登顯國家之幸也賊入應州據報四萬實不過一二萬兩鎮之兵併力蹙之諒不敢深入但虜居塞外者尙多宜鎮空虛殊爲可慮丈宜與繼津公熟計嚴爲之備

答施兵憲

辱別教領悉往者部擬推陞稍有一二間言後訪之郡中士民咸切傾戴其議卽息公更勿以此介意但委心任理仗大公履至正至於道之通塞有命存焉決非人所能爲也今人心叵測時事艱難遇事則委難以責人事平則抑人以揚己誠有如來諭者至於居上位者一有爲國家任事之心尤不免於人之相議捧誦至此再三興慨嗟乎此正僕之茹苦而不以告人者也然僕之所以自處則亦唯委心任理仗大公履至正而以通塞付之於命耳將奈何哉辱以僕爲知己故敢盡其區區

答南司徒馬鍾陽

惟公昔在司農僕忝胄監以官曹之伊邇幸得時時瞻儀範奉清論蓋傾向者久矣比者主上留心國計召公留京委以重任輿情喁喁方以得人爲慶公乃獨眷念慈闈浩然長往旣違鄙願又孤衆心詢知來

使言太夫人福履倍增。公亦靜攝愈勝。不知承歡之暇。亦嘗以主恩士望爲念否乎。僕因緣際會。謬參重寄。深惟寡昧。無補於時。惟有薦賢一念。庶可以報塞於萬一。而今海內名流。適於當世之用。實未有踰於公者。此惓惓之愚。所以結注於左右而不能已也。李帥功名著於閩中。旣與地方相安。何必又爲更置。辱諭俱領。悉矣。

答張廬山

往銓部間。可爲督學者。僕妄以己見。列足下及海內名士十餘人。以應之。今皆次第登敍。獨足下尙滯簿書之任。然或又以足下之才器。卽宜畀以重且大者。不必更煩於文墨間也。幸努力自愛。僕寡昧。竊抱敬賢之心。居常所推轂天下士甚衆。然而不皆欲人知。敢以口惠市德於足下哉。致煩遺謝。深以爲媿。人旋草草附復。厚惠概不敢領。輒用歸璧。統惟鑒原。

答督撫魏確菴

公之情。慘苦切。西石已備言之。願以疆事孔棘。不能從命耳。茲奉來教。卽白之太宰。徐當爲公處。

答督撫王鑑川

諸鎮斬捕首虜。幾二百級。自來出塞之功。未有如是之奇者。宜破格錄敍。以風諸將。而人之所見。乃有大不然者。其時僕偶以病出沐。不獲與議。徑從薄賚。然公論皆以爲未允。俟勘疏至。尙當有處也。

答南司徒張華峰

僕以孤直。不能徇俗取容。謬當鼎軸。爲衆所忌。聞公以舍親陳道長在南中。密爲護持。感戢洞於心膂。然

知公此心。非獨私於僕。爲世道慮也。今歲南北俱水。閭閻嗷嗷。此中隱憂伏禍。又有不可勝言者。僕以寡昧。秋毫無補於時。而拙直之性。又不能浮沈和光。以保榮祿。惟當引去。庶可道責耳。

答憲長楊晴川

辱示城守保甲事宜。皆地方切務。但患有司不能著實奉行耳。須屢省詳覈之。庶不徒爲文具。近來薊事。視昔何如。常事諸公。經略亦有次第否。今歲雖幸寧謐。來年尙有可慮。諸公爲備。果足恃否。便中更望密示。

答薊遼總督魏確菴

遼左重鎮。正仗雄才。乃西石道公中款懇至。不得已。勉從所請。然區區之愚。於交情雖篤。而爲地方計。則疎矣。行矣。強食自愛。墨子之突。恐不及黔也。

答中翰張後湖

辱揭示。領悉。疏當案候。春初戒行可也。令先翁之謚。不稱其行。公評咸以爲歉。昨已致書雷院。求爲具題。請改矣。茲有一事。敬問掌記。先年張文簡公。曾得內閣所藏冊府元龜一部。其後文簡公卒於京邸。其僕卽將此書。於部前貨賣。令先翁識其爲閣本也。贖而藏之於家。嘗語區區曰。吾欲將此書。仍送內閣。以完先代之寶。何如。僕時起賀曰。幸甚。此義舉也。無何。而令先翁亦逝。竟弗克踐其言。今憶此書。必無恙也。僕欲倍價奉贖。仍歸閣中。以卒成先公之志。惟執事其幸許之。夫此一書也。文簡得之。令先翁贖之。至僕而還之。三更張氏。皆楚人也。將以媿於古之左史倚相。能讀墳典邱索。不亦美乎。按文簡公。石首張璠。中翰

先公茶陵張治也。初謚文隱。

答遼東巡撫方金湖

遼左重鎮。仰仗雄才。簡命自天。允孚輿論。在僕私衷。尤爲欣忭。雲中賴公秉持公議。聞燕院近亦洞豁無苛責。皆公調停之力也。

答山西按院饒成山

遠辱華翰。知旌節已臨三晉。慰慰。別諭云云。深感至愛。太宰爲人所傾。殊可歎憤。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尙可爲也。

答湖廣按院雷信菴

屢辱華翰。深荷遠情。龍湖老先生改謚事。卽辱允俞。存沒銜感。聞榮滿屆期。代者擬是遵化陳君。此君沈毅敏達。可繼公後。敝府太守。代趙者王君。亦佳士也。地方有賴矣。

答遼撫方金湖

辱教。知旌節已東。無任欣慰。遼左虜警。多在春間。防禦之策。所宜預圖。二帥更換。原非鄙意。但議者以彼中鎮巡。頗不相能。欲借曲處之耳。議尙未定。辱示俱見。留念邊鎮至意。

又

適借東藩。又移西鎮。諸老之意。僕不能違。所喜馬帥素辱知遇。文武輯睦。邊方之幸也。初春已聞有小警。願遣發征旆。以慰將士之望。

答湖廣撫院劉唐巖

承差至辱華翰。領悉監利賊首。既已首服。自宜宣布威信。許其自新。土司讎殺。雖其恆態。但至於劫質衛官。則事體重大。必須會題。惟不宜輕調兵動衆。俟從容以計取之。幸責成該道兵備。於軍衛有司中。選有智略知兵機者。專任其事。或計誘相近土司。伺便圖之可也。去歲敵縣逋欠漕糧甚多。荷臺下曲處。其有德於地方甚厚。但借過藩司糧銀。亦宜補還也。

答荆守徐太室

辱華翰。感戢厚情。惟公卓行宏才。久淹外服。屬者楚中學憲缺。擬借重。而銓曹以公資望既深。旦夕且將畀以重且大者。不欲更以文墨相煩。而不知公之標格蘊蓄。於此更爲宜也。老親家居。深荷垂念。銜感無任。施州土官事前已具復。頃科中以爲言。生譬之金崗事情。與四川都蠻不同。故部覆亦甚圓活。大抵需以歲月計。處之自定。

答閩撫熊北潭

比聞山海餘孽。尙爾縱橫。知公籌畫爲勞。乃其用兵次第。則宜以海寇爲先。浙兵既到。宜及其鋒而用之。若屯聚坐食。無他奇道以取勝。使山賊得乘吾之懈。非善計也。

答楚按院雷信菴

比者旌節按行荆南。辱枉顧敝廬。兼承厚貺。感荷感荷。辱教江堤經始。羣盜解散。在僕得免鄉里之憂。黎

惟亮存。

書殿一

二三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二

答應天巡撫海剛峰

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能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僕謬忝鈞軸。得與參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爲朝廷獎奉法之臣。擢浮淫之議。有深愧焉。

答薊鎮巡撫

虜馬弱矣。乃敢驀入塞內。遊騎往來。乍進乍退。此必誘我也。馬帥堅壁威平。遏其東犯。甚爲得策。致之平川。出其不意。以夜取之。必獲志焉。但恐我力少備多。不敢輕動耳。計此時當已退遁。卽無斬獲。馬帥之功。仍當優錄。幸與察院一計之。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

辱翰示。知已得代。東征有日。無任欣慰。虜馬南牧。自春涉夏。誘我逋逃。擾我穡事。彼能多方以誤我。而我竟不能出奇以制之。邊將可謂無人矣。今秋之事。深爲可虞。望早發征。麾豫緝雄策。以副明主倚重之意。大疏所陳。事事據實。皆可旋至。而有效者。卽寄語西石公。經略既定。惟當遵行約束。守而勿失可也。

答藩伯施恆齋

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

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茹董懷冰。有難以言控者。唯當鞠躬盡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濟與否。誠不可逆觀也。辱華翰。勞問勤渠。深荷道誼。眞愛。

答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承教虛寂之說。大而無當。誠爲可厭。然僕以爲近時學者。皆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故其說屢變而愈淆。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虛誠寂。何不可者。惟不務實得於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異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虛寂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不通矣。審如此。豈惟虛寂之爲病。苟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則曰致曲。曰求仁。亦豈得爲無弊哉。願與同志共勗之也。

答薊鎮督撫計邊鎮臺工

臺工之議。始終以爲可行。確然而不搖者。惟區區一人而已。辱示云云。近來會士大夫。未嘗不一一爲譬曉。但今人任事者少。識事者尤少。任事者。眞見其事理之當爲。而置是非毀譽於不顧。不識事者。未觀利害之所在。而喜爲款言臆說。以炫名。兩者相與。宜其說之嘵嘵而不可止也。世事如此。可嘆可慮。昨部覆兵科疏。尙欲下督撫議。區區再三。曉以頃總督疏臺工。限已寬矣。賞已併矣。大工垂成。奈何終止。既不可止。又何議爲。徒使任事者。疑畏而自阻耳。部中因予言而止。覆詞頗亦分曉。會軍門可達此意。勿生退悔。今年虜情可虞。聞鎮中哨夜。亦有得至虜帳中者。想得其的耗。幸密以告我。當秘之不泄也。

辱華翰。知已建牙誓衆矣。欣慰臨淮一至軍。而旌旗服色皆爲改觀。豈獨其法嚴哉。蓋亦威望素著故也。但此中事情與關西稍異。虜強一也。雲中北直虜庭板升叛逆倚虜爲患二也。士無鬪志惟務賄免三也。卒惰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則大虜勢以爲解脫之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式遏之功。積習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其有瘳乎。願熟計而審圖焉。

答北邊撫院孟豐麓

往時總督當秋防之時。卽移駐懷來。雲中三關聲援遼絕。議者每以爲言。然南山一帶逼近陵京。今復舊制。令督撫仍駐陽和。居中調度。東西應援可也。乃欲盡撤入衛之兵。棄南山而不守。則失策矣。且防守數年。虜中亦知有此徑路。一旦棄而弗守。假令虜乘吾之間。以一軍綴上谷守將。而以勁卒掩吾不備。常其時。誰任其咎乎。善謀國者。必不如是之疎也。大疏請兵。亦爲得策。但以京師驕脆之卒。使之乘障遠戍。恐不堪用。耳容與本兵計之。

答薊鎮總督譚二華言邊事

卽月三日。得大同密報。言把都兒於月中旬。領三十騎。來俺酋營。約搶京薊。俺酋遂率衆於二十等日。徒營威寧海之東。調集諸部。日漸東行云云。據此。與公所遣偵探相符。則虜之東犯必矣。聞虜中荒旱。饑疲馬弱。諸部東西相牽。心不齊一。或未能深入。然不可不爲之備。今議者咸謂薊人疲於工作。決不能戰。公誠督勵諸將。鼓率士氣。併力一決。則嗷嗷之口。不攻自息。其南兵三千。宜置之前行常虜。卽有損失。人能

諒之。若令北卒居前，而已擇利便，則憤怨愈不可解也。年來困於薊議，心焉如擣，苦廟堂不能擔當，視聽疑惑，奈何奈何。京兵已促之赴鎮，本兵懦弱，甚可慮也。

答薊鎮撫院劉北川言分將當虜

頃得譚公書，言各路措畫已定，戒備甚嚴，諒保無虞。但聞虜欲分道入犯，則我之勢力自分。曹瑋古石，譚公已自任之。馬大付之威帥，燕河以東，願公當之。胡守仁南人，恐威力不足以制諸將，須公親駐邊隘，督勵將士，乃能有功。拒之不入，此爲上策。卽不幸而入，亦望思爲可戰之具。因地合營，懸賞勵士，乘間覲擊，彼亦安能狂逞哉。薊事經營數年，視此一舉，望公留意。辱示某生所著書，皆根極理奧，匆匆不暇細讀，聊取其一二策觀之。蓋篤志好學君子也。惜其齒暮，無以自見，得公爲之表章，亦足以償其平生矣。

與薊鎮巡撫

虜情叵測，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昨已申告薊人，務以整暇，毋勞擾，毋忘備。但得西警少緩，專意東防。虜雖入，吾據灤河以東，無足憂者。觀公措畫，不俟遇敵，已見勝徵矣。老酋若果不東，則上谷雲中，恐不得安枕。公宜戒諸帥，嚴爲之備。板升大饑，聞日有南歸者，亦可因其饑而招諭之。

與薊遼總督謀俺答板升之始

賊聚而西，患在雲中晉陽矣。既有的耗，公自不得不西應之。但南山一帶，尙爲可慮。幸留標下一二枝，以東事託之趙帥，乃可專意西防也。近聞土虜亦未動，薊中或可無虞。卽有事，薊人自足當之。無煩西援矣。外板升一事，望公密切圖之。去歲謀之，業已六七分就矣。而爲大同守所壞，殊爲可恨。今之視昔，則又不

同俺酋老矣。其子台吉嘗切齒此輩。欲盡屠之。乘其危懼之時。招之易耳。此一機也。彼中荒旱饑窘。人思南歸。此又一機也。故願留意熟計之。今東患在屬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終無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圖也。人旋附此。以備採擇。

答宣大巡撫劉白川

頃據東西報虜謀皆已解散。過望後無警。則薊永之間。可以安枕矣。此雖朝廷有福。夷運將衰。然先聲伐謀。屈兵不戰。在督撫諸公之功。尤當與殺敵者同論也。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論遏虜爭功

宣大之說。妄誕狂肆。見者無不笑之。其意不過妬薊人之戒備卻虜。欲邀以爲功。不知疆場寧謐。國家無事。人臣并受其福。奚必功之自己出耶。其疏不復下部。徑批量賞。蓋恐部覆又滋口說也。公於此。但宜付之不知。置之勿論。若與之辯析。則又一某矣。事寧之後。可上一疏。言今秋虜情。據宣大初報。十分重大。邊臣恐懼無措。躬履戎行。晝夜戒備。賴天威遠響。廟堂指畫。西鎮之強兵猛將。既有以振其先聲。內地之足餉守要。又有以破其陰計。是以醜虜畏阻。自行解散。在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在彼有奔走約會之勞。臣等待罪邊疆。幸勉愆戾云云。不惟不與之爭功。而反推以與之。彼當嚼舌愧死矣。恐公聞之。或不免動意。特以走告。統惟鑒裁。

答兩廣督撫

頃廣中士人力詆俞帥。科中亦以爲言。該部議欲易之。僕聞此人。老將知兵。第數年以來。志頗驕怠。意其

功名已極。亦欲善刀而藏之。論者之言。適中其意。前聞公以十月進剿。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代者或未必勝之。且撫按俱未嘗有所論劾。乃獨用鄉官之言而罷之。亦非事體。故止於戒飭。然不知其人。畢竟何如。公與同事。必知之真。若果不可用。亦宜明示。以便易置也。

答兩廣李蟠峰

各處有司。常易者多。但甲科今已除盡。須俟新科。然僕以爲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若廉其已試有效者。就近更調可。他途亦可也。容卽與太宰公議之。大抵論廣中諸吏。官以操守爲先。廉且能上。也。卽不能兼。且先取廉者。蓋數年以來。廣盜之起。始皆貪吏利其賄。以致滋蔓。故唐人有送南海尉詩云。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蓋自古以爲難也。俞大猷者。畢竟爲人何如。便示。

與撫院王鑑川訪俺谷爲後來入貢之始

昨有人自雲中來。言虜酋有孫。率十餘騎來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見存者。獨黃台吉一人耳。其孫豈卽黃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公宜審處之。望卽密示。以信所聞。

答鑑川策俺答之始

虜種來降。雖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往年桃松寨事。廟堂處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齒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頃據報。俺酋臨邊索要。僕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紆

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來降。彼自慕吾之化。醜彼之俗。故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且給賜衣服飲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卑詞效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於天。約以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奏聞天朝。以禮遣歸。今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宣大人馬。豈復往年之比。汝來則來。吾有以待之。且聞汝子辛愛。怨汝之愛少妾。溺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疎其種類。旦夕且將殺汝。汝肘腋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爲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又聞那吉之來。皆其奶公主之。其人必有智計。可使人密誘之曰：我太師知那吉之降。皆是汝意。汝誠識事體。知順逆者。今太師已奏聞朝廷。大大與汝官職。以賞汝功。但今老酋臨邊索娶。願進羊馬數千。贖取汝等。得卽寸斬汝矣。我太師念汝等慕義而來。不忍利賄而殺汝。任其索取。斷不與之。然今有何計。可取老酋之首。除汝等之害者。殺得老酋。卽封那吉爲王。遣兵送汝等歸故地。永爲中國藩籬。長享富貴。渠聞此言。亦未必不動。吾得因其計而圖之。亦一策也。虜之入犯。乃其常事。卽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爲衆言所淆。今冬節已深。塞外草枯。彼亦不能遲久。且虜中今歲饑荒。頭畜多死。東犯不遂。西搶不成。力罷於奔命。計阻於多歧。衆叛親離。內難將作。此亦天亡之時也。向者。僕固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但那吉數人。置之鎮城。宜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通。厚其給賜。毋使復萌歸念。續降之人。眞虜分配將士。華人各與寧家。亦不宜聚於一處。恐生他虞。書生之見。聊備採擇。統惟鑒裁。

再答王鑑川策俺答

降虜事一如公所議旨云且與做去候旨另用皆含蓄未盡後來操縱自有餘地在相機行之但聞老酋臨邊不捨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爲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願公戒勵諸將但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卽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擣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薊鎮援兵已有旨掣回西防冗中草草統爲鑿裁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降虜事情廷臣初意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獨聞於上然後擬旨處分關外之事一切付之於公矣乃昨承翰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稍起僕竊計公發書時尙未見近日之旨也承教謂宜乘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爲市誠然但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體今旣與之以官卽爲吾人若謾然而納之率然而與之事屬挾取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據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實然老酋舐犢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恥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驚駒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卻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僕料老酋此來決不敢捨東賊之入非其本心昨已密授方略於方公趙帥計此時想已出邊若諸將肯併力一挫之則黃酋不敢復入而老酋之勢自孤計利圖便

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算矣。或慮虜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卽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爲衆議所格。措畫少失。遂棄前功。故敢陳其愚。

又

頃有妄言者。已奉宸斷黜之。此中更無異議。但此事關係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失朝廷之體。下可獲柔服之利。乃爲勝算也。來教有授使口詞。及虜中來語。發緘無之。想忘付來使也。虜使以二十日發去。計今想已得其要領。必如初意。執送趙全等首惡數人。納款效貢。索其番文信使。乃可奏聞朝廷。爲之哀懇。仍加那吉一職銜。賚以衣幣。禮而遣之。則老酋旣感不殺之恩。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以銷其惡毒。懷我好音。邊境之利也。處分有緒。望先期密示。或更有商量。乃可題請。虜酋賜衣。差人於內庫揀鮮好者付去。使齋致。幸卽命製予之。大疏已下部。當先行優賚。徐議陞復耳。

與方金湖言制俺酋款貢事

間諜一行。虜卽喙兌。賴天之靈。愚計幸而屢中。慶甚慶甚。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難之。務令執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朝廷。禮而歸之。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之利也。今錄去寄鑑川前。後二書奉覽。鮑崇德返自虜中。倘有定議。幸星夜密以見教。以便措畫。鑑川謂馬帥賊在門庭。按兵不赴。意甚銜之。僕再三爲之營解。謂老酋方駐在近邊。渠豈敢輕身東援。乃得免於重參。公須爲調護於中可也。今秋邊事。公功最多。須先行薄賚。徐當議處。

寄太史吳後菴

念昔與公投分非淺。中更離隔。可爲惋嘆。茲當聖明之隆。方欲招隱。遺於邁軸。賁束帛於邱園。而公以青
年儻才。竟爲例格。一蹶而不振。豈非命哉。然人能抑公之官職。而不能抑公之人品。能使其事業不顯於
當時。而不能使其文章不傳於後世。其所能者。則既無可奈何矣。其所不能者。則願公勉焉。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降虜事。前已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常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卻責令奉表稱臣。謝朝廷
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款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意
外之防。不敢不告。趙全諸人。背華卽夷。爲日久矣。彼豈不預結於俺酋之左右邊墩之人。亦豈無爲之耳
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狗乎。萬一
語泄。彼得而謀。或聊以脅從。數人塞責。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於國
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傳。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強。平虜
城外。遊騎不絕。轉餉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
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我差官。以禮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款。旣伸。我之懷柔。有體。若擁兵要
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唐時吐番劫盟之事。取笑強胡。此其可慮者二也。今之議者。皆以小
酋爲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於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今邊防利害。不
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於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修戰守。

之具。與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稽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許。明年常復來侵。雖獲趙全等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也。大疏早晚即復。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望公與金湖競兢圖之。公亦須移駐鎮城。庶便措畫。又阿力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質之以相當。統惟留意。

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向者奉書。誠爲過防辱來教。事事有備。可坐而收功矣。慰甚慰甚。初擬老酋賞賚。那吉加官。後思今虜所急者。在於得其孫。且了此一事。待封貢事成。則其部下酋長。皆授官爵。而老酋例有蟒服之賜。向後給之。未爲晚也。旨中不重執叛。而重輸誠哀懇。蓋朝廷懷柔外夷之體。幣布已於內庫。索出星夜。賚上。到即行。事毋使虜久候。心變。小酋既去。宜厚撫之。傳與方金湖。凡那吉所用諸物。可悉與之。宴賚皆宜從厚。彼亦人也。能不懷感。他日有事。卒相遇於疆場。知軍中有王太師。亦必避公三舍矣。此在公可以便宜行之。不必一一以聞也。諸逆既入境。可即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於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近邊。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劫質。即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矣。阿力哥斷不可與之。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望公審圖之。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聞之意。或灰阻。願公曲加慰勉。此事關係甚重。倘處置少失。雖離地方。責亦難諉。況未必得去乎。事機所在。間不容髮。尊見既定。斷而行之。勿自掣肘。彼雖有言。廟議已決。無足恤也。

答徐太室憲長

虔中之轉已乖輿論。至乃橫被口語。形之論列。則是非倒置甚矣。疏中所云。絕無影響。卽欲擬旨徑留。又思衆論不可違。蓋公論未伸。將謂僕有私於公。則公之卓行貞操。終無以白於天下矣。故不得已而行。勸已曾達意。代者令其虛心體察。毋入先言。諒人心之公。自不容泯。近訪之敵鄉人云。公以志行高潔。爲衆所忌。似不宜獨咎一人。以自樹敵也。

答王鑑川

虜酋內附。逆賊伏誅。邊境救寧。神人胥慶。此不世之功也。加秩廕賚。未足以酬。尙當有待。封貢事旣與虜約。豈宜先背。奈本兵畏縮異常。庸夫尙多異議。將來若欲收功。未免復排衆論。但僕昨於處降執叛一事。心力已竭。今未知復能任此事否。時難得而易失。功難成而易壞。奈何奈何。

與王鑑川議堅封貢之事

僕竊祿無補。濫被恩私。夙夜省循。顛躋是懼。乃辱華翰。遣賀益增其愧耳。感謝感謝。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媚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壞之。國家以高爵厚祿。畜養此輩。真犬馬之不如也。僕受國厚恩。死無以報。況處降納叛。旣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諉。待大疏至。仍當極力贊成。但許貢之後。當更有一番措畫。金湖旣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須借公威望。屈留數月。庶可免事後之慮耳。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鴛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旣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旣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旣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旣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虜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

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嗷嗷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元老常備聞於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答南御史張懷川

使至辱華翰。深荷雅情。比來南中諸疏。皆愜輿論。臺諫公議所出。朝廷耳目攸係。願諸君勉旃。毋以言爲諱也。

寄陳松谷相公

都門解袂。與元老相對。哽咽者久之。不惟感德傷離。蓋亦惜大賢之去。國嗟善類之無依也。別後。邊聲四起。羽檄交馳。幸內外羸備。虜亦旋遁。有間。卽有虜孫來降之事。主上用愚計。幸而時中板升賊首。疊疊生致於闕庭。誠宗社之福。邊疆之幸。但外寧內憂。聖人所戒。未知向後何如耳。此必台念所切。敢以奉聞。餘惟若時珍攝。以需寵召。辱長公惠書。冗不及裁答。師翁旣去。不宜復奪上左右簪筆之臣也。幸卽命北發。以慰倦倦。

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以媚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本兵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於文華殿。面奏請旨行之。又將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然嗷嗷之喙。雖已暫息。而睚眦之讒。伺釁而動。彼旣不能爲。而妬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人之無功。而求中其說。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

也。昨旨乃僕所擬。其中蓋有二意。一則欲公悉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常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氓畏慮。不敢貿易。虜人不市。釁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爲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人樂從。一也。鐵鍋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聞廣鍋毀。則不可復爲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既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啓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頃者流議。皆起於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無令得入鎮城。三也。馬趙久爲邊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眞虜。而又有內主。封貢之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含憤蓄愁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積恨生變。四也。其所常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併。邊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邊之氓。開墾荒屯。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常若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與尙在虜中。宜於互市之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巢趕馬。在邊士雖借以邀功。冒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旣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觀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流讒妬之口。後四要不預畫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貽他日之憂。僕與公委心爲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採而行之。幸甚幸甚。

答荆關水部金省吾

遠辱翰貺。深荷雅情。客有荆南來者。道公權政清肅。誠近年罕覩。濟時大業。大受根基。於此可窺其概矣。敬仰敬仰。厚惠不敢當。附使歸壁外小錄奉覽。諸惟鑒存。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三

與薊鎮楊巡撫

虜已東行不知遼左有備否。貴鎮清查虛餉萬有餘人。數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國計者方且嘖嘖稱羨。乃聞近日又欲募卒補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額之外。方患無以給之。賴此補數。似不必更招浮淫。以滋冗濫也。又聞百川公有示。令軍士有能告言將官虛冒軍餉者。賞銀五十兩。恐啓陵上之漸。然其中必各有謂不如所聞。幸密以見教。東事無日不在鄙懷。故喋喋如此。統惟原亮。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辱華翰。知已建牙視事矣。無任欣慰。北虜乞貢。頃於文華面奏。奉宸斷行之。惟三邊事體稍異。須兩督撫會議耳。響水極常虜衝。急宜修繕。昨何君請馬價。原與督府會行。乃太僕遂加醜詆。過矣。神木兵備。查盤道長有疏。意欲照舊。似宜從之。其參守兵馬。亦不必更兌矣。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辱示。知安會事。已有次第。別時所云。今一一具獲實效。審爾。則差官可不必行矣。此事不煩一兵。不費斗粟。而凶狡服罪。地方救寧。公建此大功。宜膺上賞。俟大疏至。當有以處之。

答督撫鑑川

封虜使者。本兵依違久之。不能決。竟遣一參將行。其人年少輕率。恐不可使之見虜酋。第令捧勅至幕府。另選邊吏充使。可也。副之者。鴻臚署丞王勳。頗諳夷語。能辯番文。可備驅使。惟裁而用之。偶患泄瀉。伏枕占授。不悉欲言。

答廣西撫院李蟠峰

古田積寇盪平。地方寧敕。公威德所及遠矣。頃本兵奏績。薄行陞賚。聞廣左又以大捷。隆恩懋賞。常有待也。聖德光被。南北寢兵。僕伴食無功。陰受其福。

答兩廣殷石汀論平古田事

積寇盪平。黎庶安堵。此不世之功也。乃嘏嘏者。猶有事後之議。雖聖明遠矚。功罪不淆。然亦是亂人意。聞其說皆柳州士夫倡之。以此見丈之暫留數月。不獨爲地方計。亦所以爲丈計也。近來人心不古。好生異議。以其媚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惟欲徇己私。不顧國家便否。卽如昨年虜孫之降。舉朝駭懼。以爲不可納。僕曰。納之而索吾叛人。可盡得也。貴州之事。撫臣請兵請餉。衆皆曰。可許。僕曰。此渠叔姪間爭殺耳。不足以煩朝廷。古田密邇會省。叢爾小醜。敢戮天子之命吏。不容不討。衆皆曰。劇賊據險。兵力所不能加。卽欲除之。非集數省之兵費。五六十萬不可。僕曰。不然。吾知殷公必能辦此。諸君但觀其破之。此三策者。皆大違羣議。而僕獨以身任其事。主上用僕之策。幸而時中矣。乃異議者。猶欲搜求破綻。阻毀成功。以快私指。嗟呼。人臣爲國家忠計。可如是乎。若僕則誠愚矣。前承教廣鹽議。鑿鑿可行。然必得丈處置有緒。後人乃可持循。恐終爲異說所壞也。南明磊落偉奇之士。昨卽欲引眞部堂。以其夙蒙譽議。今初召起聲。

實未著。故暫借敵省撫臺。旋當與丈先後登進耳。同年在仕籍。可用者無幾。他日爲國家柱石。在丈與南明公。新安一郡。產此連璧。敬羨敬羨。先後領華翰。或不能盡復。大都具此。統惟鑒原。

答楚按院陳燕野

楚中連歲災饑。人不聊生。公精覈吏治。修舉實政。百方省節。加意拊循。楚氓所宜世世而頌祝者也。去歲秋闈流言。倏起旋滅。今則惟聞頌聲。休譽而已。徐憲副昔守敵郡。甚有政績。而恃其才守。屢憎於人。雷院之論。蓋誤聽人言。非有私惡也。襄漢士民。自有公論。願公博訪而審聽之。如事有實跡。則亦非僕所能庇也。

答松谷陳和公

別後。樞衡之地。屢致艷麗。機辟盈野。鳳翔九霄。以翁之出處。視今人之去就。豈得並日而談哉。欣慕欣慕。燕錄向欲呈覽。以無便翼。茲撫臺承差去。敬附二冊。內學論二義。論及策之一二三。實出拙構。知已傳笑於蜀中久矣。倉卒不敢修起居之敬。尙容專候。統冀台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頃五月二十一日。已封拜虜酋俺答爲王。諸小酋俱授以官職。入貢互市。次第舉行。獨西虜未靖。兩督府會議。部中遲疑。近有人云。公謂僕以舍親西石之言。變其初說。此傳者非也。西石之意。原與鄙見相左。僕初未嘗因其言。少有疑阻。但以西事與宣大。微有不同。所慮者。撫賞之費。無從措處。故爾行兩督府虛心計議。務求停妥。今東事既已就緒。在西勢不能獨異。幸早決大計。以便題覆。

與楚撫院汪南明

辱惠不敢例辭。登領感謝。承教云云。今日籌邊第一計。僕已慮之久矣。但譚戚二君。數年間大忤時宰意。幾欲殺之。僕委曲保全。今始脫諸水火。一旦驟用之。恐不可成。徒益衆忌。且以九邊萬里之遠。馳驅經略。而責效於三載之間。卽二君高才。亦未能辦也。當取公策秘之錦囊中。酌而行之。大疏封還。未敢宣泄。惟冀台原。

答兩廣殷石汀

前有小柬。言近事頗悉。不審徹記室否。紛紛之議。聞皆起於柳人。聽者不察。率爾奏瀆。其中自相牴牾。茫無的據。幸聖明遠矚。公論昭然。公亦不必以此疑阻。要令餘毒盡銷。士民安堵。則忌吻浮談。不摧自破矣。人旋附此。諸惟鑒存。

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新河之議。原爲國計耳。今旣灼見其不可。則亦何必罄有用之財。爲無益之費。持固必之見。期難圖之功哉。幸早以疏聞。亟從寢閣。始者建議之人。意蓋甚美。其說雖不售。固亦無罪也。

又

始慮新河水泉難濟。臆度之見。不意偶中。辱別揭所云。剴切洞達。深切事理。自勝國以來。二百餘年。紛紛之議。今日始決。非執事之卓見高識。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後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書至卽過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狀。元翁亦慨然請罷。蓋其初意。但憂運道艱阻。爲國家久遠計耳。今旣有不可。自難膠執。

成心。蓋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爲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國家。以爲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國家也。此翁之高爽虛豁。可與同心共濟。正在於此。誠社稷之福也。海運一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尙須淮商直達天津。風洋無阻。乃可圖之。僕猶慮海禁一弛。他日更有可憂者耳。大疏會同巡撫梁鳴泉。不必另疏。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膠萊新河。始卽測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於元翁。未敢遽行阻閣。故借胡掌科一勸。蓋以胡固元翁所親信。又其人有識見。不隨衆以爲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遙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觀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元翁見之。亦慨然請停。不必阻之而自罷。以是知執事向者之言。雖極痛切。未免預發其機也。區區今處天下事。大率類此。雖竭盡心力。不過小補而已。終無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謂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敬所在齊中。政事何如。兩司及諸郡長吏。孰爲可用。統希見教。不悉。

答閩中憲使李義河

使至辱教。知道從已入關。良慰鄙懷。以丈素所蘊蓄。豈欲專一邱一壑以終老者哉。古人云。得時無怠。裹糧躍馬。猶恐失時。今主上虛己以任宰相。百執事師師濟濟。咸欲有所表見。周道寧夷。倖門瑾塞。以時言之。似亦可矣。願丈急乘之。毋怠。又喜榮轉近關。旦夕且將有大畀焉。

答南宗伯秦華峰

惟公昔以無妄蒙議。私心嘗爲不平。會在位者。有不悅於公。未敢昌言之也。茲幸元翁掌銓。又雅敬重。故

得以贊其區區。顧留曹清間。尙未足以展據宏蓄耳。徐判屢有書來。道公相念厚情。感切感切。

答薊遼總督王鑑川

前得饒君書。虜王已憤怒北還。秋間糾衆來市。計虜帳旣歸。豈能驟返。商民一散。難以復集。當秋高馬肥之時。值新虜再至之銳。求索必多。釁端易起。故欲延至冬間。徐爲措處耳。茲奉教。知虜尙未去。市期近在此月。則便當以速了爲妙。何必又改期再約乎。饒疏已寢。不上一切。惟公所裁。但至期仍望公提一旅。稍西行以彈壓之。虜王聞公之來。必堅奉約束。且大軍在近。三晉之文吏儒將。亦有所恃而無恐。知公爲疆場撓慮。不憚一行也。承教謂虜會動以封爵誇示其衆。公亦使人屈禮以款豔之。甚善甚善。僕嘗恐虜不慕官爵之榮。不貪中國之利。但以戎馬與吾相角於疆場。則真無可奈何。今誠有慕於我。我因其機而制之。不過出吾什一之富。則數萬之衆。皆可折箠而使之。顧今時人皆不足以語此。反以爲狂且悖耳。昨上谷二市。甚得其利。黃酋彌耳帖伏。皆仗公威望遠徇。但水泉事完。則大功克就矣。頃慶禮告成。中外胥悅。在僕私心。尤爲欣忭。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坐鎮在雲貴土司。原有故事。但須擇廉慎有謀者遣之。不然。反足以納侮啓釁。前見水西衆頭目有疏言。安國亭子幼。不能統衆。此必安酋使之。但其中委曲亦宜審處。貴竹土司與雲南鎮守不同。難以例論。或省諭安酋。令其安插阿傀停當。及各犯盡數執出。錢糧抵補俱完。許與乞恩。盡赦前罪。照舊管事。則坐鎮亦不必遣矣。阿傀旣出省城。禍根已絕。向後家事亦豈盡卵翼而乳哺之乎。在公心知此意。審計之耳。然

事機遼遠。不能遙度。不敢中制。幸與鄭道詳計之。

答憲長施恆齋

雷道長誤聽人言。論劾徐君。徐君又妄自猜疑。謂公揭之。展轉相疑。竟成蕉鹿。受病之根。必有所在。久當自知之。昨徐君亦有書言此事。僕已再三譬曉之。渠必開悟。其事已屬之陳道長。勘處諒爲昭雪。徐君平日心行。僕固未能深知。若在荆襄。則誠未可議也。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膠河罷議。不惟寬東土萬姓財力。且使數百年謬計。一朝開豁。不致復誤後人。誠一快也。胡掌科之勘議。詳明元翁之心。無意必。皆足以爲後來處事之法。區區何知焉。誤辱獎借。深以爲愧。別楮所云。一一領悉。答郝巡撫

西事處置。略備部中方議。覆行。但未貢先市。恐非事體。至於家丁增餉數款。乃調停撫馭之策。恐不宜與貢市同題。已屬本兵酌處之。戴公計惑於主斷。氣奪於嚴旨。故倉皇失措如此。人旋草草附復。西鎮遼遠。事機不能悉知。望不時密示。以便措畫。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今歲徐邳河患更劇。將來漕事。深有可虞。得通此一線。以備不然。誠預防至計。但事關海防。理須慎重。一應造船設官。皆計慮周悉。庶可無虞。昨所遣商販。須換來面訊之。明歲且姑少載試行。若果通利。逐漸加之可也。統惟審圖。冗不多及。

答宗伯高南宇

辱教知東山情切高駕夷猶殊失朝野之望茲溫綽再頌敦勸愈篤恐上命不可屢抗物望不可終孤區區鄙衷曾與陸儀制略言其概想亦以轉達矣如僕輩薄劣不足以致天下賢者然公平生自負謂何可終老林壑乎

答河道潘印川

頃報運舟漂覆近百正糧虧失四萬有餘數年損耗未有如此之甚者國計所關日夕懸切今海道既已報罷河患又無寧時不得已復尋加口之議頃已奉旨煩公與張道長勘議幸熟計其便且將從事焉

答關中憲使李義河述時政

乍至奉書知道從已抵關甚慰鄙懷勅書爲管文書內監所持茲卽查付奉勅行事可不須文憑也邊事近稍次第賈誼欲以三表五餌制單于蓋古之謀臣策士所以勞心籌慮敞口遊談冀望而不可得者在於此今我不煩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贊我也奈何今人爲宋儒之說沁入心脾與之語此如啗烏附異議紛紛幾至顛躓賴主上納用愚計幸而時中然爲國家謀則忠自爲謀則愚矣計然三策今始售一向後未卜利鈍何如辱教云云固知豪傑所見自與凡人殊也試錄小技不足入目且意丈久已見之故未敢寄覽茲奉命付去二冊其中文字大抵皆僕所削若學論二義論及策之一二三則全出拙筆也麻姑擲豆猶作狡獪變態可笑可笑丈瑣闥宿望久困藩服鄙心未嘗敢忘有待有待相去伊邇此中動靜想得具聞有可以助我者望不時直教幸勿以秦越相視也

答邊鎮巡撫

辱密示言虜情邊事。一一俱中肯綮。西事以總督持議不決。以致驕虜怨憤。及奉旨詰責。則又倉皇失措。未貢先市。殊非事體也。威正恰者。不知前已授官否。渠既能制吉能。即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盡黃台吉通佛經識義理。昨在宣大調伏俺答。老把都二酋。甚有功於中華。故特賜勅賞賚。此二人者。一宜以計用之一。宜以禮處之。俟延寧貢市事完。疏中可略敘此二人。另行量賞。若疏已發行。不及敘錄。公可自以己意陰厚之。以結其心。蓋制馭機宜。自合如此。延寧勢異。馬價平給。委爲失宜。昨喻意本兵。此後尙有劑量也。

答總督方金湖

邊事近來處置。幸已就緒。今秋三陟晏然。一矢不驚。誠宗社生靈莫大之慶。但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封疆之臣。未可一旦而忘備也。昨具疏請勅飭戒諸邊。仰荷聖明允行。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今邊政久弛。誠欲及時整理。興建鴻業。非常人所能也。如虞坡二華故事。借丈以墨經臨戎。使旋輒附鄙意。外小疏寄覽。

答薊鎮巡撫劉百川

調取南兵事。俱如高議。本兵已覆行矣。永東小警。雖聲在遼左。然亦不可不多爲之備。公但駐適中地方。以便調度。似未可便東行也。聞公與撫按諸君。方議調兵行糧事。薊永事勢。與他鎮不同。若俟賊已見形。而後調兵支糧。則無及矣。事有權宜。不宜膠柱。惟公裁之。

答南學院周乾明

書稱敬敷五教在寬。所謂寬者。殆以人之才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須涵育薰陶。從容引接。使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寬義。一切務爲姑息。弛縱賈譽於衆。以致士習驕侈。風俗日壞。間有一二力欲挽之。則又崇飾虛談。自開邪徑。所謂以肉驅蠅。負薪救火也。本朝監規。及臥碑所載。凜若冰霜。督學使者。俱用憲臣爲之。皆有深意。南都首善之地。惟公留意焉。

答奉常陸五台

僕雖無似。夙抱敬賢之心。今幸備位台省。其所振舉甄拔。不可勝數矣。乃平生敬慕如丈者。顧不能一引手焉。君相造命。豈其然哉。雖然。中心藏之。不敢忘也。令弟回草草附候。聞以華嚴合論梓行。此希有功德也。刻成幸惠寄一部。別具潞紬二端。侑束。統惟鑒存。

答石麓李相公

弟平生孤子寡。與獨受知於門下。及同居政府。一心協德。庶幾有丙魏同心之誼。中外士民。亦靡不懽悅和合。各適其意。不啻坐春風而飲醇醪也。豈意風雲倏起。陰晴頓殊。昔爲比目魚。今作分飛鳥。人生聚散離合。可勝嘆哉。愴然愴然。綠野開尊。庭闈絢彩。且用慰心自娛而已。他何足論。盛使回草草附此。諸惟台亮不宣。

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闕

辱示敝省錢糧查刷已有次第。易知單冊。正月可完。知公爲楚民計慮深遠。仰戴仰戴。孫方伯前已言其

仰承德意。悉心措畫。此外如溫大參。劉糧儲。亦誠一時之選也。楚人何幸何幸。頃得家信。言公表閭之命。堅不可回。方切愧悚。乃又垂念先世。再辱嘉貺。是重僕之不德也。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難。振乏嘗願。以其身爲薦薦。而使人寢處其上。使其有知。決不忍困吾鄉中父老。以自炫其閭里。且今歲楚中重苦墊溺。少省一分。則小民亦受一分之賜。在寒門少此無損纖毫。而裒多益寡。在鄉人則有大惠焉。萬望俯諒鄙心。出於誠摯。折價之命。一切停寢。則信我之深。比之惠我之厚。又萬萬不侔矣。敢布腹心。惟公裁許焉。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策黃會

黃會書。昨鑑川公亦會鈔寄本兵。此會貪縱寡謀。終當歸吾羈縻。觀其書詞。已非昔時之倔強。可用其幾而制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時用利餌。以中其欲。諒彼無能爲也。其妻家在三衛者。卽傳與薊人。量加優恤。亦制馭之一機也。史大官去歲侵盜。二會馬近千。故二會恨之已甚。其欲尋殺。不獨爲其近邊。蓋亦思以報之矣。然此雖小僮。其技與虜同。且倚山爲險。料二會亦無如之何。宜撫而用之。以爲宣鎮外藩。時時戒諭。以各守分地。住牧爲業。毋妄肆侵盜。使二會得借以爲口實。但此輩撫賞之資。半出軍士月糧。割肉充腹。乃自困之道。宜有以處。吳兵憲道南。感公同心之契。思以自効。其志甚銳。不知畢竟能成否。辱示今所宜措畫者。一一中的。但願審度時宜。慮定而動。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況今時則易然耳。

答薊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日來屢辱翰教。差人皆不索報。坐是失候。承示大疏八事。公圖之皆已有緒。要在邊吏著實奉行。期有成效可也。然八事之中。屯政爲要。今之議者。皆患兵冗。一切務爲清汰。節縮。僕竊以爲過矣。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爲足兵而務爲去兵。則唐之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繇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與。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襁負而至。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黃酋邇來聞漸就羈縻。觀其書詞可見。此酋雖狼戾無親。然貪縱寡謀。翻爲易制。第無使老把都與之合勢。此孤虜無能爲也。疆場小釁。或不能無。在因其機而御之。期不害吾大計耳。使旋草草附候。屢失裁復。并此謝過。統惟鑒原。

答吳環洲策黃酋

辱手書及麻參將揭帖。具悉黃酋沉迷酒色。憚於西搶。祇欲近邊謀生。故屢次需索。又威脅屬夷。爲之納進。其情不過如此。未敢卽渝盟也。史大官服屬已久。昨又已嚴行約束。令其各守分區。無相侵盜。足矣。乃必欲勒之親赴虜帳。何爲哉。鑑川之意。不過以今歲貢市甫完。恐以疆場小釁。棄其大功。不知成祖封三虜王。使命方回。寇騎已至。許襄毅在大同東邊開市。西邊搶掠。夷狄之性。豈有常哉。願吾制御機宜。何如耳。犬搖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加焉。且渠戰兵不滿萬人。其父叔諸部。俱已臣順。獨此孤虜。如其跋扈。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史大官之衆。令雲中以勁卒擣其巢穴。彼何能爲。渠曾占卜。常死南朝。觀其狂躁不常。殆天將亡之矣。公幸與趙帥密計。如可柔服。以計餽之。如不可處。卽宜以大義責之。明與之絕。毋但姑息養虎。以自貽患也。聞已遣人好諭之。倘得其要領。幸卽以寄示。萬萬冗不多及。

答雲南撫院阮沙城

得十月二日書。知公前後處置安會事。已竭盡心力。功高賞薄。深以爲歎。然公之勳名。著於此矣。疏窮奏事人。卽貴州承差。昨已擒獲重治。向來士會構釁。皆此輩爲之。倘解回發遣。更加重處。毋令得脫。復爲他日之害也。

答總憲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辱教種樹事。邊臣博美虛套。大率類此。僕起家賦畝。頗知樹藝之理。昔謝病山居。手植榆柳。今已鬱然參天。若以官法爲之。積歲累月。竟成虛謬矣。初時人建此議。僕卽與同事者曰。種樹設險。亦守邊要務也。但只如議者之言。決無成效。同事者頗不以爲然。今已數年。迄未見有一株成者。卽如臺工一事。當時若非僕力排羣議。以身任之。二華與公。殫力運思。躬親督理。則今亦當爲烏有矣。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昨閣中小疏。已曾懇切言之。自後積習。或當少變。國家欲興起事功。非有重賞必罰。終不可振。來歲擬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如猶玩愒難振。則僕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鉞巡邊。人臣受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何如何如。

答棠川殷相公

使至。知台從已返仙里。深慰鄙念。宋人有一聯云。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孫。前一句。公已得之。後一句。願公勉焉。使旋迫節。草草附復。別具侑柬。幸惟鑒存。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係於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

淨修善業。皈依三寶。我聖祖謂佛氏之教。陰翊全度。不虛哉。禮曹准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另疏。但今在京。番僧皆溷濁淫濺之流。不通釋典。遣去恐爲虜人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我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諭虜王。嘉其善念。曲爲開導。示之以三塗六道之苦。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說。及念珠坐具之類。亦可稍稍裁與。俾益堅向化之心。則亦調伏凶人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禮樂法度而後爲哉。

答臺長蕭兌嶠

辱華翰。獎許過情。使人愧悚。猥以謏陋。謬膺重寄。頃又特奉綸音。勉以同心。望以夾輔。日夕兢兢。懼無以仰承德意。所望海內道誼知契。匡助其所不及。幸公有以教我。也。近見督府察院論牧地事。不相下。其言皆過激。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自宜虛心觀理。務求其當。奈何忿爭如此。竊意此事。非公不能解之。頃已屬意本兵議復。牧軍驕悍。論久不決。或有他虞。非細故也。

答翰學張鳳盤

別後。得途中所寄二書。情款備至。慰諭諄切。觸事感懷。不覺慨然興嘆。念知己之遼闊。晤話語之無從也。邱園之賁。初擬秋期。旣復思之。得時毋怠。況旣奉特旨。召用。自應以趨命爲恭。可勿事夷猶矣。賈咨人去。草草附復。別悰萬種。統俟面陳。幸惟鑒亮。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四

答總憲孫華山

僕數年圖畫邊事。苦心積慮。冒險涉嫌。惟公知之。他人不能盡諒也。茲賴祖宗之靈。主上威德所及。東師奏凱。西虜款關。區區一念報國赤忠。庶幾得以少見矣。實未敢有一毫計功謀利之心。昨三疏辭賞。由中非矯。重違上意。暫且祇領。終當懇辭。以明愚志焉。辱華翰厚賜。重增其媿。佳網登受。餘輒璧附。使者草草附謝。統惟鑒原。

答兩廣殷石汀計劃廣寇

廣事披猖已久。一旦乘其後。遂欲責效。雖管葛猶難。昨電白報至。僕恐好事者。不察事機。妄生譁議。故卽擬旨。分割其事。假公便宜。俾得以自展焉。治亂國用重典。廣固亂國也。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之。姦宄不畏。良民無依。所慮者費用不給。將帥乏才。公有何妙算。幸一一見教。僕無魏相坐測之能。然以愚忠不量。每事輒欲以身任之。或可爲公一助焉。願公安志審畫。毋自退阻。

答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往者察院建坊。僕屢書止之。竟不獲命。僕竊以爲未爲知我者。今聞汪凌二公。又有此舉。使僕疾首蹙額。踟躕無措。敵郡連年水患。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萬姓喑喑。口詛祝而心咨怨。將使僕爲榮乎。辱

乎。若欲給與折價，尤不敢當。家有薄田數畝，足爲俯仰之資。僕又時時以其祿入奉，上老親，擊鮮爲賓客。費家不患貧，而諸公所餽，銖兩皆民膏也。僕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頃已有書懇控二公，恐未見諒。願公再以鄙意固請，必望停寢，乃見真愛。若不可止，如向者面瀆云云，准作廢府，納價貯庫，作數，僕亦受惠多矣。僕雖無德於鄉人，而亦懼叢怨以重吾過。諸公誠愛我者，宜視其所無者而與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於僕？恃公道誼骨肉之愛，故敢瀝竭肝膽，直露其愚。若謂僕心或欲之，而姑飾辭以沽名，則所謂穿窬之徒，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義激心遠，語無倫次，統惟鑒原。

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疊承厚貺，深荷雅情。辱教欲爲僕建坊表閭，往固知公必有此舉，已預陳悃悞，不謂臺符已下郡。且媿且感，敝郡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僕方欲拯之而未能，而敢爲大役以賈衆怨，且僕前已有二坊，省此不爲缺典，而益之乃足以重其過。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誠愛我，則幸與以所無者。若公旣不欲煩有司，而又私值以自利，是委公惠於草莽也。反覆思惟，二者俱未得，故敢再控諸臺下，愚戇不能順承嘉命，以速大戾，幸惟鑒原。

答奉常陸五臺論禪

沈吉士來辱華翰，領謝向會誦華嚴，祇見莽宕寥廓，使人心渙神搖，後於友人處見合論鈔本，借讀一過。始於此中稍有入處，佛所說法，隨順諸根，義無深淺，然廣大含攝，解脫無礙，則是經爲長，而論又入法之大導師也。僕以宿昔頗種善根，今得聞無上甚深妙義，歡喜無量，聞公將鏤梓以行，大有利益，謹以俸金。

二銚少助工費。雖塵露之微。無裨山海。聊以表信心云耳。若諸時事世情。非高蹈者所樂聞。故不具論。統惟鑒原。

答南司寇謝泰東論刑獄

前得西石書。言丈不嫌岑寂。樂就西曹。敢爾推轂。若僕私衷。固有待也。南中人情狡僞。詔獄繁興。擬議失中。致傷和氣。誠如尊教。丈留意於此。卽澤流寰宇矣。處天下事。非至虛至平。不得其理。而詔獄民之司命。所係尤重。頃見今之持法者。類以三尺行己意耳。嗟夫。天子猶不敢以己意生殺人。況人臣乎。包子尙未到渠。初聞山東之轉。卽掉臂而歸。還是舊時情態。今得此報。當欣然就道矣。

答宣大巡撫計處黃把二虜

辱示虜所乞討後六事之不可從。公已籌之熟矣。卽前六者。亦宜再加審處。而後可以愚計之。封爵於國。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爲不可。但聞把都病已危篤。封之而死。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紛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勢。而爲之處。增加撫賞。所費不多。但不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爲常例。此例一定。彼卽視爲當得。與之不足爲恩。減之彼卽生怨。但可於經費之中。少從寬假。以每年所積客餉。動支什一。以充撫賞。隨其所乞者。裁酌與之。縱量給珍異。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嘗在於我。彼欲乞活。不得不仰給於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亦須題請奉旨。乃可。其貢使入朝。向已議定。恐難擅開。且彼雖暫時馴伏。終與三衛不同。待數年之後。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使虜爲我制。不可受制於虜。近日鑑川措畫東事。頗覺窘迫。曲徇。恐將來不可收拾。則爲虜制之道也。車夷去

留何足爲中國重輕。前曾奉告。謂但可以此語責之。使屈嘗在彼。不必苦苦索還。若索之太急。則彼又持左券而要我。聞軍門通事楊亮。乃遂許以五百人糧賞。而其二比妓。遂相隨住牧於龍門教場。夫盡車夷之衆。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之數。不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旣在此住。則黃酋又因而往來近地。二史皆將服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養虎貽患。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以五百人糧賞。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事誘虜。言中國欲與結婚。也先貢馬納聘。而朝廷實不知也。卻其聘。遂生罅隙。致有己巳之變。此前事之可鑒者。豺狼虎豹。亦有豢養於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効雞豚犬馬。可擾而狎也。今其婦旣已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歸。不爾。將來必爲患。公當思余言。且上谷事體。與雲中不同。而公之所處。與鑑川亦異。僕請得悉言之。蓋求貢之議。本起於俺答。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爲誠懇。若黃把二酋。原出牽復。非其本心。故每每設爲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之心也。夫彼旣非俺酋之心。而我乃以處俺酋者處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鑑川自建此議。朝廷恩賚頗隆。渠亦自知非久於此。但欲及身無事。常恐少有破綻。虧損前功。故雖知其不可。亦每每曲徇之。公初開府。責望甚重。二虜爲剝膚之災。且非旦夕可脫者。若不及今定一規模。以爲經久。將自絆其足。望實俱喪矣。此又鑑川與公所處之不同也。雖然。僕料此虜無能爲也。二年之間。邊鄙寧謐。首議之人。功效已見。卽有小失。無損大計。向者小疏亦已明言之矣。況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此二醜。亦何能爲。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與有識者計之。近得吳少參書。言閩守中事。有主之者。其意似疑趙帥。不知渠與趙平日何如。若果有此。望公

一一調處之。

答邊道吳道南

辱華翰。具悉貢市伊邇。諸凡惟留神審畫之切。盡欲支俸。則順義亦當給以王祿。耶人之無識。一至於此。可笑可笑。督撫膺闕外重寄。操縱可否。宜自有成算。奈何獨窺廟堂。以爲重輕乎。

答兩廣殷石汀

調募浙兵。俱如公所議。頃又疏請於上。特發馬價銀十萬。以助軍費。此二事近皆有建議。停止。然以廣中之事急。故不敢徇衆議。而誤大計。許瑞若果傾心效用。則以賊攻賊。策之最妙者。萬里之外。事難遙度。用兵之機。忌從中制。惟公熟計而審圖之。

答松谷陳相公

長公至。拜領台翰。嘉貺深荷。不遺伏。諗道履佳勝。尤切慰仰。希文後樂。翁誠獨際其盛。然忠臣雖在。賦畝憂國之念。未能遂忘。不肖譴劣。追陪元宰。賴朝廷之福。外內寧謐。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可以糜祿而守拙。但揣時度勢。每抱隱憂。將來又不知孰爲收拾耳。盛使回草。草附候起居。外具不腆。少伸微悃。統惟鑒原。

答宮端吳澤峯

惟公昔在詞林。素持高節。乃爲縉塵所點。私心極爲不平。方欲爲公昭雪。致之亨衢。而大疏適至。故特破例。爲請於上。然公之心迹。雖明。而車已懸矣。厚蓄宏猷。未得一展。安能不爲世道惜哉。辱華翰。使旋草草附復。諸惟鑒原。

答憲長徐太室

知賢不敢蔽。是非不敢枉。公非有求於僕。僕非市德於公。行吾直道而已。乃辱遣謝。深以爲媿。訊之來使。聞公北上無期。雅有終焉之意。僕竊以爲過矣。方今周道寧夷。賢良彙進。以公素所蘊蓄。占人事業。豈足爲哉。願勉抑高懷。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

安慶之事。其變雖不甚大。然朝廷紀綱所係。不容不盡法一處。往時振武之事。姑息太過。人敢效尤。今借此一振國威。亦弭亂之一機也。然府官始則措置乖方。致人怨忿。終則擅離職守。逃住留都。亦不得無罪。今當先正倡亂之法。後究致變之由。低昂輕重之間。貴得其當而已。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大疏海運事宜。處畫周悉。今歲果利涉無虞。此後即可漸增其數。裨益國計。誠不淺也。頃聞運船過淮甚早。橫決之患。庶幾可免。萬公已至河上。河漕事體。如左右手。同心併力。乃克有濟。惟公留意焉。

答楚按院陳燕野

承示賦役提綱冊。已周覽一過。井然有條。大抵財用經費。惟條貫精詳。出納明數。則節用之意。自寓其中。若代公者。肯再加申飭。諸司長吏。遵奉惟謹。則規格永定。雖有姦民猾吏。無所措手足矣。監利大盜。久嬰鄙懷。以有司不能任其事。不敢易言之。茲聞首惡已盡擒獲。餘黨稍稍解散。數十年巨憝。一朝剷除。非公沈機定算。安能辦此喜躍之懷。良不可任。監利李尹。不費兵力。收此奇功。允宜破格優錄。或暫加服俸。仍

管縣事。他日以兵備僉慮處之。何如。郡中人來言。各處江堤。俱已報完。諸吏仰承德意。惠洽閭閻。公造福楚民。誠有卑荆衡而狹江漢者。感德之私。不知當何用爲報也。

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黃會

把會死。上谷以東。可以安枕。黃會孤虜。勢將益弱。近報吉能。亦於三月三日病故。俺答東哭其弟。西傷其子。志氣蕭索。恐亦不久。天將亡之。於此可見矣。但在處之以恩信。其子但堪負荷。卽令控告俺答。奏請襲職。管束其部落。不必擇賢撫賞之典。亦如其父。不可有減頭目。中有少知禮義。能用其衆者。亦宜陰厚之。使之歸心中國。則盟好永堅。塵息警矣。把會之子。不知何如。僕料黃會必思東併。今當扶植青把都。使之力抗黃會。黃會若有東併之志。只可責之以大義。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敵而歸命於我。俺會老矣。必不能東略。此皆中國之利。但在智者審圖之耳。聞黃會二妾。皆已返其故巢。幸甚。幸甚。僕常有狂志。謂黃會可擒。今惟公可以語此。暇時與吳少參。哲密計。若彼誠馴伏。則亦不必爲此奇事矣。趙帥吾撫之甚厚。乃其心儉狠如此。可惡。可惡。昨對其使。面加叱責。彼亦知懼。然少參素履端潔。誰不知之。公又爲之疏聞。部中又已紀錄。則彼不能揭之。適以益彰其賢耳。會少參。幸加慰藉。武人不足介意。今方欲任之。用其長而略其過可也。

答王鑑川論東運之衰

把都吉能。一時俱殞。黃會亦且病發。天之亡彼。於茲見矣。但在我處之。須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卽令告於順義。奏請襲職。不必擇賢。要令其勢分而疊構。則我可因其機而制之。數十年之利也。辱示措

書虜情及往來書諭。一一俱中機宜。所與言佛氏因果之說。妙甚妙甚。雖然。此雖一時應變之言。其實則佛氏所謂如實語也。不誑語也。大雄之教。慈悲廣大。豈不知哉。令甥既有此浮言。又當具一疏。得旨乃可。戒行夏撫本無大過。元翁以其經論不可留之。蔡兵備引去。以劉調代。俱如尊諭。目下虜情。有何變態。俱望見教。

答奉常周少泉

疊辱翰教。深荷雅情。今同鄉諸賢。皆聚於留都。冗散。雖僕之不肖。不能相引。而諸公之處心無競。自甘沈寂。其賢益彰矣。

與王鑑川計虜情

虜酋之死。可喜也。亦可慮也。喜者。卜東運之將衰。慮者。恐諸部之無主。今歲貢市愆期。是其明驗。頃見公措畫彼中事宜。極爲得策。恤死不生。以永固盟約。遲速之間。惟公相機以行耳。比探得虜情一紙。錄似公覽。今俺酋無恙。目前諒不至乖張。但在我備禦之策。貴在急圖。誠有其備。豈惟無患。卽大功可成也。適有所感。懷抱欠佳。草草附復。諸惟亮存。

答臺長蕭兌嶠

辱示。牧地議增馬額。以事歸之司馬。則事權歸一。而馬政亦因是可舉。甚善甚善。但開墾之數。不止於五十萬。而議徵銀。不過十萬。似爲太少。大抵察院之議。不欲以餉入督府。今若就與察院虛心議處。亦與渠職掌有裨也。

答宗伯潘水簾

辱別諭。一一領悉。白首相知。猶按劍也。況他人乎。然義命之學。竊嘗聞之矣。自檢平生。不敢有一事負國。家不敢有一念負於天下賢士大夫。至於去就。有命存焉。惟靜以俟之而已。猥辱至愛。中心藏之。

答兩廣郭華溪計剿廣寇

兩江寇盜爲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之餘威。用足下之妙算。殲此狐鼠。諒不爲難。但炎荒瘴癘之區。屯數萬之衆。役不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沈謀遄發。先併力以破其一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相持於嶽岑之間。使賊踰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兵機不敢遙制。特獻其瞽見如此。惟高明採擇焉。

答藩伯陳疊山

昔從鄴下。得望下風。繼會舍親王司馬。稱公遼左事。益喁喁嚮慕之。然實未嘗有所推轂也。三十年科第。今猶淹在藩服。如僕安得謂之知人。能薦士哉。而又敢以市德於公哉。猥辱遣謝。深以爲愧。三復華翰。文藻璀璨。歎羨彌襟。差人旋草。草附謝。厚惠。概不敢領。輒附使者歸璧。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節間承蒲觴之寄。深荷雅情。謝謝。曾婦素悍。右其少子。情似爲真。彼若請封乞貢。宜令順義爲之代請。如其執迷不反。則宜姑置之度外。不必苦要之。量此孤虜。亦何能爲。況其母子異心。亦終當歸吾羈縻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吉會既歿。其子得如三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鄙意謂宜令順義爲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俺答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益尊。且其子尙未回。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答楚撫院汪南溟

十年之諾。至今未踐。茲奉新命。再督前逋。無任悚仄。比嬰俗務。文事曠廢。毛公楮氏。幾成絕交矣。且屬有公私之冗。願少假旬月。稍理舊業。勉圖報命。

答邊鎮督撫

辱示虜乞四事。本兵方行議處。諒在必從。亦未見有異議者。獨該科有一疏耳。比奉公書責讓。僕於宣帥。有所私庇。僕不識其人也。第見前任督撫諸君。咸稱其才勇可用。比之雲中。尤爲近實。故時有獎借之詞。要能感奮爲國家用命。如其狡飾倚借。罔上行私。國典具存。孰敢庇之。近訪知其誣玷司道事。卽使人傳語。深加叱責。此足以明僕之無所私庇於人也。正功罪明。賞罰懲姦。數實。此督撫事也。僕輩何敢屈撓焉。區區一念。奉公守法之誠。幸垂諒察。

答應天撫院張崑崙

安慶之事。朝廷欲借此以振舉紀綱。折伏奸宄。乃本意也。查守並逮。萬不得已。其中委曲。難以盡言。昨逮至之日。卽令該衛姑緩其行。又徑送司。不復考究。竟不過送部調用耳。逆弁俱擬寘之重辟。法司方奏。常未上。決不少加姑息。黃判實始禍之人。法當重治。細觀大疏。則其事之顛末。昭然可睹矣。

答王鑑川

主少國疑。艱難之會。正宜內積悃誠。調和宮壺。外事延接。收攬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傾。而元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昵比讒佞。棄絕石交。語之忠告。不惟不納。反致疑怒。竟至於此。豈非天哉。當其時。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僕猶冒死爲之營訴。爲之請驛。謹得解脫。然國體士氣。所損多矣。嗟乎。自古讒人亂國。可勝痛哉。幸新皇聰穎異常。雖幼冲已具大有爲之度。區區愚忠。幸蒙俯鑒。方今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內外事情。幸已大定。但邊事虜情。日夕在念。腹心雖安。四肢豈可忽哉。萬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誠高見淵識。石畫鴻謨。非公愛我之深。曷得聞此。三復三歎。敬佩良箴。昨本兵虛席。公論咸歸。公與西石。乃太宰謂渠復銓之始。嫌於首用其親。且貢市方殷。猶借重望以鎮之。計非久當別有簡命也。

答棠川殷相公

伏惟先帝恭己守文。澤被寰宇。臨御六載。天下晏如。遽爾龍馭上賓。攀號莫及。此臣子之大痛也。所幸新皇天縱睿資。雖在冲年。已具大有爲之度。此又宗社之大慶也。獨媿菲薄。謬膺重寄。方將敷求於賢哲。借助同心。望公珍重。以需召命。辱翰貺使旋。草草附謝。別具薄幣。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劉平川

辱翰示。領悉。西邊貢市已報完。獨宣大事體。尙在邇回。鄙意謂不必候齊。卽有一二枝不在。且置之度外可也。

答薊遼總督

辱教撫鎮相與。既外合中離。勢自難久。但目前非易帥之時。俟秋防後圖之耳。西邊貢市已報完。上谷雲中反覺乖阻。鄙意謂此事當以俺酋爲主。永把二枝。且當置之度外耳。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西邊貢市告完。榆鎮事體尤爲寧妥。皆公經畫之力也。欣慰欣慰。上谷虜情少覺搖兀。然鄙意謂此一二枝不足爲輕重。來則勿拒。去則勿追。在我自有餘力。而鑑川必欲羈致以求完美。則去來之機在彼矣。日前喜朝廷穆清。宮府寧謐。宗社之慶遐邇惟均。

答鄖陽巡撫凌洋山

屢辱翰教。深荷雅情。僕以寡昧。謬當重寄。別無他長。但性耐煩耳。今喜朝政穆清。內外寧謐。可無煩尊慮。敵鄉水災。特蒙軫念。諸所蠲恤。該部一如所擬。疲瘵之氓。幸獲甦生。公之德澤。卑衡巫而淺江漢矣。感仰感仰。

答兩廣殷總督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宜乃可。近來議者紛紛。然朝廷既以闔外託公。任公自擇便宜行之。期於地方安寧而已。雖彈章盈公車。終不爲搖也。汪南溟又挂南議。已擬旨留用。使去冗甚草草。

答司馬劉清渠

惟公昔在計曹。以守正不悅於時宰。致忤於中貴。士論每爲惋惜。茲當朝政更新。首蒙簡用。從人望也。願

過發征麾以慰倦倦。

答司馬戴育菴

屢承翰示。已具覆。如別楮。聞套虜西掠失利。彼方構禍於番夷。則在我可因間益修守禦。以備不虞。東虜骨肉乖離。俺酋衰老。偷欲求安。皆中國之利。但願諸公努力勳名。毋失此機會。主上雖幼。實具大有爲之資。亦不欲苟旦夕之慮而已。貢市事。所司一一具覆。

答蘄鎮巡撫楊晴川

頃報虜警。雖在遼左。然彼垂涎灤東數年矣。于鄰之震。所宜慎防山陵。不必西赴。但保疆場無虞。卽所以効忠也。撫賞用馬事。已下部看處。

答孫巡按

辱示虜情。具悉。黃酋素黠。必不肯樂附土蠻。骨肉乖離。天亡有日。但靜以待之。俺酋聞已就得勝市。不知能堅守約束否。事後再望見教。

答孫兵備

虜聲在遼左。實窺灤東。于鄰之震。所宜慎防。今方有事山陵。務期疆場寧謐。烽燧不警。庶道宵旰之慮。望諸君留意焉。

答蘄鎮巡撫吳環洲

辱翰示。具悉。細察虜情。昆婦貢市。似無來期。永邵雖爲所牽。然貪漢財物。可招而至。然皆無足爲輕重。第

常以不貢責之。時出小利一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爲薊鎮害耳。順義表貢已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爲佳。亦足以驗其無他也。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事

前後奉翰教情款備至。不勝感念。虜王表貢。該部已題請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精美。亦足以驗其誠悃無他也。昆婦愚悍。似無來期。永邵卜雖爲所牽。終貪嗜關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爲輕重。第常以大義責之。時出小利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爲薊鎮害足矣。辱示撫賞冊。據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穉。又不啻數十百萬矣。唐代宗親叩首於葉護馬前。爲百姓請命。父老觀者皆爲流涕。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今所與虜者。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公與僕所爲國謀者。忠乎否耶。而嗷嗷者。猶以爲言。是其識反出長安父老下矣。幸主上雖在沖年。已具大有爲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榷政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信。擬於表貢後。當以邊事虜情。細細陳奏。且以明公任事之忠。塞嗷嗷之口。俟山陵畢後。乃得暇耳。公幸自信自堅。勿以浮言爲介。令甥鳳盤人去。草草附此。

答劉總督

剋糧充賞。邊軍困憊已極。薊事之不振。則職此之由。今戶兵二部。已議爲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爲歲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無窮。歲復增加。曷有紀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將不知其所終矣。薊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頤而語。屈意而從。

也。僕亦坐是往往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薊者。然司農所藏。委爲匱乏。固亦無怪其頻顛也。幸僕今謬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鎮巡諸君。虛心商量。思一長策。著實整頓一番。庶爲經久之計。若但拆東補西。支持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復弱而莫支。將來必有以爲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能道其咎也。僕將有山陵之役。若灤東輟警。期至陵上一會。罄所欲言。有警則已。

答王鑑川

前啓。附令甥人轉致。諒徹記室。虜貢已進。賜賚有加。順義誠款。與公忠勳。主上皆已具悉。有書與順義。爲言天子生而神靈十歲。卽能信任輔臣。親決大政。渠當益堅忠悃。使華夷嘗享太平之福。如昆婦一枝。愚悍不順天道者。天必絕之。將來自可見也。田世威回草草附此。

答總憲李石塘

近來時事。想俱有邸報。公所具不及一一奉聞。數月以來。人心稍覺歸正。士大夫始知有名節行檢之可貴。自茲以往。日愼一日。庶幾昇平可致。但自媿綿薄。不堪重負耳。公正直清亮。人倫冠冕。淹處節鎮。未允物情。旦夕當別有處分。人旋草草附此。

答荆守王古林

賚奏官來。辱華翰。具悉。劉江陵尙未至。至當以諫議處之。昨九月十一日。梓宮發引。十九日。掩元宮。大事已畢。朝野清晏。主上日御便殿。講學親政。昇平之效。庶幾可睹矣。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套虜西掠失利。必思報復。彼之禍結於西。則邊境可以安枕矣。年例及鹽引銀。已告計部給發。人旋此復。

答杜晴江

惟公以直節見忤於時。經綸久卷。茲膺簡擢。允協輿情。況屬清明之朝。尤君子彙征之日。望益展宏猷。以副鄙願。僕受國厚恩。死無以報。惟當旁求賢哲。共熙帝載而已。

與南刑部謝泰東

僕自當事以來。日夕兢業。惟恐蹈於矯枉之過。顧有不容不釐剔者。要亦順人心之所共欲者。因而行之。不敢措一毫枉意於其間也。頃案掌故。請主上御便殿。召見府部大臣。諮詢之端。於此已見。目前景象。似爲穆清。此後唯當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但人苦不自知。非得道誼知己。時時提覺。不能濟也。幸必有以教之。

答湖廣巡撫趙汝泉

惟公去楚數年。楚人思公。不啻赤子之戀慈母也。茲得再借萬姓同欣。豈直僕一人之私慶哉。比來楚土彫瘵。視昔更甚。連年澇墊。民罔攸居。目前諸務。水利爲亟。望公留意焉。

答參議吳道南

辱教。滿紙皆藥石之言。但謂僕驕抗。輕棄天下士。則實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無不可也。吳堯山奉命閱視宣大。僕數年以來。經營此地。頗費心力。今以託之。屬望匪淺。不知肯爲國家措一臂否也。

與南宗伯秦華峯

頃者浮議之起。實緣公入賀一行。然公論可終泯乎。悠悠之談。或謂僕有不悅於公。此大誤也。公之起用。僕與有力。援之於久鬱之餘。而薄之於嚮用之日。揆之情理。殆不其然。恐公意有所疑。故敢直披悃曲。惟公鑒而安焉。

答兩廣殷石汀

辱教滿紙。誼同金石。至如放四海而漸進。納百川以有容。許以同心。作其鼓舞踴躍之氣。教思無替。銷其跳號拂鬱之私。尤見公沈機超識。中才以下。所未易窺測者。僕雖淺薄。敢不夙夜以奉良箴。所幸主上年。雖冲幼。聰睿異常。又純心見任。既專且篤。卽成王之於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媿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覺穆清。自今而往。惟當益積悃誠。恆存兢業。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嶺表之事。一以託公。必無敢搖撓之者。願懋建奇功。以副輿望。廣右府江聞已舉事。度郭君才力足以辦此。不意懷遠。又爾蹙飢。撫新附之衆。不宜持法太急。此亦有司之過也。但古田反側之人。將視此以爲向背。幸留神速處之。

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今方內乂安。所可慮者。河漕爲最。茲賴公之力。經理什七。江漕之粟。方舟而至。來歲新運。又已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慰欣慰。大疏所陳。一。二有裨國計。已下所司議行。敵省連年墊溺。近得鄉人書。皆以打造海舟爲苦。望公留神一酌處之。則疲氓更生之幸也。

與郭總憲

懷遠之事。雖有司不善撫御。有以激之。然至於戕天子之命使。則亦王法所必誅也。且新復諸邑。將視此

以爲向背。決當討之。聞兩江已進兵。冬盡可得奏凱。如乘戰勝之威。還師以襲。固易易耳。但不可預露此機。恐聞風鼠竄。難以蒐獲。姑聲言撫之。乃可成也。然此乃兵機。不敢遙度。惟高明裁之。

答巡漕張懷洲

轉漕以河道爲正。海運備不虞。此誠確論。昨已告之計部。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銳意任事。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小有失損。無害大計。何必諱言處補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責也。

與戚總兵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毋自啓侮。昔李勣屬囊鞬。謁裴度於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於薊。甚有關係。幸留意焉。

答巡撫吳環洲

永邵卜今歲貢市。誠款頗堅。且其所領衆盛。蓋亦東部之雄也。昨陞秩加賞事。一如鑑川所請。青把都爲其母所制。旣無別情。寬至來春。亦可原額馬數。不責補矣。

答孫巡按

辱示一一具悉。青把都母子。旣有款貢之漸。俟至來春入貢。亦可黃酋窮蹙無賴。搆釁於屬夷。撫臺委曲調處。目前定無他虞。然不能保其終不變也。然此酋將來。必不良死。公試觀之。

答劉總督

合練之法。不獨勤兵習戰。又可以預伐虜謀。守邊之策。無急於此矣。此中已預知之。幸勿爲慮。昌餉水運。具如大議。已屬計部覆行。

答王督漕

敝省造船擾民之說。果出於劉參議。前曾以稟揭寄覽。而楚中士民。亦卽有爲此言者。大抵皆有司不善奉行之弊也。今業以將完。勢難中止。但望調停善處之。若河運。則事事親理。明歲可期望全。鄙懷不勝欣慰。公以全力用於河漕。而以海道爲不虞之備可也。頃者南議。已卽奏主上。言公任事忠勤。轉輸有託。悠悠之談。於重望初無所損。

與河道萬巡撫論河漕兼及時政

頃者南議之起。有識者皆爲不平。非僕私懷。有所獨厚。今則譽言日至。浮談漸盡矣。夫人臣能具誠擔任國之寶也。使僕苟可以薦達之。保護之。卽蒙嫌樹怨。亦所不避。但願天下士大夫。共體此懷。無負朝廷耳。承教務頭年預爲次年之計。甚善甚善。果若公言。豈惟目前賴之。雖萬歷千百年。亦無恙也。然公能使河渠安流。往來利涉。而不能使兌運之期。依限遄發。此責在漕臣矣。近來朝政。愈覺清泰。宮闈之內。藹然如春。肅然如冬。主上銳意學問。隆寒不輟。造膝諮訪。史不殫書。簪紳濟濟。各勤職業。庶幾協和之風。自茲以往。唯當範我馳驅。按轡徐行耳。辱道誼知契。敢謾以聞。

答王鑑川

比者奉翰教。薄冗未能隨答。然諸所請者。一一具如尊指。屬所司覆行矣。堯山少司馬行時。已屢囑之云。

宜大事體。與他鎮不同。北門有寇。公諸無足慮者。歸來但可告成事耳。無煩刻覈。徒亂人意。然此公爽朗闊大。必能成也。辰下聞邊圍救寧。內外咸慶。羽書稍暇。惟公強食自愛。

答總憲朱龍岡

僕以淺薄。謬肩重任。日夕悚惕。辱華翰。獎譽過情。深以爲愧。西土寧謐。真慰朝廷宵旰之懷。昔人謂自古疆場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僕嘗以爲名言。惟預修戰守。常存儆備。則不容頃刻少忽耳。惟公留意焉。

答督撫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辱示昆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驕悍。誠爲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其子父不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場小釁。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方。亦終當歸吾羈縻也。昆都老而譎。數年以來。東糾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爲之。比之黃酋。反爲難制。然俺答旣已帖服。黃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言於邊外。云昆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爲也。如再言封王事。可以好語款之。云俺答汝兄。倫序爲長。且首發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朝廷嘉其惻誠。故厚賚而王之。汝頻年爲患於中國。未有尺寸功。何得遂與汝兄等。我皇上併包兼容。何惜一王號。而不汝昇。但于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後。當與汝奏聞朝廷。一體封王加賚。若欲借此事以啓釁。則我惟有一戰耳。渠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鎮之兵。當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文臣事虛文。而無實用。武將狃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最中邊吏之膏肓。今若

不破此套而徒爲整理云云終成畫餅耳趙帥前有人來甚感公禮遇必爲盡力草草附此諸惟鑒存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五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件至拜去年六月翰脫萬里遣使踰年始通感戢至情非言可喻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爲時所羈縻遂料理人間事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即時發一宏願願以深心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常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爲已有幸而念成緣熟上格下孚宮府穆清內外寧謐而正以退食之餘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火聚得清涼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躁殊塗其致一也三塔古蹟一詩不足以紀勝當爲翁作一記以垂永久願今冗甚且未遑有便幸寄開山重造顛末正二三年後即欲乞身歸政尙當與翁期於太和衡湘之間一盡平生使旋草草附謝外飯僧銀二十兩禪衣一具內色紵二端少見遠意並近日奏對稿奉覽統惟鑒存

答潘總憲笠翁

昔年奉教門下辱翁於後輩中獨蒙鑒許僕嘗感其意懼未有以當也茲英君御極百度維新僕以淺薄謬當重任方將弋冥鴻於江海拔碩人於邁軸乃聞翁絕意風塵厭棄人間事白駒過隙祇用悵然諸公子咸有濟時之才而明允篤誠不忝龍圖之子深羨深羨廣事近以屬之殷司馬此君才略足以辦此又

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當得盪定。辱翁垂教。當奉周旋。

答趙汝泉

薄賀媿不成。享乃蒙厚酬。彌切慙歎。改折所請。已下部覆行。堤工須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千丈之堅。俱屬無用矣。近來吏治。頗爲清肅。唯司牧者。不以民事爲重。好爲虛文相誑。計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惟公與監司留意焉。

答汪司馬南溟

辱示餉議。精覈委悉。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歎挹彌襟。獨計部謂支剩之數。與徵發相抵。幸再加查核。乃可以聞也。比來一夫作祟。幾至燎原。幸主上明聖。而左右近習。亦皆素諒僕之惻誠。得以潛折禍萌。導迎善氣。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是乎。若儀諸仲山甫之德。則曷克舉焉。猥辱鑒獎。彌以爲懼。

答司馬吳堯山

修邊大疏。已下部議覆。乃督撫二公之見。與公議相抵。而撫臺尤爲矛盾。何耶。設險守要。乃邊政之大者。況此係修復頽廢。非更有創建。但邊長費鉅。須漸次行之耳。馬帥旣被重劾。必當罷之。第苦代者之難。奈何。

與蜀撫曾確菴計勦都蠻之始

都蠻爲害多年。不容不除。聞之譚司馬云。蜀中兵餉。取之存留。儘可措辦。俟兵食已足。方略已定。可一鼓

平之。但用兵之道，全在將得其人。前承教謂劉顯足辦此事。昨科中用閩事論之，鄙意以蜀征方始，不宜輒易大將。而司馬又不敢獨當，故咨之於公也。若其人果可用，不妨特疏留之，立功贖罪，如不可用，則當別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如玩寇無功，必將前罪併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唯公熟計之。

與廣東按院唐公

府江盪平，懷遠計當不日就戮。可道九重南顧之憂矣。欣慰欣慰。主上以天縱英資，勤勤學問，比來一二大事，羣情所洶懼而莫必其所止者，須臾之間，咸底敕定。自非明主信任勿貳，僕安得効其赤忠。誠宗社無疆之慶也。忝在知契，附此以慰懸念。

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頃聞台從至荆，親詢民瘼，惓惓以江隄爲慮。幸甚幸甚。新構蝸居，三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感。但僕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造錦衣，亦止便差用借。誠恐驚擾地方也。今堤工方興，疲民無措，公私嗷嗷，困敵至此，豈復有餘羨爲僕營私第乎。僕雖無德於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賈怨。且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卽給付工匠，卽有不足，以後逐年賜賚，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於楚者，必慕爲之。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其罪愈重。萬望俯諒鄙衷，亟停前命，俾僕無惡於鄉人，無累於清議，則百朋不爲重，廣廈不爲安也。人旋附此，諸惟鑒原。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茲膺特簡。允愜輿情。恆臺外控三關。內制畿輔。安攘之略。惟公是賴。近來吏治。頗爲清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爲急。崇尚虛文。計日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矣。惟公留意焉。

答文宗謝道長

學辱華翰。具悉雅情。近來俗尙澆漓。士鮮實學。南畿多士之區。首化之地。惟公加意一振之。陽明先生從祀事。以宗伯病。不能會議。久稽題覆。好事者。遂乘間而詆之。其言粗淺。可哂。然何傷於日月乎。

答宣大孫巡按

黃酋車夷事。前吳環洲撫臺疏甚善。卽與本兵議從其策矣。乃督撫之意。又與不同。而撫臺之疏。亦爲中止。今本兵姑先覆大疏。行督撫議處。要之撫臺之策爲長也。

答巡撫吳環洲

黃酋事。本兵候大疏未至。遽獨先題。適督撫亦有疏至。並行咨議。幸熟計之。趙帥病果痊。若尙可驅策。宜明告本兵。今代者。誠難其人也。華翰云云。具悉。

答閱視司馬吳堯山

頃先後大疏。所司已先後覆行。閱視事竣。可歸報主上矣。馬帥褫職。國法已彰。僕以淺薄。謬肩重任。雖不足以當天下事。然一念公虛平直。則可以告於天地祖宗之靈。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乃昨吳少參有書。甚爲公不平。其辭怨憤。使人難堪。今九邊之事。宣大爲重。不以付之他人。而託公者。以公爲心知故。

也。又面請於上，特賜命服，以寵其行。公視僕此心，爲何如哉。渠乃以僕爲厚，猶帥而薄，故舊豈不厚誣我哉。區區之心，惟公垂鑒焉。

與操江巡撫院言棍徒假借

近訪得清江誑騙姦徒，乃夷陵州人，不知其的名，曾在敝鄉馮午山公處代班壞事。隆慶四年，在儀真地方附一油客船來京，沿途卽詐稱僕家人，差送酒米，船上擅挂內閣牌面，詐寫僕拜帖，見翁見海，見海之明，亦爲所誑，給與照身批文，一路免抽稅，打過關，直至張家灣，幸僕知之，差敝衛人，拏送法司，問發邊衛充軍。至戍所，又詐稱僕家人，誑惑宣府總兵，縱令脫伍，不意今又發於清江，其言徐寅生、張壽童及買潞綱銀，遞回原籍云云，悉妄也。竊思僕素重名檢，雖親子弟，無敢以毫釐干於官府。三年前曾有一家奴，指稱小兒名目，誑人銀三兩，當卽送本府杖死，可恨此棍，無故隨處打網，污人名節。今幸臺下覺其詐，所望爲僕重治，以除禍本。奈何又輕縱之，渠之罪不止瞭哨，今得漏網，將來又不知作何狀矣。若尙在配所，幸爲僕盡法處之。如已逃脫，幸密與邏者，并逃奴朝吉，俱多方捕訪，務令得獲，忝公知己，必同其好惡，乃見眞愛，冗中草草，餘容續裁，不悉。

答閱視汪司馬南溟

額餉議本久與督撫會計，乃疏聞後，又有一二異同，不得不再行審覈，亦以違衆不可，蓋事貴慎始故也。議定卽斷而行之，無所復疑。遼警方殷，借公威重震懾，計已喙兌矣。增築墩臺，及別格所云，俱如議次，行之。

答司馬萬兩溪

昨會舍親西石公言頃者內獄之起衆情洶洶獨公以爲朝有人焉無足慮者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今士大夫親見僕行事無一人知及於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諸所議畫已下所司覆行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惠賊斬馘至萬諸賊當已破膽可次第就戮矣大功克就嶺表輯寧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僕知人之明昔充國之策惟魏相一人主之僕雖不逮相而公之功烈則過充國遠矣欣慰諸邑令旣便於民何必更調已告銓司悉如尊議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兵憲之薦今歲不妨暫已三關事體與薊門稍異以分閱爲便俱如尊教近來畿輔之地盜賊橫行京師百里之內一月而二三發似非治平景象今內常責之巡捕外當責之兵備惟公留意督察之幸甚

答河漕劉總督

水道業有成議昨計曹因楊郎一人之言遽欲改陸僕使人廉得河道疏通轉運無阻故請旨仍依原議計曹又言牛欄山河道雖通船隻未造請加詰責僕亦未從今不知已造船幾何并望留神速處毋致以小事妨大計也

答巡撫郭華溪

懷遠之兵。既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暫宜解歸。以俟大舉。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縣令苛急。賊亦未必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構。數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禍結。師老財費。使朝廷廛南顧之憂。疆場有不討之賊。彼激亂啓釁者。死何足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僨事階亂而已。

答荆守王古林

奏最使至。辱翰貺感哉。公在郡治理。實冠一時。爲政不近名。故郡人來者。雖無毀辭。亦鮮揚譽。然僕之所以重公者。正在於此。非流俗人所知也。本圖借寇。恐致久淹。昨已屬銓部優敘矣。

答吳堯山言宏願濟世

吳子感公相知之素。故爲公不平。然不思渠昔因僕而後見知於公。今若此。所謂食其粒而棄其本者矣。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卽今日內獄之事。可以觀矣。二十年前。曾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爲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願公勉慰之。相見非遠。諸容面悉。

答吳參議道南

前承華翰。以冗不及答。頃有寄堯山公一書。會間可索觀也。

答總憲張峒峽言公用舍

白公在郎署時。僕已知公頻年引薦。實出鄙意。不知者。乃謂僕因前宰之推用爲介。誤矣。天下之賢。與天

下用之何必出於己。且僕於前宰素厚。頃者不恤百口。爲之昭雪。區區用舍之間。又何足爲嫌哉。蔡人卽吾人。況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願努力勳名。以副素望。

答督撫王鑑川

辱示番書。殆亦華人導之以要我。公諭阻之爲當。大抵今日虜情。惟視公爲向背。故僕前面奏主上。長城鎖鑰。專倚於公。一切操縱之機。諒公自有定算矣。黃酋孤虜。必無能爲。然順義亦挾此以爲重。屬夷若還其所求乞。可量許之。而示之以不得已。恐其常用此套。爲求索之資也。屯田事。公若熟計其便。不妨再題。宣帥被劾。諒難復留。幸公自擇可代者。咨部用之。頃聞虜中旱甚。京師亦少雨。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惟邊事爲憂。願公留意焉。令甥近日相聞否。

答劉總督

撫賞市馬之事。前承教。屬之計曹本兵。一一俱如尊指議處矣。聞近日司道俱不肯著實奉行。仍蹈前轍。扣月糧以備閱視之費。又夷人鬪關。有遷延數十日不去者。啓釁胎禍。實在於此。公何不督責之。不從則亦宜明告於上。裁之以法可也。比聞虜中甚旱。內地雨澤亦少。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以邊事爲憂。而屬意於薊尤甚。望公督率文武諸大吏。及今加意經理。常若大敵在前。庶保無虞。昨已面奏皇上。言邊將不得便宜。每中制於司道。他日脫有債事。當與將吏同罪。決不少貸。近來朝廷舉動。非復昔比。僕受國厚恩。身肩重任。死且不避。何怨謗之足恤哉。敢布區區。惟公垂諒。

答薊鎮巡撫言優假將官

辱翰示領悉。崔鏞與趙奇仇隙甚深。昨調處善地。實兩全之。乃因督撫之怒。而飛揭中傷。以逞其毒。非良士也。昨部覆科疏。鄙意本欲留用之。恐督撫以僕爲有所私庇於此輩。故擬罷之。然朝廷自此頗疑文臣矣。僕與馬趙素不識面。異時當國者之家奴。率與邊將結拜。鮮不受其啗者。自僕任事以來。內外隔絕。俸門盡堵。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間可張羅。亦無敢有以間語譖言入於僕之耳者。又何所私庇於人。卽此兩人之狡猾無狀。僕豈不知。第以其俱嗜宿將。部下又多獷少代者。未必能馭。卽有癡類。猶可驅策而用之。賁市羈虜。本難久恃。猝有緩急。無可使者。故不得已。曲爲保全。徒以爲國家耳。士大夫乃獨不諒鄙心。奈之何哉。公爲觀察。當自有公論。如以僕言爲非者。幸直賜批駁。以爲後來用人之鑒。

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四百萬軍儲。江海並運。洪濤飛越。若涉平津。自僕有知以來。實未見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語及今歲漕事。天顏喜悅。殿上侍臣咸呼萬歲。僕因推言。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賞。重任之上。深以爲然。茲覽圖冊。又以見公儆戒無虞。因事納誨之忠也。敬服敬服。觸瑟之逆。幾成大獄。賴天地宗廟之靈。鑒僕赤悃。開發聖明。得以道善回和。雪誣正法。滔天之勢。驀然頓已。然賤質則因是致病。今顛毛種種。相見恐不相識矣。華翰謬及。敢陳其概。潘君才猷宏達。意思深長。他日必不負公此舉。然朝廷方有重託於公。舉代恐未能也。

答吳環洲

頃吳司馬復命。覈三鎮修守之功。以公爲舉首。誠爲確論。二帥並逐。家丁四散。今歲邊事殊可憂。當事者。

苟欲快意，不爲後圖，非便計也。主上旣以鎖鑰付之諸公，一切更置，不從中撓，然任之愈重，望之愈殷矣。

答宗伯董幼海

南宮清峻，允屬高流，以公居之，可謂置瓊枝於玉案矣。當聖皇御極之時，正名僞彙登之日，區區何力之有焉。華翰歸功，深以爲媿。

答兩廣殷石汀

嶺表盜藪，雖在可封之時，不無姦宄之警。頃仗公雄略，天戈所指，電掃風驅，凱聲騰於遐陬，餘威震乎殊俗。粵中縉紳，亦自謂有知以來，用兵制勝，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喜而爲之折屣，功高賞薄，尙常有待。頃侍上燕閒，從容語及嶺表事，公之鴻猷峻烈，已簡在帝心矣。願益懋勳庸，以需大畀。

答崇王

先年肅皇帝使僕捧冊，立殿下爲王，得一望清光，後聞殿下止生長殿下一位，不得封，心竊慮主器者或乏，又以汝泉趙都憲之意，遂屬意禮曹，爲之題請。僕一念公心，非敢望報于左右，乃蒙遣使致謝，寵頒厚惠，非僕所以存國繼世之心也。謹卽付來使璧歸，草草付謝，統惟亮原。

答周卿李漸菴論用人

辱翰示具悉雅情。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違宜，乃委咎云乏才，誤矣。僕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爲國之公，實無所怍。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於銓曹，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青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于君者，卽舉而錄。

之用三驅以顯比。懸一鏡以虛照。故一時羣才咸有帝臣之願。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覈名實。一一而吹之。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爲刻覈者。然非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

答藩參高廉泉親家

倅至。辱華翰。深荷雅情。今運屬休明。衆賢彙進。淹抑幽習。咸得耀乎陽春。可使驂騑久困。櫪下乎。頃薦書已上。弓旌之招。諒在不遠矣。冗中草復。厚惠概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圖說奉覽。外拙室所寄。令愛薄儀。統希照存。

答河漕王敬所

圖說之陳。實僕一念赤忠所發。因事納誨。早辨防微。實有人不及知。而愚心所獨苦者。非公之高識遠見。不能得之於意表也。世所稱爲知己者。謂能知其心也。今知我者。非公其誰。倘以執事者之有間。綴之以瓊玖。俾永其傳。則覆瓿之誚。庶可免矣。非所敢望。聊布區區。聞河淺澁。艦行甚艱。比來稍覺通利。諒亦不出夏杪。可盡抵灣矣。山澤之氣。鬱而未暢。皆僕奉職無狀所致。惶恐惶恐。

答劉總督

界嶺之捷。誠足以伐虜謀。挫驕氣。然賊從此懷憤。必當又出於他道。當事者。未可以小勝狎視也。至於撫賞一事。幸公留神一處。薊門邊計。與他鎮不同。若能就此一事。處置得宜。俾各夷皆畏威懷惠。則制虜之策。已得其半矣。況又日夜圖吾戰守之備。先立於不敗。以求勝。何事不可爲乎。願公與在事諸君。熟計之。

答兩廣殷石汀

辱示。知林賊勢孤。遠遁求活。計當不日可擒。迅雷震空。妖魅自當褫魄矣。慰甚慰甚。公爲國家戡定大亂。功在旂常。僕以參與廟畫。借被光寵。爲幸多矣。筐幣之及。非所敢當。輒付使者歸璧。統惟亮原。

答總憲張峒峽

惟公儁才厚蓄。又富於春秋。不以此時取旂常。勒鐘鼎。乃顧戀庭闈。忘在公之義。非所望也。茲屬休明之會。方將招遺佚於邁軸。寧肯縱鸞鶴於雲林。大疏已屬部覆。而雅志必不得遂。願勉奉簡書。以徇國事。

答王鑑川

辱示先後二書。俱一一領悉。以公勲業。宜膺殊賞。然忠簡帝心。絲綸賁寵。則其榮重。又近時所僅見也。去年僕力辭四恩。亦荷勅獎。僕於心感戴。竊謂九遷百朋。無以踰之。諒公感恩思報之忠。亦當與鄙衷懸符也。勅辭乃僕手撰。早晚當賣上屯田事。已屬計部改行。

答汪南溟

辱教迫冗。不能一一詳答。謹以原札。逐款竊附數字於後。疏中亦僭省數句。統俟尊裁。此行惟公舉動合宜。鑒裁精允。敬服敬服。

答王敬所

今年閘河水澁。轉餉甚艱。然終以發運之早。雖遭中梗。比之往歲。猶爲駛利。皆公之功也。海運今歲微有損失。議者遂紛紛言其不便。此衆庶之見。固不足憑。但僕鄙意。竊以爲今欲河海並運。則當著實料理。歲歲加增。若止欲嘗之。則二年之間。道路已熟。何歲以十二萬石嘗險哉。近潘大參有復遮洋總議。似爲穩

便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僕昨因羣言稍有淆惑，但以國家大計，須虛心商量耳。

與蜀撫曾確菴計勦都蠻

凌霄旣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之勢，早收盪定之功。計蠻衆不過數千，我師常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擣其虛。先年破香鑪取洮岷，皆用此道。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帥功名著於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爲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遲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爲愈也。凡此皆書生之見，謾寄以備採擇。

答荆南道施華江

辱翰教，深荷雅情。聞楚中水患，視往年稍平，而敵府諸堤俱無恙，皆撫臺趙公之功也。書稱六府養民之政，以水爲首。水政舉，然後五事可從而理。辱教惓惓留意於此，楚民庶其有瘳乎。

與王敬所論大政

月中漕艘已盡抵灣，萬庾豐溢，繫誰之力歟。可慶可慶。圖說訓蒙語耳，何足以辱大製。僕平生拙于文辭，頗與懶性相成，間有強作者，亦輒以不得意棄去。存錄者甚尠，俟他日乞骸有暇，料檢故囊中，或有一二呈教。辱示嶺表善後事宜，誠經世之訏猷，顧事涉更置，旦夕未可遽圖。僕今事幼主，務兢兢守法，愛養小民，與天下休息。諸大擘畫，必俟聖齡稍長，睿明益開，乃可從容敷奏。上請宸斷行之，卽如宗室祿糧及西

北邊用書生爲將。與處置屬夷之策。皆國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言之時。僕尙得立朝否耳。嘗謂世廟以大有爲之君。而當時諸臣不能佐下風。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番。未以修元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固置而不講。至今令人怏怏也。辱教謹藏之篋中。以俟乘機入告。

答南學院謝虬峯

疊辱華翰。深荷雅情。陽明先生從祀。禮官方欲定議。而南疏復至。又極其醜詆。至欲并褫其封爵。則亦過矣。

答殷石汀計勦海寇

林賊旣失巢穴。飄泊海上。必不能久。宜與閩中約會圖之。閩撫劉君有智計。勇於任事。必能助公共擒此賊也。近有陳廣事者。其措置頗大。不知於地方便利否。謾寄上一覽。幸惟裁教。前承厚惠。不敢當。卽託使者歸璧。更不煩差人於寒家問遺。蓋僕近日曾將此事奏知主上。千萬體諒。乃見至愛。

與河漕萬兩溪論協和克讓

近有人言。公與督漕不協。兩家賓客。遂因而鼓煽其間。僕聞之。深以爲憂。甚於憂洪水也。夫河漕皆朝廷所軫念者也。二公皆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舉。漕運乃通。漕運通。河功斯顯。譬之左右手。皆以衛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風。櫓師見帆之將墜。釋其櫓而爲之正帆。帆者不以爲侵官。櫓師亦未嘗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唐虞人才。非獨異於後世也。良由舜禹以克讓之道。昌於上。合九官十二牧爲一人。以共熙帝載。故治功獨隆。禹之功。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及將受攝。舉天下之重。而讓之臯陶。丁

寧反覆。惟恐泉陶之不已先也。然禹以是而益聖。而頌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近時士大夫。有才者不少。惜哉。不講於此道。故治亦不古若。夫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僕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僕願二公之留意也。朋友之誼。所宜切磋。故敢獻其愚。唯公垂鑒焉。

答郭華溪

懷遠之事。初謂成於有激。故往者奉書云云。意或可以分北治之。不謂其怙終不悛。敢行稱亂如此。則天討所必加。雖費財動衆。亦難中止矣。一切勦處事宜。公所畫俱當。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

答張總憲

頃侍上於便殿。從容語及公所陳二疏。歎賞者久之。且謬以僕爲薦拔得人。僕因說上以詢事考言。綜覈名實之道。後蒙天語嘉納。嗟乎。以孤特無侶之士。立志於邊關萬里之外。而能上徹九重。獨蒙眷獎。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此公報國之秋也。願樹勳庸。以酬知遇。

與王鑑川言兢業邊事

頃侍上於便殿。以言及邊事。上因問宣大重鎮。王總督何故取回。僕對言。朝廷用人。不宜竭其忠力。王在邊久。且少休之。他日不妨再用。上問誰可代者。僕遂以方金湖對。無何。而臺諫之疏至。僕竟以對上語。擬旨行之。然公之出入。實係虜之向背。邊鎮重輕。今東貢未完。金湖未至。僕於此兢兢。臥未能安枕也。古人去之日。如始至。惟公留意焉。

答司馬王繼津

頃者處分實出鄙意竊以公資望自可徑長六曹不必又出開府乃所以相厚也僕自當事以來閉門卻掃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談舊時譏謔之風庶幾丕變茲以公之雄略不獲及時展布則蔽賢之罪當在於僕未可歸咎他人也幸遵新命共佐明時勿復致疑乃見高雅

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蓋聞君臣大義分無所逃時乎時乎難以再得孔子大聖以時仕止然猶七十說不遇而不止豈好爲是栖栖者與誠達於君臣之分也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爲禹稷位皆百揆而後愜於心哉誠欣於時世之遇也方今堯舜在上屬任忠賢僕躬履貫魚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賢者效之于上士生於今義無所逃以其時則可矣公乃獨傲然遠引慨慕巢由嘲哂禹禹欲自越乎不可逃之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時此愚蒙之所未嘗也雖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強聊爲道其區區如此惟高明裁之大疏部覆休致旨允調理仕已之途尙未定決惟公審圖之

與殷石汀論吏治

爲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固神氣欲揚廣中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紀綱之不振故元氣日耗神氣日索數年之前論者謂朝廷已無廣東矣自公一振之而傾者安黠者戮炎州以寧豈易地易民哉元氣漸固神氣始暢耳今主上天縱英明僕日斤斤焉以振紀綱察吏治安民生爲事願公持而行之毋渝其初心毋畏於羣議則元元之幸也公先後三書俱至冗中匆匆附復諸惟鑒原

答蜀撫曾確菴

十月十四日聞九絲捷音。不覺駭齒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國家神氣藉此一振。四方有逆志。干紀之人亦將破膽。而不敢恣睢矣。喜甚喜甚。此地險要。宜屯兵設官以鎮之。其有功有罪人員。及一切善後事宜。當次第具奏區處。

與廣東督撫

向者奉書。言懷遠云云。深有感於始事者處置之失宜。謂可不煩兵而服。念既怙終。稔惡。又天討之所必加。今已數月。未聞捷報。日夕懸懸。且古田餘孽。亦將視此以爲向背。南夷頑梗。德義所不能化。唯懼於威。強耳。公其審圖之。

與閩中巡撫劉凝齋

閩中數年無警。當事者務沽節省虛名。以致緩急無措。誤事非小。公所請者。已屬該部一一覆行。俞帥老姦。志意已墮。難以復用。非新壯將軍。不能辦此。胡君舊在閩中。頗著戰功。銳於功名。惟公結以誠信。激以忠義。必能有所建立也。用兵機宜。難以遙度。甌嶺以東。一付於公。

答督撫吳環洲

頃者柔服青把都一事。俱見公之雄略。慰甚。議者咸謂今日虜情。尙可數年無事。然朝廷建安攘長策。非苟圖旦夕之安而已。此意惟公可語。亦惟公能辦之。

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

僕近來用人處事。一秉公心。謬持愚見。旁人無所關其說。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

語。卽有一二親故。間一過從。不過相與道舊故。遣客懷而已。無一語及於時政。乃今蒙德者。謂有人譽之。失意者。輒謂人毀之。皆非知僕之心者也。戴公之舉。實主上體念邊臣至意。在僕猶不敢借此以市恩。況其他乎。義河云云。殆不其然。

答大司馬萬兩溪

老父幸登七裘。辱書問舍弟小兒。又承扁額之賜。感荷厚情。言不能悉。但近來交際禮廢。曾謂中外相知者。不煩遣使問遺。此意主上亦察知之。僕不敢自背其言。以欺朝廷。忝在心知。尤願體諒可也。

答王鑑川

虜酋款服。邊鄙輯寧。始終皆公之功。僕雖曾借前箸。少効區區。所謂文墨議論者耳。公乃讓美推能。謬爲引重。捧讀大疏。背汗心惶。故不敢擬廷議之旨。誠以蒙恩而後辭。不若先自寢閣之爲省事也。本兵方欲題覆。公之勤勞。自宜首敘。若諸文武將吏。因人成事者。已經屢錄。恐難以盡優也。

答問卿陸五臺

愚子弟僥倖。凡在交知。賜賀。俱不敢領承。盛儀謹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承別楮。祇畏云云。深荷道誼同心之愛。僕自受事以來。日夕兢惕。凡事關宗社生靈。必齋心默告於上帝。二祖而後行。不敢告者。不敢爲也。誠以人臣之義。靖共匪懈。況僕今處多懼之地。當至重之任。敢不畏乎。再拜稽首。師公昌言。

與李太僕漸菴論治體

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以來。習尙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

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蠱興。實績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況僕以草茅孤介。擁十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若不稍加淬勵。舉祖宗故事。以覺寤迷蒙。針砭沈痼。則庶事日隳。姦宄窺間。後欲振之。不可得矣。故自僕受事以來。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覈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憎於醜婦。然審時度勢。政固宜爾。且受恩深重。義當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乃朝夕進說於上前。則又惓惓以恭儉仁厚培植純一未鑿之良。卽帝鑑所載。及近日何宮允云云。可見其梗概。期以數年之後。主德旣成。治具畢張。乃收管鑰。舉綱維而歸之於上。稽首明辟。乞骨還山。此區區之微志也。而庸衆喜於委徇。姦宄憚其精覈。又有一種腐儒。動引末季事以搖亂國。是不知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不同。本之威德並施。綱目兼舉。無論唐宋卽三代盛王。猶將遠讓焉。而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爲者。頃辱華翰。深合鄙心。至於舉劾失實。及獎率科貢云云。俱於實政大有裨益。乃知庸衆之人。難與論尋常之外。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今人旦夕見僕行事者。猶不相知。而公乃冥契於千里之外。人之識見相越。豈不遠哉。人旋敢布區區。

答吳環洲

大疏已上。銓部且議題覆。公此後但宜默付之公論而已。爲國任事之臣。僕當與之同去就者。公第安心勿慮。

答吳道南

邊屯俱興。士得宿飽。公之功。獨冠諸道。承以餘粒見遺。卽令家人炊之。爲益一餐焉。

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諸良寶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視之。其敗固宜。一撮許殘賊不能克。則諸山海逃伏之盜。必將乘勢再起。將來廣事不可便謂無虞。大抵南賊譬之蔓草。剗盡還生。從古以來。經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舉而收盪平之功。其勢然也。今當申嚴將令。調益生兵。大事芟除。見賊卽殺。勿復問其向背。諸文武將吏有不用命者。宜照勅書。悉以軍法從事。斬首以徇。了此。則諸不逞之人。皆破膽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費。而貽永世之安。惟公留意焉。初擬將屯事。責之陳奎。今廣中士大夫。皆云渠敗衄之餘。氣阻力挫。恐難展布。姑從降調。已屬銓部。另擇能者代之。然此雖該道之事。而督率驅策。則惟仗於公。非該道所能辦也。

答王敬所

圖說訓蒙語耳。乃辱公渙發佳思。冠以雄文。驚馬而先之。以拱璧魚目而盛之。以華櫝不乃爲忝乎。若其文辭之粹嫩。意義之淵奧。則非淺陋所能揄揚也。仰感仰感。近報漕艘過淮已千餘。則今歲糧運。又當速達矣。深慰深慰。

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

小宅原擬賜金。構一書舍耳。不意錦衣龐君。遂摹京師第宅。大事興作。費至不貲。屢屢垂念。給與頻蕃。既乖本圖。復益罪過。赧作之衷。口不能悉。此後更無煩存注。以重不肖之罪。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輩。頗聞有憑勢凌燦鄉里。涵擾有司者。皆不能制。藉公之威。明示兩司。及敝處守令諸君。但有如前所云者。

幸卽爲擒治。其所請囑。無問於理可否。悉從停閣。有強梗不法者。解來僕面鞠之。欲得而甘心焉。僕今待罪政府。兢兢自守。門戶舉動。皆諸差人所睹見。嚴之於官守。而縱之於家鄉。人其謂何。卽諸君愛我。亦不宜用世俗相處也。僕平生恥爲矯飾。其所云者。悉出赤悃。萬惟垂亮。

與曾確菴計平都蠻善後事

都蠻自擅。不討之日久矣。豈知王師動於九天。從衽席上攫而取之乎。自冲聖嗣位以來。方內又安。四夷嚮風。旃裘之君。厥角稽首。獻見恐後。海陬跋扈之儔。山微陸梁之輩。天戈所向。殲殄無遺。此往籍所希聞。問代而一覲者也。僕以譴劣。謬司鼎軸。際茲盛會。竊以爲榮。可不謂大幸歟。功高賞薄。尙當有待。所示善後事宜。便屬所司覆行。更無異議。

答蘄遼總督方金湖言任事

初鑑川內轉。主上曾而詢誰可代者。僕卽以公對。公之秉鉞。上所簡也。明興以來。國有艱鉅之事。衆所懣懣。觀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當之。願公勉旃。酬恩報國。蜚英騰茂。在此行矣。

答殷石汀

前賚奏人回。已具啓復。頃巡按所奏林賊事情。與公所報不同。僕甚訝之。已卽示意部科。言此事當一屬之於公。不宜輕有指授。其撫勦便宜。願公詳計之。兵機在呼吸之間。便有變態。安可預度。然大率盜賊竄宄。惟當攝吾之威。罕能懷吾之德。如機有可乘。一鼓而殲之。雖被虜坐鎮之人。亦不足惜也。撫賊聲不可傳遠。宜以密用。前喻嶺賊如蔓草。難以盡拔。唯旋生旋除之耳。

答趙汝泉

辱蕪翰知道。從年餘尙未回省。大禹勤勞民事。召伯周行阡陌。不是過矣。江漢之民。庶其有瘳乎。感仰感仰。僕自爲童子時。見撫臺守巡。巡行縣邑。荒僻咸至。而供億省約。民不告勞。故上無不究之澤。下無不達之情。今則不然。上官憚於巡行。而百姓苦於供費。失其職矣。君子爲政。固在先勞。然先之而不從。則亦不免繩之以法。不然。徒以一身勞之。無益也。今天子軫念元元。精覈吏治。諸守令回任。當別是一番作用。唯公加意振策之。水利次第修舉。必有成效。

答總憲吳太恆

趙陵豎旗事。殆妖人以此惑衆耳。但宜以靜鎮之。不必紛紛搜索。保甲之法行。則姦人自無所容。第須著實嚴行。乃爲有益。毋徒取具文可也。中州重鎮。密邇畿輔。務農講武。足食足兵。乃今日所最急者。餘皆迂談也。唯公留意焉。

答太常殷秋溟

僕少耽沈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爲時所羈縲。遂至於此。且欲暫了人間事。以酬俗緣。然於四方高流靜侶。未嘗不神交而冥契也。生平所聞。士大夫稱公之高韻。恨不得一披晤焉。茲者。暫借留寺。終期愜此素心。

答王敬所

近報漕艘過淮者多。計當不後於去歲。若中道更有阻滯。則責在河道矣。

答吳環淵

近事已有旨處分。朝廷用賢。三至而信之愈篤。公宜如何爲報耶。頃督撫方公。聞有南疏。急使人來留公。甚懇。公亦宜作一書謝之。吳王二君。俱如所擬。加秩管事。

又

前以公大意。傳與督撫方公。昨有書來。言事有宜釐正者。當亟處之。其未能驟變者。次第措畫。要令毋失。制虜之初而已。當局之人。責任艱重。幸公委心維助之。頃於蹇公處見來翰。謂功不必出於己。至哉斯言。非有道者孰能之。

答廣西撫院郭華溪

聞懷遠奏凱。無任浣慰。兵已深入。須盡殲之。毋使易種於斯土。又煩再舉也。

答翰學余同麓

辱華翰。知文從已。至留都。無任欣慰。小兒昔荷陶鑄。叨舉鄉薦。終以寡陋。點額龍門。唯垂夙誼。時惠教督。是望。

答宗伯董潯陽

僕昔在詞林。隨公之後。淺薄碌碌。公所知也。不自意蹈躡鼎鉉。遂膺顧託之重。又不自量。強而肩之。日夕惴惴。惟虞顛仆。比辱翰示。獎許過情。譬彼孱夫。負千鈞之重。上太行之岷。旁有力者。不憐而惜之。更爲邪許。獎借。將令孱者。不至絕贖。委頓不已也。惶媿惶媿。乃若主上之明聖。虛己純心。能使官府穆清。官戚斤

斤奉法。則誠書傳所希聞。當與海內簪紳同心慶戴者也。

與王敬所言關防棍徒假借

近來河路奸人。動稱寒家。賈送米物。誑騙騷擾。屢懲不止。僕今在旅寓。朝夕饔殮之費。悉以薄俸易之。旅易旅用。不能爲終歲之計。況家素貧困。老父母在堂。尙須微祿寄養。豈復有餘積給充官資乎。凡言此者。悉妄也。顧不知者。難以戶曉。今僭刻一信牌。給付各往過緊要官司收執。以便詰驗。假公威重。照別紙所開諸處分。給禁約。取具收結繳查。如有犯者。仍望卽置之重法。以全僕曲廉小節。恃愛瑣瑣。統惟垂亮。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六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聞度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達。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

答蜀撫曾確菴

先後承翰示。俱一一具復。昨孫院有疏。言殘蠻未靖。不知其意所出。大勦之後。竄伏林谷者。豈能盡殲。要在從容綏定之耳。譬之人積病雖除。餘毒尚在。良醫當此時正宜消息。緩之則釁孽復萌。急之則重傷元氣。不可不慎也。

答藩伯吳小江

頃者。主上特發淵衷。舉行曠典。而公以卓行清望。爲天下舉首。自此海內多良吏矣。幸甚。今賴天地宗社之靈。中外頗稱寧謐。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在念。頃蒙天語丁寧。亦以愛養百姓爲急。願公思所以奉宣德意。加意元元。是望。

答銓部李石塘

惟公往在西臺。屢聞讜論。比奉翰札。率多溢美之詞。豈僕德衰於昔。不足以來天下之善耶。抑公欲卑論儕俗。以取通顯耶。考功之缺。已屬銓曹調補。其人則太宰所自擇者也。

答總憲廖春泉

別諭三件。領悉。靖州土兵。在廣右甚無紀律。入楚境。震公之威。又處置得宜。故斂手屏跡耳。此輩如毒藥猛虎。誠不宜輕用。敵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瀾。未必盡無。衝勒鈐制。不敢一日釋也。公知我深者。幸惟留意。考成一事。前奉明旨。督責甚嚴。幸一一如期完報。有勢不能完者。不妨明奏改限。

答廣西巡撫郭華溪

得報。知懷遠已定。旁有干紀者。皆殄滅無遺。欣慰。但兩廣之人。好爲議論。臺諫無識者。往往誤聽之。訛言屢興。賴聖明遠矚。三至不疑。若如昔時之政。則風波滿海內矣。粵地所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是非不定。紀綱不振。法度不行。可恨。人旋草草。

答督撫劉百川

前有人言。公躬履河上。見沙淺難行。頗悔爲張僉憲所誤。欲罷其役。而嫌于自改。故以爲問。今計算久遠。果便于人。則曹子之言。固可從也。已屬計部覆行。張齊賢云。自古疆場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頃墩軍襲殺屬夷。情甚可惡。宜卽梟首。以洩屬夷之忿。杜將來之患。今人口語嘖嘖。咸云。南兵無紀律。專肆貪縱。今有此。又好事者之資也。其同惡之人。亦宜以軍法處之。烽火爲軍中耳目。最宜嚴謹。古之爲將者。鼓一鳴。卽前有湯火。不敢不赴。金一奏。卽見利可趨。不敢不退。今平時自爲出入。而管軍者不知。

臨陣何以號令之乎。戚總理聞平日馭軍甚嚴。今安得有此。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導河事已下部議處。上意務在安靜不擾。四方言利病者。非萬不得已。率皆報罷。故擬旨云云。辱示小牌。俱已給發。深荷體諒厚意。

與荆南道府二公

承示三款。深於地方有裨。但近請權稅者。該部皆執不肯允。況先年議有廢府州課銀。近日兩院又奏留存積祿糧銀。目前尙可支措。俟明歲再議未晚。且僕於此。亦有小嫌。今方修建賜第。不知者得毋謂公欲借公費以助私營乎。若後二款。則皆利民急務。僕卽明屬所司行之。無不可者。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洲。公欲寒家人領。極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爭欲之。擅衆所利。則怨必叢積。家有薄田數畝。可免飢寒。老親高年。子弟鴛劣。誠不願廣地積財。以益其過也。縷縷之誠。惟公亮之。

答兩廣殷石汀

頃得閩臺劉凝齋書。言林賊遁出海洋。爲西南風阻泊廣中。向僕固患其出海難制。今若此。殆天亡之矣。閩帥旣過境。計今想已成擒了。此則廣中可望寧定。忌者亦無所容其喙矣。

答巡撫張公守約

前承翰賂。去人竟未索書。謹謝賤日有惠。概不敢當。輒用歸璧。極知公厚意。中心藏之。此後幸無煩差人於寒舍問遺。恐涉形跡。石汀督廣數年。勞苦而功高。然廣中士夫。亦有不悅者。頃曾面奏主上。專任而責。

成之。聞公與之素雅，尤望同心共濟，計安地方，以追朝廷南顧之憂。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板升諸逆悉除，固爲可喜。但公此時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爲功，又費一番濫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歹心。若有歹心，卽傳語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卻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著他耕田種穀，以供虜食。有犯法生歹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輕重之意。此中大計策，公宜默喻之，不可令那吉知也。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正昔在童年，獲奉教於門下，今不意遂已五旬。霜華飛滿鬚鬢，比之賢嗣，上年所見，又不侔矣。意生分段之身，刹那移易遷變，人烏得而知之。可慨可慨，正以淺薄，謬肩重任。目前幸得方內又安，四夷嚮風，實賴主上聖哲，百官奉職所致，非正之寡昧，所能仰佐其萬一。過承翰獎，彌以爲媿。向者奉書，有衡湘太和之約，非復空言。正昔有一宏願，今所作未辦，且受先皇顧託之重，忍弗能去。期以二三年後，必當果此，可得仰叩昆盧閣，究竟大事矣。三塔圖說，披覽一過，不覺神馳，冗甚，未能作記，俟從容呈上。

答總憲李漸菴

方今言理財者，其說紛紛，皆未知設法以督完正供之爲便也。馬政大疏，已下部議覆，誠如實行之，不惟便民，且大裨於國計也。

答殷石汀

辱示林賊分踪遠遁。廣兵西追。閩兵東扼。計當爲釜魚矣。乃近報閩師已收還西防。則夾勦之功。又恐難必然。賊規知閩師退。必走閩。閩人見賊入境。勢不容不急救。廣兵因而尾之。亦成擒之勢也。諒此時已盪定。姑縷縷及此。

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

修邊之議。舊督撫甚不以爲然。謂邊人連年修築。勞瘁已甚。宜少體之。乃方公則又銳意欲舉。揆之二議。方爲優焉。已下本兵議覆。近日虜情。大略可見。彼之心。雖勢渙。偷活苟安。我則政事修明。內外輯睦。盛衰之機。昭然可觀。故向者奉書。謂後不當議守。且常議戰。良有爲也。辱示云云。深慰鄙念。誠得敢戰之士。二萬人足辦吾事矣。然不宜輕示機緘。令人窺測。昨養廉地土事。已喻意陳道長。以古人不問市租之意。頃疏至。處之甚優。爲將者亦宜戴恩圖報可也。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先後奉手教。皆有釘封。捧讀數回。不勝於邑。竊謂古人居官。有解組棄印。浩然求去。咸以不獲知於主。志不得行。或其主雖知之。而爲當時執政者所排忌。或有石畫妙算。而當事者不爲之主持。使其忠謀不售。則其去宜矣。僕自去歲。曾面奏主上曰。今南北督撫諸臣。皆臣所選用。能爲國家盡忠任事者。主上宜加信任。勿聽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主上深以爲然。且獎諭云。先生公忠爲國。用人豈有不當者。故自公當事以來。一切許以便宜從事。雖毀言日至。而屬任日堅。然僕所以敢冒嫌違衆而不顧者。亦恃主上之見。

信耳。主上信僕，故亦信公。則公今之求去者，爲不獲于上乎？爲不合於執政乎？二者無之，而獨以浮忌之口，卽欲引去，是忍於背君相之知，而重於犯庸衆之口也。願公勿復以爲言。了此殘寇，爲地方計慮久遠，悉力以圖之。彼中人此時雖不能盡諧，他日必有尸祝之。此大丈夫不朽之鴻業也。他何足惜。俟廣事大定，亦必移公他處，以休驥足。決不以嶺表爲公玉門也。鳳賊西遁不遂，又欲東奔，力屈智窮，情勢已見。但雲海茫茫，邀之何所，必須以計誘之，驅入羅網，乃可成擒。萬里指授，恐緩不及事。在公審圖之耳。僕料此賊若不獲，必走閩中，爲閩人所得。若爾，公卽宜歸功閩人，使之趨利而協力，乃勝算也。林賊事若有確耗，幸惟密示，以慰懸懸。撫民願焚械歸籍，此卽古人賣劍買犢之化也。公威德遠洽，敬仰敬仰。所示善後諸款，皆大著數，容與本兵計處行之。人旋先此附復，餘容續裁。

與操江宋陽山

南畿根本重地，江洋盜賊縱橫。近來湖廣江西，已屢發矣。元末之事，可爲殷鑒。比來處分實不得已。惟公亮之天下之事，以爲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故古人詰戎治兵，當太平之世，尤兢兢焉。公有經國遠慮者，幸惟留意。

答方金湖

聞西市將完，欣慰欣慰。虜表宜與改定，合式乃可。其所請乞，亦酌量與之。大抵虜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我尙求爲可繼操縱之機，在公審之而已。刺麻僧來，曾備問彼中事。其板升諸逆，倡爲流言，殊爲可惡。公可因此機，省諭順義。言此輩甚不樂貢市，利在搶掠。如有流言，宜以法處之。庶得永遠和好。邱昌原

係叛賊其子不可使爲頭目恐致壞事彼雖能卽廢之然亦少設難從之請使彼常曲而我常直彼或負約而我常守信則亦制馭之一機也山西撫臺病勢如此豈可久留嚴君遠在萬里未能卒至已改推鄭君洛代之當令星馳赴任此君在上谷久素諳邊事亦可爲公同心之助也

答宣府吳撫院

近督撫方公亦報七蠻使人糾誘順義而順義不從具見其忠順之堅青把都之說決出於薊人之虛誑蓋因渠今結婚東虜故屬夷遂吠影虛傳以邀賞耳然因此省諭一番亦足以發東虜之謀而孤其勢薊人陰受其利成公之功也今歲貢市愈爲安靖所求鐵鍋已屬所司允之但須官給爲便仍責令來歲以所壞抵換蓋以塞書生之說謂資寇兵也近方公有書亟稱公之忠猷冠於三鎮誠爲確論鄙懷不勝幸甚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胥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

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穿鼻矣。今主上幼沖。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懋修曰。如此言語。急公而招怨耳。

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誑賞

薊鎮之報。竟成烏有。皆屬夷誑賞之言。但彼中任事者。利害切身。一有所聞。輒行奏報。爲他日免罪之地。固未暇審其誠僞也。此等事。但觀廟堂處分。何如。頃僕聞薊報。卽戒彼中以鎮靜持重。務以整暇。勿致張皇。而託公傳諭西虜。先事伐謀。乃是一冷著。果得其用。此不惟可以解目前之患。又有以銷未然之變也。

因憶前隆慶庚午。宣大忽報西虜犯薊。薊人偵探者。因遂稱見虜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嬰墻擺守。京師亦爲之戒嚴。廟堂皇皇。卽議守城之策。是時內江方幸虜之來。以信其言。興化不能主持。舉錯紛紛。皆極可笑。而虜終無影響。防守一月。見罷。費以數十萬計。頃東報沓至。若如往日舉動。則又成一笑柄矣。

答兩廣殷石汀

前奉手書。懇斬解任。想未見近旨也。主上屬託甚重。排衆議而用公。此恩似不可忘。且廣事十已八九。倘代者不能守公之策。致有餽飭。恐公之心。亦有所不安也。俟求得代者。卽爲公處。決不久淹。南溟曾轉示公所寄林賊事一冊。具悉賊情。今但當以治內爲急。二賊相機徐徐圖之。不可以二豎子自困。廟堂自有主張。非浮言所能淆也。

答總憲劉紫山

佳貺屢頒。豈敢終拒。況公今已解任。而猶惓惓不遺如此。厚愛真切。亦不忍違。但僕於交際之禮。久已曠廢。往來公差。人所親見。又嚴飭族人子弟。毋敢輕受饋遺。故雖相知親舊有惠。亦概不敢當。非欲矯抗沽譽。實以當事任重。兢兢焉。務矜小節。以自完而已。用是輒以厚惠。仍璧諸來使。然心領雅情。固不藉于物也。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辱示屯政云云。俱於事理至當。願公堅定行之。屯政舉。則士得飽食。可以議戰矣。比者。遼左之功。固爲奇特。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於此。蓄意甚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國之堂。

奧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於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棄大寧之地與之，冀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先加之以威，彼固未肯頽首而服從也。今西虜爲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枝，力弱寡援，制之爲易。今擬于上谷練得戰士二萬，遼東二萬，多備火器，卻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求撫賞者，一切以正理處之。凡額外求討及捉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遏之邊外，使之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爲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賊衆潰墻而入，則亦勿遽爲倉皇，但令薊將斂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害，令諸縣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卽各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殲之。令大將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衛京師，徑趨薊地，伏於賊所出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搶。不過四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之，而宣、遼兩軍合而蹙擊。彼旣飢疲，又各護其獲，敗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惰歸，破之必矣。一戰而勝，則薊鎮士氣旣倍，士蘇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爲我用。薊事舉，則西虜之貢市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九邊安枕無事矣。愚計如此。今先試之於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亦忠勇可用，故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先從。隗始之意也。公視愚計，如以爲可用，則幸與雷帥密議，必得戰士二萬人，多備火器，乃可。今各鎮巡標下及近處守兵，可得二萬否？雷帥膽略，可當此事否？聞白允中有才略，可用爲奇兵之將否？此舉雖在一二年後，然其工夫須及早圖之。書生狂談，必爲智者所笑，謾以奉聞，竚俟裁教。

與南臺長言中貴不干外政

主上雖在冲年。天挺睿哲。宮府之事。無大無小。咸虛己而屬之於僕。中貴人無敢以一毫干預。此公在北時所親見也。僕雖不肖。而入養君德。出理庶務。咸獨秉虛公以運之。中貴人無敢有一毫阻撓。此亦公在北時所親見也。奈何南中臺諫諸君。輕聽風聞。好爲激語。或曰某與中貴人相知。或曰某因中貴人得用。或曰某爲新鄭之黨。不宜留之。或曰某爲新鄭所進。不宜用之。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卽如太宰之清貞簡靖。非時輩人也。僕與主上面相商榷。親奉御筆。點用僕卽叩頭賀曰。皇上聖明。不遺遐遠。如此爲人臣者。孰不思竭力以圖報乎。第以渠素未留心銓事。又值文選君迂暗而不達於事。理致有一二錯誤。然皆小事。於大節未有失也。而遂羣起而攻之。使之不獲一展。又如臺長之古心卓行。處之總憲。最爲宜矣。乃近南中亦有物色之者。書曰無侮老成人。皤皤良士。膂力旣愆。我尙多有之。宓子賤治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議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齊能辦單父矣。今以幼主當陽。而朝多長者。豈非盛事乎。而奈何務欲侮詆之也。張進本一火者耳。酒潑放肆。送內守備笞撻之。革其管事。法如是足矣。卽下之於理。亦不過問擬不應止耳。而紛紛論列。何爲者哉。且凡臺諫交章。必相與爭國家大事。關係理亂安危者。今以一酒醉內官。而南北臺諫。闕然並論。又何爲者哉。隋珠彈雀。羣虎捕羊。殊可笑也。乃致主上生疑。盛怒而諭僕。以人爲欺。已嚴旨忽傳。使僕措手不及。本欲爭體面。反以致君疑。所爭何有。智者固如是乎。然此非臺諫諸君之過也。聞有一二大臣。覬銓臺而不得者。播其說于南中。聽者不察。輕事置喙。而不知僕之苦于調維也。煩公幸明語諸君。今朝廷清宴。中外乂安。侍門壘塞。百官奉職。如是足矣。僕之淺

薄亦僅能辦此耳。若更欲求過于數者之外，則僕不能。主上幼沖，本無差失，而政令之行，動見齟齬，或事已處分，爭勝不已，甚至挑禍起釁，以結怨于中人。一旦上下相疑，南北冰炭，而後責僕以維持周全之僕，亦不能辱在道誼。素知敢布腹心，幸惟裁鑒。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頃面奏主上延鎮所修邊工，與常不同。公杖履跋涉，身親督工，故特遣兵部司屬住勘，冀獲實也。主上睿明，事事覈實，振舉邊事之機，實在於此。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涼重鎮，必仗雄才。辱華翰，知已履任視事，無任欣慰。頃巡按所報賓免事，據王鑑川公言，此俺酋之少子丙免，寄居西海者，乃丙免，非賓免也。頃已傳諭俺酋，令其嚴加戒飭，然制虜之道，惟當視吾備之修否，服則懷之，叛則禦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也。開市一節，望公熟計而審處之，竊以爲此地見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君執泥而不達於事變，其言不可爲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但彼既有不遜之言，在此時未可便許。且侯俺酋戒諭之後，果帖服無言，待其再乞，然後裁許，則綏懷之恩，出於朝廷，而非由於要索矣。巡按所云，不過據各將官傳報，亦未可便以爲實。且從旁議論，與當局者不同。朝廷以邊鎮之事，專任公等，其操縱機宜，公宜悉心經理，爲國家審圖。主上英明，斷而行之，非浮言所能搖奪也。

答蘄遼方金湖

辱教邊事虜情誠爲高見遠識。今在廷之臣能爲此言者指不一二。屈信吾黨之有人也。敬服敬服。據鑑川言甘肅求市者乃俺酋之少子丙兔。寄居西海。非賓免也。夫甘肅旣可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子執閫而不達於事。其言不可與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頃已示意侯君令其審處。但彼旣有不遜之言。此時未可便許。且令俺酋戒諭。令其悉心效款。待來歲再乞。然後許之。則綏懷出於朝廷。而非由於要脅矣。公亦可以此意密語順義。使之知所從事。又聞大同甚饑。來春不知何如。若果艱食。公亦宜爲之請賑。今邊倉頗有積穀。可以備賑。固不必索之帑儲也。苟可支持。則已之。

答滇撫羅野亭

辱華翰。領悉泰東客死無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僕忝同榜。爲之經理後事。情理宜爾。何德之有。

與河道傅后川

近聞淮揚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橫決。四溢不治。則河且決而入於江。維揚之區。皆爲巨浸矣。又有言前議築遙堤爲不便者。其說皆信否。從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歸。望公熟計。其便裁教。幸甚。

答兩廣殷石汀計招海寇

辱示鳳賊事前。聞閩人招之。已入穀矣。近又有出洋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欲要以爲己功。爲閩人者。必將曰。汝無歸廣。廣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爲廣人者。亦必曰。汝無歸閩。閩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決。歸漢歸楚。莫知適從。反使狡賊。得以其間。而納吾接濟之人。求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開洋而去。何處覓蹤。是我以招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啗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

俱勿以招撫爲名。但嚴兵以備之。禁海上人勿與接濟。今公在廣。料彼不敢輒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卻令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內。但欲得賊耳。何必功出於己乎。且倚之逐之。其功亦自有不容掩者。然僕所爲必責之閩者。蓋以此賊舊只於廣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洩地方之憤。殺之則廣賊見聽。招者尙多。將令反側者不安。若閩人得之。則殺之不爲失信。赦之不爲失刑。且料賊之心亦頗信閩而不信廣也。惟公與金大參密計之。此所謂以與爲取者也。梧州鹽稅事。公所處一一精當。已下所司議行。

又

西省通鹽。不惟於軍儲有濟。且府江一帶。咸有兵船往來。亦可以彈壓。瘠人通蒼梧之氣脈。誠百世之利也。今雖不用軍衛舟中。亦宜量貯火器。陰寓武備。方可大疏。已下所司一一覆允。

答蜀撫曾確菴計都蠻善後事

都蠻未平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今既克復。遂欲窺其土田而有之。此私情之難徇者也。衆蠻殘孽。常其降服之初。乘吾兵威。分北而散遣之。爲力甚易。今已一年餘矣。彼旣戀其故土。又曾許以撫懷。乃一旦欲別處之。禍萌當自此生矣。仍宜懷之以恩義。久任劉顯以彈壓之。數年之後。人情定帖。畏威懷惠。皆吾赤子矣。蜀人有倡爲餘黨未盡之說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計其便。毋徇人言坐墮前功。

答方金湖

西事前已示意侯君。想當有處。觀西鎮諸君書云。則順義已經戒諭。諒無他虞。但諸君之告公固如此。而騰之章奏。寄諸部科者。往往不同。大抵皆預捏危言。以爲他日避罪之地耳。人臣懷二心。以事君。非忠也。所示諸書。留以爲證。

答殷石汀

往府江之役。以未經勘覆。久稽論報。茲榮晉樞卿。薄言酬錄。未足以當功也。近報倭警。似非其時。且越惠潮而犯嶺西。亦非其地。恐別賊假託之也。向者欽川云云。適與此符。惟公熟籌之。

答傅后川議河道

辱示治河議。一一領悉。但據公所言。皆爲未定之論。海口既不可開。遙堤又不必築。開泃口。則恐工鉅之難。疏草灣。又慮安東之貽患。然則必如何而後爲便乎。願聞至當歸一之論。入告于上而行之。

答薊鎮王巡撫

長禿生擒。亦制長昂之一機。幸惟留意審處。務使之畏威懷德可也。薊中羽翼未就。未可高飛。此輩不得不羈縻而用之。但須審察順義之情。以爲制馭之術耳。

答薊鎮吳環洲

聞俺酋病甚。有如不起。則疆場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理。黃酋近日窮居塞外。動靜何如。將來局面。當作何狀。今宜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屬夷長昂。三貢不入。屢在邊外。捉人挾賞。昨薊人捕得其叔長禿。卽欲斬以報功。僕聞卽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伏長昂。若彼能服罪補貢。誓不再擾。亦卽赦而弗誅。照舊撫

賞。但長昂與青把都爲婚。幸公示意青曾。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效順。勿復作歹。自取滅亡。蓋薊鎮近日撫賞。視昔不同。皆僕爲之處畫。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堪用者。到卽給賞。而邊吏只畏怯。賊情大小。必以上聞。得賊必殺。或啓疊端。須得諸夷守約。彼此相安。則薊患永紓。而西虜之貢市益堅矣。

答兩廣殷石汀

鯨鯢盡戮。地方救寧。公之功。可能也。驅見在之兵。當率然之變。在自戰之地。禦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能也。廩賚之典。尙未足酬簡在帝心。大畀有日。

答吳環洲

辱示薊鎮虜情淵哉。其言之也。已卽密語彼中當事諸公。俾知所從事。屬夷處置適宜。則土虜之真情可得。而兩鎮之貢市愈堅。當今邊務。莫要於此矣。公在上谷。內修戰守。外探虜情。東制西懷。自有妙用。僕復何憂。

答少參吳道南

頃者喬轉。僕雖不預知。然部意亦非薄也。願執事且戢翼卑栖。翾飛固自有日也。難將之說。數年以來。實聞之。蓋以馬趙宿將。一則屏棄灞亭。一則抑鬱而死。咸謂意出於執事。區區竊以前用執事於上谷。固以二將奉託。豈謂反陷之耶。故雖言者屢至。終不信也。今事亦已矣。願努力建立。以副鄙望。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七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開其自新之路。公處之極當機宜。又因而稽覈撫賞一事。尤爲邊政實務。辱教。傾悉。

答河道總督王敬所

開河之策。議在必行。但以事體重大。且其中有言其費。度七八百萬。乃足者。豈其然乎。故請差科臣會勘。徒以息呶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諸臣。亦知其便利。獨以艱大之任。憚於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責。更復何疑。願堅持初意。勿奪羣言。其中事體。亦須詳慎。期在萬全。無害可也。俟差官行。再當請教。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別楮云云。其人亦素愛其才。故薦之於公。後乃知其狂躁險刻。矜已凌人。不可大用。故昨因其稱疾。遂決去之。然公自此。更不必置之齒頰矣。廣右今已大定。聞西省自府江平復。道路開通。客旅無阻。梧州之鹽。方舟而下。南交通貢。貿遷有無。桂林遂爲樂土。此誰之功歟。蓋粵人今日始知公之不可一日去也。

答少參吳道南

辱教。款虜錄紀。獎借過實。且感且媿。別楮二將事。鄙懷久已洞然。往事不足深論也。此後願益務以善養。

人爲國惜才。以充其與物一體之量。則目前道路。自然開通。虎狼夷狄。無不可處。何至齷齪疑慮。若無地自容耶。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辱華翰。一一領悉。里甲經催。投靠優免四者。正吳人受病處。然所以養成此病。至沉痾而不可療者。實陳周二子爲之。今丈一旦砭之以精覈之石。投之以經制之劑。宜其苦口刺腸。而不能堪也。然事極必變。勢窮斯通。吳中事勢已極。理必有變。今得丈稍稍振刷。使知朝廷法紀之不可干。上下分義之不可踰。汰其太甚。而無至於踈斲橫決。而不可收拾。則吳尙宜尸祝公以報德。而可以爲怨乎。嬰兒不剃頭。則腸痛。不擗瘞。則浸疾。然剃頭擗瘞。固不能止嬰兒之不啼也。近來彼中人不獨側目於丈。且推本於僕。造爲橫議。欲以搖撼國是。如昨南余云云。意皆有所由來。故不得不一創之。今上意已定。正論不搖。丈宜自審畫。無爲山鬼所惑。陳乞云云。決不能遂。徒多一番舉動耳。史周文卷已解部。訪知其中頗有造作。皆舊時胡衷二子爲之。頃者邵君止據舒王二道之查呈。而舒王亦不知爲贖也。然僕于此。亦不敢刻意深求。今但有楮筆可據。即可藉手以爲解脫之地。況其人已死。比之見在盜公帑爲富翁者。有間。自宜從寬以處之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涼重地。番虜雜居。措畫稍差。便成乖阻。往嘉靖初年。賴建菴晉溪二大老。經略數年而後定。近廖公以節士之概。當邊閫之任。非其宜矣。比薦公於上。或有言公好以智自免。不肯任事者。茲奉翰教。措畫周詳。音旨慷慨。用智者固如是乎。且今英主御極。名實之辨。較若黑白。閫外之議。悉假便宜。不從中制。智者不

以此時取旂常鐘鼎更復何俟。以是知談者之妄也。

寄石麓李相公

不奉瞻對。五易春秋。諒翁念我。亦如我之思翁也。別後無可奉聞者。唯平生所與共許委身致主之義。則不敢有一毫有負于久要。獨此庶可少慰尊懷耳。但弟以菲薄。迴翔廊廟。而翁以重望。獨淹留林壑。揆之古人彈冠之誼。殊用歉然。賢郎以庭闈念切。特假一差省覲。便中草草附候。別具侑柬。統惟鑒納。

答河漕舒按院

頃者議開洳河。特爲轉漕計耳。其於河政自有常規。民患何嘗忘念。淮揚士民乃遂謂朝廷欲置黃河於度外。而不爲經理。豈其然乎。大疏已下部議覆。

答應天撫院王古林

巡撫一方。將盜是務除。而誘人爲盜。盜焉可弭。公職專整飭戒備。爲民除害。宜如鷹鷂之逐烏雀。又何畏焉。況今朝廷大明當天。幽隱畢燭。流言浮謗。舉不能行。亦自無可畏也。賤日厚禮。概不敢當。統惟鑒亮。

答吳環洲

辱示虜情。宛若指掌。至謂虜酋假虛聲以要賞。邊將信訛傳以希功。二語深中時弊。今人可與籌邊事者。獨公與金湖公而已。與他人言。頗似說夢。雖識或不逮。亦有呆衷撒姦者。昨奉嚴旨督責。當無所容矣。

答山西撫院鄭範溪

前有貴戚自晉中來言礦賊事。僕得因而面奏。寢一大役。公又因之解散其黨。俾地方寧靖。事機禍福之變。

安有常哉。辱華翰。知已履任。甚慰。

答浙撫謝松屏言防倭

浙無倭患久矣。一旦聯舟突犯。必有句引之姦。且地方安恬日久。驟尋干戈。恐無以待寇。幸激以忠義。鼓以賞罰。悉力一創之。庶將來不敢再窺。亟勦此寇。然後徐究其禍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謝公非用武才。恐不能了此事。僕曰不然。謝公沈毅有遠慮。賊不足患也。願公勉就勳庸。以副望。

答應天撫院宋陽山言防倭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頗懈。僕竊以爲憂。故昨年擬旨申飭。賴公偉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戰而勝之。不俟登岸。而遏之於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豈不貴豫哉。慰甚。彼前鋒旣折。必不敢窺吳。禍當中於浙矣。黃副總乃僕武舉所取士。其人才志似亦可用。但負氣不能下文吏。若少假借而用之。或亦可當一面也。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適上諭詰本兵虜情虛實之由。卽日奉翰教讀之旨。哉其言之也。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宸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爲國家忠慮者。而無識言官。動卽建白。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遼虛報。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以禦虜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遠駭聽聞。取笑夷虜。已奏上。留中寢之。以泯其迹。孤子一身。無可與計事者。故每得翰示。輒說憚竟日。非喜其說之同己也。喜其有助于昏昧也。然不敢舉以告人。恐忌者遂側目于公。乃知大舜隱惡而揚善。亦有不可行於今者矣。人臣不忠。人心不古。可歎。自今東西。

虜情有所聞。仍望密以見示。其中情變無常。亦不必定以今日所言爲是。所聞爲的也。僕求助之意。真切懇至。幸惟亮之。揭稿一紙寄覽。仍希擲還。近聞有瞽目愚術人。在邊溷擾。訪有指稱假託者。幸卽擒治之。仍明示諸將士。僕從來不薦達此輩。勿爲所誑也。

答陝西督撫石毅菴

沙麻之事。雖由於二將不和。軍心不一。然自古未有千里襲人。越險無繼。而能成功者。今其事已結。似難中止。然亦須沈機審發。期于萬全。固不必期效于旦夕也。今之時政。與先年異。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羣議也。

答三邊總督論番情

石公前爲宋御史所窘。急于圖功。以解羣議。遂輕用弗詢之謀。遽爲掩襲之計。致損威傷重。殊可恨惋。大抵西之番族。廣之獠獍。事體略同。狐鼠黠。潛伏叻林。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禦之法。惟當選任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燧。責成近邊熟番。遠爲哨備。厚其賞給。約束沿邊軍人。無容句引番人。交易圖利。有警。務先覺預備。奮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熟番皆畏威懷德。而生番自不敢犯。今不思以計勝之。而輕用不教之兵。深入險阻之地。雖微二將之隙。亦鮮有不敗者。此事在軍門爲近。撫臺隔遠。難於調度。可語石公。前事已如此。今須慎重審發。不可以嚴旨責成人。言旁指。遂爾惶恐。復爲輕動。目今天暑。草木叢密。道路崎嶇。恐難進兵。總兵人馬。亦不須西駐。枉費糧餉。且只守險設伏。以待不虞。責成熟番。發其陰私。誘以厚賞。爲我哨守。待秋冬水凍林疎。然後相機進取。或明出以示兵威。或掩襲以攻不備。必有奇道。乃可制

勝。然但一創之。以洩邊人之憤。足矣。固不能草薶而獸芟之矣。聞番人恃茶以爲命。須嚴土人通番之禁。使私茶不得出。則我得制其死命。至於番功之賞。不過數金。誠爲太薄。今宜比照倭功例。稍厚其賞。庶人肯用命也。凡此皆書生遙度之言。未知果當機宜否。漫附以備採擇焉。

答按院陳公文衡覈事實

辱教。其人乃前院論劾。今但當察其事之實否。不必問其曾得罪於何人也。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僕以菲薄。謬膺重寄。事無大小。必默告於天地祖宗。列聖而後行。豈敢以己意爲輕重哉。

答少參吳道南

以善養人。與物一體。皆執事所習聞者。衣中繫珠。不尋自獲。富家乞子。忽復來歸。滿中七寶。受用無量。在執事自取之耳。盟諸我。不若自盟之爲切也。

答督撫張峒峽

往公以太君思歸。奉輿西返。僕所以不阻者。亦欲因此息忌者之喙耳。今公論已定。以素所負蓄。屬休明之會。不於此時取旂常鐘鼎。更復何俟。且棄瑕雪垢。不避嫌忌。而薦賢者。惟僕爲然。後之人。或不如是之愚也。已。大疏部已報寢。幸卽戒途。以需簡畀。

答石麓李相公

俾來。辱翰。貺深荷雅情。及備詢起居萬福。復慰懸仰。弟自受事以來。於茲四稔。碌碌無以自效。所賴主德日明。宮府清肅。百司奉職。邊陲少警。一二點肆于紀者。咸就誅夷。仰惟宗社闡靈。孚佑聖主。而弟以淺薄。

會逢其時。優游苟祿。竊餘榮以自被。殆有天幸焉。願值休明之會。俾耆德頌望。遺置在野。不能引薦。深用媿歎耳。賢郎請告。謹遵命屬。所司覆行。別具侑束。統惟鑒存。

答閩撫劉凝齋

林賊既已入穀。果不出閩人得之之料。喜甚喜甚。但當其時。即宜少出閩師以助之。夷情多變。死賊圍久。或生他計。諒此時成敗已決矣。傾耳以俟捷音。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示。知旌節已入滇視事。欣慰。儂賊事既原無大故。自宜相機撫處。鼯狐狽之區。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因俗爲制。使不爲大害而已。何爲輕動大衆。以事無益耶。簡靜行事。協和總戎。此二言者。望公終納之前。院舉劾殊可笑。該科亦有劾疏。迪俟事寧併處也。

答督撫吳堯山

往奉別時。記公有不薄南遷之語。故以借重。然亦暫處耳。憶昔悠悠之談。若謂僕有所不足于君所者。今公視鄙心。何如哉。大疏既不獲請。簡書有嚴。幸過發仙舟。以副冀望。

答省中羅涇坡論士風

僕自受事以來。惓惓勸喻。今士大夫。務以忠肝義膽事君。誠心直道相與。近雖稍變舊習。而餘風未殄。執事謂外吏猶事趨謁。驚虛文。誠然。所示二縣令。已卽投之囊中矣。讀華翰。具見留心民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執事有焉。敬拜以受。

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國家者皆知之。獨貴鄉人以爲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讀大疏。具見私徇國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鳳竹公肯身任之。尤爲難得。今卽以屬之。漸菴亦曾有書云。開泃口。不若疏膠河。故宜與之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至於一應疏鑿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鳳竹公親履其地。次第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俱不必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能興。大事可就也。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國家者皆知之。乃竟爲浮議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興大役。有科派之擾。又恐漕渠一開。官民船隻。乘便別行。則臨清一帶。商販自稀。此昔年之說。一則恐漕渠既開。糧運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皆私己之言。非公天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再勘。僕嘗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公書。公雅不辭勞。審爾大事濟矣。已卽面奏於上。特以屬公。前得山東撫臺李公書。謂開泃口。不如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諸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公親履其地。一一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等項。俱絕不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時。而後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今主上英明天啓。志欲有爲。而公以非常之才。適遭此時。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業乎。大功克成。當虛揆席以待。

答山東撫院李漸菴言吏治河漕

辱華翰所示。具盡事理。讀之無厭。竊聞致理之要在於安民。欲民之安。責在守令。今主上年雖沖幼。已知注心邦本。然而上澤未能下究。下隱未能上通者。則以吏治欠敷。而執權撓法之豪。詭御竊轡之姦。鯁乎其中。故耳易卦。頤中有物。必嚙之而後合。故今振舉綱維。精覈吏治。章之以雷電。懸之以象魏。要在嚙其物。去其鯁。使上澤得以下究。下隱得以上通而已。二州佐既堪其任。何愛兩知縣。而不以勸天下之能者。且提調學校。特縣令下事耳。當此罷邑。民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況上有府佐。下有學官。歲時考校。亦自不妨也。嚙爵誠爲弊政。昨計部稍去太甚者。然未能盡拔根株。俟一二年後。將鹽法屯田經理。就緒內外儲蓄。少充當盡罷之。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今計開納所入。歲不過四十萬。稍加劑量。致此固無難也。向承教膠河事。時方議鑿泇口。未遑論也。今泇口既罷。劉徐二司空復議及此。適與公議合。故特屬之。望公協恭熟計。共濟此事。僕以淺薄。謬膺重寄。主上虛己而任之。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寢不寐。食不甘。以憂國家之事。三年於此矣。今朝廷大政。幸已略舉。惟漕河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鉅。不敢輕動。尙當有待。漕河則宜及今圖之。了此一二大事。僕卽納筦鑰。稽首歸政。乞骸而去矣。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內英哲。共助不逮。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順義饋馬。效順彌堅。眞朝廷之福也。書中言守邊五年。欲乞賞賚。似亦可從。俟其貢市畢。可爲之一請。僕所酬一如去歲例。俟其至邊與之。

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

滇中自嘉靖以來，屢嬰多故，其初皆起於甚微，而其禍乃至于不可解，窮荒絕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仁哉！前人之所爲乎？今仗大略撫定，造福于遠人多矣，此後惟一務安靜，嚴禁軍衛有司，毋貪小利，逞小怨，以騷動夷情，則可以高枕臥治矣。辱示曲盡彼中事理，歎服綿紙，既可用以題奏，何不可爲書柬乎？外雲南歲貢金，舊皆一次解進，今分兩次，似爲煩費，此後若辦足，仍作一次解進，何如？惟裁酌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甘肅開市已奉諭旨，悉如所議，其中有難遙度者，公自以便宜行之，務令事久，邊境獲安而已。市場似宜稍西去，西寧太近，則啓資免壟斷之心，去我邊太遠，則迂邊民交易之路，春市虜馬瘦弱，強爲之市，終不便也。統惟裁酌。

答列卿楊本菴

向承以令先公隧銘見屬，媿不能文，又冗甚，故遷延至今。蕪創雖不足以發揚令先公之盛美，然道僕平生所與令先公同心許國之誼，則實無一字不出於肺腑也。百世之下，考古尙論者，必將有徵于斯言，辱惠佳帳，祇領餘不敢當，輒璧諸使者。

答山東巡撫李漸菴

膠河之議，非一日矣，咸以謀多築室，人鮮同心，故幾成而罷。今幸劉徐二公發端任事，公與商道長，協心

爲國底績之期。可以預必。乃知就大圖艱。固有時也。所示疏濬道里。宛在目前。若如陳君所呈。更爲徑易。不知按視何如。徐公有來期否。

答總督方金湖

順義酬幣。既不中格。謹領入。聞今歲各路貢市。比之昨年。尤爲斂戢。足徵虜效順之堅。公籌略之遠也。慰甚。慰甚。陳子論張參議。詳其語意。似非至公。而銓部不待巡撫之疏。輒與題覆。亦非事體。故昨旨以議擬不合爲詞。下巡撫再勘實駁之也。繼得華翰及鄭公疏。則多惜之之語。乃知再勘之旨。於事理允當。如有枉誣。宜與昭雪。明主懸衡以運天下。如日之照臨。是非賞罰。惟一付之至公。不宜依違兩可之詞也。

答河道徐鳳竹

承華翰。知道從已臨東土。無任欣慰。大疏下所司一一覆允。此事甚鉅。費必不貲。今欲爲國家建萬年之利。寧敢惜費。但濟魯之人。甚不樂與此役。以近旨嚴切。雖不敢明肆阻撓。乃其心則終不以爲然。故凡言此事。必幾萬幾十萬。而後可舉者。未可遽信之也。公宜與有心計。誠心爲國者熟圖之。近來朝廷之上。事精覈。凡有興作。比之先年。率費半而功倍。則虛實不同故耳。願公計慮審定。然後次第請旨行之。

答司馬王西石

張主簿人來。辱翰教。深慰遠懷。向者之處。惟欲曲遂高志。然于僕本願終違。蔽賢之罪。終不可追也。學須到形不愧影。此聖門教人。慎獨之功。此工夫最難。以公高明。自能徑造直詣。如僕淺劣。因公之教。亦益加深省也。陽山光明磊落。初時吳人甚不便之。近反感慕稱頌。蓋至誠未有不動者。遼左頃復報大捷。雖斬

誠止二百有餘。然奔溺于河者甚衆。河水爲之不流。盡棄輜重而遁。所鹵獲駝馬器物。不可勝計。足以紓邊人之憤。而塞旃裘之膽。真大快也。諒公所欲聞者。謾以附及。講章先刻完者。附覽。

答閩撫劉凝齋

屢辱翰示。及別楮所云。一一領悉。頃聞有貴恙。無任懷念。想勿藥矣。近據閩廣所報賊形。皆潰亂奔竄之狀。鳳賊似不在其中。斃於呂宋之說。恐不虛也。果爾。皆閩人之功。若非遣諜行間。彼番人安肯殲之乎。今想已有的耗。傾耳以俟捷音之至。

答兩廣督撫凌洋山

辱華翰。知已榮代視事。無任欣慰。前閩中屢報鳳賊爲呂宋番人圍困。何得突犯廣中。據報賊形若潰亂奔歸者。鳳賊恐不在中。幸公細察之。若此賊果在其衆。旣散必成擒矣。羅盤賊旣已奏聞。勢不能已。但須審計熟圖之。昨部覈又推原題未盡之事。似亦可行。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不同。振軍聲。伐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有不能一付之安靜者。惟公裁之。

寄趙大洲相公

賢郎謁選。辱華翰。深荷遠念。僕以孱弱。謬膺重任。每懷將伯之助。莫挽東山之轍。側身西望。惆悵而已。所幸主德日新。精勤問學。宮府清晏。方內又安。此九域簪紳之侶。所共欣躍而稱慶者也。翁素抱忠耿。知在林里。未忘朝廷。故謾以奉聞。賢郎圖差歸省。便此附候。別具奏稿一部。圖說一部。及薄幣二端。侑束。統惟鑒原。

答劉虹川總憲

天下事有欲速而反遲。求得而顧失者。公是也。公昔在郎臺。有惠政。無端被誣。世所共惜。薦言屢至。召用有期。公乃急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竅者。異時撫臺有缺。僕卽以公屬之銓衡。乃當事者對言。此公才信可用。獨無奈其竿牘頻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而僕自是亦默然慙阻。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欲速而反遲。求得而顧失者乎。方今明主在上方。博蒐賢儔。以興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己。雖越在萬里。沈于下僚。或身蒙訾垢。衆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難卻。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常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竅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爲。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貨賄。僕不得已。必將言揚于廷。以明己之無私。則僕旣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無嚮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特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

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辱翰示。一一領悉。卽屬本兵爲之區處。但有功必敘。有勞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勞後祿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兩兩。計功程勞。以責望于上。似非所謂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僕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國家豈無尺寸效。然自受事以來。力辭四廩。

獨守舊官。每一蒙恩。輒夔夔慄慄。不能自寧。非矯也。誠以國恩難報。而臣子雖鞠躬盡瘁。不過自盡其所當爲。本無功之可言也。公所欲爲諸君處者。自見鼓舞用人之道。而區區所云。似亦爲人臣之所當知也。冒昧吐瀝。惟高明采之。

答兩廣凌洋山

閩中撫按有書至。甚以廣議招撫爲非。此固一隅之論。然亦宜審觀賊勢何如。據前所報。鳳賊似未必在其中。若果係殘黨入境。又未肆殺掠。則招而分北之。事理當然。不爲失策。若賊首尙在。敢行侵掠。則宜與閩師夾勦之。今不揣賊情強弱。向背而執言撫勦。皆偏見也。今想已大定。人旋附布區區。

答薊鎮巡撫

頃遼左之功固奇。然本之以公密報土酋東犯的耗。僕因而傳示該鎮。潛形而預待之。故有此捷。論其發蹤之功。公宜首敘。顧僕于此不敢冒竊。遂使大功不彰也。

答隴右大參李冀軒

辱華翰。得悉隴右事情。甚慰懸慮。番賊事不專在用兵。貴於善處。古人有以一介之使。當十萬之師者。審機故也。蘭州倉場積弊。不獨寄貯民間。殆并民間所貯者。亦爲虛數。官司積棍。與姦商相通。冒領官銀。並無糴易。每有調遣。則賄囑將官。量以布米等物給軍。隨即銷除。以一日爲二三日者有之。以一千爲二千者有之。蓋其弊久矣。茲旣清查重處。乃振弊維新之會。凡有所當行者。計處已熟。可呈詳督撫題奏。庶該部便于議覆也。

答傅諫議

往者別時。曾以守己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蓋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己之節。而執事乃屢卻不已。愈至愈厚。豈以區區爲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間之白。尤爲殊異。顧此寶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趙。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勵焉。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已有成議。雖費亦不敢惜。其中疏濬事宜。及調用有司等項。俱聽便宜處畫。一毫不從中制。乃聞近爲羣議所苦。頗悔昔者建言之爲易。審爾則此事難以望其有成矣。僕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明主方勵精圖治。詢事考成。豈宜以未定之議。嘗試朝廷哉。神禹大智。猶必親乘四載。遍歷九土。至於手足胼胝。而後能成功。方其鑿龍門之時。民皆拾瓦礫以擊之。蓋衆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無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塗橫潦之中。此衆議之所以紛紛也。願公主之以剛斷。持之以必行。心乎爲國。畢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滯顧忌。調停人情之說。一切勿懷之於中。又親歷工所。揆慮相度。分任責成。若憚勞不親細事。徒寄耳目於人。則紛紛之議。將日聞于耳。雖勉強圖之。亦具文而已。決不能濟也。幸公熟圖之。若果未能堅持初意。恐拂衆心。則亦宜明告於上。以謝昔建議之爲非。而後重負可釋耳。此國之大事。不敢不盡其愚。幸惟鑒宥。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八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去歲海洋之捷。誠爲奇勳。榮晉一秩。未足爲酬。尙當有崇擢焉。辱示諸款。手讀數過。俱見鴻猷。驛遞一事。近例頗嚴。人似無敢犯者。大抵爲政必貴身先。頃小兒回籍。應舉自行。願倩。昨冬遣僕歸壽。老親身負儀物。策蹇而行。蓋不敢身自犯之也。目前民困已覺。少甦。數年之閒。積餘必多。用以糴穀備賑。誠善政也。織造事。值浙中亦有疏陳。乞故司空不敢減此益。彼姑以料價抵補。然此旣分四運。則目前已自足辨。一二年後。公私稍舒。了此似亦無難也。細觀別冊。向來夙弊。釐革殆盡。估價亦與近日言者迥異。足以見丈於諸事。靡不罄竭心力矣。優免核則投靠。自減投。靠減則賦役自均。數言已盡。查完停妥。宜卽具題施行。水利之責。御史昨凌洋山始建此議。僕固以爲未便。乃渠則堅求必遂。故黽勉從之。今奉教信爲冗設也。巡鹽之理。漕徒增文移煩擾。俟差官時酌損之。

答總兵戚南塘

適會本兵譚公問足下與閱視大臣相見之禮。云宜如總理之見督府可也。竊意今日當以欽命爲重。不在兵銜之有無。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其差去部公當預爲足下先容。必加優禮。決不以庸衆相待也。

答闕撫劉凝齋

闕師千里赴難。雖無所獲。猶當論功。況斬馘黎丹。灼然耳目者乎。廣人欲來招撫之議。忘大德而逞小忿。曲有所歸矣。聖明遠見萬里。功罪賞罰。不爽秋毫。本兵已覆勘議。幸公勿以爲介。但鳳賊存亡。尙無的耗。仍望公之留意也。

答松谷陳相公

伏承台翰。腆貺捧讀再四。如坐春風。不知燕蜀遼闊也。備諗起居清勝。身處雲林。望隆朝野。慰仰慰仰。不肖猥以淺劣。謬膺重任。顯蒙之見。竊以爲既受國重託。宜以死報。故二三年間。諸所措畫。惟以振紀綱。剔瑕蠹爲務。以是見怪於流俗。本之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其見誣誣。非不幸也。卽欲引決乞骸。以主恩深重。昔所許於先帝者。尙未克酬。故復覩顏就列。屯難之際。思我同心。恨不卽弋冥鴻。招翔鳳。而致之廊廟也。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東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豕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

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強虜。獻琛修貢。厥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剗刀於僕之身。又無所污。鱗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啓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風。誤矣。僕一念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善提。又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噴。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

知己。今海內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曉曉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尙當刮目相待。

答河道吳白湖

惟公遵養林泉。望懸朝野。僕所欲推轂者。屢矣。咸爲忌者所阻。今乃得遂初心。然猶恨其不早也。淮揚之民。歲苦昏墊。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茲讀大疏。明白洞澈。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窒。雖棄地勿惜。礙衆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留餉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覆允。惟公堅定而審圖之。

答兩廣凌洋山計勦羅盤寇

羅盤淥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謾難於後人。誠爲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數百年。義所當討。在公誠不容使之跳梁於臥榻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爲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爲便也。

答河漕王敬所

人有自邊來者。言公按行部中。簡靜清肅。邊人咸不知有命使之至。詩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公之謂矣。慰仰慰仰。淮揚水患之旨。蓋欲激發吳公使之彈力以從事也。朝廷方有事東方。而江淮之人。咸謂僕止以運道爲急。將視河害而不救。故以此默解之。自公振新漕政。萬艘飛渡。京庾充盈。卓哉偉績。孰得而掩之。豈以此一事未了爲恨哉。且不必出於己。公所未就。而吳公成之。則亦公之

功也已。辱教似未達僕。所以作勵時賢。共熙帝載之意。故略述其概。以復。惟公裁亮焉。

答兩廣督撫計勦海賊

往者。潮州主撫賊之議。閩人深有憾於金大參。科中途加抨劾。僕竊以廣中之處。不爲失策。乃告銓部。本兵言。金君必不可動。動則後來任事者。皆恫疑首鼠。而不敢爲矣。然林鳳之見創於呂宋。實閩人之謀。彼以大兵。逐此敗殘餘黨。欲盡殲之海中。以爲功。而廣中乃一舉而收之。其致憾固宜。今惟行廣人之策。收閩人之功。則處置適宜。彼此俱得矣。銓部本兵。以僕之言爲然。遂用此意題覆。今讀大疏。詳觀前後事理。果如僕言。其中措置。皆極允當。蓋昔年撫賊。率要求善地安插。蜂屯蟻聚。列兵自衛。在我常有肘腋之虞。在賊常懷反側之意。養癰待決。誠非計也。今則隨地分北。解甲賣刀。因其求生之誠。解此三面之網。將使賊黨聞之。孰不懷我好音。變其矢志。故廣中之策是也。然觀金君所與閩人往來文移。頗覺動氣。楚固失之。而齊亦未可爲得。此氣質之小疵也。卽欲取此新績。復其舊官。但閩中勦功。疏尙未至。若先處之。重激閩人之忿。故行並勦。幸促勦者速報。庶便處分也。羅旁事宜。審定而後動。期於萬全。乃可貴屬司道。有司賢否。訪據的實者。幸另開手書密示。

與雲南巡撫王凝菴

高金宸先已題奉欽依。准襲矣。外嘉靖間。曾聞雲南有積貯銀百萬兩。世宗欲取用。而方礪菴執言。該省常有有用兵事宜。以待用。不知此項銀。何年存剩。今尙有否。卽查數見示。餘不悉。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辱別楮所云。一一領悉。安慶軍餉。及三府糧疏。俱下部覆。允馮蹇二君。屬部優處。政府入人言。惡吳中士。夫賴糧之說。似別有所指。不爲丈也。異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每呼爲鬼國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倡之。蓋謂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敢爲故也。此等言語。豈亦丈告之政府耶。願秉道自信。毋惑流言。以終令聞。丈向移駐句容。議者咸以爲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蓋用度節。則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之繁。故上下自相安耳。喜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知何如。畿輔諸郡。十減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頗相安。若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絃之沸溢矣。且此項錢糧貯積甚多。將來裕國足民。更不外索。卽此一事。餘可類推。以今全盛之天下。爲國者肯一留意於此時。時修明祖宗法度。精數吏治。能否由此富國富民。興禮義。明教化。和撫四夷。以建萬世太平之業。誠反手耳。大抵僕今所爲。暫時雖若不便於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愚。無有一毫爲己之心。故耳。祖墳事。嘉靖間。王戶侍亦曾疏請。後竟以無據報罷。竊思此事。在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聖祖之永孝。豈遽忘其先世。殆必有不得於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似之間。如以爲眞。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眞。則此纍纍荒塚。祀之何爲。僕嘗以我聖祖之不冒世族。不深求先世窳冥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鄙見如此。惟高明裁之。

答河道吳自湖

混江龍之制。昔曾聞之。近以河政廢弛。人下知用耳。頃屬所司題覆。通行河道衙門。一體製造。

答楚撫陳文峯

辱示公安諸邑連歲昏墊生理蕭疎昨蒙加意賑恤頓回春意今民力雖困猶賴父母孔邇橫恩溢澤亦不過徼於臺下也郡侯才守俱優向以初任銳於有爲頗失上官之意今則久而愈孚令聞休洽昨已特懇之向院諒在彀中矣荊州二衛班軍分番往戍誠於守禦有裨已下部覆允矣昨曾確菴來言公舊僚意願相左大非所望或意見不同耳願公且恢涵之

答王敬所

辱示邊務諸款皆切中機宜事竣亦不妨條議上聞也又承別諭云云謹逐條手復納還記室不另具復以示不敢泄此後有要務請手翰密示口授非宜

答河道潘印川

惟公雅望宏猷久切傾嚮昔者河上之事鄙心獨知其枉每與太宰公評隲海內佚遺之賢未嘗不以公爲舉首也時屬休明之會正宜及時建立用展素蓄乃猶盤桓引卻殊乖所望大疏已下銓部議覆雅志恐不得遂幸過發征靡以慰輿望厚儀概不敢當謹以璧諸使者

答操江王少方

江洋獲盜事關王印自合上聞鄙意以爲盜贓已獲可從寬處不意主上覽疏中縛王劫印語赫然震怒面諭重處區區從容解譬下部議覆上意以部覆撫按罰治爲輕區區又委曲議擬乃得薄譴蓋主上恆以冲年惡人之欺已故以失事爲可追而以隱匿爲深罪也人旋草草附復其詳容另悉

答河道吳公桂芳

淮揚之民方苦昏墊披髮纓冠而救之猶恐不及豈能豫憂運道之難處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從容講求平江遺蹟爲國家經久之圖今內外儲積幸已漸裕法紀漸張根本漸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賢者任之公毋慮也

答總憲吳公

盜劫官銀於會城之外本非細故但人臟已獲大半公亦參論無隱自當請旨從寬然諸未獲者猶宜速爲詰捕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爲矣

答廉憲胡公邦奇

辱別教云云深荷至愛前王操江亦曾以尊意告僕而僕不以爲慮蓋僕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己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出於門牆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無所容於防也古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况冤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盼之間已成陳迹矣何足掛之懷抱乎然感念厚意中心藏之

答操江王少方

四月二十六日五月二日二書先後俱至一一心會不能悉答滁州鎮江二事部覆悉如疏議近來江防外雖鋪設可觀內卻空疏無實此言切中時弊蓋不獨江防爲爾然昨江西浙江二事明旨森然此後卽欲推諉粉飾恐亦難矣安慶軍餉部議執前已覆定不肯再更然陳君之意爲長也陳君昨考察疏亦佳區區素知君後當優處聞有馬驚頃想全愈會司馬近亦小恙已痊小魯乃翁計晉至矣允兒頃歸一役

一馬皆自行願情，併未敢令有司知之。

答巡撫鄭範溪

辱示虜情，具得其真。今計惟當急圖自治，以觀其釁耳。張憲副之被論，人皆以爲枉。當時言者，殆有所承望。彼時公似不宜與之會同，蓋是非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枉者。豈可徇人以爲毀譽哉！頃科中復有言者，要當請聖斷行之。

答應天按院舒念庭

辱示內廖守備事，已卽達之於內。言公治其違法之人，乃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病也。其意良解，然以僕虛心論之，此輩在今日比之先年，已爲斂戢，苟不至於太甚，似宜放寬一著，以養其爲善之意，可也。惟高明裁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辱教領悉。近來東虜垂涎於貢市之利，陰與青酋交通，攜市於宣府，而明擾遼左，以求爲市，故宣府之馬歲增，而遼左之患日甚，職此故也。遼人素稱忠義，可用，然近亦罷敵，非用薊人助之，不能支也。顧薊鎮隔關三衛，出塞不便，又迫近陵京，防禦爲急，必斥壙嚴明，偵探的實，知賊嚮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此意前已屢語薊人，尙未得策，承教當再申徹之，聞那吉恰台吉俱親至邊，此來想彼亦有意，宜厚遇之。俺酋老矣，黃酋窮蹙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常與之氣脈相通，乃可。大約虜情，只要渙之，無令得合而已。

答鄭範溪

張少參之事。言者明係承望。搜求公爲之昭雪。乃是非之公。在人心不容混者。奈銓部固執前說。又追論其平生。此其意不可知矣。僕欲請旨駁議。又思於該部體面。大有所損。不得已。瞞勉從之。然僕心知張君之枉。今雖暫屈。後猶可伸也。公前雖與按院會論。而其語亦自不同。今奉旨再勘。豈得不據實具奏。但求是非之不枉。何嫌前後之異詞哉。今朝廷之上。功罪賞罰。如鑑之虛。如衡之平。公但自信此心。秉公任直。紛紛之言。不足爲意。況朝廷又自有公論哉。

答遼東巡按沈鶴石

辱示領悉。順義所求。督府已傳鄙意止之矣。虜情不常。宜隨機應之。要當待以至誠。要以盟約。則貢市必可久而不變。安邊制禦之策。無踰於此。書生不達時務。難與言也。外貴院帶管學校。近給有新勅。宜令人領去。以便行事。

答薊遼總督楊晴川

庸將輕率寡謀。損威辱國。死不足惜。但古北口要地。素稱險峻。乃賊至數十人。踰垣而入。肆其侵掠。而守者不知。則置兵設險。俱屬無用矣。且賊初意。止於侵盜。原非設伏誘我者。宗儒之出。從者百餘人。使人人致死。未必使爾覆敗。乃從者見賊先奔。遂致主帥陷沒。觀此舉措。將來之事。深屬可憂。轉盼秋防。僕寢不安席矣。今且先絕賊酋撫賞。諭令縛獻首惡。如處王杲事。從容相機而行。急則恐生他患。其守臺守口。及乘將先奔軍人。宜以軍法重治。察其尤重者。戮數人。以申軍令。薊門數年安靜。人心已懈。天其或者借此。

以示儆乎。若諸公當事者，狃於治安，不加戒備，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南兵素稱敢戰，今未効一矢之力，見賊先奔，何以解於紛紛之議。惟公熟計之。

答南總憲吳堯山言法律章奏

南臺試職奉教，卽屬銓部覆允。但御史以原官試職理刑，蓋使之習於事以待用也。近來居是官者，不知本職所在，舍其當務而漫求他事以塞責。居數月而考選實授，祇具文耳。一旦奉使觀風，乃不知法律爲何物，而反以吏爲師。祖宗命官責任之意，幾於淪失矣。近奉明旨修復故事，而御史大夫陳公卽以實舉行，甚稱上旨。試之日，坐於堂上，面加校閱，舊日易卷代書之弊，悉行釐革。僕取其試卷觀之，一一親批其所殿最，咸以招擬爲準。不論章奏之通否，蓋章奏議論，人人能之。若招擬刑名，則非平素究心於此者，不可以虛言飾也。賢哉大夫，可謂霜空之矯翰矣。南北臺諫，原無輕重。今旣新奉明例，似宜一體舉行。且以公之高明峻整，視陳大夫又奚讓焉。

答閩邊邵文川言戰守功闕

承別楮所評隲，一一精當。比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此以儆惕人心。其實薊鎮屬夷，捉人要賞，乘間爲盜。自昔已然。昨日豎子若不輕身出塞浪追，則亦無此喪敗矣。今四方所報殺官劫庫之事，無歲無之。中土且然，況邊境乎。薊帥昨蒙嚴旨切責，足以示懲。若舉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貓以辟鼠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爲常。若欲爲之委曲除豁，則可云據近日鴉鵲屬夷之事。雖若防禦少疎，然舉一鎮修守卻虜之勞，實於功名

未損。以此意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薊鎮之勢。與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切近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爲功。其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出於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議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之苦。爲之罷減四枝。薊鎮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棄地與賊。於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尙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用。卽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與本鎮地方抽換。不然。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

答總督楊晴川計處屬夷

辱示失守諸官軍俱法當其罪。從此人心庶其有儆乎。屬夷原謀。止欲爲盜。庸將喪敗。實其自取。今彼既有畏誅之意。宜自從容處之。但嬖只之說。未可盡信。乃自解之詞耳。今仍宜厚結。嬖只以絕其援。盡革諸夷之賞。以孤其黨。虜貪而無親。他日必自相夷滅。炒蠻亦可縛而致也。若歸罪嬖只。是使之合其黨以抗我。且啓西虜之釁矣。

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爲得策矣。今全虜之禍。咸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憤恥。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爲可虞。昨已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加意。臨期若的知虜賊所嚮。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

敢東窺矣。公幸時時諭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爲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旣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叛人背華向夷。法常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處。今旣爲一家。凡事又常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向者款貢。曾與之約云。除板升徒衆旣多。在虜已久。許令照舊耕牧外。自納貢以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役。明言索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某人在彼。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能自活者。乃逃往彼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入虜中。自言有神術。咒人人輒死。喝城城卽崩。俺答信之。令人押之於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答方就大同乞貢。中朝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旣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聞之朝廷。必以彼王爲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款。朝廷亦將不信。則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好益堅。賜賚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卽彼不從。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量此么麼。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卽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誑我矣。惟高明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

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況夷狄乎。在我兢兢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攘。但當耐煩處之。隨變應之。期令無大失而已。若欲事事完全。人人守法。則是以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夷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留意。

與總督方金湖以奕諭處置邊事

近見山西巡按疏中言邊人叛入虜中者甚衆。宣大巡按有書言擺腰入市時。伏甲於邊外。及黃昏遲延不肯就市。其意蓋謂虜情有變也。不知其中情狀何如。其云云者皆實否。幸惟明示。又得崔巡撫書云。索叛事似爲未善。僕已復書令其改圖。不知可否。亦曾聞此事否。今錄回書併崔原書奉覽。以便從事。然會崔毋言得見其全。況經一番變動。得一番處置。而其事愈固。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卽爲動搖。譬之低基。隨敵嚮往。應手卽下。今則不然。吾審勢已定。窺敵觀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子以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諸公當事者宜審計焉。

答雲南撫院王毅菴

辱華翰。領悉前奉詢滇中積貯。以曾聞之礪菴云云。將謂彼中尙有此數。不意年來。遂以解進。今所餘但令所司謹守之。以備緩急。一二年間。調停酌量。內帑漸充。加以北虜納款。邊費少省。僕朝夕所告於上者。諄諄惟以節用愛民爲急。此後搜括之令。或可免下。所以瑣瑣奉問者。惟欲知郡國財賦虛實之數耳。礪菴之害。往大理李中溪先生亦曾言之。第以此項專供御用。宮中視爲額辦。未敢輕議停寢。稍俟機會。當有處也。續刻小疏一通奉覽。

答南臺諫

承諭欲以拙稿付梓。昨已致書王少方力止之。蓋此帙雖無造膝密勿之語。而其中亦多未發科鈔布者。若梓傳四方。未免掩主德而炫己長。非入告出順之義也。至於求存翁序首云云。猶不敢當。存翁吾師也。翁昔以家國見託。今思昔所許者。尙未能力踐其一二。何敢以案牘糟粕之詞。致辱名筆哉。惟丈俯鑒愚悃。早爲停寢。僕此意發自丹懷。絕無矯僞。若舍曰欲之而爲之詞。則穿窬之行。丈諒僕必不爲也。

答南列卿張崕崕

惟公雅望厚蓄。昔被浮誣。今始昭雪。故暫借南寺。以迴翔遵養焉。辱華翰遣謝。深以爲媿。前賤日蒙惠。概未敢領。仍宜查之主藏者。

答督府吳環洲

辱翰教領悉。炒蠻者與西虜嬖只爲婚。昨遂嫁言爲盜者嬖只也。此薊人欲爲解罪之言。昨已責之彼中。常事者言初報爲盜者屬夷也。與西虜無與。朝廷所欲誅者炒蠻耳。此後勿得嫁禍於鄰。然僕料此事必借公力而後能之。公幸使人密說青黃諸酋。勿與惡人爲黨。啗之以厚利。偵知炒酋所在。或誘之使復歸。舊巢則罪人或得也。已令薊人緩圖。公幸留意。

答山西崔巡撫

水泉之市。不知在何時。聞宣大互市。兩撫院皆親臨彈壓。故得無譁。水泉市日。亦欲煩公一臨。庶無他虞。又京師近緝獲一虜人。初稱黃台吉部下所使爲細者。後審是公昔年所遣爲廖舉人僕者。及呼廖舉人

面認之良是。但不知公昔年何自得之也。幸具道其實。以便處分。當解送臺下。隨宜安插。若以爲姦細。恐因此遂生釁端也。

答楚按院向明臺

頃以二三大事。借留數月。故未題代。差期當在初冬矣。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密。此君初任。人皆以爲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所建立。必爲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爲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旣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向所言棍徒艾姓者。後竟不知何以處之。寶慶生員毆死職官事。似宜正法。以警刁頑。

答南臺長陳萊峯

海洋失事。非公言朝廷豈得聞之。人臣之義。以不欺爲本。事有失誤。當具實以聞。至於恩威輕重。則主上明聖。自有裁處。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也。

答總督方金湖

貢市三年論敍。與昨閱視。舉劾並於一時。雖若有妨。然閱視以八事爲殿最。貢市以款虜爲勤勞。閱視優於要職。貢市逮於卑官。固自並行而不悖。本兵前已題定。自宜循例舉行。但已加恩者。或不能過優耳。白帥賄李之說。前敬所已曾告之於僕。但追思當劉國被劾時。僕卽面問本兵譚公。此人若動。孰可以代之。譚卽應曰。白可。又云。若論才力。則麻錦爲宜。獨恨其多方營求。爲可惡耳。渠倉卒之間。卽以名應。似非有夙諾者。況旣惡麻之營求。又豈肯曲徇於白乎。云云之議。未必非劉麻搆之。近來將官彼此相傾。甚於文

職。此中隱情亦宜徐察之也。姦細之事誠如尊教。近所獲者皆未必真。已隨宜處之矣。

答潘巡撫

寧州之賊從來已久。事關兩省。宜約會夾勦之。庶可收功。固難以旦夕定也。新除兵憲恐不足以辦此。銓部謾爾陞授。僕知而使改之。則無及矣。公試觀之。若果不相應。當速奏調改。又公退居既久。近來政令或未盡知。宜查近年旨意。并題准事例。有與撫按相關者。籍記而時閱之。則自無廢格錯謬之虞矣。

答河道吳自湖言蠲積逋疏海口

頃蠲豁舊逋。乃發自聖心。僕不過仰承之耳。然須得良有司。悉心綜理。庶幾主澤得以下究。惟公留神海口。疏通淮揚之間。歡聲雷動。從此人得平土而居。緊誰之力與。以此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人存政舉。非虛語也。比者暫行薄貨。俟元圭旣告之日。仍當有殊錫焉。派磚事。江南撫按諸公。咸以爲難措。而司空又以近日工作浩繁。不肯爲之一處。惟公裁之。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鹽徒執捕。海風覆舟。在往時誠爲常事。若一一責之。該道將領人將何所措其手足。宜丈有不平之鳴也。但按操使者。見近日屢有嚴旨。惡人欺隱。故一有所聞。卽倉皇奏報。以爲他日脫罪之地。頃王少方有書來。亦言屢勸止之。不從。蓋自爲之心重。故不暇爲人謀耳。要之主上睿明。揆度事理。衡鑒明允。其輕重予奪。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王大參僕欲大用之。何乃以小忿決不就。幸諭安之。

答總督楊晴川

賊夷犯順。仗義執言以討之。誠其渠魁。赦其脅從。理之正也。但賊既畏威遠遁。默駭鳥舉。難躡其踪。而揚兵出塞之舉。竊恐薊人亦未能辦也。若賊會果真心悔罪。執送爲逆頭目一二人。散夷數十人。歸其所掠。則姑宜宥之。徐爲後圖。吳環洲示強示弱之言是也。辱問草草。

答方金湖

六頁告成。邊圍寧謐。雖朝廷有道。守在四夷。而公經綸之略。安攘之勳。庸可掩乎。敬仰。近聞虜酋與察罕構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則薊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鎮之貢市愈堅矣。宜多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爲公所收矣。

答閻撫劉凝齋

鳳賊之敗。漬本之皆公謀也。頃部議。但據報功之有迹者。覆請行賞。實未足以酬其什一也。然人臣事君。寧使功浮於食。況主上聖明。有功者。雖微必錄。雖久不忘。尙當有大畀焉。

答遼東巡撫張心齋

連日不聞虜報。彼旣得利於海西。必且歸其所掠。未能復還。但遼左之事。多在深冬。宜加意防之。虜性惟論強弱。鱗隙一搆。報復不已。王台旣被襲。虜讎恨必深。彼素效順中國。父子俱蒙恩賚。其德我也亦厚。宜急以計結之。俾爲外援。則北虜之真情可得。而我之藩籬益固矣。惟公熟計而審圖焉。

答吳環洲

前辱示邊事。公高見遠識。甚合鄙意。繕房堡事。僕正恐觀風者。輒行奏論。致駭聽聞。擬作書止之。不意大

疏隨至而沈君亦遂匆匆參劾將官蓋渠惟懼以隱匿獲罪勢難中止又連及別事則過矣夫疆場之間小小破綻未能全無要之於大計未損若遇有事卽行處置一番於大計反爲無益顧君不察耳今都邑之間猶有白晝剽竊劫庫殺官者況夷狄乎薊門三衛服屬二百餘年矣捉人挾賞猶不能一一盡詰乃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常事者隨宜處置譬之於犬搖尾則投之骨狂吠則擊之以箠旣箠而復服則復投之投而復吠則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論法守乎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宜書諸紳誠然昨部覆已明只如公前議行之然僕料虜已中餌決不舍貢市之利以理責問必無不從者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道從已抵貴竹慰甚所示安會事具見高識遠猷朝廷可道南顧之憂矣追念安會庚午之事本守臣處置失宜所致及覺端已搆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十萬之費以勦之僕竊以爲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撫授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糧而黠酋稽顙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效也夫土夷雜種譬之狐鼠鼯鼯據險爲固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國初兵力之強高皇帝之威豈不能畫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忿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於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姦徒竄入其中者激而搆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爲地方久長之計輕信偏辭遽爲騰奏小則搆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爲夷狄報仇幸而勝兵罷財費將吏冒賞於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言者此已事可鑒也故僕以爲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姦徒

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概行會勘。亦毋輕爲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爲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爲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卽疆場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衆。敵內以事外乎。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之道亦異。管見如此。惟高明擇之。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近見關中錄文甚佳。多超曠之見。知必出於執事之手。爲之擊節者久之。所示西略。一一領悉。春首之事。已成夢幻。不足復論。不穀於執事相與深淺。執事心知之。

答吳道南

承示辯揭。殊足發笑。是非混淆。一至於此。南疏必有嗾之。言者不察耳。先是部院訪單。其說尤多。大抵皆忌者之言。故銓部議欲從重。僕再三爲理。乃得量移。然被誣已厚矣。世味人情。不過如此。區區昔與執事。有世緣出世緣。今天下幸而無事。區區且欲解簪。被從赤松子遊矣。覺與執事世緣已盡。再結出世緣耳。執事肯從我乎。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九

答兩廣凌洋山

羅旁之役。聞已獲功萬餘。計所鹵獲。又當稱是。卽有逸伏。諒亦無多。宜乘此勢。多方招徠。開其生路。隨宜處置。務絕後患。則一勞永逸之策也。事定後。稍用狼兵。更番屯守。諸善後事宜。次第以聞。

答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近來驛遞。困敝至極。主上赫然。思以釐振之。明旨屢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猶不信。承教謂外而方面。內而部屬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不敢不一一應付。若如近旨。但無勘合者。皆不應付。則可盡復祖宗之舊。甦罷困之民。夫有司官卑。豈敢與大官相抗。所賴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撫按耳。撫按官狃于故常。牽于私意。而責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勢不能也。朝廷欲法之行。惟責之撫按。不責之有司。異日倘有犯者。或別有所聞。則抗命之罪。必當有歸。昨決囚之事。可鑒也。條編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訪其在官。素有善政。故特旨留之。大疏爲之辯雪。殊愜公論。惜公不倡言于朝廷。而獨以私示于僕也。天下至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唐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十二牧。十亂同心。周業乃昌。僕今不難破家沈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爲之分謗。任怨。以圖共濟。亦將奈之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以公知己。敢布區區。懇修謹按。書語殊冗。詳取怪。乃

先父及福。李公方爲正卿。乘用不隨人詆譏雪憤。而更有救援之疏。李公眞君子哉。

答河道吳自湖計河漕

高郵湖堤聞甚堅緻。一年之間。淮泗安流。土可作父。公雖不自以爲功。孰得而掩之哉。寶應堤工。便可次第修舉。元圭告成。當有殊典矣。頃丹陽淺阻。當事諸公。畢智竭力。僅克有濟。懲前毖後。預爲先事之圖可也。昨見撥運陳道長。建白俱切事理。其言黃河故道。不知可復否。望公虛心一商之。如有定策。幸先以見教。今宇內之事。漸已修飭。庶幾小康。惟河漕恆往來于懷。而今之時。肯爲國家任事者絕少。不能不厚望于公也。

答河道潘巡撫

辱示。江右金花銀。亦係已徵在官之數。不准抵補。伏奉聖慈。特允免追。蓋上之至仁也。

答總憲李漸菴言人臣節儉之義

往者奉書。妄有所獻。誠有激于衷也。比辱華翰。不責其愚。深自引咎。其銳然有爲。確然不回之意。溢于詞表。讀之再三。無任感仰。夫人不激。烏能有所樹乎。古之以道義相磨切者。義蓋如此。至謂今之財賦。不窘于國用之繁。而虧于士大夫之侈縱。誠膏肓之藥石也。即使國用果繁。爲士大夫。亦當分任其咎。蓋以下奉上。臣民之分。而士夫者。又朝廷所用以治民者也。今乃剋上剝下。以厚自奉。可勝歎乎。顧積習沈痼已久。非痛懲之。不能挽也。語曰。得時無怠。裹糧躍馬。猶恐失時。今欲爲國家振久頹之習。建百世之利。茲其時矣。惟高明留意焉。

答閩撫龐惺菴

僕之傾向于左右。自公在臺時已然。此亦公所自知也。中更多故。不獲引置于雲霄。然鄙心未嘗忘。頃以閩臺虛席。乃得遂其夙心。然公困躓久矣。今不引之康莊。而復頓之畏途者。良以此中人情多變。借公威望。彈而治之。而公因此亦大有所樹植。以塞忌者之口。則由此升亨衢。執鼎鉉。其勢爲易。則僕之所以忠于爲國。而篤于薦賢者之赤心也。至于主持公是。摧抑浮枉。則年來廟堂之舉動。公既聞之矣。又何慮焉。如有地方事宜。不妨一一垂示。

答織造許樞使

辱翰教。深荷雅情。頃見發下解進段疋等件。俱厚熟密緻。與近年所織。不啻霄壤。而價值乃與市估無異。且官無私弊。民不苦勞。嗟乎。使今之奉使者。俱如執事。則何事不可辦。何功不可成乎。敬仰敬仰。頃得皇上面加獎賞。生亦極力稱薦。執事將來大受之基。已培于此矣。願益堅雅操。以永終譽。

答總憲張嶠峽言用人

頃借公于上谷也。將有艱鉅之託也。乃竟不得如願。令人悵恨久之。干霄之材。何患不登明堂。但僕謝事有期。不得託附于梓人。殊可恨耳。太君卹典已屬所司。如例請允。別楮所薦諸賢。皆一時之俊。處吾夾袋中。寧止朝夕。雖未免各有所短。然堯舜在上。翕受敷施。取其所長。皆爲國器。若諸公能不恃其長。刮磨微類。致其瑩美。則希世之寶矣。辱示敢并及之。薄奠敬因使者布之。太君仙凡。

答總憲葛與川論友道

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爲嫌。僕竊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況大臣雖在。畎畝猶懷廊廟之慮。所爲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于國于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忘國家也。自翁歸政府。三奉教言。輒三歎之。夫翁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溢美。未領切磨。將行古之道而未盡耶。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答翰林王宏齋

往事僕所深知。恨當時未陪國議之末。徒旁睨私憤。爲公竊置一喙。若如今日。則固已滌濯而致之青雲久矣。豈令公抱沈痛于衡門哉。辱華翰。感今追往。益用惋惜。堯舜在上。翁受敷施。期不使鄧林有一材之斷。願公靜以需會焉。

答滇撫王凝菴

前承厚貺。卽璧付令弟。以不穀之辱愛于公。誠不宜例拒。但近年交際久廢。欲借告知厚者。以解于衆人耳。萬惟亮恕。諸所舉行。略覽一過。鑿鑿皆有益于地方。造福于滇人。不淺。卹刑者。乃勸其說。以市恩。淺之爲夫也。憲綱一書。雖屢經申飭。而臺中竟不遵行。蓋惡其不便于己。幾欲去其籍。公之此刻。亦取忌之一端也。前撫鎮不和之說。蓋彼有懲于山右之事。故爲此先發制人之舉。自彼疏來後。撫鎮並無一言。安在其爲不和耶。此足以知其說之謬悠也。相處無幾。宜善遇之。

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宣薊唇齒之勢。異時兩鎮。視如秦越。虜禍中于薊。則宣人安枕。雖得虜情。不以實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爲薊也。撫鎮協和。文武輯睦。邊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爲忌。往者南中之謗。未必不自此中啓之。去歲微聞。閱視君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薊者。所以全公也。近日薊臺有缺。每從司道中進。以其習于薊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爲忌。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見公移鎮。輒私語曰。代者必某人也。是總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總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遠求于林下之人。乃陳公又僕素所援用者。其人達于事理。不吐不茹。蕭規曹隨。必獲同心之濟。故用陳公。則公雖去。猶未去也。僕十餘年來。經營薊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間。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特公至厚。故敢略陳其概。新本兵雖頗不悅于薊人。然亦非故作異同者。況今大事。皆僕面奉宸斷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輒有所更張乎。頃聞外間云云。僕卽以曉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將吏。未達此意。或懷疑懼。願公譬諭之也。近日俺答報土虜東犯。其言不虛。然此時尙熱。或就邊住牧。窺吾之隙。宜慎防之人。嘗笑南兵無用。徒糜厚餉。今若乘其入犯。一戰而勝。則羣喙自息。而虜亦寢謀。去歲曾屬戚總理以援遼之策。乃渠所以復于我者。其計甚迂。殊失鄙望。今虜若窺薊。則患在頭目。又非若于鄰之震矣。願公以義激之。使僕藉手以告于上。且以杜讒謗之口。此機不可失也。

答徐太室言釋怨爲公

別楮領悉。但舊僚之疑似。猶未釋。僕非姑與解脫也。今春南說之興。其所由來。實與舊僚無干。僕平生遊于宦途。但願人解怨。不願人結怨。況本無怨之可釋乎。願公之自信。而薄責于人也。沙市城議。恐勞費難

成幸姑已之。

答薊遼總督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虜每入寇亦必費本。遼左荒鹵人畜蕭疏羣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況常暑雨之辰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至愚其必不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遼之守兵不過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而斂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僅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劾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膽結舌而不一言如此尙爲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親何疏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洶洶遂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爲戰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卽爲大功不必有所斬獲紛紛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債事則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之銓部如擬陞用。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套虜常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彼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今彼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爲邊患而已。若令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也。順則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小曾作孽。已卽絕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曾懼而罰治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大且然。況他鎮乎。今後彼若往來經由邊臣。卽宜收斂城守。使人問故。彼若以西搶爲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傳聞不的。朝廷知之。以爲汝有他意。致壞貢市大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戀住。則申明盟約以驅之。驅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擣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衆。亦不過數千。未必各部皆是也。順者撫。逆者勦。逆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逆。則又勦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經過。或小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遵守紀律。況夷性乎。且前已賠償。不必過求矣。本兵前覆邢道長疏言之已盡。頃大疏不過以邢有疏。恐他日責以不言耳。然部覆備矣。辱垂問。敢布區區。

答滇撫何萊山

安氏事如公所措畫。彼必遵奉安插。未了之案。可完結矣。得先後華翰。所論夷情。每與曾司馬深加歎服。公之忠於任事。敏於剴割。僕所素知。然不謂其詳重停妥如此也。雖有吳干。必試而後知其利信哉。望益懋勳庸。以需大受。

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

論故近擬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爲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旣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旨罷之。若僕之于天下事。則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興革。順天下之公而已。

答河道吳自湖

高郵堤工。聞已告成。乃久未完報者。想以大工甫就。新水暴漲。慮有變態。欲俟其堅定。乃完報耳。但聞興泰之間。河塘潰決。復成巨浸。未審何以拯之。河流旣自復。故道常無俟開濬。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汎地。雖多屬河道衙門。然公欲爲國家萬年之計。救淮揚目前之急。想當視爲一家。同心共濟也。議定幸卽疏聞。此旣關係來歲漕計。自不容不預圖也。年來方內乂安。庶幾小康。獨河漕一事。時往來於懷。而當事諸公。亦旣殫厥心力矣。乃竟不獲底于平成。豈所謂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何。寶應湖工。亦宜次第修舉。

又

他人一聞行取之報。恨不能卽日釋去重負。而李君乃自願留任。以就湖工。其志量忠慮。不啻加人一等矣。卽如教屬銓部。暫留在任。不妨他日續選。且前題奉欽。依賢能有司。在任年久。遇行取之日。超等選授。科卽授左右給事中。道卽免其試職。徑與實授。此子果著有成績。當破格處之。以酬其勞。便中或可諭以此意。俾得安意供事也。

答石麓李相公

去歲或傳云老伯已捐館舍。然久之不見有請恩疏。心竊疑之。坐是久缺弔唁。歎甚。茲辱示大疏。卽屬所司覆允。視彝典有加焉。蓋上之篤念舊老。而推本所自如此。弟於是乃敢以生芻薄奠。因歸使而布之。仙几承以老伯隧碑見委。弟雖不文。素辱同氣之愛。敢不敬承。但嘉貺非所敢當。輒以璧諸使者。拙作俟秋冬間呈上也。近聞中元疾甚。已成痿痺。可歎。明年主上大婚。弟將告老矣。而翁又抱此大感。宇宙茫茫。相見無日。感今悲昔。愴然爲懷。奈何奈何。

答總督張心齋

遼東素被虜患。公在兵間。勞苦久矣。僕無一日不往來於懷。欲少休驥足。顧未有間也。不敢忘。不敢忘。虜之欣豔貢市。其情近真。但爲國家長慮。未可許之。公所以應之者。甚爲得策。然今虜禍方中于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兵疲力寡。不可不亟爲之慮也。公有良策。不妨披吐。以聞。當別有指揮。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旣感吾放麇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迫脅

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爲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厚要于我。啓釁渝盟。必自此始。是威蕩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鉤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搆。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大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主上冲年。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鴆毒。將發于不虞。盍姑釋此以爲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詢及。敢略陳其概。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旣足。乃可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好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答總憲董嵩河

僕生平所推轂保護天下賢士甚衆。然皆不令人知。昨所聞於左右者。非市德也。蓋欲公知天下公論。未嘗盡泯而益堅任事之心也。乃辱華翰。深用爲媿。關山議設專官事。已屬所司覆行矣。

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

前奉華翰。報高郵工完時。已微聞維揚水患。不減去歲矣。夏已如此。秋當何如。今但保高郵堤工不壞。猶足捍禦。灰石初合。卽經衝啣。豈得無損。惟隨宜補葺。九堅一瑕。固不害爲成功也。聞縉紳之言。河旣從故

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背而行。于地方亦甚便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間五六里之淺澗。有防于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爲難。而上陽高寶之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就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閘。以爲運艘由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氏之言。比之挽淮。爲力似易。其河流自由。故道入海。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可免昏墊。而於運道亦無所妨。但僕自來未經此地。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謾呈以備採擇。黃僉憲告病。以楊二守代之。俱如尊諭。屬所司覆行。但黃昔以才望薦用。今未見成績。輒以病去。不能無託避之嫌。今旣以楊代。須委任責成。毋使後人效之也。人臣旣已委職受寄。宜思分義所常盡者。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國家何賴焉。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誌憲從卽駐寧州。因以彈壓姦宄。拊綏善良。甚休甚休。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夷由。曾史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姦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剗刃于上。以毒其讎。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

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臬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儒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略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與藩伯曾陽柏

不穀猥以菲薄。謬膺重任。日夕惴惴焉。惟顛隕是虞。今賴天之靈。祖宗之祐。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實主上聖明國家之福也。不穀何功之有焉。頃辱華翰獎許過情。援引經義。證以古哲。皆非譎劣所能當也。愧謝確菴高明沈毅。秀雅而文。他日必爲國家柱石。不穀於國無所裨補。惟思推轂英雋。以共襄王事。然追念生平所拔舉。可託之久要。如確菴者。一人而已。旣以自慶。亦以爲公慶。豚兒寡學。濫竊科名。遠辱遣賀。兼拜珍貺。感戢莫喻。茲因鱗便。用伸積懷。別具侑柬。統惟鑒存。

答樞使張容齋

別後。各撫按諸君咸有書來。言台從所經。禁止餽遺。節省供應。雖交際常禮。一切謝卻。蓋縉紳大夫。仰翁之賢。固非一日。乃今所見。又過於所聞。宜其稱揚頌說之不已也。慰仰慰仰。二南素被王化。而翁又悉心簡求。他日必有膺椒塗之選者。大疏至。卽屬所司。整備奉送矣。人去草草附候。

答蘄鎮巡撫楊晴川

辱示援遼之議。前說爲長。幸留意審畫。以俟一舉。但聞大議亦已質之本兵。本兵遂列之防秋疏中。以未定之說爲廟授之算。殊可笑也。且此舉本欲出奇制勝。以圖非常之功。非可歲歲徵調。以自疲其力也。用

奇之道。疾如脫兔。若歲以爲常。又舉一鎮之人。趨前那後。接踵而移。此漕舟挨幫之規。非兵家握奇之算也。

答福建巡按商燕陽

劉凝齋以任事致謗。公論不平。非執事秉虛。公行直道。孰肯爲之極力昭雪乎。非獨劉一人之感。將以持是非之衡。而作任事之氣。其有裨于世道不淺也。慰仰慰仰。

答河漕傅后川

河漕意見不同。此中亦聞之。竊謂河漕如左右手。當同心協力。以期共濟。如所見必不能合。亦宜各陳。以俟宸斷。不宜默默而已。國之大事。不妨公議。事君無隱。豈爲失忠厚之道耶。

答總憲陳我度

昔借公於蘇松。實出鄙意。乃執政者。謂公有私于雲間也。遂有按劍之疑。是時讒慝盈朝。僕雖深知其枉。弗能救也。然于是恆以爲歉。茲幸英主御極。大明當空。振幽啓順。以興太平之治。僕乃敢以公進。然不徑登之廊廟。而置之節鎮者。則以薊門要地。暫借重望。以輯睦文武。謐寧邊圉。共襄安攘之業耳。簡命渙頒。輿情胥慶。比聞旌節已至。尤慰鄙懷。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嚴治爲善愛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不勝敬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

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歲特頑強梗。咸頰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絕跡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擗瘞。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剃且擗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常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膺功。

答向臺長

近得家信。言執事有餽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夙有省戒。不敢承領。已卽返諸來使。竊計執事榮代。不審趙璧之果完否也。唯幸查照。前屢承嘉惠。俱未敢當。不圖執事之終不見諒也。

答河道巡撫

孟瀆旣開。練湖亦有次第。甚慰懸切。但聞下圖田莊。俱已查革。而道墩一區。巋然獨存。人以爲法未盡行也。吳歛相聞。本部議欠妥當。時僕曾喻司徒。以此事經二百年。雖少偏累。而相沿已久。無可奈何。一旦更之。恐衆不服。而渠固求允議。今果有此實自貽之感。然關係地方大故。或至猖披。後難收拾。幸公責該道。

有司委曲善處。消息於未萌可也。奏對拙稿。隨時私刻。留傳後人耳。偶以一冊寄之陽山。不意渠遂鈔梓。今望公勿多傳。蓋其中密勿造膝之語。雖不盡載。而諸所論建。亦有留中不發者。顯以示人。非入告出順之義也。幸惟裁亮。

答宋陽山

徽州絲絹事。明旨處分已盡。撫按諸君奉而行之可也。此事雖由殷石汀議處欠當。然既奉欽依。則令由上出。乃不行申訴。輒糾衆鼓譟。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懲。則海內效尤。漸不可長。當事者動以激變爲言。挾衆勢以脇朝廷。非所以佐天子振紀綱而齊海內也。且以北虜之強。南夷之獷。朝廷折箠而制之。皆反手繫頸。繫致闕下。彼素稱衣冠文物之區。渠敢反乎。有以待之。不足畏也。

答吳總憲

李總戎以死勤事。殊爲可憫。代者王君以其久於粵西。故用之。頃得家信。言公有餽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夙有省戒。不敢領。卽以璧諸來使。謹以原帖納上。幸惟查照。往者屢辭嘉命。未蒙見諒。後若再及。不敢不以上聞。恐彼此俱弗使也。

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

辱翰示。知道從已入楚。欣慰。楚中士習久敝。頃公一振之。士稍稍向方。然其志未定也。仗公之重。再加振飭。庶幾不變。至注厝所宜。不外乎華翰。遵勅論三字而已。夫以孔子之聖。平生所志。惟在東周。生今反古。深用爲戒。老不得行其道。猶修春秋以存周典。此豈以周之法。獨善于前代哉。蓋爲下之禮宜爾也。今世

俗皆曰願學孔子。乃不務遵祖宗之典。以服官寡過。而好言上古久遠之事。以異趨爲高。動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徇情賈譽。此豈聖人所謂爲下不倍哉。惡在其爲遵孔氏也。不穀素無學術。謬膺重任。思所以鼓舞鈍佐明主者。惟日取我祖宗之法度。修明之。然十猶未二三也。竊以爲今之教士與士之爲學。皆如不穀之所以事上致理者。而後有得於遵孔之義。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閩撫龐惺菴

辱華翰。領悉大疏。俱屬所司一一議覆。軍餉既有剩餘。如擬蠲負。以寬民力。然非前人任怨催併。則公庾安得贏餘。舊逋安得蠲免。諸葛孔明云。法行而後知恩。正此之謂。今人不達于治理。動以姑息疏縱爲德。及擢於辟。然後從而罪之。是罔民也。僕秉政之初。人亦有以爲嚴急少恩者。然今數年之間。吏斤斤奉法循職。庶務修舉。賢者得以効其功能。不肖者亦免於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幾何。安全者幾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賊也。子產鑄刑書。制田里。政尙威猛。而孔子稱之曰惠人也。然則聖賢之意。斷可識矣。以公之高明。深識治體者。敢質此請教。錢法原以足民。非爲興利。然足國之道。亦不外此。蓋世間銀少銅多。公私之費。皆取足於銀。故常患不足。今化銅爲寶。則民用益饒。民用既饒。則上供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也。閩中錢法通利。此地方阜安之兆。可喜。幸公因其勢而導之。

答戶部王疏菴

僕平生無他行能。獨好推轂天下賢者。自在詞林。迨入政府。其所保護引拔。寧止數十百人。然以爲國。非爲私也。乃僕以誠心求賢。而人不以誠心相與。若乃披肝膽。見情愫。一心奉公。不引嫌。不避怨。與吾共圖。

國家之事者。如公亦不多見。向以求歸懇切。不得已暫遂高懷。別後惘然。如有所失。比聞太君康壽。道體安和。宿恙全愈。當此清明之會。忍遂忘情于斯世乎。倘翻然回轍。當虛一席以俟。豚犬寡學。濫竊科名。猥辱遣賀。彌用爲愧。厚貺概不敢當。輒附使歸璧草附謝。

答守備太監王函齋

辱華翰。知道從已入郢。欣慰。書中謂蒞事之初。未遑施措。惟有兢業。只此兢業二字。便是施爲之本。堯舜之所爲聖者。亦不外此。幸勉圖力踐。他日入筦內樞。植駿業。垂名青史。可預卜矣。敬仰敬仰。門下未及下車。輒煩遣使存問老親。念此雅情。惟有銘感。此後但俯垂存念。卽是惠及蓬廬。不煩惠禮。致累清德也。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俺酋西行不利

北虜貢議公實始之。蓋八年於茲。而夷情愈順。邊鄙用寧。公今入朝。又克終其事矣。凡此大功。固宜銘之太常。垂之青史。豈特一時賴之而已乎。虜酋西行既決。難以挽留。邊人咸恐此酋既去。來年貢市。或不如初。不知虜人嗜利。觀其會三鎮之人。與之盟誓而去。彼蓋猶恐吾之有變。肯自渝負以失大利乎。要在邊臣善加撫馭。毋自失信。以起釁可也。但僕料老酋此去。必不利。渠本無去意。但爲切盡所迫。黽勉從之。諸部亦不樂行。衆心不齊。戰必不力。一也。自款貢以來。象糜于中國之服食。志驕氣惰。不足以當瓦剌新銳之虜。二也。南畏中國。中畏土蠻。牽制內顧。勢力自分。三也。三者皆兵家所忌。故曰必敗之道也。公試觀之。

答河道吳自湖

辱翰示。知淮已歸流。水勢漸退。慰甚。河患自古記之。有非人力所能勝者。但僕今謬當大任。一聞愁歎哀

號之聲痛心疾首。雖智力短淺。濟時無策。然不忍坐視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振救之也。淮水既已會河。則
滎江之說無煩再議。高郵堤加以本城。真萬全之策。寶提既難舉。李尹留之。無所事事。咨部赴選可也。

答巡撫高鳳翥

兩辱翰示。具悉同心之雅。感謝前奉書。謂宜止虜酋之西伐。猶未知彼有約三鎮訂盟之舉也。後見金湖
疏。謂彼西行已決。僕亦以爲不可止矣。今觀答公書。則其意尙狐疑。僕前書所料。固不謬也。然此酋不去
則已。去則必敗。彼既年老志偷。而其衆皆不欲行。又豢糜於我之服食已久。無復曩時之飑疾。以驕惰不
習之兵。當瓦剌新銳之虜。其勢固不敵也。且南畏中國。東畏察罕。力分而勢渙。強行而衆疑。故曰必敗也。
今既以書勸止之。以見公相爲之意。此後但宜任其去留。不必固止。彼去吾亦利。不去吾亦利也。

答四川總兵劉草塘

辱華翰。深荷雅情。厚惠概不敢當。輒璧諸使者。不穀素以薦賢爲心。又見近日武氣不振。故每每曲爲保
護獎率。然以爲國。非以市德於左右也。頃向確菴公一言之渠。必以告。統惟鑒存。

答兩廣凌洋山計羅旁善後

羅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少遲建設。以俟人心之定。會新司馬亦以此爲言。遂從再議。
近來彼中人來。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稱沃壤。與廣右邊微不同。且遠近之民。願受慶者衆。不設官建
治。何以統之。以是知再議之爲迂謬也。今既經理有緒。埽埃大疏。至卽屬銓部。選除矣。但聞願附籍者多。
係遠縣之民。其中或有來歷不明。流浪無根。或賊黨詭名僞姓。若但務招徠。不加審別。蘭棘並植。狼羊同

飼將復爲昔日之羅旁矣。竊以四府鄰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風土既習，板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內，封壤相接，遷徙無難。且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畀之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償之也。其中徭賦，務從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赴，數年之後，可盡化爲樂國矣。夫戡亂非難，已亂爲難。當此重開再闢之時，卽宜爲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

答滇撫王凝齋

向奉書云：特在世講至愛，故敢直獻其愚。猥辱採納，地方之幸也。莽會事，昨羅大參來問之，皆如察院言。且謂此會有兵百萬，戰象萬餘，西南諸夷盡爲所并，交趾亦半屬之。將來必爲滇人憂，其言不知何所據也。大抵修內治，飭武備，雖邊圉無虞，亦不可懈。豈視外夷強弱，以爲緩急乎？自今該道兵憲及州縣正官，宜慎選其人，俾加意整飭，使遠至邇安，則有備無患之道也。

答司寇王西石

張尹至，辱翰貺，深荷雅情。豚兒寡學，謬竊科名，其躡登上第，則出主上親拔，非僕庶幾所敢望也。茲辱獎諭，彌增其媿。老父頃患甚劇，今雖暫愈，然聞動履尙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顯擬主上大婚後，乃敢乞身。今定婚期於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夏初矣。遙望此期，以日爲歲，奈何！太君之壽祉茂臻，我公朝夕歡養，誠人間希觀之事。其視僕等，媿歎無地矣。簡兒叨授一職，遣歸完娶，賢郎歸已，托致鄙悰。老母高年，內人又不知禮節，尙有不備，惟冀垂念夙雅，俯賜矜涵，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答藩伯張周田

惟公雅度宏才。昔在銓部。僕已切傾嚮。中罹排陷。至於垂翼。又竊爲惋惜。今當清明之會。羣才畢集。闈留昭蘇。驂駟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懋建鴻鉅。以副所期。

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爲學

成均任重。宜借高賢。簡命渙頒。輿情胥慶。在僕素心。喜可知矣。雖然。亦有區區之愚。不敢不以告也。往聞公好譚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顧僕奉教之日淺。未能仰窺精蘊。獨見公之督學浙中。秉公執憲。屹然不搖。則誠務躬行。不事空談者。故今日之舉。亦願公以浙事行之也。夫昔之爲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隘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蟆禪耳。而其徒侶衆盛。異趨爲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醜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卽以其事爲學。兢兢然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其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爲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各隨根器。循循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話頭者。概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齊景公曰。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略。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爲戒。以爲下不倍爲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般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

爲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爲國子司成。則必遵奉我聖祖學規以教胄。而不敢失墜。爲提學憲臣。則必遵奉皇上勅諭以造士。而不敢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於反古之罪也。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於反古之罪。是尙謂能學孔矣乎。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爲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於所詆之下。將令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未解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爲功。以崇尙本質爲行。以遵守成憲爲準。以誠心順上爲忠。免魚未獲。無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衛。毋以前輩爲不足學。而輕事詆毀。毋相與造爲虛談。逞其胸臆。以撓上之法也。嗟乎。斯言也。使出於他人。則以爲謗。而僕固素有志於學者也。其所以言此。必有慨於中者。惟高明裁之。

答邊鎮巡撫

虜衆旣敗於西。復挫於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我猶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懷之。蓋此虜雖弱。旣已附屬。猶足爲我外藩。若使瓦剌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爲簡當。彼卽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貯。興屯利畜。壯勇休士力。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總憲高鳳翥

不孝積愆累疊。遭此閔凶。疊辱弔唁。不勝哀感。比者屢瀝血誠。懇乞終制。不蒙俞允。更荷踰分之恩。在主

上雖自爲國家計。而於孤之微情。則有歉矣。嬰茲窮苦。無可奈何。乃有辭俸守制。預訂歸葬之請。誠不得已也。乃二三十年。不達皇上。所以懇切勉留之意。又不白孤。所以委曲順命之心。妄行瀆擾。遂致上干天怒。赫然震撼。傷動聖心。虧損國體。此又孤不幸中之大不幸也。傷痛之餘。加以震懼。形神俱瘁。病勢轉增。奈何奈何。辱示錢法。並邊務諸款。雖未得細讀。然略觀其措畫。皆經綸大著數也。幸卽疏聞。卽時整理。乃爲有濟。

答太宰王疏菴

前兵部差人去。孤方在苦塊間。荒迷未及奉書。想垂原亮。銓衡重任。非公不足以當之。比時孤方乞歸。然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敢以公進。然公之忠亮實素簡於上心。故疏上卽荷俞允。非俟孤言以爲用舍也。簡命渙頒。輿情胥服。方翹首跂足。以望公之至願。邇發征麾。以慰鄙望。

答藩伯楊魏村

辱垂念年誼。弔唁勤惓。無任哀感。承諸年丈欲俯臨貺奠。極荷至情。但孤自召見視事之後。卽閉門守制。更不敢於私宅接賓受弔。四方相知奠儀。一切謝卻。雖諸年丈辱在世誼。與衆不同。然亦不敢當也。謹錄奠章佳稿。先寄回。宣之先人柩側。冥漠有知。必深銜感。厚奠則再不煩貺。及便中草草附謝。仍希叱名於諸年丈。統容來歲南歸。一一踵謝。唯鑒原。

答河道吳自湖

孤自遭閔凶。兩辱慰唁。無任哀感。厚奠概不敢當。輒璧諸使者。謝謝。維揚獨賑事。大疏未至。已屬計曹題。

請。茲又取疏中未盡者。屬之再題矣。夫天道元遠。災祥之應。皆未可知。孤嘗學此於天官氏矣。考其占驗。咸屬茫昧。民之飢溺。自當拯援。雖微星變。寧忍坐視。古之聖王。遇災而警。惟修人事。鎮靜以處之。不宜牽合事應。過爲驚惶。以致搖衆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惟公任西陲。勞績茂著。頃者循例晉秩。未足爲酬。俺酋已報西行。渠近奉約甚謹。雖經貴鎮諒無勞擾。望公戒約邊吏。謹守汛地。以禮處之。如遇有涵索。卽以孤意諭之。令其安靜守約。無壞大事。蓋彼數年在宣大。凡孤使人傳示。渠未嘗不服從也。

答吳環洲

承示虜王竟已西行。卽傳示西鎮。以禮處之。諒無騷擾。但此虜以遲暮之齡。當象飽之後。不宜遠事忿爭。若徒揚虛聲。中道而反。猶足以蓄銳示威。倘不量彼己。逞于一決。乃必敗之道也。在我乘此休暇。益修守備。以待彼之變。

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俸守制

唁貺再臨。又辱別諭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暫留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理國家之務。終顧命之託。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況昨承恩眷。特使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數口之家。不啻足矣。若獨辭上祿。以沽名。又受私餽。以自潤。內欺其心。外欺其主。孤不敢也。至于

公比者之起。雖出孤意。然非敢市德於左右也。徒念薊門重鎮。撫臺要職。辱與公爲知己。故以仰託。冀有疏附後先之助耳。公第綏和將士。保固疆圉。卽所以酬聖恩。答相知外。此秋毫非所敢望也。再違寵命。恐公不達鄙意。而以孤爲疎外于左右。故敢直吐衷懷如此。語率無次。萬望矜原其節。間所惠亦俱附壁來。使統希查照。

答陝西巡撫宋禮齋

近日曾有人言。榆中築臺工急。軍人嗟怨者。孤竊以勞民動衆之事。誰肯樂從。惟謀國者主持不惑。當事者措畫有方。乃可望其底績耳。昔譚司馬在薊。建議築臺。其時人情洶洶。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禍政府。諸公亦皆懼而求罷。獨孤一人力持不顧。乃克有成。數年以來。虜不敢窺薊者。實賴守險之力。若如當時之議。豈得有今日乎。今虜方款貢。正宜及時爲備。諸言練兵除戎云者。悉虛文耳。惟修守一事。庶爲切實。且邊卒無荷戈死敵之苦。徒用其力。未足爲勞。但須寬其程限。示以勿亟。時一親閱。鼓以賞犒。則自樂於趨事矣。

答李石麓相公

不孝積愆。累覺遘茲閔凶。遠辱慰唁。兼拜厚奠。無任哀感。念先人昔得侍于年伯翁。投分不淺。翁之愛弟。有踰同氣。今年伯翁與先人相繼永逝。而翁與弟同抱惓憂。以此言哀。哀可知矣。願翁謝政。歸侍數年。養生送終。兩俱無憾。弟一別先人十有九年。生不得侍養焉。沒不得視含焉。乃又爲時所羈縲。不得一申憑棺之情。抱恨終天。死不能贖。此則弟所遇之尤舛。情事之獨苦。而翁之所不知者也。天乎痛哉。誰則憐之。

頃已而懇聖慈。俟大禮成後。當復申歸葬之請。想翁所垂念者。輒以奉聞。使旋草草附謝。嗣容顯裁。統希鑒亮。

空白页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十

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治河之役。朝廷以付託於公者甚重。大疏所薦。一一俞允。且章劉諸君。孤皆素知其才。必有底績之效也。承示恐流言之搖惑。慮任事之致怨。古人臨事而懼。公今肩鉅任事。安得不爲兢兢。若夫流議怨謗。則願公勿慮焉。孤淺劣。無他腸。唯一念任賢保善之心。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若誠賢者也。誠志於國家者也。必多方引薦。始終保全。雖因此冒嫌蒙謗。亦無悶焉。顧近一二當事者。其始未嘗不銳。至中路反爲人所搖。自乖其說。或草率以塞責。或自墮於垂成。此豈廟堂不爲主持。而流謗之果足爲害耶。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人之有畔。願公審固熟慮。集思廣益。計定而後發。必期成。至於力排衆議。居中握算。則孤之責也。使孤得請而歸。後來之事。誠不可知。若猶未也。則公可無慮矣。

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爲事任怨

辱示練湖開復。奔牛建閘。及清查灘占。俱修舉水利實政。向來未有如執事之留心審處者也。仰甚慰甚。利於公者。必不利於私。怨讟之興。理所必有。顧明主在上。懸衡以運天下。功罪賞罰。奉天而行。雖有謗言。亦何足畏耶。孤數年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矣。儉夫惡黨。顯排陰嚇。何嘗一日忘於孤哉。念已既忘。

家徇國。遑恤其他。雖機穿滿前。衆鏃攢體。孤不畏也。以是能少有建立。願執事勉之。執事前所建論。皆已次第覆允。東南之民。受福不淺。明主何嘗不納忠言哉。誠有裨於實用。雖累千萬言。不爲多也。

答薊遼總督張心齋言東師報捷

得報知東師告捷。當嘉禮告成之日。有此奇功。真不覺屐齒之折也。捷奏須言遼左將士。節荷聖恩。破格鼓舞。增兵增餉。故人心思奮。蓋此數事。皆孤面承天語處分者。所謂戰勝於朝廷也。至於閣臣前已奉旨。不得敘功。幸免齒及。

答凌洋山辭餽助

承教以孤辭祿守制。特捐俸以助不給。深荷厚情。但孤自念。受事以來。四方餽遺。雖已概卻。然於一二相知間。有量受者。今則雖至相知者。亦不敢領。非以自絕於長者也。念孤今日暫留。但以被君父非常之恩。艱鉅之託。不得不棄家捐軀。以圖報稱。非有利於天下也。故上不受公家之祿。下不受朋友之餽。惟亦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圖國家之事。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庶於鄙心乃安耳。蓋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伊尹一介不取。故身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人不以爲非。諸葛孔明。言臣死之日。不使家有餘財。廩有餘粟。以負陛下。孤雖不肖。竊願爲之。執鞭焉。若獨辭公祿。以沽名。而又受私餽。以自潤。上欺其主。內欺其心。孤不敢爲也。辱在心知。故直吐其愚。萬惟垂諒。

答宜都知縣許印峯

近訪知執事前在閩中。爲羣黨構陷。誠爲誣枉。昨已致書兩院。爲執事昭雪。今尹宜都之政。宜從薦錄。以

雪沈誣幸益堅雅操。以需大用。未可以暫蹶自阻也。遠祖孤塋。辱垂青掃拂。存沒不敢忘。便此附謝。

答翰學張陽和

不孝積愆累疊。遘茲閔凶。遠辱慰言勤惓。無任哀感。又承遣奠敝廬。尤切銜戢。但四方相知往弔者。俱已辭卻。雖諸公子孤有相知之雅。亦不敢當。諒小兒在家。必已具書辭謝矣。人旋情事卒卒。不悉欲言。

答織造太監孫東瀛

近有旨停罷織造。實出聖母皇上軫念小民至恩。孤面奉聖諭行之者也。承示在今年已派上緊完解。則上供不致匱乏。民困亦可少蘇。慰甚。先君葬期在四月十六。孤擬候大禮告成。卽疏請歸葬矣。頃承翰賜深荷雅情人旋。草草附謝。別具奏稿一册。有近奉聖諭。謹附一覽。

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

孤之此行。甚非獲已。君恩深重。寧敢亢違。到家事完。卽星言赴闕矣。薊事已悉託之鳴泉公。渠乃孤之門生。最厚。諒不相負。自被總督新命。聽其議論。觀其意向。便視薊如家。士大夫有短足下者。卽力爲辯釋。可以知其用意之厚矣。願足下自處務從謙抑。凡事關利害。宜直披情懷。虛心商榷而行。勿定執己見。勿心口異同。與人爭體面。講閒氣。南北軍情。務須調適。法行一概。勿得偏重。凡浮蠹冗食之人。悉宜除汰。畜之無用。徒招物議。其處置屬夷一節。不可視爲細事。務宜恩威互用。使之知畏且懷。爲我外藩可也。邊疆事重。孤雖去。不敢須臾少忘。頃奉上諭。凡機密重務。許以不時奏聞。閩外之事。部署已定。幸足下倍加審慎。勿以孤之暫去。而遂易慮也。途中仍行奔喪禮。不見賓客。不敢煩勞旌節。鳥銃箭手。矯健者用五六人。鍵

佩不必相隨矣。往迴途中亦不差人迎送。幸惟體諒。

答司空李義河

別後十九日至邯鄲。七日之間。行千有餘里。雖星言夙駕。馳驚風塵。然心以得歸爲快。殊不知勞。唯犬馬瞻戀闕庭之念。則不能頃刻忘耳。卽日會會湖親家於官舍。款語移時。殊愜闕懷。但匆匆遂別。終未罄所欲言也。計來月初間。可抵敵廬。盛使回草草附此。以報嚮往。

答周王

孤竊慕休聲久矣。茲以得請歸葬。道出淇澳。遙望清光。益深懸仰。荷辱睿情。差官遠迓。兼賜珍貺。感戢之衷。言不能悉。念孤此行。銜哀奔赴。一切奠餽。毫不敢受。以容情深重。又不敢例辭。謹拜珍食。嘉菓餘輒璧諸使者。勿勿附叩。容還朝之日。專啓修謝也。

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覈

遼左之功。信爲奇特。伏奉聖諭。俯詢謹具奏。如別揭。但細觀塘報。前項虜人。有得罪土蠻。欲過河東。住牧等語。雖其言未可盡信。然據報。彼旣擁七八百騎。詐謀入犯。必有准備。我偏師一出。卽望風奔潰。駢首就戮。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其所獲牛羊等項。殆類住牧家當。與入犯形勢不同。此中情狀。大有可疑。或實投奔之虜。邊將疑其有詐。不加詳審。遂從而殲之耳。今奉聖諭。特獎勢固難已。但功罪賞罰。勸懲所係。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厚賞。將開邊將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關係。非細故也。且李成梁節被寵賚。已不爲薄。異時邊將以功廕子。未有世襲者。而渠每廕必世。又皆三品以上大官。今再

欲加厚。惟有封爵耳。祖宗舊例。武臣必身臨行陣。斬將搃旗。以功中率。乃得封。今據所報。彼固未嘗領兵。當敵如往者。戰平虜擒王。杲也。昔唯賞廕。今乃加封。厚薄亦非其倫也。孤待罪政府。十年之間。措畫該鎮。願殫心力。今奉溫綸。謬獎亦豈不欲掠此勳。閎以爲光寵。但其中實有未安於心者。故不敢不披其愚。望公虛心再審。務求至當。以服人心。若果無可疑。則功懋懋賞。國家自有彝典。孤何敢強置一喙哉。統惟鑒裁。

居廬答豫所鳳盤乾菴瑤泉四相公

比者蒙恩賜假。蚤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襄事。烏鳥微情。於是少遂。仰荷鼎力維持。獲如初願。行時辱厚情種種。頃兵部差官至。又承遣奠優渥。存歿均被銜結。未伸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游子歸來。鬱懷頓解。強起加餐。然欲如嚴旨。以五月中旬扶輿趨命。則未能也。不得已再乞寬限。語具別揭中。更煩臺重於面對時。曲爲一請。庶獲鄙願。惟公垂念焉。情事卒卒。不悉欲陳。統惟鑒亮。

答樞輔張容齋

比者蒙恩賜假歸葬。蚤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敵里。十六日奉先人柩歸窆。幸克襄事。仰賴鼎力維持。獲遂初願。行時又承遠送厚情種種。言不能謝。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孤歸。鬱懷頓解。強起加餐。卽欲遵旨。力疾就道。長途暑月。遠涉未能不得已。再乞寬假。俟秋涼同發。仰賴台重於聖母皇上前。一達微情。倘蒙允允。俾得遂迎養之願。孤一心奉公死無憾矣。賚奏人去。草草附謝。不悉欲言。

答松谷陳相公

去歲長公至。辱翰貺。時正聞先人之訃。痛苦拂鬱。未能修謝。比得請歸葬。抵舍。又辱遣奠賜慰。哀感之衷。匪言所悉。中心藏之而已。不肖自懼大故。求歸未得。含荼茹毒。蒙垢忍辱。鬚髮幡然。已具足老狀矣。茲幸聖慈見憐。特允歸葬。終天之恨。始得少道焉。前於文華辭別主上。灑泣哽噎。再三諭囑。將母速來。今亦不敢再乞。終制。獨以老母多病。暑月未能遠涉。不得已。復請寬限。如不獲允。則不肖當先行趨命。留老母俟秋涼。徐行耳。承垂念惓惓。使旋草草附謝。并告嚮往。別具粗帛。從俗禮也。餘容專啓。

答憲長周友山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今荷聖慈特允。獲遂夙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慈奉翰示。戀之一字。純臣所不辭。今世人臣。名位一極。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學者於此。能確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非譚見謏聞。所可窺也。佛氏立位聖果。以十信爲初地。直至超登果位。不過圓滿。起初一信字。願執事于此。自信而已。

答甘肅巡撫董石坡

不肖孤得旨南歸。以四月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襄事。先後奉華翰四函。公所經略。咸盡事理。但俺會此行。非其本意。前在宣大。奉約束甚謹。不肖每有戒諭。未嘗不斤斤聽從。卽今西行。亦必無擾。若其部衆。或有不戢者。但以鄙意傳示之。無足虞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內府清汰鋪墊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闕。下仰荷主上隆禮殊恩。捐糜不足言報。忝在知己。輒以奉聞。辱示三府解布事。具

悉布之精粗。不在斤兩輕重。何必取足于三斤耶。先呈樣布。具題請印。事理極當。但起解時。須官爲親驗。毋容姦徒攪解侵漁。則弊孔自除。況近日內庫諸闔。皆已清汰。庫夫積猾。皆已枷斃。諸鋪墊等費。率省十三。姦人亦難盡以藉口矣。

答河道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

前在途中。得治河大議。比至都司。空言此大事。宜速請旨。以便舉事。此時初至。酬應匆匆。未及廣詢。且意公議已審。不宜更作異同。以撓大計。遂一一覆允。乃近日得一相知書。論河上事。如高家堰之當築。河淮之當合。皆略與大疏同。惟言崔鎮口不宜塞。遙堤未易成。則不肖亦不能無疑焉。夫避下而趨虛者。水之性也。聞河身已高。勢若建瓴。今欲以數丈之堤束之。萬一有蟻穴之漏。數寸之瑕。一處潰決。則數百里之堤。皆屬無用。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此其可慮者一也。異時河強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寶。決于黃浦。自崔鎮決後。河勢少殺。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修築。今老河之議。既寢。崔鎮又欲議塞。將恐河勢復強。直衝淮口。天妃聞以南。復有橫決之患。而高堰亦終不可保。此其可慮者二也。前傳后川在河上。與吳自湖議。大相矛盾。今在事諸君。多主傳議。而非吳言。然天下之事。唯其當而已矣。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乎。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謹此奉聞。幸虛心詳議。見教果皆無足慮。言者云云。皆無足採。則堅執前議可也。若將來之患。未可逆覩。捐此八十萬之費。而無益於利害之數。則及今亦宜慎圖之。如嫌于自變其說。但密以見教。俟臺諫建言可也。適望留神。以便措畫。

答憲長林碧潭

辱華翰。深荷雅情。承教河上事宜。捧讀再四。敬服經濟宏猷。崔鎮驟塞。他日必有二水交鬪之患。卽高堰雖築。恐亦不久。昨已密書印川公。令其再加詳議。圖唯永終。然不敢謂其言出于公也。

答憲使張周田

蘇松要地。特借重望。非以資進者也。榮代後。幸卽赴任。過家不必淹留。際此清時。惟懋樹勳庸。以需大界。實所望也。

答潘印川

前奉書。以河事請問。辱翰示條析事理。明白洞悉。鄙心乃無所惑。然籌畫固貴預定。興作當有次第。今淤潦落之時。且急築高堰。以拯淮揚之溺。徐觀淮流入海之勢。乃議塞崔鎮。至於蕭縣以北。上流之工。又常竣。河淮安流。乃可舉事。蓋此大役。不獨措理經費之難。且興動大衆。頻年不解。其中亦有隱憂。元季之事。可爲大鑒。今之進言者。喜生事而無遠圖。又每持此以歸咎廟堂。坐視民患。不爲拯救。不知當軸者之苦。心深慮也。百凡幸惟慎重審處。以副鄙願。

答憲長張敬齋

春間保安賊殺人於道。據差人親見。橫尸路隅。此時據報有兩處。今該道再三查審。止稱一處。或差人妄報。未的。耶。禦人于貨。與庫藏被劫有間。但隱匿不報。則違近日明旨。其罪有難辭者。安大參剛毅廉正。昨孤已開送銓部。可備巡撫之選。此一事。豈足累之。但係該道信地。恐難道責。唯參語宜從輕耳。承詢及敢盡區區。幸惟裁擇。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華翰領悉。近日薊鎮報長昂董忽力阻截各部貢馬。要求增賞。此必混同西虜。易馬上谷。已獲重利。故不樂就喜峰之貢也。如此宣府市馬安得不多。將來東虜既不許貢。則宣府市馬必當有處。不然恐難獨支也。又報青酋與土蠻結謀入犯。亦屬虛妄。月初青酋尙在宣府爲市。何嘗東行。比得大疏。言此酋市畢。將西赴俺答。衆疑始釋。方金湖公於東偏事不甚諳習。昨聞薊衆卽欲稱兵討罪。孤亟止之。言此事不足煩大兵。可以計取也。故擬旨付彼中督撫處置。蓋此等事大有關係。著數須是寬鬆。乃有轉身地。太緊則難於收拾矣。青酋若有西行的信。望卽示知。俺答部中近有人回否。

答薊遼總督梁鳴泉計處市馬

辱華翰并別楮云云。俱悉。長昂事。前奉書未至。適蒙翰示。不知近已得要領否。二酋作祟非一日。然其諸部仰給於我久矣。豈肯捨其厚利而從彼爲逆乎。頃所以能惑之者。以彼近於宣府。難在青酋部中市馬。獲厚利。頗爲饜飽。必誑其衆曰。貢馬一也。何爲東西市。價懸殊。我等今年且不貢。求加添賞賜。若不加賞。待土蠻青酋糾衆入犯。我等爲之嚮導。縱是薊鎮絕了撫賞。我等自去宣府賣馬。何賴于薊耶。犬羊愚計。必出于此。以爲朝廷畏之。當曲從其請耳。然彼諸部久糜餼養。今雖暫爲所劫。終亦不能背爲公計者。當先之以文告。曉諭諸部。言爲逆者。獨彼二人。汝等素受國恩。豈可一旦從彼作歹。自失厚利。今朝廷聞汝等不貢。將絕其撫賞。舉兵加誅。又行文宣府。此後西虜入市。須一一盤詰。不許夾帶土蠻及屬夷人。若訪有長昂董忽力在彼。卽便縛來。薊鎮連年築臺練兵。正無試處。遼東人馬。不過十餘萬。猶能將土蠻殺得。

七殘八敗。沉我薊鎮。雄兵有三十萬。車騎連雲。火器如山。土蠻入犯。卻是送死。我先將土蠻殺敗了。然後將汝等屬夷頭目。盡行誅戮。追了勅書。盡行驅逐。出塞。那時汝等悔之無及。彼中間此言。未有不懼者。然後計圖二酋。或潛兵掩取。或重賞以購致之。無難也。若二酋能悔禍服罪。自致塞下。亦可待以不死。不必深治矣。昨本兵覆奏。頗涉張皇。故擬旨從公等處置。此在公與戚帥密圖之而已。

答棘卿劉小魯言止剏山勝事

不肖孤還朝後。三奉翰教。厚情繾綣。中心藏之。老母舟行。仗庇粗安。已過洪入閩。計九月初可到矣。辱垂念感謝。承示買田玉泉事。初發此念。爲他日歸來。往來尋勝駐足地耳。今身羈塵鞅。歸期未卜。卽使得歸。亦不過芒鞋竹杖。與閒雲野鶴。徜徉於烟霞水石間。何至買山結廬。爲深公所笑耶。當陽厚意。媿不敢當。據其圖樣。結構不小。費當不下千金。一縣豈能辦。渠必申請上司。按撫諸公聞之。亦必動支公帑。紛紛多事。徒增煩擾。且孤近日嚴禁各處剏造書院。聚徒冗食。乃身犯之。何以率人。煩爲謝胡令。亟爲停止。庶於鄙心爲安也。承教直吐其愚。幸惟垂諒。

答總兵戚南塘

承令弟厚意。所寄錦帳。祇領。用爲母壽。餘輒璧諸來使。再此申謝。外寄督府梁公書稿奉覽。以便審畫。

答吳道南

自去歲罹先人之變。海內相知。無不爲孤痛惻者。自於門下。投分不淺。乃竟無一字。以爲必相忘矣。茲奉手書。乃知其故。復以自解。往公在邊。晉人結恨甚深。而蒲州相公。乃獨鑒獎。謂公臨別時。曾投書與之。具

有經濟之略。深加歎服。此亦公論之不能泯也。倘未卽忘世。宜乘時鵠起。以懋建勳庸。奏對稿略載近事。便附一覽。諸惟鑒存。

答應天巡撫

毛二守被劾甚重。上覽之。發下重擬。孤卽對言。若所劾果實。誠宜重處。但恐有枉耳。及出見太宰云。所劾虛實。固未可知。然其人素亦不滿於公論。遂從提究。頃奉華翰。不勝恨恨。會崔道長人去。卽爲之申理。渠若肯虛心。不執初見。自爲昭雪。甚善。不然。姑且置之。以俟後人可也。今後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護。俾得展布。待其被劾而後拯之。則無及矣。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前承疏揭。已屬之禮曹覆行。會宗伯與儀司俱初任。部務叢集。未能排擊。遂淹至冬初。乃得題覆。頃亦聞關中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執事之能以師道自任也。幸益堅雅志。以副所期。

答兩廣劉凝齋

頃林賊復。回廣東。彼中無素備。其文武將吏。又皆庸鶩。竟令縱洋而去。殊可恨也。以公昔在閩中。當留意於此。而閩人又皆樂爲公用。故特借重一行。且廣中吏治偷窳。近稍稍振刷。而積習未殄。望公之留意也。然以公重望。乃不引置於廊廟。而復令徊翔於遠徼。區區又有蔽賢之咎矣。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承華翰。知已入關視事。欣慰。虜酋西行。堅守約束。西鎮所以撫處之者。亦中機宜。此邊圉之福也。頃已託

宣大軍門。諭彼早回。渠方窘困。聞孤之言。欣然奉命。此會歸後。西鎮安枕無事矣。

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承華翰及公移一通。俱見公學問得力處。所謂實際也。敬服。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爲大誣。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爲。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頃借楚侗開府閩中。亦欲驗其學之分際。不知能副所期否。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渠既係烏思藏一種。自難卻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餽孤以馬疋弓矢。彼時止託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蓋孤職在密邇。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爲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勞苦。既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爲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爲。自生苦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朝貢。本當絕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爲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卽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匹等物。內庫俱一一送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意。外仍希處蟒衣二疋。紵絲二疋。茶百斤。米麵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有便。乞將寄去書稿。并索渠收過禮物回文。見教。餘匆匆不悉。

答司空雷古和敍知己

不肖昔於門下有忘年之契。今遇英主御極。正宜簡求者。碩其佐昇平。而翁乃頓跡烟霞。高謝軒冕。俾經綸終卷。膏澤自腴。皆不肖蔽賢之咎也。惶愧惶愧。不肖猥以淺薄。謬膺重任。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頽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輒自以親承顧命之重。幸逢英明之主。不揣綿力。欲一舉而振之。乃以此致恨於羣小。流言不啻於三至矣。然禮義之不讐。何恤於人言。聖賢之學。有舉世不見知。而無悔者。況高明超曠如翁者。猶有取焉。則雖不見知於世。固無悶也。兩承翰教。深荷雅情。賢郎端雅有志。器堪大受。當爲翁有子。賀人便草草附謝。并布腹心。

答南司成許海嶽

南中士習。偷窳久矣。往屠公銳意振刷。雖若少驟。然其意未爲不善。公承其後。補苴潤色。加以素望先聲。自有不動而變者。事于典制。或須題請。其餘則皆司成所得專者。惟在飭躬端範。積久以格之耳。辱華翰垂問。深荷雅情。別楮云云。深合鄙意。蓋忠臣雖在遐遠。不忘惓惓之義也。敬服敬服。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示邊情。一一領悉。虜酋盡糾諸部而西。此其意誠不可測。但土蠻與之睽離已久。一旦舉十萬之衆。與之同往。彼以何道。而能驅使之耶。若果有此。必青酋所爲。然亦未必能辦十萬也。此酋近日情狀可惡。仍宜嚴切諭之。孤竊料順義此行。縱有諸部之助。亦必取敗。夷狄相攻。在我爲利。但不如勸彼回巢。維持貢市。更爲完善也。長昂事。尊諭謂處之不可苛責。太過以激變。尤不宜招來太早。以起玩。公策之甚善。前囑

示意彼中督撫。但廣布文告。以攜其黨。而勿遽爾稱兵。以致不可收拾。嚴爲之備。徐觀其勢而處之。犬羊嗜利畏威。終當入苙。鳴泉公亦有方略者。諒不致損威起侮也。承教當再爲囑之。

答王鑑川

別來一歲中。奔命驅馳。憂瘁萬狀。重蒙聖主垂念。烏鳥私情。老母入京。又荷兩宮聖母。慰問勤倦。賜賚優渥。夫士感知己之分。一飯之恩。猶欲以死酬報。況如不肖者。將何以仰答聖恩於萬一乎。自是當永肩一心。矢死靡他。雖舉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顧矣。辱華翰深荷垂念。厚惠概不敢領。輒璧諸使者。草草附謝。別具奏對稿一部。頗具近事本末。附塵覽。

答邊鎮督撫

向者南歸。奉聖諭。遼東大捷。命孤議擬恩賞。比時心切疑之。曾以請教。隨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朝。則業已處分矣。近得安道長一書。據其所訪。則與小疏一一符合。何當事諸公之不審處。一至于此也。今大賚已行。固難追論。但賞罰勸懲所係。乖謬如此。殊爲可恨。謹錄疏稿。及安君書奉覽。幸惟秘存。

答少宰楊二山

遠辱華翰。獎許過情。無任感荷。夫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不肖身當重任。諠不得。不棄家以爲國。忘身而徇主。悠悠之談。豈遑顧恤。但所自信者。耿耿丹衷。實無一毫自利之心也。特在知己。敢一吐其愚。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頃者三承華翰。深荷雅情。外甘肅陳總兵。忽饋我以厚禮。無因至前。殊爲可訝。但彼以問遺老母爲辭。不忍麾拒。但婉辭以卻之。未與回答。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也。且聞彼於他處。皆有厚餽。往年鑽刺之風。殆將復作。借重一戒諭之。今朝廷聖明。功罪賞罰。一秉至公。營求打點。皆爲無用。惟竭忠盡力。以圖報稱可也。人旋草附此。謹將原帖奉覽。幸惟鑒存。

答遼東周巡撫

李帥用奇出擣。使賊狼狽而返。乃孫贖走大梁之計。比前長定之捷。殺降以要功者不侔矣。功懋懋賞。國家自有彝典。諸公運籌決勝。功豈容泯。少選當請旨加恩。不敢蔽也。但李帥去年曾餽我以厚禮。雖當卽謝卻。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且不肯於渠獎提愛護。意固不爲不厚。然以爲國家非敢有所一毫市德望報之心也。渠誠以國士自待。唯當殫忠竭力。以報國家。卽所以酬知己。不在禮文交際之間也。渠不知鄙意。以爲有所疏外。會間幸一譬曉之。以安其心。堅其志。便中草草。

答滇中王巡撫

比疊奉翰。皆已具復。茲不敢贅。外沐總兵前屢次書來。俱有厚餽。其人見孤門巷闕寂。竟不敢投入。然亦不索報書。竊恐爲差人所沒。會間借重一謝之。並道所以。萬萬。

答兩廣劉凝齋

竊聞志士不違時而赴功。忠臣不擇地而求効。頃者借重粵中。實以遠地爲歎。茲奉華翰。欣然以王忠肅諸公自期待。此忠臣智士所以乘時而自奮者也。以公宏抱其所建立。王馬諸公豈足方駕哉。浣慰浣慰。

辱示諸疏。尤極仰服。夫捕盜之令。布之天下。非不申熟也。而惟江右奉行之不後。江右司道奉公之令。非不申熟也。而惟二道舉行之有效。以此見法無常良。行之在人耳。公今治粵。亦豈有異道哉。任人責實。信賞必罰而已。

答遼東安巡按

去歲承示長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論矣。不意該科又有此疏。已奉旨併勘。今惟當據實分別真僞。以俟宸斷。量其虛實大小。以爲予奪厚薄。明主懸衡鑑以裁照。決不致有枉抑也。辱示事情。一一領悉。去歲之事。不穀到京。聞人言嘖嘖。不獨執事言之。今雖欲曲隱。而人之耳目。可盡塗乎。近日彼中督撫書來。又言執事云。見不穀奏對稿中。有投降等語。不敢具覈冊。須使人密探而後行者。此必執事畏諸人之怨恨。而託之不穀以自解也。然執事有糾察之責。爲朝廷明功罪。慎賞罰。何嫌何畏。惟當覈實。作速勘明。則公論自昭。人心自定矣。究竟此事。養善之捷。李帥之功。揭諸日月。懋賞重賚。不待言矣。長定卽全屬虛妄。朝廷亦必以功疑宥之。不加深治。諸公胡爲嘵嘵如是耶。此後密帖。手書爲便。字之工拙不計也。

答兩廣劉凝齋條略海寇四事

倖來。知已榮代。入粵有期。欣慰。別具廣事數件。以公雄略。固所優爲。然不肖有四方之慮。不敢不丁寧于下執事也。仰惟鑒存。

一廣中防禦山盜。聞已略備。惟海防甚疏。昨林道乾以喪敗羣寇。倏泊河渡。使該道有人。武備稍預。縛而致之。易耳。乃竟無一兵一船。使之從容揚帆而去。可恨可恨。今亡羊而補牢。亦未晚也。

一林賊前已入穀。以閩廣兩處購之。彼此爭功。遂致敗謀。而閩人去者。皆被荼毒。殊爲可恨。頃已將此事密付之呼帥。公舊在閩中。首事呼帥。又意所推轂者。必爲効死。今仍宜付之密圖。在廣人唯當多方設備。張羅以待鳥而已。

一南澳設將。本公昔所建白。乃近多言其不便者。此必廣人憚於遠戍。又苦閩中牽制耳。然論事勢。守堂與者。必于門外據險扼要。乃爲得策。此地實海中要害。昨林道乾一來。徑泊海岸。使此地兵將有備。渠敢越乎。公虛心審計。果於防守有益。幸爲之規畫久遠。措處兵食。使人有樂居之意。則不強之而自從。倘無大關係。則亦不嫌於前後異議也。

一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爲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懷。姦民不畏。而盜賊利足以啗之。威足以懾之。何憚而不爲盜。今朝廷法紀稍振。貪風稍戢。盜亦漸少。然習未盡變也。最可患者。與閩接壤。彼中人潔廉者少。又黨與衆盛。朋比爲姦。法令難行。不得不借惠文冠彈治。故今日治廣。武備固當振飭。然節財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幸惟留神。

答鄭藩伯

孤之推轂執事。非有平生之素。左右之容也。實本一念好賢之真。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不意別後。執事遂橫罹口語。鍛羽卑棲。使孤愛護。雖殷力無所及。歉甚。歉甚。雖然。此損益進退之關。不可忽也。辱華翰。謂勉修三事。除其近名近利之心。此語最爲切實。孤竊窺執事近利之心。固知必無。近名之念。似未盡克。然此念不除。雖苦心白首。畢竟但成一閩人。不能爲聖賢。佛氏所謂到老只得一把茅蓋頭。若今之談學者。

張文忠公全集

則利而已矣。烏足道哉。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十一

答南列卿陳我度

比聞公不樂南行。謂孤聽譖言。有所疏外于執事者。此過疑也。孤雖不肖。其于人之賢否。略窺一斑。內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毀譽之說。自當事以來。鑒前人之失。首陳皇極之論。以開悟上心。消彌偏黨。與士大夫相接。公言之外。不交一語。雖有譖言。何自而入。且昔者起公于林下。誠獨任鄙見。非有左右之容也。向不因人譽。而推轂于岑寂之時。今乃因人毀。而阻抑于顯拔之後。揆之事理。殆不其然。敢布腹心。幸惟俯諒。天衢廣闊。鴻漸之儀。豈有量哉。

答操江胡玉吾

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詐傳詔旨。律有明條。彼自罹于辟。誰得而貰之。但詳其僞疏之意。不過以海君爲世望人。故託之以陰鼓異類。窺竊虛名。而不自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謂噴血以自污。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羣小自作之孽。無所歸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蟣虱之流。殺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旣已知之。則願以解網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唯高明裁之。

答貴州巡撫何萊山

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承示。卽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內庫送不穀閱過。乃發聖德柔遠之仁。可謂併包無外矣。闡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嘉隆間。皆曾入貢。與復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順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其所遺不穀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聖主。而後受之。託掖川公量爲酬答。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傳諭順義。促之早歸。建寺一節。似亦可從。俟宣大軍門有疏。卽爲請行。此酋歸。則貢市愈堅。而西鎮可安枕矣。若將寶兔一枝。攜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

又

侯掖川公處置番虜。咸中機宜。邊方重賴。況今俺酋在西。一切撫慰經略。非此公不可。但昨以子馳驛事。被累革廕。主上方留心驛傳法。在必行譴罰。不貸。恐渠自懷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望公以善慰之。小嘗不足病。大美俟有機會時。仍當復其錄廕。決不令久抑也。敢布腹心。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藏僧鎖南堅參遍金紵絲二端。雲紵絲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珠子。去人不便多賚。煩卽于撫賞銀內處給。可入查盤也。仍乞代爲傳示。謝其遠意。通貢一節。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禪師之號。後若化虜有功。次第加進。決不吝惜。此後中華番虜。合爲一家。永享太平。垂名萬世矣。其順義先已傳諭。今不審當再諭否。望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遺以食物。亦卽撫賞內處給亦可。

又

疊辱翰示。處置番虜機宜。具見雄略。重鎮得人。朝廷可道西顧之憂也。在鄙心尤切敬仰。比者主上方加意驛傳。而怪有司之不奉法。適會有糾舉之疏。遂觸上怒。不肖雖極力調停。猶不免有近日處分。然此乃公差遣不得人。非賢郎之過。且公在鎮功勞。自當勒之旂常。一眚不足相掩也。俟後有機會。仍當爲公光復廢典。恐執事者不達朝廷所以重令之意。而過爲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故道其本末如此。肝膽之要。唯公諒原。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虜酋旣失利于西勢。必歸巢。今欲建寺迎藏僧來。蓋藉此以掩其敗也。歸之遲速。亦任彼意。不必加意促之。使得借以爲重。

答豫所呂相公

伏承華翰。知台從已返仙里。仕宦而至將相。衣錦而歸故鄉。古人所羨。豈易觀哉。數年共事政府。荷道誼同心之雅。以不肖之淺薄。所以能竭駑策。效忠於國家者。非公其孰能成之。功在天下。而人不知。斯可謂至德也已矣。別來倏忽。改歲遐想高踪。旣深歎挹。追惟夙誼。復愴離襟。使旋附候。厚惠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答南司成許海嶽

辱華翰。領悉方今急務。惟在正人心。明學術。使人知尊君親上之義。若其科條規畫。可因者因之。不必屑

屑苛擾也。嘗監錢糧，原不入查盤，此中亦未有疏，似在可已。

答河道潘印川

去歲積雪凝寒，發春未改，竊以爲憂。高堰黃浦，工恐難就，茲奉教，知大患已除，兩工底績，遙堤湖堤，次第將竣，真爲之喜而不寐。公平成之績，寧獨一時賴之乎？仰甚流移初復，理宜優恤，大疏卽屬所司議覆。舊逋悉行蠲免，但七年以後，須再加查勘，乃可定議。據所開被患州縣，未必皆同，施恩自當有等。卽一縣之中，恐亦難以例論也。被患甚者，雖蠲三年不爲多，否則卽一二年不爲少。若地處高阜，水患未及者，又當照舊徵輸，難以概從蠲免。高明酌之，今且宜大播告言，宣示德意，俾復業之人，知朝廷保民，真如赤子，堅其旋定安集之心也。

答楚按院郭龍渠

承示鼓鑄事，仰見導利足民之意。鑄行新錢，有礙舊錢，此在原行錢地方有之。若敝府，則事在創始，民間惟以得錢爲便，無擇于新舊也。緝獲妖犯，解赴貴州審質，誠便。但彼中渠魁已決，無與質證，獨卷案存耳。恐亦無以明正其罪也。揚仲魁卽曾光之說，似未必然。且彼旣認傳書一事，則亦知情藏隱之人，不必論其妖書之有無也。若今日卽以爲曾光而誅之，萬一後獲真犯，何所歸罪？惟公慎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治術

道從入閩，兩奉翰教，深悉遠情。閩素稱難治，賴劉龐二公先後經理，其俗稍易，然猶未能翕然丕變也。殷之頑民，更三后而後理，閩俗之變，惟凝齋克慎厥始，惺菴克和厥中，來論求二公行之已試而盡美者，修

飾之。其行之雖善而未盡美者。調潤之。斯公之所以克成厥終也。人物品流。亦無定論。惟在試之而責其成功。毋徇虛名。毋求高調。則行能別矣。韓信驅市人而用之。卒以成功。賞罰明信。任當其才也。猥辱俯詢。敢獻狂瞽。唯高明採焉。

答楚學道金省吾

承華翰。領悉分道帶管原。以道里遼遠。難于歲歷。故採言官之議。比照陝西宣大事例。分管責成。且近來干進者。往往借口督學不歲考。以致儒童上進無階。今割遠方十一。以省涉歷之勞。得以從容校閱。干進者無以借口。所割郡縣。又皆人才稀少之地。竊謂于貴道事權。原未損也。承示兼管事宜。有部議未悉者。呈詳兩院。題請議行。公若自奏。恐生彼此之嫌。

答棘卿劉小魯

徂冬及春。兩奉翰教。極荷不忘。承以太翁太君。隱銘見委。自邁先人之變。公私德卒。苦情鬱抱。公所深憫。坐是久稽嚴命。諒不重譴也。茲得小間。且漸近禋除。將尋楮公管子而從事焉。使者先歸。期以夏間呈覽。老母去冬小苦。旋仗平復。入春眠食。比舊差健。辱垂垂問。兼承尊夫人厚賜。深荷雅情。唯惠不肖者。則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啓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付差人。贖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勢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虜之徵也。請和

西番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爲重，而示威于瓦剌，不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旣喪敗，勢不得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爲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

答浙江巡撫言馭將

前有人言：執事日飲不事事者，故急以奉聞。其書乃不穀手筆，何久不至耶？將鱗翼或有差池耶？幸惟查照朝廷體統紀綱，文武共守。浙中總兵不以主將自居，參將不執偏裨之禮。如此而謂之沿習舊套，不穀不敢以爲然也。假令兩司官于撫按不以爲統率，撫按肯相安耶？近來將官卑靡已甚，祖宗之制恐不如此。當事者但樂其柔和，爲將者亦競爲趨承，一有風塵之警，誰則當之？此國家之憂也。執事高明，常有味于愚言。

答宣大王巡撫

前承教用過馬價已屬所司，如數開除。兩辱翰示，虜勢披離如此。誠中國之利，但犬羊之性，不差困辱，強則怙休，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隸而不恥，順義旣失利于西部，衆散叛，青酋失恃，不足以支土蠻之彊。今雖遊疊終當爲之臣虜，土蠻若以勢驅之，脅以夾帶馬，彼必不能遠也。鄙意謂今歲市在我仍宜示之以強，不可曲徇其情。舊額之外，一馬不增，如違卽閉關謝之。走告俺酋，責以違約，彼旣敗衄，方歸命于我，必能約屬青酋，受吾羈絡。如此而后貢市可久。不然，東虜方強，青酋不支，他日之禍，且中于上谷矣。唯高明裁之。

答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比聞黃浦已塞堤工漸竣。自南來者。皆極稱工堅費省。數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雲。曷勝欣躍。追憶庀事之初。言者譴起。妬功倖敗者。旁搖陰煽。蓋不啻築室道謀而已。仰賴聖明英斷。俯納瞽言。一舉而裁河道。使事權不分。再舉而逮王揚。使冥頑褫魄。三舉而詘林道之妄言。仆異議之赤幟。使無稽之徒。無所關其說。然後公得以展其宏猷。底于成績。皆主上明斷。屬任忠賢之所致也。公乃舉而歸之不穀之功。惶愧。河道舉劾疏。例不可少。已下部覆行。

答吳環洲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爲土蠻所掠。勢益衰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卽復書。言犬羊之性。惟論強弱。不羞卑辱。強則怙休。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隸而不恥。今順義旣失利于西。青酋失勢。土蠻以力驅之。彼必不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爲安枕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輩庸鶩。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故今日之勢。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酋。未可因其喪敗而遂棄之也。

答總憲吳近溪

辱華翰。知台從已履任視事。欣慰。近來海上。多妄報汛警。冒功要賞。將來或生他釁。不肖深以爲慮。故前擬旨戒諭。茲奉來教。已洞見其弊矣。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倖賞。而可以鼓舞人心者。此皆將官欺罔之言。不足信也。近日遼左虛冒功級。雖督撫大將。已降之恩。皆追奪。況此輩乎。

答邊鎮張巡撫

長昂近不得貢。必乘我撤防之時。踵其故習。誘執邊人。要求所欲。據報近實。但謂其有精兵千餘。此虛言也。辱示總理布置。已得勝算。然彼覘知有備。亦不敢入。諒已解散矣。

答遼東安巡按

勘疏至。部議殊相左。覆語仍爲兩可之詞。又造爲危言以相恐。請給軍士半賞。不穀皆未之從。然舊恩方寢。新恩旋降。朝廷于督撫諸君。厚耶薄耶。前承手翰。以事未定。故久稽酬答。茲略謝區區。幸惟鑒亮。

答雲南巡撫劉九澤

所示條約。咸當事理。切時宜。非空言也。敬仰李中溪老先生書。祇領八旬老翁。每書手筆細字。殆非塵寰中人也。方藩伯清真孤介。平生不求人知。而人鮮有知者。惟不穀引薦之。以至于今。誠宜量處以勵有位。近來交際之禮。曠然俱絕。故雖知厚如執事。亦不敢領。惟垂亮之。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頃有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焉能振頹綱而正士習乎。世俗之所非議。不穀之所深喜也。願益堅雅操。以副鄙望。

答甘肅侯巡撫

辱華翰。并所示虜情。一一領悉。老曾喪敗之餘。不思知難而退。蓄威養銳。以俟再舉。乃爲套虜所誤。空國以逞。忿以動衆。衆心不齊。未有能勝者。此不一敗塗地不已也。今惟有早歸故巢。撫有東部。迺爲上策。一

切撫處事宜。知公心力俱竭矣。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辱示虜情。領悉。東西任彼攻殺。在我惟撫處不失。自治有備。長策無出于此矣。順義老矣。喪敗之餘。部衆離散。勢必不久。此酋死。套虜必常有變。公計它日有當經略者。願及今圖之。延鎮主餉缺乏。實因先年奏報脫誤。茲奉教。已屬計曹議處。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善後。水寨兵防事。捧讀再四。深服宏略。粵東海防疎懈。誠如尊諭。今宜以造船練兵爲急。但行須以漸。多方鼓舞。使人人思奮可也。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樂生之心。則臨變而作其敵愾之氣。惟高明圖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辱華翰。并所梓綸簡彙編。惓惓以奉行德意。安民生。飭軍政爲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沖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

矣。而閭里愁歎之聲。尙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尙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哉。公今不以僕爲卑陋。而留心于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成。乃可有效。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爲虛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俱屬所司覆行。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于僕之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國家實爲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答進鮮樞使言進奉騷擾

近年進鮮船隻。沿途騷擾。每處索冰錢二三十兩。夫役至百餘名。地方被其毒害。不敢聲言。以進鮮事重也。今年有李進者。暴橫尤甚。毆死賀御史之僕。此中臺諫。皆爲不平。有欲言者。生力止之。謹以告之。門下竊意進鮮重事。固不敢減省。然亦宜裁其虛冒船隻。革其附載私物。定以限期。治其違犯之罪。仍選差謹慎小心者。勿令多帶積猾棍徒。庶奉使者知警。而地方官民亦戴公之德無窮矣。近內府諸衙門積弊。賴雙林馮公加意釐革。天下蒙福。公若肯留意于此。卽馮公不得專美。且樹芳名。需大受。亦在于此。唯高明圖之。

答邊鎮賈巡撫

近聞順義已歸。七八月可到。又將喇麻僧盡行殺戮。必忿其敗。而逞怒于西僧也。老曾舉動乃爾。不知的否。幸差人偵實。仍思撫馭之策。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羅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獠賊。不能爲害。爲害者。狼賊耳。獠山而蠡。狼流來無根。黠而好亂。大兵一臨。獠先走於狼。卽竄穴中。嚙木杪。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抗臂。故所殺者。皆獠賊也。山深菁密。逸刃漏網者。安得盡無。及大兵旣退。下令招降。則狼賊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一廛。或託言亡命。擢而歸死。有司不察。概行容納。彼乃嘯其徒侶。繕其故巢。又知我防守單弱。大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者。蓋狼賊非獠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福之兵。皆浮募無籍之徒。利于征勦。憚于防守。征勦則有鹵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而賊衆又弱而易攻。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人之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烏盡弓藏。兔死犬饑。故諸將士多張大賊勢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銛鋸旣過。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穀違衆。而用殷司徒。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闕除草萊。開通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備。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爾。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况蠻荒榛菁之區。猿狄駐黜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苦調發。惟公執計而審圖之。五嶺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在公必有勝算。敢獻警言。惟高明擇焉。

答南守備許樞使

士大夫宦南中者稱公之賢如出一口。夫人有賈譽于一時而渝節于後日者不誠故也。惟公令聞旁達久而愈孚。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僞爲之者哉。惟益堅雅志以副厥終是望。

答河漕姜按院

河工善後大疏深中事理。卽屬所司覆行。張國用查係三月初間已屬順天府。差長解押發。乃至今尙未到。此必中途賄逃矣。頃已令該府捕長解家屬監候。又行逐程挨查。于何處脫逃。務見下落。事係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時尙未到。執事亦宜上疏。自請旨緝拿。務令得獲正罪。庶足示懲。若已到。則照在京例盡法處之。不可縱也。

答錢按院

膠萊之議。王憲副原未題請。但以己意經營。已什七成矣。王以憂去。不終其事。後來議者以爲奇功。張大其事。計費以百萬。而東人又憚于勞費。故屢議屢阻。今不另設官。不大動衆。惟責成巡撫該道。以終王憲副之功。需以歲月。必可奏績。但須爲撫臺者。肯以身任之事。乃可集。若按院不過建議而已。議者一人行者。一人復爲道謀耳。

答應天巡撫仲遺論收遺才

宋陽山倜儻高明之士。小節疎略有之。然不如言者所云也。不穀與之同年。最厚。今也蒙垢以歿。殊爲怛然。承示欲爲具題。此厚道也。公論難泯。諒無人言。生徒告遺才。昨部覆科疏。新奉欽依。恐難曲從。竊意諸生不過欲准考耳。如專屬提學容其續考。稍從寬取。勿使有遺。則士子之願遂矣。何必按院收之。而後

爲當哉。舊時經按院收考，首數名多中式者。故諸生之喧告，有以也。然亦私矣。唯高明裁之。

答雲南巡撫

先後手札示滇中東西夷情，惟因俗以治，斯一言蔽之矣。至謂率循舊撫之政，不必另頒條約，尤見虛襟雅量。此正流俗之所不及，安可謂之無能也。安素儀過繼安樂，今已五年，一旦欲逐之，他求其勢必不能。且夷情惟論強弱，不循理法，其勢不足以統馭，雖仇讐亦將甘心類首而歸戴焉。不然，雖以顏閔之賢，彼不服也。安樂旣爲彼中所歸，何必強奪。此係地方安危，甚重，何嫌何疑而遷延不決耶。且勘合終須完銷，但以尊裁處之，勿復致疑。

答吳總憲

辱華翰，深荷雅情。大惠概不敢當，輒璧諸使者。若係取之屬郡，仍望查歸主藏。庶後來查盤，僕得以自雪也。水災疏下，計曹議覆，俟勘至，當請于主上，特加優恤。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言虜構釁之機

九貢告成，國威遠響，咸公之功，閱視覈實，必有懋賞矣。市事諒亦不出此月可竣。昨語代者，姑緩其行，俾公得收全美。披對之期，當在冬初。今歲增賞數亦不多，已語該部酌從其請。辱示間阻，恰台吉絕婚土蠻，激勸青酋陰爲合從，俱爲奇策。但得二虜構釁，則在我可以坐制。此等機括，不惟時輩不知，卽本兵素嫻邊事者，亦未可深語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前報吳中水災。大疏先至。已奉旨下部議覆。後見水利疏。有惡黨聚衆搶奪事。竊謂逆亂之萌。亟宜早折。故不及下部。徑擬旨嚴禁。公徒見水利旨先發。謂賚疏人後期。實不然也。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朝廷亦何嘗坐視。不爲拯救。巨奈吳俗輕狡。動爲捏造。家居者謂公督賦嚴急。見災不報。宦京者謂不必行勘。徑宜蠲免。而兩都臺諫。遂有以此爲言者。不穀惟鎮之以靜。紛紛之論。一切請罷不行。會少司馬虛席。卽用公陪推。而羣議始息。公堅定初心。無搖浮說。主上明聖。國是久定。期不令任事之臣。見鑠于衆口也。

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辱華翰。領悉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僞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爲學。不若離是非。絕取舍。而直認本真之爲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鑒亮。

答河道潘印川

賤恙遠辱垂問。深荷雅情。蒲柳之質。望秋先萎。入夏以來。眼患口瘡。牙痛纏綿。本旣脆弱。加以百責攸萃。晝作夜思。救過不給。故未老先衰也。年來所患。莫大于河。今仗公鴻猷。平成奏績。不穀因得藉手。以少效于萬一。一年內。庶幾可納筭鑰謝去矣。諗伏秋已過。諸工無恙。秋杪冬初。可告成事。第前行各撫臺。勘議

上流堤工事。竟未聞奏報。何耶。

答宣大張巡撫

長昂黠虜。不臣久矣。朝廷本欲聲罪致討。但以禽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悔罪真切。輸誠效款。亦許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補。舊逋。蓋虜之所利者賞。我之所重者非貢也。若情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以絕之。嚴兵以伺其間。出奇以擣之。威行而後可用恩也。惟審圖之。

答南兵部凌洋山言水災

吳中水災異常。皆執政非人。上干天和。惶惶頃已三奉特旨優卹。俟勘至。當有處也。進鮮內臣沿途生事。從來已久。棍徒倚勢妄爲。亦不盡內臣之咎。頃內守備喬誠齋。自任處分。不穀遂獎而勗之。大疏一上。似攻其短。難以相處矣。不如勿上。庶不激而事濟。乃爲善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林賊前逃東埔。會屬劉凝齋。賂寨目蘇姓者。圖之業已就矣。會廣人爭功謀泄。賊逃而寨目被髡。差人遇害。今蘇姓者幸復用。而讐此賊甚深。圖之必力。可再用前計擒也。所獻牙蜡。宜受而厚賚之。以堅其意。喬憲副頃爲閩人所陷。謗議盈篋。非不穀極力保全。則削籍久矣。今始脫出火坑。留之恐終不免。乃銓部又謂代沈植者。亦素有幹局。必勝所任。故此二事皆不能從命。然人之才具。亦不甚相遠。唯賞罰明而信任篤。則人皆可使也。

答宣大巡撫

青酋今歲市馬數減。諸部效順。皆公制馭之功。敬服。二酋伏罪。順義與青酋之忠順。誠宜獎賞。但數年以來。東鎮每報青酋部衆。從土蠻犯遼。而環洲公堅謂無此事。不穀亦每以環洲公之言。報本兵臺。諫昭貢虜之無他。今若有此。則東鎮數年所報皆實。而環洲之言。似爲虜酋彊解者。貢市從此覈端生矣。且二酋皆青把都部衆。彼不能約束其衆。亦與有罪焉。今者罰處。厯能自贖。未見有功也。幸與環洲公熟計之。或將所罰頭畜。盡以給部衆之良善者。青酋自以公意。量給服物。以犒之。順義俟回日。另行賞勞可也。犬羊之性。唯在獲賞。必不問其所從來。且公專闕外。有利于疆場。便宜從事可也。原虜詞二紙。納還。

答張巡撫

武盧龍者。各巡按皆力薦其賢。惟銓宰謂其善趨承。以躡虛譽。爲驩虞。以誑愚民。昔太平爲宰。知之甚真。已欲劣處。不穀止之。以有近日之轉。然不知此公之誠。且僞也。大疏保留于民心順矣。奈與銓部意左。恐未必覆允。惟公裁之。

答陝西提學李翼軒

承示查改書院。併田糧事。一一明悉。必如是。而後爲芟草除根。他日亦不得議復矣。但軍屯難以招買。只宜募軍佃種納糧。幸惟裁之。比審學政精明。風標峻整。旦夕部議公平。必當爲舉首矣。慰甚。令弟高掇。小兒得附榜末。通家世誼。益契深矣。何幸如之。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吳中蠲卹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辛酉。已爲優矣。但踰格之恩。宜從上出。皇明祖制。凡

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便決。勿使人先知。要名于外。良亦爲此。乃聞公以議獨分數。遂傳布于民間。彼中士民。方蒿日以望。而朝廷又不能盡從其請。則思出于下。怨歸于上矣。今宜如部議。宣布上德。意從實舉行。

答藩伯徐公學古

別楮云云。誠有之。不穀不俟見教。月前已馳書南中臺諫。爲公營解。傅子乃不穀門生。諒不相違矣。平生所薦達。保全天下賢者甚衆。皆不使人知。茲因示及。謾爾奉聞。亦以釋公之疑也。

答河道巡撫

膠萊通渠。先年王憲副剏之。工已強半。今但尋其遺跡。續其前功。以通商爲名。責之該道。假以歲月。可無大費而辦。要之商通而漕亦利矣。奈何近年議者。開張太過。東人憚于勞費。百方阻撓。以故旋議旋罷。承教極盡事理。但欲動支錢糧。必經題請。而代公者。又未知能任其事否。俟公入京面議。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遼薊協爲聲援

辱示。老酋回巢。宜加賞犒。及准青酋續市。俱制虜要機。雲中墩牆。俱用磚包。誠一勞永逸之計。但六百里邊牆。取之于班軍口糧。能辦否。幸與新督撫計之。先報土蠻大舉犯邊。卽馳語該鎮戒備。堅壁清野。李帥持重勿出。使威帥選銳出關應援。而自以重兵駐一片石。伺閒出奇邀擊。近報賊犯寧前。見我兵雲集。卽望風而遁。然非大舉賊也。承教允合機宜。自此遼薊聲援相通。二將協和。勢若常蛇。不穀於此。頗殫心力。但時人未必知耳。

答兩廣劉凝齋

鬱林獲功。在公建牙之始。先聲震疊。軍威丕振矣。薄賚未足以酬。尙有待焉。但聞推官劉子麒。先被賊執。今報病故。豈卽歿于賊中耶。抑脫賊而後亡也。廣右議征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屬本兵。從其請矣。廣中軍令素弛。募兵爲賊。今一切以法繩之。須行之以漸。而又有以待其變。乃可唯審圖之。昨據閩中報。東埔寨主言。林賊雖投入暹羅。尙往來攻彼寨。寨中蘇姓者。與之深仇。必欲擒之。此卽公撫閩時。用計購致者。昨已密屬耿楚侗。及呼帥良朋。仍循公前策。使蘇姓圖之。此賊若往東埔。公不必再遣問。恐爭功漏泄。如昔年之事。若在暹羅。則可用計。亟圖以杜後患。

答保定巡撫張濟東

林知府被盜。此中一月前已知之。近京地方。仕宦遇盜。豈容掩乎。邑令之掩匿。蓋亦愚矣。又九月初間。有人言保定地方。礦賊竊發。官軍逐之。致傷十餘人。久之亦未見奏聞。不知其實否。附此一問。

答南司馬凌洋山

辱示。議處馬快船疏。切中事理。已屬兵部覆行。前得龔道長手書。極稱羅旁盪定之功。而深以劉凝齋之翻前案爲失策。且言前誤用司道之言。率爾題請征勦。後親巡羅旁舊巢。始知不必用兵。惟當從容處畫。以終前人之功。固未嘗有一語搜求。承示謂蓄有機括。恐未然也。近日擬旨。及覆凝齋書。咸用其意。謹錄奉覽。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八寨之征。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覆從其請。鹽利事。自隆慶五年建議。今十年所積。寧止五萬。已擬旨下部稽查。往日浪費之弊。雖不可返。庶可救于將來耳。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穀戴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卻兩廣諸公之餽。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道。驅之也。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矣。督府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尊示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爲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闐然。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僞也。屢擬嚴旨。獎廉抑貪。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常絕也。鑽刺之門。未嘗墜也。雖殮荼茹。董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帥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頑冥弗率。重懲勿貸。至于中傷毀排。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張帥已饜飽。難以驅策。代者似可用。幸少優假。以鼓勵之。諸惟鑒亮。

答藩伯周友山論學

不穀生平於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將謂世莫我知矣。屢辱華翰。謬爲許可。執謂世無知己者乎。以代公雖去。猶未去也。君令臣恭。古今通義。如其不善。固不可強人以必從。如其善而莫之遠也。不亦善乎。今人乃務抗上令。以爲名。不知慢令方命。孔子以爲惡德。堯舜之所不容。

也。近見江右二司入京者。語及常推事。猶是常而非公。乃南中臺諫。亦遂有物色之者。不穀已極力曉示之矣。新直指出。仍當詳語之。然公既有取于不穀之學。則世俗之橫議。亦勿恤可也。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順義東歸。終始守約。款順彌堅。皆公之鴻略也。至欲從寧夏內邊經行一節。鄙意切謂。當力阻之。然計其時。從違已定。故亦不及矣。寧延二鎮。已免擾費。又因以杜諸虜往來之釁。疆圉之利也。張臣調用以張傑代之。俱如教。屬本兵議行。甘肅侯公處虜功多。須請旨特與一廕。其前廕則不可復也。餘領悉。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頃者部議。評執事卓然異等。望實愈茂。賜環有日矣。不穀愛賢一念。實出至誠。辱遣謝彌以爲媿。

答兩廣劉凝齋計處海賊

辱示羅旁兩山漸次平定。慰甚。龍川河源撫賊。旣冥頑不悛。法當芟除。且粵中安插各撫民。將視此爲向背。除去此種。餘卽破膽矣。聞林賊近已爲暹羅招致。或可因而圖之。頃已寄語閩中當事者。言此賊在東埔。則屬之閩人。廣中不必措意。在暹羅。則屬之廣人。閩中不必爲謀。恐兩處爭功。如昔年也。

答河道江心源言棍徒假借

近來各處盜防稍弛。故借淮事以警之。非苛求于左右也。猥辱遣謝。深以爲媿。承示管河諸君。俱宜責成。久任俟勘官。奏至悉如所擬。留用也。近訪有棍徒。假名張梅。稱爲不穀家人。于江南北一帶貿易。聞公亦爲所誑。給與牌票。悉免關稅。又擅乘驛船。有所求索。昨小兒嗣修已拏獲。付之于理矣。小兒居家。閉門誦

讀卽敵郡有司亦罕與接見四方相知有惠毫不敢領豈復差人遠事貿易乎此後再有姦人假稱不穀族姓家人者不論真僞卽置之重法如公不忍加刑希差人擊解來京願得而甘心焉仍乞通行貴屬嚴加緝訪有縱令脫逃者將官吏提究庶姦人無所假借地方亦免擾害往王敬所督漕曾有詐稱寒舍子弟者卽時捶殺不穀至今感之諒公愛我又當厚於敬所也敢布腹心又聞前如江令有令弟名一鯤者與焉信否法紀所在恐不得以親撓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貴屬諸君才品公評隲精當俱貯之囊中次第用之沈二等昨以才望擢用公論素許劉豈能中之丈地畝清浮糧爲閩人立經久計須詳審精覈不宜草草各經委正官朝覲畢卽促之赴任林賊旣入暹羅已專令廣人圖之閩中不必措意恐語泄復蹈前日之轍若于東埔仍有往來則結江黃以爲聲援亦一策也鄧令弭盜之功甚奇雖不必奏績而其功宜紀錄

答薊鎮巡撫張峴峽

虜酋衆掠史車二酋原因盜馬索償耳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諒無他虞但史車二酋每每挑釁於各部及其來攻又急控我謂其侵犯且求庇援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曲庇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辨其曲直從公處之頃直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答南守備樞使喬誠齋言治差役騷擾

南中差遣公所措畫已極嚴密自今奉差者恪守約束必無事矣驛遞積猾與各官跟隨棍徒通同爲姦

侵欺破冒。而內臣爲其蒙蔽。事發乃獨任咎。弊誠有之。奉教卽示各衙門。嚴加禁治。

答殷石汀

小兒嗣修懋修。曾從汪南明公學古文詞。昨懋修場中五策。似欲步趨其一二者。今附二冊。煩爲轉寄呈覽。以謝其指教厚意。然嬰兒學語。殊未成音。聊以博笑云爾。

答兩廣巡鹽

官運廣鹽。改復商販。誠爲省便。但殷石汀以古田初復。戍兵額餉。取給于此。原議三運。後乃漸滯。殆輪轉造船之法。有未周悉。似難盡咎于官運也。今擬兩路并行。似于官民俱便。人之趨利。如水就下。旣開此竇。路近而利大。將來廣右之運。必至盡廢。古田軍餉。將安所出。不可不深長思也。更望熟計其便。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華翰領悉。諗榮滿期。迫以執事風望。目下便宜喬轉。今旣有欲盡之情。當暫停以俟奏最也。

